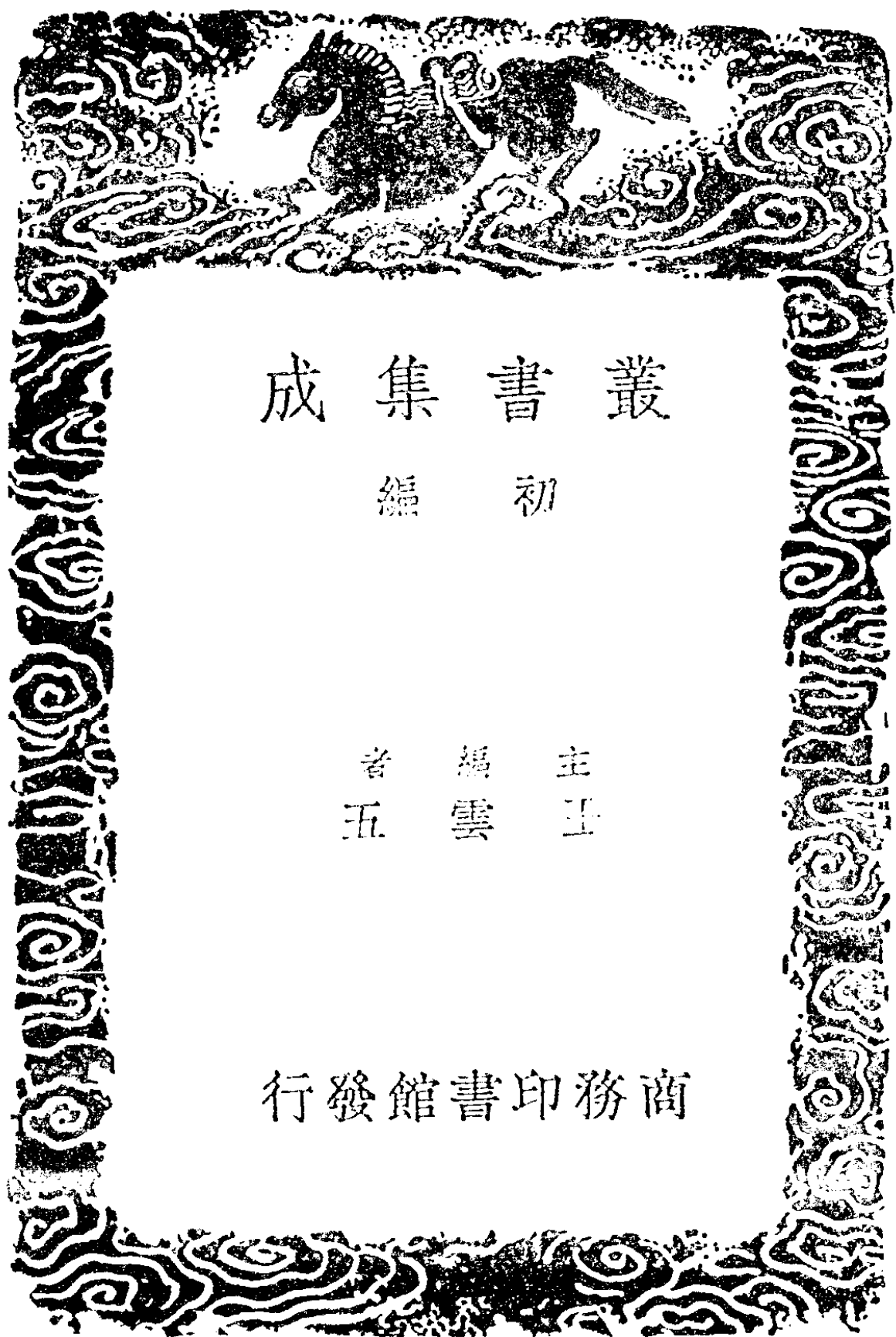


蠡

勺

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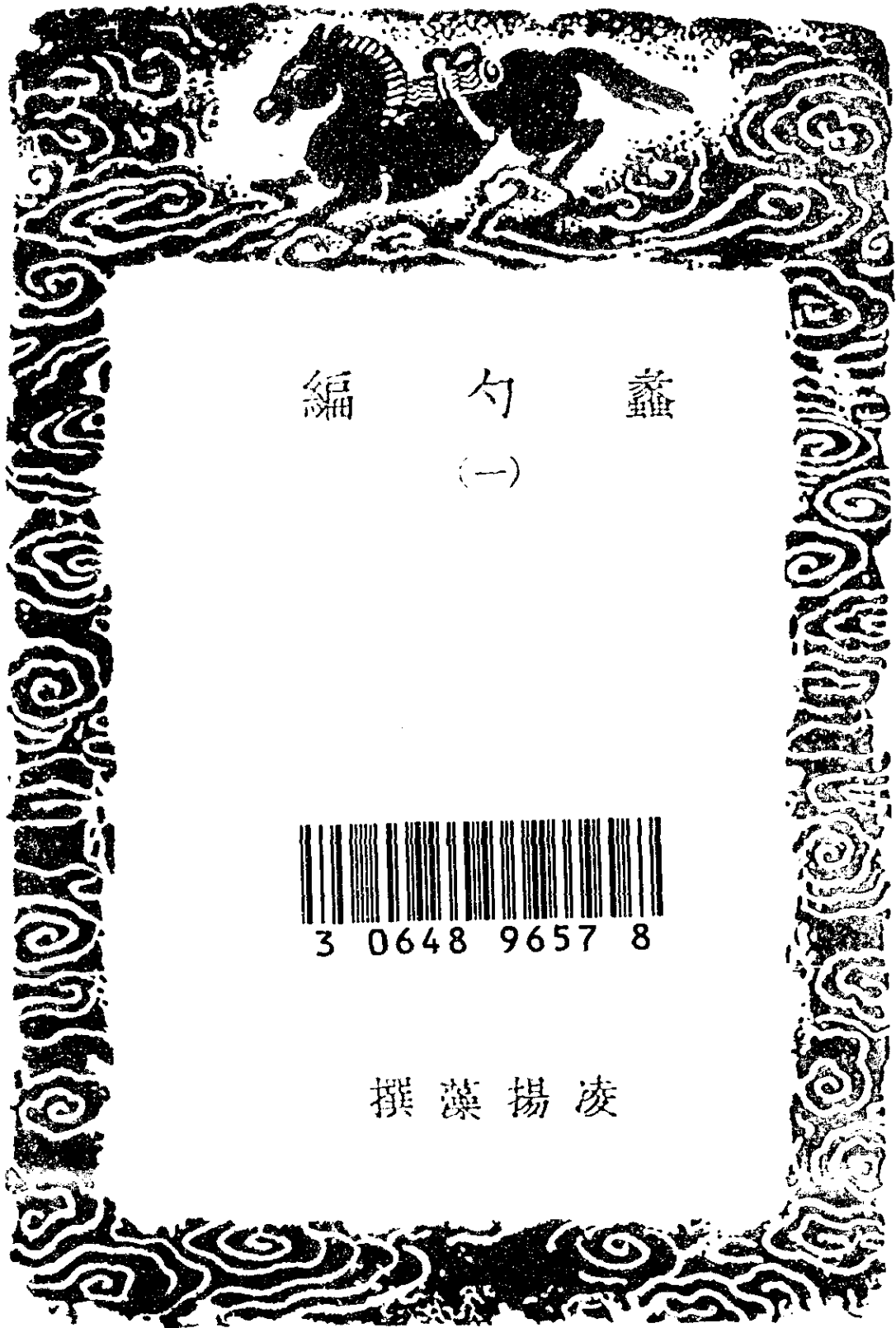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勺 蠡
(一)



3 0648 9657 8

撰 藻 揚 凌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陸
勺
編

蠡勺編目錄

卷一

三易

歸藏卦名

乾坤之策

撰著求卦

亢龍有悔

即鹿无虞

大有上九

遯亨小利貞

明夷

君子以正位凝命

高宗伐鬼方

蠡勺編 目錄

083
1121
20225

連山坤乾

歸藏本著篇

參伍錯綜

乾九三不言龍

女子貞不字

師貞丈人吉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肥遯无不利

睽次家人

渙亨王假有廟

坤為虎

子夏易傳

周易舉正

今本義非舊卷次

易圖

圖書原本

先天養生家說

宋儒圖書傳述

惠半農論易

卷二

古文尙書

書序

孔安國尙書序

曰若稽古

平秩南訛

殛鯀

二十有二人

堯舜之禪

合止祝敵

三江

九江

商邑五遷

夢帝賚予良弼

微子

古武成

洪範九疇

洪範皇極

五福不言貴

金滕

酒誥梓材

君奭非文王子

顧命

卷三

詩序

詩文同異

三百篇無淫詩

免置

吉士誘之

匏有苦葉

叔于田

兼葭

檜風

康誥

予其殺

君陳

書義亂于史遷

韓魯詩序

詩篇別名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采蘋

邶鄘衛

西方之人兮

寺人之令

陳風化于太姬

東山

如月之恆

桑梓

姜嫄

實始翦商

詩義裁中

卷四

春秋褒貶之例

三傳五傳

矢魚于棠

鄭伯突出奔蔡

甲午治兵

用致夫人

舅犯解夢

作邱甲

笙詩篇次

角弓之六章

泮宮非學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春秋時月皆周正

吳楚不書葬

申繻對命名

絕不爲親禮也

太伯不從

公子賦河水

繞朝贈策

棄疾不洩君命

火水妃也

公子郢不當亂國

左傳不皆可信

左傳補正

史裁備于國語

穀梁非子夏弟子

卷五

周禮

周禮奇字

冢宰

會男女奔者不禁

以國服爲之息

其浸菑時

肺石

冬十月王子猛卒

作傳左氏無所考

杜氏集解之謬

國語非左邱明撰

公穀源流

戰國策

周禮未言之旨

周官有可并省者

鹽人

禁遷葬者與嫁殯者

九夏

束矢鈞金

壺涿氏

立當前疾

與馬謀與人謀

儀禮傳述

漢志稱士禮之誤

儀禮鄭註句讀

奏豕首

卷六

戴記源流

小戴採據之雜

獻田宅者操書致

元日元辰

武王之歲

內則非禮經之旨

南風之詩

考工記

王評事論周禮

漢初無儀禮之名

敖氏集說之非

母加景

儀禮中自有禮記

大戴錯亂煩冗

禮記纂言

子游論踊

苦菜秀

成王幼不能涖阼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宋音燕女溺志

商齊

祖文王而宗武王

大夫適士官師廟

中庸由乾卦得來

魯鼓薛鼓

樂經

卷七

石臺孝經

孝經非孔氏之舊

論語古今文之異

述而不作

孟子

孟子外書

爾雅名義

周人禘饗而郊稷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司命

葉公之願命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古文孝經

論語暮成之書

何氏論語集解

從先進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爾雅逸篇

大山宮小山霍

經典釋文

開闢元始

巢父許由

太公之壽

卷八

史記

史記亡佚

史記去取失當

周本紀佚共伯和

漢家不知所祖

漢封王子

禮書

趙世家存孤之疑

霍山爲南嶽

諸緯

帝王世次

帝乙

召公之壽

史記編次

近本史記之誤

五帝本紀闕少吳氏

義帝不立紀

昭靈夫人

漢舉孝廉

管蔡世家

淮陰侯列傳贊

衛霍天幸得侯

賈董所遇相左

汲長孺第一流人

公孫宏開東閣

袁量之隙

甘陳之功

伍被之過可原

貨殖列傳

卷九

前後漢書得體要

諸侯王稱元

古今人表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溝洫志

廢昌邑王

劉向宗室之純臣

梅福風節

莽大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樓護不當入游俠

范滂八志非蔚宗撰

黃叔度真儒者

漢人重師誼

期功憂去官

三年服無定制

黨錮

東京節義壞於曹瞞

蔡邕忘漢黨逆

前後漢紀

班范書失實

卷十

三國志

夏侯與諸曹合傳

蜀志先主傳

曹魏受禪

仲達奸過魏武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五行志

晉不徙戎之憾

以牛糞馬之誣

陶潛傳

漢以曹名官

史記漢書舛誤

班書詆譏忠節

裴松之註三國志

管幼安古之逸民

後主任賢之誠

帝蜀不始紫陽

晉書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官品占田之制

王導非純臣

祖逖劉琨陶侃溫嶠

淵明非陶侃曾孫

卷十一

兩晉雲擾諸國

慕容恪王景略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高祖晉之曹操

齊書

齊書類敘法

梁書文倣班馬

韋叡六朝之冠

陳高祖政尙寬簡

北魏

崔浩國書

始用士人爲縣令

北周

雲擾諸君多文學

慕容廆張茂段匹磾

宋書立傳太少

諒陰生子

齊書原本

通鑑無鬱林紀年

梁書編傳失檢

陳書隱諱

南北史

高允清介

北齊

北齊後主

北周制度近古

宇文護自衛

西魏北周不建號

卷十二

隋書

隋書十志

隋處周陳之異

大業十四年

隋爲南北朝結局

竇建德有王者度

李密每失事機

徐文遠相時

唐創業起居注

新舊唐書

舊書藝文志之雜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書告成之難

唐書糾繆

府兵原委

節度使始末

太宗念切賢臣

篤終將相陪陵詔

秦王破陣樂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李衛公告嶽之誣

房杜相濟有成

平高麗

薛仁貴免死除名

卷十三

武后本紀之非

武曌狠于呂雉

石淙倡和詩

狄梁公亦邀天幸

姚宋不當並稱

將相廚食之侈

睿眞沈后傳之謬

唐年補錄

唐都會盛衰

梁唐晉漢周書

五代史記有可議

劉知遠殺李從益

王朴言至宋乃驗

武后改月之謬

綱目用武后紀年

帝在房州

孫之翰論改元

李長源近張子房

左右教坊

劉蕡策切過江都

晚唐氣節

唐餘錄

五代史記

沙陀亦唐末之賊

郭雀兒殺趙童子

吳越世家

綱目書劉仁瞻

後蜀石經

卷十四

宋史新編

吳越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孝章皇后之殯

崇政殿說書

宮觀使

韓范用兵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神宗哲宗實錄

道學傳

青苗錢

流民圖

元祐棄邊

元祐黨籍

崇寧鑄鼎

張柔直譎諫

北狩行錄

僭立楚齊册人

昭慈太后手詔

劉豫事迹

徽宗之喪

金葬欽宗

卷十五

南宋書

南北宋任相之驗

文山無歸故鄉語

遼史

遼宗人多喜文學

金史世宗本紀

金人南遷錄

元史

元史五行志

羊皮聖旨

庚申外史

卷十六

明史

明代服制非古

和議

陳遘非忠義

南都事略

遼卽契丹

海陵都燕

金史食貨志

金元國號

錢宮詹論元史

明宗文宗寧宗本紀

蒙古官名

順帝本瀛國公子

革中書省廢丞相

明代刑制非古

明代宗室之祿

明代農商之別

明初功臣

鄉兵僧兵

通天詭寄

篡字定燕王之罪

革除

內書堂

復辟

王文成將略

卷十七

大禮

東林氣節

熊經略被刑

明代土司之制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常忠武功高命舛

狼兵苗兵

燕兵借名齊黃

遼國

仁宗不出建庶人

三楊不去王振

東陽不當被讐議

潘孔修勸行通喪

廷杖

海忠介子孫

打事件

袁督師殺毛文龍

崇正遺錄

南都防亂揭

牧遊生知兵

明季貪墨之風

綱目書死節之別

尹氏發明多迴護

史筆之謬

卷十八

國朝班爵之始

文武品官冠服

士民吏役冠服

大駕鹵簿圖

直省品官儀衛

黃太沖白冤

懿安皇后之誣

傳疑錄

明季門戶之局

通鑒不尙奇節

綱目黜更始

王止菴論讀史

國朝冠服之制

命婦冠服

鹵簿儀仗

京職儀衛

命婦儀衛

卷十九

禁內侍入班行禮

平定三藩

破青海

平臺灣

卷二十

古三墳

陰符經

周髀經

鬻子

孫子

孔子家語

列子

文子

恩卹前明諸王

伐西藏

征廓爾喀

西陲撫地之遠

本草經

山海經

九章算經

管子

老子

晏子春秋

莊子

子華子

公孫龍子

鬼谷子

於陵子

孔叢子

卷二十一

方言

論衡

水經註

世說新語

編珠

通典

虎鈴經

小學

明本釋

墨子

孟仲子

荀子揚子

新序

釋名

白虎通

參同契

文中子

女孝經

通志

皇極經世書

家禮

孝慈錄

砭狂錄

三字經

金石諸書

鐘鼎款識

卷二十二

楚辭

楚辭集註

龍岡楚辭說

九歌九辨

卜居

大招

蔡中郎集

建安七子

嵇中散集

陶靖節集

庾開府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元白長慶集

柳仲塗集

東坡集

致堂斐然集

玉臺新詠

鼓吹集

谷音

文不貴多

酒德頌

五柳先生傳

閒居賦

討武曌檄

上裴長史書

祭田橫墓文

蘇氏族譜亭記

寒碧琴記

卷二十三

古人文亦多所本

五代史文所本

劉召美試論所本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湛文簡奏疏所本

文失是非之心

四六文

尺牘

古人詩不嫌相襲

詩有別才

妙在形似之外

龍蛇歌

魏晉以下人詩

百一詩

蘭亭詩

鍾氏詩品之謬

李太白詩誤

杜牧之詩誤

溫飛卿詩誤

陸放翁詩誤

題畫詩

馬嵬詩

赤壁詩

九僧詩

海忠介登科錄詩

昭代詩派

樂府

詩餘

寄吳漢槎

商家林店題壁詞

卷二十四

倒用成語

反用字義

兩韻連押

偶句

集句

反切

今韻非沈約本

串字平聲

十字平聲

查爲在之轉聲

委蛇字變體最多

以廿爲念

古文奇字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漢隸之失

別構異體字

劉表張飛皆善書

淳化閣帖久失真

宣和畫譜

書畫肥瘦之辨

卷二十五

名教

士氣

古今取士

諸生

貢監

廩增附學之別

進士題名碑

真書

諸自製國書

唐太宗書

右軍小楷帖

中麓畫品

印章

流品

士習

經義取士

生監巾服

貢生之別

廩生餼糧

博學宏辭科

武科

特奏

俸祿

假年冒籍

吏胥

明代以來丁口

卷二十六

治河

西北水利

粵東水利

溝田

銅政

華亭義米

卷二十七

武科廷對

女神童女學士

入粟補官

衝繁疲難

由單款式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海運

東南水利

任地

鹽政

錢鑄年號

粵海米舶

姓氏

相里氏

郭姓號之轉聲

三字姓

東漢少兩氏名

別字別號

生諱家諱

五服為行

猶子

贈抗節者祖父母

貴不加親之誤

諡法

婦人諡

岳鄂王定諡忠武

公羊穀梁氏

朱邪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釋氏

一字字三字字

避諱

臨文不諱

姪甥

封贈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誥敕

特諡私諡

關壯侯定諡神武

明季諡用神號

卷二十八

漢學

濂谿不以賢自命

朱子之學所得

朱陸異同

宋儒衛道之力

姚江學案

康齋聖門之環

白沙出處合于道

蘇門之學

錢子仁論學

卷二十九

孔聖謚號

孔聖世襲

道學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朱湘陶論朱學

宋儒用二氏語

李敬齋論性

陽明釋毀錄

白沙曾點之流

碧玉非聘白沙者

慎獨圖說

邵青門論諸儒

避孔聖諱

孔廟百石卒史

文廟祀典宜釐正

祭古聖賢

三皇廟

女媧廟

上帝

三清

魁星

西王母

神女廟

關神武廟

梓潼之神

天妃

華光神

城隍

家廟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影像

墓祭

古墓祭用寒食

前代陵墓守戶

卷三十

天子宗法

親王班次

太子世子

大喪儀

大行

遭喪不祭

奪情之非

喪事鼓吹用夷禮

子執出家父母喪

度牒

張真人賜號

女巫

天主教

卷三十一

古算器

楊損以算術選吏

納音

太初四分三統曆

三元九宮民曆

測天

喪葬之惑

師友心喪

僧道制服

賜僧道官

巫覡自僧名號

三教

毀淫祠

珠算

黃鐘之異

唐人明律

西曆

旬服

黃道赤道

經星非有定位

星名

老人星

孛彗長星之別

火星徵應

諸方節氣

置閏

六更十更四更

卷三十二

崑崙山

塗山

東蒙

東樵

五嶺

經星之度不齊

分野

客星

荷邏侯星

比食

定歲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選擇宜忌

北嶽

華不注

粵嶽

西樵

三峽

居庸關

八達嶺

唐公山

佛閣岡

石屋山

桃源洞

金牛驛

風峪

丹陽

吳會

江西

厓州

日南郡

燕薊之惑

廣州城北諸山

息壤

卷三十三

河源

黃河九曲

九河故道

滹沱河

永定河

三河

五湖

北海西海

西江

牂牁江

昆明池

五西湖

贛江以字名

五溪

硯阮

卷三十四

黃金臺

宏教寺

五華山故宮

繡鎧臺

黃帝陵

禹穴

澹臺墓

漢高祖祖墓

三曲江

巴江以字名

神仙島

潭溪

硯洲

普救寺

羅永庵

拽梯郎君祠

根青閣

商均冢

湯墓

齊四王冢

霸陵

呂冢

鍾山壙銘

南漢康陵

宋永福陵

明十二陵

明景帝陵

婁妃墓

五妃墓

王壓墳

姜貞毅衣冠冢

卷三十五

頌十三經義疏

治易當主象數

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若濡有愠

三正

洪惟圖天之命

王釋冕反喪服

關雎五章

北堂

無衣

鳴鳩

魯春秋當始伯禽

左傳之左別解

諸侯用六

會于召陵侵楚

溝防之善

長曰能御矣

見于母母拜之

眞草孝經

仲子崔復讎

子思臣穆公之疑

經厄

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九經所無之字

史莫切於日曆

漢高祖度大器小

蒯通傾險

東漢祠祀之非

儀禮脫誤

孔子少孤章

別序孝經

接輿楚狂之名

武城有越寇

櫛周燕燕乙

經稗

九經字數

漢世印文

漢初宗室蕃衍

漢世重農

魏丙器量之別

子瞻論黃霸

宋行都南北內

宋理宗顛骨歸故陵

明祖斥言利之臣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于忠肅易儲疏

王忠肅家法

選舉愆期

勝朝殉節諸臣錄

南都兩案

史關部孫

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亭林餘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湯文正毀淫祠疏

崑山耆年會

張文和爲子辭一甲

詹事府沿革

戶刑二部官屬

比部

留中

起居注

行在行

出仕外國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琉球遣子弟入學

安南入覲

臺灣紀略

英咭喇犯澳

官商

卷三十八

古籍多後人所屬

會真記

推背圖

徐陵誤用左氏傳

陶詩題甲子之誣

中晚唐詩主客圖

韓碑詩

明史雜詠

周希甫函谷關詩

論語詩大學詩

壕鏡寓番

市舶

官妓

六帖白樸

碧雲輦

武備志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王鐵夫論韓柳

巴渝曲

題宣和畫扇詩

盛青嶼入蜀詩

詠雲詩

烏鬚藥詩

鮑辛浦詩癖

歇後語本于葩經

屬對服遼使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新韻譜

傅青主論書

犇麤字說

書札可覘靜躁

張南本畫火

彈碁

卷三十九

今人爲聖賢易

姓上冠子字

于寶本姓干

老泉是子瞻別號

推恩贈外祖父母

甥舅知名

處士

信士

蒼頡

桐江釣臺

端洲硯

銅雀硯

河鼓

嫦娥

花信風

寒食雨

兔葵燕麥

奉佛不始漢明帝

小山大山

八寶

富翁五賊

平南王像

卷四十

古以右爲尊

嶺南有鴈始于唐

吉貝混稱本棉

淳熙廢種

黃屋左纛

鐵券

指南車

稱黔首不始于秦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八仙

晦庵詞

婦人七出

古今不數見之戰

古今物產不常

痘疹始于唐末

無射大鐘

大將軍礮

金銀魚袋

銅柱

如律令

蠶勺編 目錄

寓錢

揣摩

煉銀化金

埋木生煙

白打

鬼彈

伽南香

焙鴨

宜男草

食蛙

陽秋

埋鐵制木

白衣冠

不認親

都都

龍涎香

種羊

一品妃

蠡勺編卷一

三易

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烈山氏之書也。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法象、庖羲氏所畫也。周易因之。夏得人統。故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建子而卦首乾。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顧寧人謂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連山歸藏不名易。而周官所云三易者。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連山歸藏。漢藝文志不列其目。惟桓譚新論有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之語。意後漢時猶存也。若隋時所出之連山歸藏。則僞撰者矣。連山十卷。北史以爲隋劉炫僞撰。鄭樵謂夏易至唐始出。誤也。

連山坤乾

堯峯易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爲殷坤乾次第。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夏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也。則孔子無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為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為三易。皆後儒謬誤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為禮家依倣魯論。妄為之說也。鄭夾深謂神農本氣填。作歸藏黃帝本形填。作坤乾。漢儒本以坤乾即為歸藏。

歸藏卦名

古連山稱八萬言。歸藏稱四千三百言。久經散亡。惟唐藝文志言歸藏十三卷。司馬膺註。直齋書錄言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註。今止傳初經。齊母。本名母經。以首坤也。齊人傳之。謂之齊母。鄭人傳之。謂之鄭母。本者三篇。錯謬不可讀。非古全書也。而楊文憲丹鉛錄。謂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其周易不同。需作溲。小畜作霽。畜。大畜作畜。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榮。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兔。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有岑。譱。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云。按任氏述記。艮作很。中孚作大明。臨作林。禍。睽作瞿。益作誠。咸作欽。賁作規。夜。噬嗑作葵。惑。巽作爽。豫作分。晉作齊。既濟作岑。譱。未濟作未。譱。隨作馬。徒。夫。作耆。老。與丹鉛總錄異。李氏過曰。歸藏卦名。與周易同者三之二。則文王重易。止因商易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商舊文。則六十四卦。自伏羲至夏商。其卦已重矣。

歸藏本著篇

李伯紀曰。歸藏以靜爲占。故稱七八。吳淵穎曰。周易占以變。故數用九六。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用七八。所用之策。連山三十六。歸藏四十六。周易四十九也。徐氏善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蓋震下一陽生。純坤之後。進坎而中。進艮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進中。于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至坎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進中。于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漸長而陽氣歸藏之序也。歸藏名義。實本諸此。

乾坤之策

郭兼山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李仁卿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期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期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

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參伍錯綜

高安朱文端曰。自羲畫開天。有奇卽有耦。奇一也。耦兩也。凡奇不離一。耦不離兩。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三兩四兩五爲六八十。而兩二卽一三。兩四卽三五。是凡耦皆奇與奇合。无奇不成耦也。閒一于二爲三。閒一于四于六爲五七。是凡奇皆耦與耦閒。无耦不成奇也。然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不及一與兩者何也。一者數所自起。一无數而自爲數也。兩者對待之數。而非變化之數也。自一歷三。自三歷五。而一之神。兩之化。盡其中矣。參者三之也。三之者屬一于二也。伍者五之也。五之者并兩于三也。三五爲十五。十五者七八也。少陽少陰也。六九也。老陽老陰也。少陰者老陽之變。少陽者老陰之變也。故曰錯綜其數。錯者一左一右之謂。左三右必一。左一右必三。是也。綜者一低一昂之謂。老陰昂則進而爲少陽。老陽低則退而爲少陰。是也。

揲著求卦

歸震川大衍解曰。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爲五十也。其

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扚。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扚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于揲。則三奇見于餘。六具于揲。則三耦見于餘。七具于揲。則二耦一奇見于餘。八具于揲。則二奇一耦見于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扚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扚十二。無當于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扚十六。無當于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扚二十。無當于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扚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乾九三不言龍

青浦席文學仲遠曰。乾之九三言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

亢龍有悔

管東溟易論云。五龍皆立于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願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知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闡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鄭士敬亦云。亢者。時之亢也。亢亦龍之一位。位在則道在。湯武征誅。伊尹放桐。周公負辰。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皆知其亢而不避。曰。有悔。聖人不辭也。故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乃爲聖人之知進退存亡。非兩人。非兩時也。文言于初二爻。一則曰潛之爲言也。而言君子者再。一則曰亢之爲言也。而言聖人者再。處潛亢之地者。可以思矣。

女子貞不字

西河易小帖曰。屯卦。女子貞不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儒崔憬。李鼎祚諸註。皆作孕妊解。卽說文。玉爲諸字書。亦只有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爲義。可見也。自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

嫁笄而字語。遂註曰：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以國。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謂男子成人，卽不名而字。惟君父前則仍名，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男子二十冠而許嫁乎？姚承菴有曰：女子許嫁笄而許嫁乎？乃不幸元明字書，竟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爲墓銘者，並無男娶女字之文。而近代有之。予嘗言其非，而陋儒淺見，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許字。夫字何以許？此卽朱子亦並無是解矣。按儀禮士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明于字上加一稱字，何可假借，何可溷淆。

卽鹿无虞

鹿與麓通。詩：瞻彼旱麓。周語作旱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謂林屬于山爲鹿，亦與麓通也。屯六三：卽鹿无虞。言就林麓以從禽，非卽以鹿爲禽也。以卽鹿爲逐鹿，卽字之義未協。

師貞丈人吉

九經古義曰：彖辭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乾鑿度記孔子言：易有君人者五。曰帝，曰王，曰天子，曰大君，曰大人，而不及丈人。知非王者之稱矣。崔憬謂子夏易傳作大人，斯爲得之。按師以九二爲卦主，言師之道利于正，惟任老成人，乃有戰勝之吉。專指二言，所謂闔外之事將軍制

之也。荀九家言文王得非熊之占。起太公于渭濱。知其爲丈人。故著之于師之象。將以詒命武王焉。詩所謂維師尙父。時爲鷹揚。變伐大商。會朝清明。應斯占矣。何必以屬君言哉。

大有上九

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尙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尙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說易者失于泥爻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尙賢歸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謂尙者。上也。五尙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朱可亭亦謂易以上爻終全卦之義者多矣。大有尤顯而易見。象傳曰。大有上吉。言大有。明其爲全卦發也。上吉。猶言終吉。王公之尊賢。天位與共也。天祿與食也。堯之事舜也。百官牛羊倉廩備。是以其有爲賢有也。繫辭傳曰。履信思順。又以尙賢。謂以信順之道尙賢也。尙賢則人助之。人之所助。天之所祐也。天祐則諸祥至。百靈集。大有而无不利矣。

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長洲惠氏棟曰。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不應上九獨異。此爻當爲親老歸養之義。不事王侯。卽王制所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潔白承歡。晨昏不去。事之高尙。莫過于此。曾子。閔子。足以當之。故曰志可則也。

遯亨小利貞

鄭士敬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蘇氏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伏四陽之下。猶未勝正。而君子遂遯。何也。曰。非直棄去而不救也。彼二陰雖銳。而朋尙寡。寡則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朱可亭曰。此卦舊解多誤。悲天憫人。聖賢不忍斯世之心。當滔滔皆是之時。猶轍環不息。況二陰始長。四陽在位。豈不可爲之時乎。遯。謂隱忍遜避。宛轉以求濟。非怙然高蹈也。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卽卦辭所謂小利貞也。小人之勢。旣已浸長。當思所以正之。正之道。或潛移默化。使之自新。或去其太甚。使不爲大害。如是。則小人利。君子亦利矣。若峻厲急迫。使不能容。勢必激而爲禍。程子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是也。傳曰。遯而亨。惟遯乃亨也。以遯致亨。君子行道濟世之大用。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肥遯无不利

彭氏紹升曰。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爲遯。于以知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爲否。或欲遯而不能矣。吾觀前世黨人之齟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甫乎。夫其遯也。豈必枯槁以沒世。廓乎其量。四海爲隘。淵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明夷

陽湖惲氏敬曰。明入地中明夷。象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見于天地者曰爲宗。無二。離主。五。坤主。夷之者。故取象于入地。爲義至顯。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于地者。登于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坤爲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于紂之最比近者。得爲之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于利艱貞之義相附也。錢峯易問。明夷六五。以箕子當之。何也。象也。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變坎爲險。爲隱伏。爲心病。與箕子伴狂。合故繫之。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艱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姜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于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又曰。二四取象于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象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于門庭。以得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既入。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得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于成王。復子明辟。伊尹于太甲。奉嗣王歸于亳。而作書曰。克終

永德是也。股者陰陽躋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

睽次家人

家人之睽。必起于婦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惟修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上九之象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序卦傳謂家道窮必乖。亦以身不行道故耳。

君子以正位凝命

東坡曰。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半農先生易說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位乎天位。憑權藉勢。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惟兼凝之難焉。秦并七國。一統天下。十二年而亡。能并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于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于郊。鄒定鼎謂之凝命。昔者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不能定鼎焉。能凝命。故三代之鼎。至秦而亡。莫知所在。豈非神物哉。見周易本義辨證。

渙亨王假有廟

長洲彭允初曰。萃之反爲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

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己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高宗伐鬼方

鄭氏敷教曰。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吾師馮未廬先生曰。上柔終亂。三與之應。在離之外。如鬼方。柔極如小人。離南爲武丁。猶震東爲帝乙也。九經古義曰。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疑周之荆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荆者。蓋鬼方之地。有冥隘方城之險。鬼方克而氏入貢。卽詩所云有截其所也。按匡衡疏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內屬于式圍之中。至是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與。

坤爲虎

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蓋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于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于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子夏易傳

唐會要。劉知幾孝經註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司馬貞曰。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不行已久。今所存者非真本。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海鹽崔氏曰。案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杜鄆亦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也。經義考言呂東萊謂崇文總目剝去子夏名以祛誤惑。最爲有理。

周易舉正

周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自言得王弼韓康伯手寫真本。正其訛謬。凡一百三十五條。如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之誤作言。比象。比吉。今吉字下誤增也。字。又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舍逆取順句。誤在失前禽上。泰六四。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反誤作失。隨象。隨。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今大亨下脫利字。賁。剛柔以錯。天文也。今天文上脫剛柔以錯一句。剝象。剝。剝落也。今脫落字。无妄象。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愈健。今脫愈字。又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物。今物字上誤增萬字。又六二象曰。不耕

而穫。求富也。求誤作未。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亨字。坎習坎象曰。坎習坎。今皆脫坎字。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於四方。今繼字上脫明照二字。大壯六五。喪牛於易。象曰。喪牛於易。今牛並誤作羊。明夷上六。至晦。今晦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蹇象曰。君子以正身修德。又九三。往蹇來正。象曰。往蹇來正。今正並誤作反。姤。女壯勿用取。象曰。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爻辭取字下誤增女字。象辭勿用取上脫女壯字。萃象。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今亨下脫利貞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不明上誤增幽字。井象。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乃以剛中也。今脫无喪无得二句。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震象。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四字。漸象。女婦吉。今吉下誤增也字。又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善下脫風字。歸妹六五小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今良字下誤增也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行上脫志字。旅初六。旅瑣瑣。斲其所取災。今斲誤作斯。渙象。利涉大川。利貞。乘木有功也。今大川下脫利字。中孚。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誤增豚魚二字。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是以下脫可字。小事下誤增吉字。又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止誤作上。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小下脫小字。上繫第九章。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不爲乎。今不誤作所。第十二章。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今是故下誤增夫象字。下繫五章。不見利不動。今動誤作勸。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輔作與。說卦。乾以居之。

坤以藏之。今居作君。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誤作物。又蒙者蒙昧也。蒙下脫昧字。又比者親比也。比上脫親字。雜卦蒙穉而著。今穉誤作雜。以上諸脫誤處。朱子本義。閒亦採用其說。然唐書藝文志不著錄。至北宋始出。故晁公武等多疑其依託。惟陳直齋謂皆于義爲長。

今本義非舊卷次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亦謂之十傳。前漢時。經與傳皆別行。自費直治易。專以象象繫辭。文言解經。見前漢儒林傳。時鄭元、王弼皆傳費氏學。遂相與合經于傳。而以文言附乾坤。彖傳附于象。象傳附于象。而經與傳乃混而莫別矣。隋唐而後。王註盛行。展轉相傳。學者竟不識古經之舊。考官命題。有連象象及辭爲一者。見陳振孫跋吳斗南古周易。至宋程子易傳。猶復因之。及朱子作周易本義。乃依東萊呂氏本。分經二卷。傳十卷。而千餘年散亂之書。釐然復正。明永樂中。修大全。乃又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朱竹垞謂海董氏借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移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既而習舉業者。專主本義。削去程傳。竹垞謂奉化教諭吳人程矩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利程本之以類相從。便于觀翫也。於是即以程之次第爲朱之次第。三百年來。莫有起而更正之者。至我朝周易折中。篇次始一依本義。然後士林獲見古經。甚盛典矣。然坊刻本義。尙承其訛。學者不可不察也。

易圖

德清胡渭臚明曰。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又曰。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讖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斂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于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

圖書原本

全氏祖望皇輿圖賦序曰。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卽圖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所載者近是。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類。漢人雜于緯候。于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爲隕石之屬。而可摹擬以入。

易乎。惟其爲典籍之最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焉矣。

先天養生家說

姚江黃宗炎晦木。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論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天高地下。古今不易之位。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旣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于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如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之易而上之乎。

宋儒圖書傳述

南宋書朱震傳紹興初在經筵表上其漢上易傳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時雍與異同雍之圖則牧之書也雍之書則牧之圖也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至阮逸偽撰闕明易傳出然後皆以邵說為長

為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于象數加詳焉然蕭山毛大可謂搏之河圖即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又謂今之河圖本出大衍而說洛書即乾坤鑿度所列陰陽十五之法而太極圖則從魏伯陽參同契所稱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兩圖而合之為一者也相傳是謂搏得之呂西岳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易者反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本道家脩煉之術彼未嘗謂為千

聖之其詳見西河合集河圖洛書原舛編及太極圖說遺義

惠半農論易

紅豆先生惠士奇天牧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

出自費直。費直本古文。至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撰易說六卷。

蠡勺編卷二

古文尙書

東吳惠定宇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藝文志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即鄭氏所述逸書二。

十四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蓋賈馬尙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一。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十五卷之數。篇即卷也。

子之歌。十四。嗣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實。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畢命。二十四。

成註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伏生書二十八篇。以太。九篇。絕無師說。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伏生書二十八篇。以太。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別錄。五。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逸書乎。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古文尙書二十五篇。東晉時。出于汝南梅。

頤稱爲孔壁古文。謂太康末皇甫謐得諸其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扶風蘇
 愉。愉授天水梁柳。謐從柳得之。以授城陽臧曹。曹乃授頤。頤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自隋唐迄宋。無敢
 詆其僞者。至朱子始疑之。由是而吳澄。趙錢辛楣曰。古文尙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
 守鄭氏古義。唐初。脩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
 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
 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
 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
 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
 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
 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平陵塗
 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後漢儒林傳曰。孔傳。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曰。扶
 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由是尙
 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
 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
 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書序

崔氏應榴曰。尙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

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賢，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陽湖惲氏曰：書序乃作偽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不得據史記謂書序出于孔子也。

孔安國尚書序

孔安國自撰尚書傳序，首述刪書，次言得書之由，末申明所以不聞於當時之故。王魯齋謂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大與常何自而分。二曰書皆蝌蚪，以世所傳夏商繡鬲盤匱證之，無所謂蝌蚪之形。三曰增多二十五篇，金仁山謂此必後之傳古文者托之，無待深論。然卽所云聞金石絲竹之音，已涉讖緯所爲矣。按孔傳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上，唐天寶閒定爲五十八篇。考漢書惠帝時魯共王於孔壁得古文，班固、劉向嘗言之。然第云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書十六篇，不言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不言傳畢不以聞也。顧劉歆請置博士，師丹劾其改亂舊章，則卽十六篇當時且

疑之。何有於二十五篇哉。諸陽傳學沈莫菴曰。孔安國書序。自昭明太子登之文選。世幾以爲真安國之文矣。豈知豫章豫章內史梅頤作僞。正藉此序爲嚆矢乎。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迨政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之墓木拱矣。而序乃云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豈子長並時之人。而不知其生死乎。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班固藝文志。荀悅漢紀。顏師古漢書註。皆稱增多之書。祇十六篇。而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其篇目尤與衆說不符。而世猶援序以徵梅頤之二十五篇爲真孔壁書。不亦可駭然一笑乎。

曰若稽古

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註。書。粵若稽古帝堯。鄭元註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按稽古。當從鄭義。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粵。字也。審慎之詞。則曰與粵異義。爾爲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卽引鄭註。則鄭所註古文尙書作粵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尙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作曰。蓋後人所改。

平秩南訛

九經古義。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索隱又作南爲。且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

營爲勸農以所當爲之事也。孔氏強讀爲訛，謂訛化也。時物長盛，當變化也。解釋亦甚紆回矣。

殛鯀

新城王文簡士正曰：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爲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元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案楚辭註：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二十有二人

海鹽崔氏曰：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則四岳爲四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勅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勅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爲一人，蓋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

太岳之後也。杜註：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韋昭註：四伯，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蔡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也。

堯舜之禪

陽湖趙氏翼曰：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于己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尙臨御。故禹旣攝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尙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尙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嬰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合止祝敵

羣經補義：祝敵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祝敵，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祝以節之。止者，歇句之中，有當

暫一止則攔敵以止之。此祝敵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祝敵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樂陳祝敵者。存古焉耳。後人不知敵之用。謂始作擊祝。將終攔敵。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三江

吾邑郭文學秉中曰。三江之說紛然矣。班固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舊吳縣東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東入海。司馬貞。顏師古。王安石諸人。皆以爲然。顧夷吳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爲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酈道元水經註。皆同。至韋昭則以吳淞。錢唐。浦陽爲三江。毛奇齡從之。郭璞則以岷江。浙江。吳江爲三江。歸有光從之。吳越春秋註。又以浙。浦陽。郊爲三江。黃度從之。類甯人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淞江。南江今之浙江。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傅莫菴曰。浙江自富春至海門。大江不及二百里。有何水。然皆非禹貢之三江也。諸家因經。患而煩神禹之治。若未患而遽列于告成之書。是以禹貢爲水經註也。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或就一隅言之。或竟弃經文中江北江而言之。究之混其名亡其實。而無以探其淵源也。三江云者。今證之地理。緣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其實一江而三名。非截然爲三也。案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此融洽經文。確不可易。集說袁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然則揚爲三江之口入海近地。而漢與岷江。彭蠡。以左右相合。南北中均一水之貫注。此所謂禹貢之三江也。若

揚州之三江。則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信。江慎修曰：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黟縣，卽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澗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埧。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註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九江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箇。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州。三、嘉靡。四、烏土。五、白蚌。六、白鳥。七、箇。八、沙提。九、廩。五州卽畝。三里卽源也。一名白蜺。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鄱。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入湖漢。通湖漢爲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閒。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濞。四、辰。五、斂。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濞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案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梅縣。皆荊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爲揚州。然

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歧。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荊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辨。蓋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仍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卽名南岳，移恆山于大茂，卽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興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卽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見惲子居大雲山房集。

商邑五遷

吾亦廬稿云：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

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外二遷終不可攷。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般。爲五邦。蔡氏以爲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案之。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囂、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囂、相、耿爲五邦。則并遠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囂、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夢帝賚予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著于書矣。疑者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其說固可信。而楊升菴謂夢

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與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比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也。心誠于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此卽書傳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故念慮所孚與天無間之意。宋儒亦多主此理。或然也。

微子

仁和沈氏亦然曰。微子篇有箕子答語。而無比干。註以比干安於義之當死。故無復言。余反覆尋繹。疑箕子之答至我乃顛躋止矣。下自靖云云。皆比干語也。蓋箕子旣勸王子出迪。而比干意中惟辦一死。故但言當各行其心之所安。以自達於先王。安能復顧及行遁哉。若皆箕子語。上已云我罔爲臣僕。何以下又云我不願行遁耶。似顛躋下本有少師若曰四字。漢時已脫去。

古武成

吾邑龐弼唐先生嵩。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敍武功之成。旣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旣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

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揆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洪範九疇

江慎修曰：尙書孔安國傳，魏晉閒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爾，非真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又曰：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尙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于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

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矣。是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洪範皇極

屈氏紹隆曰。嘉靖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或亦作莊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之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謂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卽書所謂民協於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

五福不言貴

貴者、人之所欲。而五福不言。王半山以爲貴賤有常分。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而不欲賤。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也。非也。游氏禮解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而貴在其中。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耳。斯言得之。

金滕

青田王廉希陽曰。金滕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旣面郤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於

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於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爲壇墀。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又私啓之。即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錢唐袁枚簡齋。著有金縢辨。言之益暢。而大旨亦本於此。

康誥

陽湖惲氏敬曰。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爲國名。與孔傳合。孔傳僞。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元謂康爲諡。有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如康爲諡。是生而賜諡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爲諡。是父子并諡也。若是。則康爲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註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與管叔封管。今鄭州廢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邲叔封邲。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母弟。與馬氏。王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爲周之圻內。與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地理志曰。邲。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邶。以封武庚。孔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蓋去其國而爲殷之監。與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宇於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其諸武王封康叔於康。至是始

封衛與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棫，謂武王封康叔於衛，後之言書者，并爲一辭，而不知不中於理。夫武庚尙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於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於衛，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酒誥梓材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曰：乃寡兄勛，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君臣之辭也。曰：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如？

揮子居曰：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愾之說，蓋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即可以治衛。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爲逋逃藪數十年，奸人負釁，藏匿結黨，幸禍一旦，竊發，皆以子復爲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爲惡必始於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過跳浪跼號之徒而已。故成王沒其子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慎，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蓋於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衛之

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望康叔之意。爲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於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割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之年。妄爲編錄。蓋未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於妹邦。明康誥之非爲妹也。若康誥爲妹言。史臣當書爲妹誥。與棗誓同例矣。

予其殺

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說者皆以爲其者未定之辭。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方正學亦謂吾讀酒誥。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旣思之。要亦先之以不可犯之禁耳。案楊龜山答吳仲敢書曰。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沈酗於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沈湎。則酒之流染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愚謂紂之淫酗。天下化之。妹土尤甚。茲之汝勿佚。予其殺者。正爲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一輩人立法耳。不敢縱逸。辟以止辟。亦當日明大命於妹邦者所宜然也。

君奭非文王子

秀水朱檢討彝尊曰。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殷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

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蓋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諸說用釋然矣。

君陳

汲郡古文。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謂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註坊記。亦謂君陳。周公子。呂氏曰。周公之沒。龐臣碩輔尙多立於朝。而正東郊獨屬之君陳。使盡循周公之典。而不敢增損。此成王微指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爲之。故康王付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汪堯峯曰。顧命與康王之誥。皆僞書也。人子之於父母也。問寢視饔。病則嘗藥。未嘗須臾離也。成王彌留之際。公卿百執事咸在。而康王獨不在左右。可乎。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何其迫且切也。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可乎。成王旣殯。康王方在苦由。卽不暇躬行祭咤諸文。而必區區以飲福。可乎。且噉者。小祥之禮。如之何其行於初喪之日也。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尙復知有辟踊稽顙者。

乎。使康王不顧非禮，岸然行之，爲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爲不忠。曾謂康王，召公爲之乎？夫豈徒袞服之失禮而已乎？予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之僞爲也。顧寧人謂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見左傳昭

公十年葬晉平公，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新君已朝，諸侯無一言及於殯禮，闕文無疑也。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記曰：卒哭而祔。今日：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脫簡而並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而不思初崩七日閒，諸侯何由畢至乎。

書義亂于史遷

葉氏大慶榮甫曰：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舟，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文侯之命，乃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重耳亦諡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其義甚明。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尙書序攷之，其于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嵒函，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又如

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拔木偃禾，乃周公居東未還之事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于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取信于書之金縢可也。

蠡勺編卷三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尼之意。序詩書。至王肅、陸璣、皇甫謐諸家。始以詩序爲子夏所作。陸氏釋文。舊說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以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然毛傳、鄭箋。並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置篇首。南宋以降。論議不一。至有謂卽衛宏所作者。范蔚宗、程大昌不知宏在毛公後。序已見毛公書。其非是無庸辨已。今毛序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笙詩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淵源。子夏可乎。若詩之世次。願徵君寧人。謂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月

之交有豔妻語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韓魯詩序

韓詩魯詩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螭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諷人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為元王孫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檇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漢初齊魯韓三家并行齊詩雖亡當日亦必有序故匡衡學齊詩朱傳于關雎註中曾引其語而毛詩後出獨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其後三家皆廢而毛詩獨傳以毛序尤多可信也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唐初猶存至唐之中葉亦亡今所存者惟外傳而已至朱子集註單行而毛傳鄙

廢亦

詩文同異

傅氏學沈曰。漢初詩惟齊魯韓三家。至毛氏出。非特疏解互異。卽詩之正文亦多參差不齊。如小雅浩浩。昊天之上。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無。都人士首章。毛氏本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無。周頌賚之篇。毛氏本無於釋思句。三家有之。至朱子集註本出。又與毛氏參差矣。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焉。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作朔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恹。降予卿士之子。作于。如此類甚多。自魏晉迄兩宋。言詩者惟毛氏。不知朱子集註本授之何人。乃至正文亦異同若此。由此而推。毛說之不行于世。非自南宋始矣。

詩篇別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註。新宮。小雅逸篇。羣經補義云。毛詩小序外。尙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婁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嬖季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也。

三百篇無淫詩

馮氏景解春集曰。毛雅黃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元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元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可見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齋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居。子柳賦擗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闔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矣。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堯峯經解詩問曰。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或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于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

爾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于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于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又嘗以豳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間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旣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康成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

兔置

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閔天。秦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爲兔置詩。卽咏其事故。申培詩說。謂文王聞秦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兔置也。

采蘋

江慎修曰。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

爲鏹奠。奠于奧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齋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于理爲長。

吉士誘之

歐陽解吉士誘之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于爾雅。何也。錢竹汀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姜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邶鄘衛

崔茂才應榴曰。鄘氏邶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于衛。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義實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于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皆作自衛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邶鄘。作之衛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漕。泉水衛地。而邶曰愆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

邶鄘也。數說均未見。日知錄曰：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也。

匏有苦葉

陽湖惲氏敬曰：衛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爲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匏有苦葉，言所持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嘗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爲吾之車足恃云爾。般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淫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聞雉之說也。夷姜烝，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于漢，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君子，庶幾其慎之哉。

西方之人兮

簡兮，西方美人。傳曰：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又曰：西方之人，歎其遠而不得見也。屈華夫送司法參軍黃侯序，謂西爲成，東爲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也。故曰西方之人。

叔于田

王文簡公曰。楊龜山論叔于田。謂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與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辟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與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寺人之令

有車鄰鄰一章。楊用修謂詩意在後二句。夫爲國君不接羣臣。而特使寺人傳令。其蔽甚矣。蓋秦、夷狄之國。其初如此。則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由是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小序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傳亦然。不思美其車馬。何關政治。而夫子錄之乎。

秦風兼葭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謂序說近鑿故但言不知其何所指其後或以爲指賢人之肥遯或以爲朋友相念而作惟香山黃文裕謂思其人而不得故託之道阻託之一方如簡兮本思盛世顯王乃託之曰西方云爾仍未實有所指也至富平李子德曰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湖洄湖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似卽黃說而得其悟者

陳風化于大姬

毘陵臧玉林曰晉地理志下云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枌子仲之子婆婆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啓自大姬矣以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僅守婦道雖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檜風

周書史記解昔有鄒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國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鄒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鄒鄒亦作會此鄒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鄒公羊傳先鄭

伯有善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鄆之亡也。由叔妘。韋昭註。卽引公羊說爲證。此鄆是周之鄆。爲鄭所滅。王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旣以鄆爲重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鄭所滅之鄆當古鄆國。舛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遣詩尙存。故別于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漆洧之間。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鄆公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見崔茂才應榴吾亦廬稿。

東山

東山之二章。町疇鹿場。毛傳訓町疇爲鹿跡。許叔重亦云。町疇。禽獸所踐處。皆非也。左傳襄公廿五年。町原防。註。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故曰町。陸氏釋文。疇。本作疇。石鼓文。疆疇疇。毛伯敦銘。予旣疇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疏。童土。疇也。皆說田野。詩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疇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疇爲鹿跡也。又其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歸士追言始行適新昏之時。今旣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之盛也。親結其褱。婦人之禕也。邪交絡帶繫于體。示繫屬於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脫而曰結者。脫其結也。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

以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地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離，在家相見，熟新婦歡不足也。舊說雖亦昏禮，而非詩旨。偶見升菴此說，用括其意錄之。

如月之恆

如月之恆，傳云恆，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盛。陸德明釋文，恆本亦作繼，同。古鄧反。正義云，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顧亭林曰，古人頌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言日不以中而以升，日中則昃，月望則虧，故古人之取義，不于其已盛，而于其將盛。此大易所以貴乎月幾望也。今人讀爲恆久之恆，失之矣。

笙詩篇次

南陔六詩，毛公不列于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錢辛楣曰，六詩既有篇名，則必非無辭矣。或附于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閒歌三終，以改小雅，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

蘋于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桑梓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輒以桑梓爲故里之稱。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視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南宮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洪容齋謂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魏晉而下。承用者尤衆。日知錄載之詳矣。謂此于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惟崔氏應榴。據范寧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註。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楸卽梓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角弓之六章

李仁卿曰。猿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猿猿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微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

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姜嫄

生民篇鄭箋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正義云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

泮宮非學

新安江氏永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頻宮此亦做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于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齊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於社圃也。有事頻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誇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之頻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此篇本周末之或言漢馬融所增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頻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馘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

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可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于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實始剪商

閼宮傳。剪齊也。箋。剪。斷也。楊升庵謂說文引詩。作戠商。解云。福也。言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也。因戠。剪音同。譌戠爲剪。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惠定宇謂爾雅釋詁云。剪。勤也。言太王初遭獯鬻之難。自幽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案今說文。戠。滅也。無訓福者。爾雅釋詁。雖云剪勤也。註言未詳。釋言又云。剪。齊也。疏。齊。截也。要皆未足爲依據。惟顧寧人曰。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秦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誠篤論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歐陽永叔詩。本義曰。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僖從齊桓伐楚。齊以楚強。不敢進。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舒在僖公之世。亦未嘗與魯通也。孔仲達曰。其伐戎狄則無文。恐謂閼宮一詩。漢唐以來。諸儒箋疏皆誤。而以孟子爲得其實也。蓋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四章言成王封魯。使魯之

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此第五章舉周公兼夷狄之事以勉僖公。亦猶下第六七章言淮夷來同。遂荒徐宅。舉伯禽之事以勉僖公也。其八九章。方頌僖公復宇。以宜大夫庶士邦國。並及修廟之事。但其中多以皇祖降福。孝孫受福。拉雜言之。若無統紀。此正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顯或隱。錯綜變化之妙。不比後儒操觚。必均齊方板爲能事也。人第見三章有莊公之子語。遂以爲此後皆頌僖公。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未然之期望。或謂祝願之虛詞。無惑乎譌舛相承。而以孟子爲斷章取義也。

詩義裁中

嘉興高承埏寓公。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若干卷。其序畧曰。明道程子。謂詩學必于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于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寓公。崇正庚辰進士。除知遷安縣。改知涇縣。入主虞衡司事。有稽古堂集。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新城王考功士祿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敍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徵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亡真僞。漢藝文。隋經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敍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訓故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于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于鄭又闕東門之墀一篇。于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

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爲端木長于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抑何謬哉

蠡勺編卷四

春秋褒貶之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起於三傳。後儒從而羽翼之。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抵牾者矣。其大端不過有二。一則以日月爲褒貶。一則以名稱爵號爲褒貶。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抑知春秋中有達例。有特筆。其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矣。而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之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

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抑其大旨。又有三焉。一、明分義。二、正名實。三、著幾微。所謂名分義者何也。每月
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
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繫。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
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
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
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皋之弑。旣歸獄于趙穿。而聖人書之盾。則盾之情不能揜。
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
類。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
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
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鞏之
擅也。葵邱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
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其他書法尙多。然大旨不出三者
之外矣。

春秋時月皆周正

宋熊勿軒曰孔子所謂夏時答顏淵爲邦則然也至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如桓十四年正月無冰若夏正則解凍矣惟建子無冰故書之以紀異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者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毛稚黃曰春秋志在尊王而後儒輒亂之以爲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不倍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出此哉然豳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四月維夏論語之莫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亦有夏正錯見于周秦何也趙耘菘謂天統地統人統古來原有更迭爲用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夏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尙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故朝廷雖行周正于上民間自行夏正于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于經書也

三傳五傳

惠天牧曰春秋三傳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至王通好爲大言謂三傳傳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官

焉如坐閭室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擇其善而信從之，可也。莫菴傅氏曰：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今韓集誤作春秋三傳束高閣蓋漢書藝文志：春秋分爲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鄒夾二家，有錄無書。然觀王陽傳，謂能爲鄒氏春秋，似非有錄無書也。案漢儒據傳說，春秋公羊最先出，穀梁氏鄒氏夾氏次之，左氏又次之，故或稱四家，或稱五家。後儒以國語爲外傳，益以胡氏春秋，亦謂之五傳，抑何不根與。

吳楚不書葬

春秋雖邾杞小國，必書葬，且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如隱公三年書葬宋穆公，八年書葬蔡宣公，是已。惟越徐吳楚則不書，非貶也，難乎其爲稱也。蓋四國嘗僭稱王矣，故于其赴告不得不從而子之。如昭公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吳子光卒之類，至葬則削焉。若書曰某月葬楚平王，某月葬吳王闔廬，是與天王無異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案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申繻對命名

左傳申繻對桓公問命名。謂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謂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新城王文簡曰。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瘳疥癘。瘞。穢。虱。狗。疏。掉。尾。之類。見于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尙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髻。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蓬條。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鄭伯突出奔蔡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胡傳曰。是祭仲逐之也。陸淳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陸氏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爲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是夫于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嘗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絕不爲親禮也

莊公元年左氏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公之母獲罪于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于義哉。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經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謂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禮也。穀梁亦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康成謂祠兵爲公羊字之誤。周禮司馬職仲秋教治兵與夏教芟舍冬教大閱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太伯不從

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寧人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案不嗣亦謂不嗣位爲諸侯。

用致夫人

傅莫菴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哀姜淫惡。義與廟絕。且見殺于齊桓。已歷九載。何爲其復致。惟成風以妾母。未經廟見。至是因廟禘而致之。爲後日祔廟張本。其稱夫人。良由母以子貴。猶後世之上尊號也。厥後文公四年。于其卒也。書薨于其葬也。書小君。益信穀梁氏之說爲足據矣。

公子賦河水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江慎修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

舅犯解夢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鄙而舍。得戰地矣。晉侯患之。既又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益加疑焉。疑其謂已背舊惠謀新功也。時子犯變枝皆欲戰。而文公之患與疑終未釋也。是以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用益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註。謂晉侯向上。爲得天。楚子下向地。爲伏罪。腦。所以柔物者。故云柔之矣。葉氏秉敬曰。夢多起于思慮疑懼之所積。

子犯知文公之夢，故斷之以理而曲爲之解耳。其謂吾且柔之矣，則云何？老子有言：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使楚子監腦，而文公亦以監應之，則楚子之監也愈堅，如力相敵，則鷓蚌竝持，兩敗之道也。力不敵，則兩虎一傷，自盡之術也。是以吾之剛激彼之剛，失所以柔之之算矣。今彼監吾腦，而吾不之監，則彼之忿怒已洩，而雄心立耗，是吾自處于柔，以柔彼之剛，而使其剛制焉，而不得復逞。彼且易視于吾，而無以防我，我得乘其虛而扼其吭焉。此兵法也。而杜註乃言腦所以柔物，夫世豈有用人之腦以柔物者，何悖謬之甚也。

繞朝贈策

文公十三年，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曰：子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傅氏曰：繞朝，曾言于秦伯，請留之。杜註：策，馬搗也。孔穎達疏：引服虔解策爲書，而辨其非。楊用脩亦引劉勰文心雕龍：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諫，子反、子產之諫，韓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之語，而謂李白臨行將贈繞朝鞭，爲趁韻之誤。沈亦然梅村曰：杜註亦是有理，蓋繞朝本謀留士會，今既不從其言，便樂得做人情，卻又不肯不道破，故贈之以策云云。言外有令其速着歸鞭之意。如此，似于兩人彼此心照神理，尤有關會。若作書策，則所言已在個中，又何須先爲明說耶？案杜子美別蘇徯赴湖南幕詩末二句云：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是亦以策爲搗矣，不獨太白也。

作邱甲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氏謂周禮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甸之賦。今魯使一邱出之。崑山顧氏補正曰。周制四邱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具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卽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爲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也。

棄疾不洩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顛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乎。謂居楚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既葬。或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不告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方氏鵬曰。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

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讐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洩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讐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者也。

火水妃也

陳災。裨竈曰。火水妃也。杜註。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註。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矣。說者謂猛立未逾年。生稱王而繫以名。卒稱子。在喪之常例也。不可以言崩。又不可書薨。故質言之而曰卒。休寧戴庶常震東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

公子郢不當辭國

寄傲軒讀書隨筆。衛靈歿後。國亂二十餘年不定。實由于公子郢之辭國也。蓋蒯賾在外國無長君。以年以賢。非郢誰立。卽謂亡人無罪。其子尙存。異日仍以國與。輒可也。或召蒯賾而讓之。亦可也。乃父命之。夫人命之。徒知自潔其身。不以宗社爲重。遂致父子爭國。遠滅天常。齊晉加兵。般起更立。故子賊可讓而郢必不可讓。季札可辭而郢必不可辭。其事殊。其時異也。

作傳左氏無所考

班固作司馬遷傳贊。言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孔安國以左邱明爲魯太史。啖助謂論語左邱明如史佚。遲任之流。趙匡亦謂左邱明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或問程伊川。左傳故邱明作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鄭漁仲曰。左傳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也。郝京山曰。謂左傳卽邱明作。非也。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其書蓋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賀。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左傳不皆可信

王需人曰。據史記。孔子生于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爲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載鄭伐陳。入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載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己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載叔孫昭子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穀。孔子生于己酉。諸說尙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評品列國之事。況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尙論之際。其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之比矣。蓋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故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啖助謂其解義多謬。王若虛議其乖戾甚多。方正學以爲率多虛辭。而鮮事實。朱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爾。

杜氏集解之謬

江都焦孝廉循著春秋左傳補疏。序曰。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案三國魏志杜畿傳註。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宣帝卽司馬懿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昭嗣立。有篡弑心。收羅才士。遂以妹

妻預。即高陸公主。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由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嘏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已有以啓之。預假其說暢衍之。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子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糾杜註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註。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傳註。亦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疏出之。俾天下後世。知預爲司馬氏

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蠹賊也。

左傳補註

惠松厓春秋左傳補註六卷其註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蔿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國語非左邱明撰

趙耘菘曰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

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離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加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是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翽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采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采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覆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爲邱明所作

史裁備於國語

吳景熹曰國語一書始西周之末迄戰國之初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麟經爲經左傳爲傳皆不可爲史卽曰編年紀月已開百代之史法而詳內而畧外先魯而後列國此特一國之史而非天下之史獨國語首冠以周尊王也史家先本紀祖此次魯次齊次晉次鄭重中國諸侯也史家繼以世家祖此厥後

乃及楚、及吳、及越、外夷也。史家終以列傳祖此。故國語雖稱外傳，而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

公穀源流

博雅錄曰：公羊高，漢儒稱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解詁。傳于世。穀梁赤，應劭以爲子夏弟子。糜信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以爲名俶，字元始，皆無確據。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糜、孔演、江熙等十餘家。自范寧集解行，而諸家悉廢。

穀梁非子夏弟子

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松崖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旣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亦爲春秋殘畧，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糜信註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者也。後漢高誘註，自東周至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篇，括蒼鮑彪定爲十卷，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爲卷首。其註凡四易，藝乃定。但原書無撰人名氏。吾邑林孝廉伯桐曰：作書者隱其名也，隱其名何也？恥之也。古之時人皆以節操爲重，春秋雖亂世，

而奇節不絕。高爵厚祿，有棄之如遺者。戰國則魯仲連而外，其節操罕得而言矣。古之時人，皆以學問爲重。春秋雖兵事，一則曰先王之命，一則曰求諸故府。閱覽博物之君子，相望于世。戰國則荀卿而外，其學問罕得而言矣。當重者輕之，當輕者重之，舉世皆然。惟利是務，作者恥其事，故去其名也。然則何必作此書？曰：一百餘年之事，不可不記也。具書其事，而深藏其名，斯勸戒存焉耳。按陸清獻公謂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曾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

蠡勺編卷五

周禮

吳草廬三禮敍錄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編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註。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荆公又爲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禮未言之旨

北平黃少宰叔琳曰。尙書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相表裏。立政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參差不合。周官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

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盡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荆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而可以咎方罫乎。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不乏奇古，而周禮尤多，如法作灋，柄作枋，邪作表，美作嫩，呼作噓，拜作擗，詔作馨，怪作傀，暴作競，擗作箝，風作飄，鮮作緜，稿作蕘，螺作贏，脾作蠱，魚作魴，埋作狸，吹作斂，陔作祗，暗作黯，柝作槩，探作擗，翅作翬，摘作哲，駭作駭，擊作擊，辜作棒，掬作盞，霽作帳，藻作藻，吳作厖，叩作斂，艱作蕘，魑作魑，與夫膺鱗，胖鱗，齋，眦，剽，醜，臬，鬱，箔，鸞，柶，絳，黻，棘之類，皆他經罕用者，至考工記，尙不勝數也，說者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奇字，故致然與。

周官有可并省者

沈梅村曰：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專職，不得相侵，中亦時復兼制，爲法極嚴密矣，然其中尙有可并省者，如天官所屬之漁人、鱉人，宜并爲一官，漿人、酒人，宜并爲一官，翼人、幕人，宜并爲一官，典絲、典泉，宜并爲一官也，大司徒所屬之牧人、充人，宜并爲一官，角人、羽人，宜并爲一官，掌葛、掌染草，宜并爲一官也，春官所

屬之鬱人、鬯人宜并爲一官、卜師、龜人、蕤氏宜并爲一官、馮相氏、保章氏宜并爲一官也。夏官所屬之射鳥氏、羅氏宜并爲一官、司兵、司戈、盾宜并爲一官、司弓、矢、繕人宜并爲一官、趣馬、巫馬宜并爲一官、庾人、圉人宜并爲一官也。司寇所屬之閩隸、蠻隸宜并爲一官、夷隸、貉隸宜并爲一官。至冥氏以下十官，本可不必設，卽設之，則冥氏、穴氏宜并爲一官、翬氏、茗蒞氏宜并爲一官、庭氏、庶氏宜并爲一官、翦氏、赤茷氏、姻氏、壺涿氏宜并爲一官也。蓋事本相通，而職亦易辦，非如餘官之闕一不得耳。

冢宰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今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鮑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賄，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未深考矣。見周禮疑義舉要。

鹽人

婺源江氏永曰：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

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註飴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斤。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所望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會男女奔者不禁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邵文莊曰。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于奔命。蓋言速也。潛研堂答問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會合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于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楊升菴曰。天文有織女星。主貴女。須女星。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婦也。禮之所謂買妾。又謂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又星江汪方湖基曰。奔者不禁四字用讀。合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爲句。經義自明。蓋云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禁。與無凶喪而不用昏姻之令者。媒氏皆罰之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註謂生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嫁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仁和沈氏亦然曰。生時既非夫婦。斷無遷葬相從之理。想卽曹操欲爲子蒼舒聘邴原女爲婚。韋后爲弟洵求蕭至忠女爲冥婚之類是也。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亦卽今時之尙未結褵。夫家請其柩而葬之類也。謂十九以下者。蓋女子二十未有不嫁者也。然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則雖已嫁尙不得相從。何以此條下獨無明文耶。

以國服爲之息

地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儒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屨入周官者。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是周禮之害也。歛縣金輔之殿撰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文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旅師職言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

九夏

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註作韶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鹹夏。公出入。奏醵夏。鄭康成謂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耳。又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註。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子春援以爲據。而後鄭不從。則以鹿鳴四牡皆舉現在篇名。未有舉其篇中之義也。然義疏謂繁遏是肆夏之第二曲。渠是第三曲。若以執競爲繁遏。豈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知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之非肆夏明矣。

其浸菑時

王文簡貽上曰。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獯養。其川河泆。其浸菑時。河卽九河。泆卽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州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虜池。嘔夸。其浸涑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卽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卽

太公所都營邱之地。願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

束矢鈞金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黃東發曰。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囿。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者。而可誣聖經乎。楊用脩謂淮南子汜論訓。言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史記平準書註。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箭之小者曰。方。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亦六國陰謀之說。托之齊桓。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歆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且及于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引之以釋噓嗑。學術之害人若此哉。

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公彥疏。謂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似以肺石爲可坐者。下文立于肺石三日。賈鄭俱無明文。而讀者又若以肺石爲可立。皆由上文有桎梏而坐諸嘉石之語。遂一例視之。案夢溪筆談。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原其義。乃伸冤者立其下。擊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搗登聞鼓。

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

壺涿氏

江慎修曰：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立當前疾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而毛居正六經正誤，謂車上無名疾者，疑是立當前軌。軌音範，車軹前也。見說文。然邢昺論語鄉黨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篇孔引大行人亦作侯。惠松匡曰：考工記：軌前十尺爲軹，前曲中下垂柱地者，謂之侯。蓋古文侯與疾字相似而易亂，遂譌爲病耳。千百年來皆沿其誤，惟半農禮說嘗辨之。

考工記

周禮疑義舉要曰：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咸速，稗菱之類，鄭註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與馬謀與人謀

新安江氏曰。轉人爲轉。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轉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怯也。需懼也。是進與馬謀。終日馳騁。左不捷。左謂人也。捷與儉同。或作券。終歲御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也。

王評事論周禮

鄞人王忠潔公石雁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爲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于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于一手。然各爲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爲。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爲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始而虛冬。藏冬于地。以象坎之鄰乾。而以不周爲周。故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于攷工。非以攷工爲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爲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爲職。至于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于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爲無謂也。見鮚埼亭集靜遠閣周禮解序。

儀禮傳述

漢書儒林傳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內吉禮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也。凶禮四、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也。賓禮三、士相見、聘禮、覲禮也。嘉禮七、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也。而軍禮無存焉。是其實十五篇。既夕、卽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卽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然而逸去者已三十有九篇矣。至傳註義疏諸家考隋唐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氏通志略、不皆符合。惟陸氏釋文序錄載註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註、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竹垞先生謂當以是爲正也。

漢初無儀禮之名

隋書經籍志有高堂生士禮十七篇。故陳振叔謂漢初無儀禮之名。然時有容禮之稱。前漢儒林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廣韻集韻並餘封切說文貌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註並與容同。毛西河曰。漢儀有二。卽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卽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卽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是士禮卽容禮。容禮卽儀禮也。但未知名儀禮者始于何時耳。

漢志稱士禮之誤

羣經補義曰。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尙未誤也。

敖氏集說之非

長洲褚部郎寅亮。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註。如士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十七卷。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註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註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于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發。敖氏之失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註明言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觶于賓。敖改觶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敖依鄉射。改爲于右。駁

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味于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纁。故開傳云。練冠纁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纁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醲酒。敖以醲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醲。據下文普薦醲酒。亦專言酒。不及醲。豈得妄解明齊爲醲。輒刪經文乎。特性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

儀禮鄭註句讀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而絕。周禮尙可說。王說霸。禮記尙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學者多隱諱而不敢道。甚有坐皋比。稱講師。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濟陽張稷若爾岐。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儀禮鄭註句讀。其言曰。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于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于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註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註。

有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于末始名儀禮鄭註節釋後改名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後崑山顧寧人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

母加景

士昏禮婦乘以几母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羣經補義謂景今文作憬音當俱永切與詩之駸衣駸裳中庸之尙綱皆婦人始嫁禪穀之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奏獬首

射義云諸侯以獬首爲節又云獬首者樂會時也呂與叔曰獬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自曾孫侯氏而下諸侯推本始封之祗故曰曾孫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也亦本于鄭註樂會時者樂循法者也意耳至鄭註大射儀奏獬首則又云獬首逸詩曾孫也獬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宏迺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獬首獬俗作狸徐廣曰獬一名不來此蓋因大戴投壺篇祭侯之辭有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語而爲之說者夫孔子與賓牟賈言樂已云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獬首何至靈王時始以不來之名加之此義之不

可得而通者也。貍首詩云：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又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熊與可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芣之上，孔子未必刪，而毛氏逸之也。小戴射義所記曾孫侯氏云云，此貍首詩也。大戴投壺所記上章本同，下文弓既平張云云，亦貍首詩也。貍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傳于禮家，而大戴尤詳。

儀禮中自有禮記

熊氏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卿朝服謀賓介以後，卽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卽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卽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卽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卽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卽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卽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卽士喪禮之記矣。既

夕禮則啓之。所以後卽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卽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儀禮十七篇。實十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徹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于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閒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蠡勺編卷六

戴記源流

傅莫菴曰。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遂爲四十九篇。

大戴錯亂煩冗

大戴禮八十五篇。今止四十篇。漢信都王太傅戴德纂。隋志載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朱子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然尙有零碎好處在。直齊陳氏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不異。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反若取誼語勦入者。公苻篇。案舊本公冠作公苻。蓋冠或作冠。與苻形近。因誤作公苻也。錄漢昭帝冠辭。則似非德本書也。德州盧氏見曾曰。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註者名氏。朱子嘗以爲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閒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惟王深寧斷以爲北周盧景宣所註。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

註之。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註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惟二十四篇有註。其餘十五篇無註。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闕或重。頗亦爲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註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

小戴採據之雜

海鹽崔氏應榴曰。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其中尙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卽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卽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毀廟禮。卽大戴之毀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卽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卽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據之雜如此。

禮記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元臨川吳澄幼清所序次。其言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記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

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于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竝例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外此猶有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將來學禮之

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四庫簡明目錄。謂其銓釋經文。頗爲簡要。惟重爲編次。全失戴氏之舊。分別觀之。瑕瑜不掩可矣。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自獻。陸稼書謂。旣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恐是周衰之變禮。按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尊賢也。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子游論踊

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劉原父七經小傳。謂人舞宜樂。不宜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元日元辰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註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誤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

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註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亦其義也。太常丞何譔之議。鄭註謂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懇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苦菜秀

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方慤曰。南方之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晞孟曰。火炎上作苦。故苦菜秀。張慮曰。苦菜。詩謂之荼。按本草。苦菜一名茶草。一名選。名醫別錄。一名游冬。邢昺爾雅疏。一名菘。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處處皆有。陶宏景疑是茗。失之矣。爾雅釋木有檟。苦茶。乃是茗。

武王之歲

諸陽傅氏曰。竹書紀年。武王以嗣位之十七年冬陟。年五十四。蓋克殷後六年也。史記則云。武王克殷。至于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云云。夫武王以未受命而遯之。未生以前僅六十年。安得有所謂九十有三者。金仁山曰。年之修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如其

說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又有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是以知戴記之未確也。

成王幼不能蒞阼

江慎修曰。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案成王十二歲卽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蒞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曆譜。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卽位之元年。是不考曆譜前此尙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卽奄國之地。卽曲阜。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並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以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卽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內則非禮經之旨

敬齋古今註曰。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但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

養之致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饌醢酒醴棗栗飴蜜薑荳粉榆兔菹滷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攢祖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尚。筵合曲禮王制。擅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又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陸稼書謂。祖以義為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為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觀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汪雙池謂。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以漸而殺。故曰輕。祖尊于父。曾祖又尊于祖。故曰重。彌上彌尊。彌近彌親也。

南風之詩

禮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註。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經義雜記。謂家語爲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據高誘註淮南子。亦有其義而亡其辭。

宋音燕女溺志

傅氏學沆曰。樂記。宋音燕女溺志。十五國無宋風。何所據而有宋音。案史記。衛靈公適晉。舍于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操。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其聲者必于濮水之上。是宋音卽師延靡靡之音也。宋爲殷後。故曰宋音。

商齊

禮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皆在雅頌之前者。經史問答曰。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于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周人禘饗而郊稷

金殿撰輔之曰。天祭莫大于圓邱。地祭莫大于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之祭。皆謂之禘。見于鄭君釋周官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國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毼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圓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圓鍾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

鼓鼙發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于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至于圓邱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于圓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又異矣。

祖文王而宗武王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氏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案。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圓邱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爲圓邱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圓邱，祇祭一天帝，而以饗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饗而郊稷者，此則圓邱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祀五方五帝，自軒黃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木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圓邱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說，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圓邱與郊分居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別無考據。然且註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爲魯郊，以長至日爲春分日，以魯啓蟄之祭爲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爲曜魄寶，蒼帝爲靈威仰，赤帝爲赤熛怒，白帝爲白招拒，黑帝爲汁光紀，黃帝爲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王肅從而闢之，宜也。第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帝爲一，不得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諸稱，卽詩傳稱昊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太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掌牲，諸文，卽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帝，如青帝，赤帝之類，而後有太皞，炎帝，句芒，祝融，諸人帝，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祀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爲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時，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祀五帝之顯然者，祇康成無識，誤以出帝

爲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諸稱以當五帝。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至謂圓邱卽郊。郊卽圓邱。世無不羣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圓邱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圓邱與郊無分別也。夫圓邱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圓邱。秦壇也。四郊有秦壇乎。卽曰秦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內四郊皆圓邱也。夫亦惟圓邱。祈穀。明屬兩祭。且明屬兩地。鄭氏以爲皆禘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爲之分。則魯郊真周郊。長至真春分。報反之祭。真祈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見西河經問。

大夫適士官師廟

青田王希陽曰。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旣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設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孔仲達至謂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恐未必然。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旣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

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大傳：大夫士有大事，書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註：大事，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為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司命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其首曰司命，非春官以禋燎祀司中、司命之司命也。此文昌鄭註謂小神居人間，同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引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謂年壽也；有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汪雙池曰：鄭註之說，孔氏、熊氏皆主之。然謂實有鬼神居人間，同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閒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焉，則密而反疎，且啓後世之禱媚矣。

中庸由乾卦得來

彭尺木述古謂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道之謂教也。聖人法天之學，一言以

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始之相生而未始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慎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觀。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爲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尙絅之義。以闇然爲基。以聲色爲末。其旨不亦微乎。其蘊不亦深乎。

葉公之願命

禮緇衣引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葉公爲沈諸梁。楊升菴謂此文在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按汲冢周書云。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小異。

魯鼓薛鼓

西河經問。投壺請慶多馬後。命絃者曰。請奏貍首。是魯鼓薛鼓正貍首詩詞之鼓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籥簫篪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祝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鞀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祝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

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勾絃發筈。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鞞或鼓。毋令差謬。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祇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鼓。圓者大鼓。譜記固甚明也。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彭允初曰。大學之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

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役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然其功莫要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國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本卽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樂經

錢塘馮氏景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景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

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樂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遠，然其道寢以益微。卽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燕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燕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他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燕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

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燕。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于燕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也。此馬竹村之疑。亦前人所未及者。

蠡勺編卷七

石臺孝經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閒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漢初芝子貞出之。長孫氏。江翁。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闕。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于先儒註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碑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註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敕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註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古文孝經

漢武帝時。魯恭王得古文孝經於孔壁中。則孔鮒所藏本。奉以上獻。孔安國爲傳。旣而其書亡。隋開皇時。

祕書學士王逸始得之。以示王邵及劉炫。炫遂率意改刊。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爲二十二章。復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伸其說。司馬溫公獨尊信之。作古文孝經指解一卷。朱子作孝經刊誤。亦據古文。殆別有見也。

孝經非孔氏之舊

馮氏景解春集云。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文。而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在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役也。共二十有四字。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僞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爲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註。證其非康成者十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元行沖造疏。頒于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惟是閨門一章。旣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爲隋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代閨門不肅而爲國諱耶。所謂逢君之惡。罪之大者也。

論語暮成之書

錢塘馮氏景曰。論語二十篇。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言。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載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及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尙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

論語古今文之異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論語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臧玉林曰。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註。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齊魯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註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註。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

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也。

何氏論語集解

潛研堂文集。或問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復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述而不作

惠松崖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編。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人。于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于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皆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見大戴第七十。二文王官人篇。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見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

空作耶。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爾。

從先進

羣經補義曰：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似從前未之有事。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應用文者從周，應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愨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孟子

孟子七篇，漢藝文志入儒家類。漢末趙邠卿首爲之註，析爲十四篇。唐陸善經刪趙氏章旨而爲註，復爲七篇。宋孫奭又采唐張鎰、丁公著之說，作音義一卷。其他若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溫公疑孟、晁說之詆孟。

馮休且有刪孟。惟孟筠、劉軻、李惟正作翼孟。余允文作尊孟。韓退之以爲欲求至于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皮襲美請以孟子爲學科。其選視明經。庶幾推崇之至者。迨宋儒表章之。朱子更爲集註。遂與論語相配焉。顧其引書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與周官不同者。或其才大。取意旨而略文辭乎。且尙書後出。周禮未成之書。安知不同者不在孟子而在尙書周官也。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氏章句、孔叢子、風俗通、漢書藝文志、皆謂親受學于子思。卽朱子中庸章句引程子言亦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以王劭解史記謂不言子思門人姓名。疑人字爲衍。世多從之。惟郝京山孟子說解曰。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考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及親事孔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尙在。孔子卒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卒七十一年矣。子思臣繆公時。計其年已老。而孟子譜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繆公之六年也。上距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甚。豈復有親受業于其門之理乎。外書注善篇。孟子則以爲受業于子思。子曰子上。

孟子外書

孟子外書四篇。性善辨一文說二。孝經三爲正四。凡六十七章。鄱陽馬氏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然兩漢六朝以來。諸家不乏引用。如日知錄所記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并見爲正篇。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宋桓夫人作言見性善篇。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見爲正篇。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孝經篇。宋鮑照清河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見性善篇。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見孝經篇。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見爲正篇。集註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孝經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姜周之禮也。見爲正篇。惟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及孟仲子曰。是祿宮也。今外書亦無其文。至文說篇言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與內篇答匡章者迥異。豈出孟子之口而顧雌黃若是乎。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

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于劉歆曆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後。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曆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或又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曆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年加一百五十七年。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又三年耳。而曆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蕞。十三年庚申。王在蕞。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靖既立。共伯和歸國。道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

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曆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于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爾雅名義

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謂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此弗考也。案詩大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疏。爾是近義。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註。爾。近也。周禮地官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註。爾亦近也。則爾義何嘗不訓近也。又謂但言近正。猶未得爲正。爾雅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不知疏明言可近而取正也。亦猶孔子對哀公言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爾之意耳。而用修必謂其近于正也。非疏忽也。

爾雅逸篇

海鹽崔氏應榴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惟十九篇。翟晴江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強爲之說。義殊不了。意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

耳。此說甚有理。

大山宮小山霍

大山宮小山霍。郭氏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全謝山曰。古人原有二讀。水經註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瀟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霍山爲南嶽

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註謂卽天柱山。疏曰。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二名也。秦之與岱亦然。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于天柱。故又名天柱爲霍山耳。郭註言卽天柱。是據作註時之霍山爲言也。其實經之霍山。卽江南衡是也。而孫舍人反以霍山爲誤。謂當作衡山。抑知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俱云霍山爲南嶽。豈皆誤乎。是衡山本一名霍山矣。若周禮職方氏。其山鎮曰霍山。爾雅釋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晉語。景霍以爲城。則皆指河內冀州之霍山。又與南嶽無涉也。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列老莊于爾雅之上。未免不倫。其第一卷。則序錄也。自刊諸經註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矣。武進臧氏經

義雜記言明崇正閒上黨馮斑跋云原書文淵閣祕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端註疏僅存諺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閒句讀字祇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漸滅矣此與註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註尙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尙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

諸緯

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緯書之文詎同聖製多劉歆夏賀良之徒僞造之又託諸孔子之言乃有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五經五緯爲十經者亦舛矣南齊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當時人號爲十經今稽其目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見太平御覽七經緯三十五篇共合爲八十篇易緯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攷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三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三合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二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曜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合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尙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前世未聞有是書也朱竹垞曰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

譙贛深明讖錄圖緯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直至隋焚毀之而後流傳漸罕。然有唐猶不廢緯學一科也。宋歐陽公請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其功良不小矣。

開闢元始

陳四明曰。案春秋元命包。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卽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敍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佗紀。自人皇氏至敍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相傳盤古氏之後。天皇氏兄弟十三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兄弟十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八百年。卽九頭紀。鄒平馬驢宛斯氏撰釋史。其跋開闢元始云。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子生當周季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迂且誕哉。

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彙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以爲之主者。而君道立矣。第文字未興。史官未設。孰能默識而傳述之。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顧不數見。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乎。抑堯舜齊聖。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畔。高陽高辛氏之子。有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殂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以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爲十紀。則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當得三千年。而疏佗始黃帝。訖獲麟。不過二千年。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魯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堦。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裨于政治。罔資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尙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帝王世次

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氏據以註祭法。而孔氏因而疏之者也。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

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此司馬氏采以入史記者也。從命曆序。旣荒遠而無可稽。依大戴禮。則堯舜禹稷伯益皋陶同出黃帝。其世次昏配更瀆紊不經。余嘗有史記帝王世次圖說辨之。

巢父許由

洗耳之說。皇甫謐高士傳言許由。羅泌路史。吳淑事類賦。言巢父。而蘇轍古史考。謂巢父卽許由。但居巢。故號巢父。案漢書古今人表。巢父。許由。在上中等。作兩人。孔稚圭北山移文。排巢父。拉許由。亦作兩人。是巢父許由之事。原屬子虛烏有爾。都穆南溟詩話云。許由之名。見於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許由者。許其自來。未嘗有是人也。世因太史公之言。而信以爲實。過矣。又高士傳。巢父許由兩傳中。俱言洗耳者爲許由。其嚴光傳。則又依范史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夫均出士安所撰述。而前後已自相矛盾。尙足以爲傳信乎。

帝乙

易歸妹之帝乙。卽成湯。書酒誥之帝乙。爲湯六世孫祖乙。書多士之帝乙。則辛受之父也。說者謂殷尙質。故以生日名。至元孫之孫。則親盡矣。故不嫌同名。此外尙有小乙。武乙。皆此義也。陽湖趙雲崧。謂觀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自孔安國註論語。謂履乃湯名。孔穎達正義因之。故有二名。後人以其有天下。稱之。

曰帝乙。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也。而抑知非也。夏之季，已漸有以十干爲號代其名者。曰孔甲，曰履癸，是也。蓋湯名履，湯亦號天乙，猶帝乙，天亦帝也。祖乙名滕，小乙名斂，武乙名瞿，受父之帝乙名羨，辛名受，吳才老曰：紂書稱受，或古用。卽武庚亦名祿父，其甲乙皆號也，非名也。所謂夏以前純乎質，堯舜禹皆名，自啓至發亦皆名。殷以下寢乎文也。迨至周而諡起矣。

太公之壽

汲縣西門太公廟，有太公呂望表。晉太康十年立石，其紀年謂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案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他書多言八十。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其歲月雖不可考，然紂十一祀丁巳，囚西伯於羑里，史記言散宜生、閔天招、呂尙三人獻美女奇物於紂，贖西伯。至紂二十祀丙寅，西伯薨，明年子發嗣。又十三年己卯，乃伐紂。至十九年乙酉，崩。丙戌，成王立，在位三十七年。壬戌，崩。癸亥，康王立，表言六年太公卒，是歲在戊辰，合計之，當百有五十餘歲，困學紀聞謂尙書願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也。然則太公當不下百二三十歲人矣。

召公之壽

周之大臣，召公最壽。王充論衡謂百八十餘歲，應劭風俗通謂百九十餘歲，太史公稱召公爲仁人，甘棠之思，世懷其德，國雖小弱，而社稷血食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觀君奭之篇，天壽平格，周公亦早以長

年勉之。孔子曰。仁者壽。理固然乎。





蠡

勺

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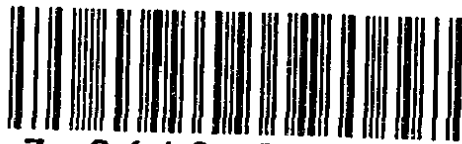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勺 蠡
(二)



3 0648 9653 7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八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尙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有言曰。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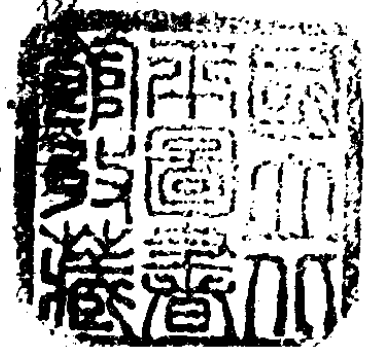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傅靳、蒯成列傳。元成間。褚

083
114
20226

蠡勺編 卷八

一二七



39905

少孫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膳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廬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欒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幾半、惟輯之爲二書、使各

自爲義，所以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其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祇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友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論列古今，用爲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鼂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留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吳氏

李敬齋曰。孔安國尙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蟫極。蟫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蟫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元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元囂爲少昊。謬爲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

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虢王王出奔，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蕤，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爲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傅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傅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爲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按東坡謂義帝爲天下賢主，項梁旣死，卽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并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寧中省爲鎮。入偃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爲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爲周卿士。故劉氏爲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者爲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爲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爲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豢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旣又爲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旣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諡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卽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

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墀。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爲國。制傅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旣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途尤爲溷淆。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政坐是哉。

禮書

方望谿曰。是篇之義。蓋痛古禮樂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衛。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絳叢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後世不傳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莊姬爲趙嬰之亡故。嬰通於趙朔之妻。故原屏放諸齊。原卽趙同。屏卽趙括。嬰之兄。譜之魯侯曰。原屏將爲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子。莊姬。晉成公女。史記作成公姊。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有功晉國。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以其田與祁奚。至是。復歸趙氏。其敝趙氏孤事止此。卽國語郵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

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爲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紹興十一年八月立祚德殿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之典。周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贈爵立廟爲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故朱子曰。左傳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宮。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衛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耘菘亦以史遷之說爲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居岸復姓稱岸賈亦失常。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淮陰侯列傳贊

王禹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齊不報而自立爲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旣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怏怏之心。實無能爲。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待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旣已失勢。顧與陳豨

謀反。舍人上變。其爲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爲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爲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衛霍天幸得侯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總稱。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冒姓。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擢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收歟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選取驍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至爲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真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僞儒如公孫宏尊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拜衛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卽以莊嚴見憚既帝卽位黯屢撻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真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宏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湯深文矜苛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故莊助稱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帝亦許其爲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違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所以全之也乃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僕而于黯獨不敢不盡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醴谷曰黯旣歿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閣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闡。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盎之隙

王夢樓曰。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爲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爲元勛。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踉蹌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旣構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爲蔽匿。言不反。未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申屠嘉。迨七國旣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卽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追其昔款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能。其辱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盎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奮不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旣知削

之則反必速。爲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書朝以上，討檄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爲此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其變古亂常，以取禍。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爲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爲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爲小人者，可以鑒矣。

甘陳之功

夏醴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后媢書、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郅支默啜當桀、鰲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廢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卽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旣繫其父母，姑爲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蓋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違天逆衆，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後安因帝繫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卽勸其詐爲丞相書，徙富民家屬等事，亦皆以迂曲

下策。陽爲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弗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冤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議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與諸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爲作。平準書專譏主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椽毋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與。

蠡勺編卷九

前後漢書得體要

李仁卿曰。爲言不難。而文爲難。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儒林雖於史遷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文苑創於蔚宗皆得其體要者也。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不尤愈於宋史之稱道學傳乎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諸侯王稱元

金石文字記。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卽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卽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窟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至末季猶然。文選魏都賦。劉良註。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戲氏。終於董翳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間。蓋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爲弑與被弑。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弑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於書。讀之者委曲推明。尙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藉。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全氏祖望曰。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

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留以爲外援。本傳以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卽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祕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溝洫志

南昌龔元玠琢山曰。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蓋五溝內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禹貢不言溝洫。必另有其書。故孔子得知之。而稱禹盡力溝洫。秦楚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不止此數。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汛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弑之次年丙寅。寒泥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

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浞行弑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益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區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識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於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廢昌邑王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誤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更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殆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又上官后册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

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爲霍光者，毫髮不敢自尊。云爾。然而猶有執法劾奏如嚴延年者。又漢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參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見讀史提要錄。

劉向宗室之純臣

讀史提要錄：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誠。蓋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欲危劉，章力護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時杜欽、谷永亦負人望，欽以日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顧不大哉。

梅福風節

夏醴谷曰：王氏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

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莽大夫

世之辨子雲未嘗仕莽者。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於是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全謝山曰。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仕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也。成帝並未祀甘泉。豈雄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沈梅村曰。哀帝既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因冷褒、段猶等言。宜去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立廟京師。復下有司議。師丹議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上以太子奉大宗。不得顯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共皇也。此議明白曉暢。情禮兼盡。不勞聚訟也。

樓護不當入游俠

張文潛曰。所貴乎游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蔚宗撰。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招集諸儒張大安、劉訥言、革希元等爲之註。先是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蓋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元嘉初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是甚不薄。謂諸傳序論意精旨深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註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陳直齋謂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嘗令謝儼撰志未成而蔚宗伏誅。與孔熙儼先謀逆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遂補註之。爲志八篇。編三十卷。唐以前各自爲書。朱乾與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闕。宋清江徐天麟仲詳曰世言蔚宗志棄爲謝儼蠟以覆車夫既曰蠟以覆車安得復有遺緒蓋未考昭之所著實司馬紹統續漢書志也

黃叔度眞儒者

青陽劉一峰靜齋曰黃叔度者孔子之所謂善人也。抑亦進於君子矣。有善人之質。故與人以可欲。有君子之養。故不與人以易厭。元禮孟博李質之慷慨。矜矣。而至於爭也。太邱朗陵陳實之融通。羣矣。而疑於黨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叔度其庶幾焉。夏禮谷曰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只就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爲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黃憲年甫十四。荀淑謂之寤。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郭林宗稱憲。汪汪若千頃。波陳蕃周舉相謂曰。旬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存乎心矣。夫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矣。又曰。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爲眞儒者。叔度不必有所表著。人自知爲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

程純公乎。

漢人重師誼

漢人最重師誼。後漢儒林傳鍾興。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興乃固讓不受。此以爵封師者也。其以師喪去官者。後漢則延篤。孔昱。蜀則劉焉。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朝廷許之。是猶有築室於場。羣居則經遺意。唐宋而後。座主門生之說盛。而傳經受業之誼衰。朋比背公。有明爲甚。分宜當國。氣燄彌張。五雜俎言。徵文敏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我朝順治十三年。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終身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期功憂去官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惟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爾。見北史李彪傳。故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喪。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上虞長度尙以從父喪。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喪。楊仁章義皆以兄喪去官。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喪。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皆以弟喪。廣平令仲定以姊喪。陳重當遷會稽守以姊憂去官。王純以妹喪。咸爭棄官。此東漢風俗之厚。羣相習爲固然。但必待君命。非竟不得去職也。至晉而稽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

潛以程氏妹喪自免。程氏者，妹嫁于則有并不待朝命者矣。非若今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雖父母之喪，猶從末減也。黃乾行曰：後及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人君亦何賴有是臣也。吁，可歎哉。

三年服無定制

山陽吳玉搢藉五曰：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間，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光元年，復禁不許。章帝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不得盡人之行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薨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於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於其長。如北海相景君碑，陰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費鳳之故吏戚忠，衰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制衰裳。高頤之臣吏黎庶，衰經墳側。越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然不達於聖人之道矣。

黨錮

東漢鉤黨一案，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又六七百人。賢人為之一空。自有

此舉而憤懣者徧天下。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其所係豈細故哉。溫陵黃氏鵬揚曰。黨人之禍。大抵起於好名。夫以名爲鵠。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爲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爲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爲衆怨。高名則爲物忌。況有凶豎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併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儕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禍亦泯。黨錮毒烈。蟠獨超然。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屠蟠之謂與。

東京節義壞于曹瞞

日知錄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至孟德獎蹶弛之士。至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見建安中詔令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流及正始。魏明帝。少帝。始。即位。改元。正始。一二浮誕之徒。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而風俗又爲之一變矣。夫以經術之治。節義

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欲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也。

蔡邕忘漢黨逆

讀史提要錄。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彧之從曹操同。又曰。邕聞董卓被殺。憂形於色。允之殺之。宜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順。卓竟誅衛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則邕將欣欣有喜色乎。案獻帝遷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蔡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邕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辭旨甚切。謂卓位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知王允之殺邕。不止席上一嘆也。乃馬日磾譏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催汜之變。責允不當殺邕。是何言與。

漢以曹名官

宋書符瑞志。術士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始以曹名官。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代漢之兆。殆天意也。案前漢成帝紀註。尙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百官志。世祖分六曹。不獨吏卒言曹也。

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侍中汝南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晉東陽太守陽夏袁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繡紀差詳，因參摭傳記，爲後漢紀三十卷。皆分代紀年，因年繫事，而凡制度刑政，興廢理亂，罔不該備，亦時著論，以明己志。荀紀自序，言立典有五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其餘所論，亦多醇正。袁紀則頗喜縱放，如論光武卽位於鄗，以及六家九流之說，不盡合於道，然筆力蹇蹀，亦史家之雄也。故鄱陽馬貴與悉稱之。毗陵邵子湘，謂二子之才，去班范尙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鑒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說者言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又謂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尙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唐藝文志言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及劉珍等東觀記亦八家耳。此言凡九家，誤也。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五六割剗，而幸得與班范二書並傳於世，士之著書立說，其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豈淺鮮者。

史記漢書舛誤

葉氏大慶榮甫曰：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良史，舊矣。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柏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志。史記於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見左傳哀六年杜預註及史記齊世家賈逵註。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

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闕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良、鄆無恤、亦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子、魯班一人也。而顏師古註敘傳竇戲篇亦疑爲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爲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左傳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註呂刑亦曰重。即義黎。即和。而史公於楚世家乃并合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謂熊釋芋姓。本顓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後。故東皙譏遷并兩人爲一人者。此也。東皙之言見通鑿帝書本紀註。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椽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于季布、蕭何、袁盎、張敖、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原註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蓋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班范書失實

葉榮甫曰。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挽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於張空眷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爲哉。是其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又仁和沈梅村曰。范書段熲傳。熲爲護羌校尉。計前後出兵。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驢馬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分而計之。每戰不過折一二人而已。類雖知兵。果能盡出萬全。麾下士果能一當百乎。古來邊將上功不實。史臣載筆難信。大率如此。

班書詆譏忠節

羅氏泌曰。世有稱良史而大繆聖人之意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與。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

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不有害名教者。昔范氏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而予謂固且不得爲良史。宋王厚齋嘗以班史不敍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於困學紀聞，近世李杲堂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入爲五傳，每傳爲一論，足令赤符殘骸，百世下爲之生色，庶以成深寧叟之志矣。

蠡勺編卷十

三國志

惲氏敬曰。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卽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耶。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目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後主禪。於吳書三嗣主曰孫休。孫亮。孫皓。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與。

裴松之註三國志

晉治書侍御史巴西陳壽撰三國志。世稱其敘事高簡有法。張華尤善之。元嘉時。宋文帝嫌其略。命中書侍郎裴松之註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其多過本書數倍。進表謂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務在周悉。凡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所引書至五十餘種。皆註出書名。其大旨在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故於魏之受禪。劉虞。辛毗。華歆。劉若輩之頌功德。李伏。許芝之上符瑞。先後百餘人。其文皆收入靡遺。而不知適以失作史者之心也。壽儕魏於吳蜀。而名之曰三國。意不欲指魏爲正統也。明已。其不得不爲魏立四本紀者。以其時蜀入於魏。魏禪於晉。壽身仕晉。安能顯然尊蜀以干大戮乎。本

培陳觀其於魏受禪功德符瑞之文。則盡削之。於先主王漢中。卽帝位。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嘉論天后土之文。則備錄之。是明著昭烈之紹漢。而予以天子之制。姑聽後人之定論云爾。而松之顧以其所削者爲脫漏。過矣。陳直齋謂大抵本書固率略。而註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己任者。豐祐開。南豐呂南公。紹興開。吳興鄭知幾。近永康陳亮。皆從事於斯。而皆未成書也。

夏侯與諸曹合傳

魏志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合傳。惇子居曰。武帝紀註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爲夏侯氏之子。于惇爲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乖刺。按傳。太祖以女清河公主妻惇子。

楹而淵子衡亦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尙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蜮何至汙亂若此耶蓋二氏世爲婚姻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真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詡卑雜因諫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與荀彧荀攸賈詡

管幼安古之逸民

幼安名行高潔窮不失義生於魏境八十四歲仍終於魏而不爲魏臣青陽劉一峯曰管幼安古之逸民也當時薦之者非一人聘之者非一至胡不出而博濟天下顧乃僻處海濱區區周人之急恤人之困爲耶蓋道之不行幼安已知之矣曹氏父子繼立果幼安北面之君乎荀攸賈詡在列果幼安比肩之友乎非君不事非友不友介介然屢徵不至得聖人之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悌熙熙然言溫而貌恭得聖人之和幼安豈一節之士哉巢許隱於揖讓之朝達也夷齊隱於征誅之伐義也幼安隱於僭僞之世智也而義在其中矣達亦在其中矣

蜀志先主傳

讀史提要錄昭烈奔走閒關百敗而氣不懾頗有高祖之風所遇又厄其創業視魏吳較難然第一流人物爲其所得則千秋快事也惟纔得巴蜀卽自稱漢中王逮卽位武擔成都西北山名聞費詩之言意若有大不

然者。此其心昭然可見。倘時勢利便。得遂所圖。必不能恬然自守。以臣節終。所云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亦虛飾之詞耳。非其實也。武侯感三顧之誠。挺身而出。許以馳驅。論者謂得出處之正。顧其鞠躬盡瘁。星隕營前。原屬武侯之不幸。萬一山陽未禪之先。遂能馘操斬權。中原大定。伯仲伊呂者。將何以處之。此其際難言之矣。

後主任賢之誠

半舫老人曰。後主禪固非令主。然其任諸葛公。有足多者焉。攷諸葛治蜀。政尙清明。而後主不以爲嚴。事無大小。總決於己。而後主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後主不疑其偏。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匿宮闈。出師一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亦有爲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終孔明之世。任不少衰。此固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公不能得之於成王者。而得之於後主。後世但嗤其亡國之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過矣。

曹魏受禪

建安二十五年。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羣臣因表勸進。至是。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王丕。丕卽帝位。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爲山陽公。魏略云。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册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

一桓楮等勸進者一。尙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封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卽位。淮陰吳氏玉指曰：三代以後禪讓之事，創行於魏。雖心懷攘奪，而猶必貌爲遜讓。假諸臣之勸進，以掩其迹。又爲大書深刻，以遮蔽天下後世之耳目。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及受禪表，其文不載於魏志，然二碑皆在許州，今尙現存。蓋知其心猶有杌隉不自安者。至晉人師其故智，沿及五季，以天下位爲傳舍，亦不更作此舉動矣。趙耘崧曰：曹魏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倣之。此外尙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眞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吳公路曰：曹操追尊君后，無復臣禮逆節。已顯會其病死，故篡竊之惡漏在身後耳。

帝蜀不始紫陽

自陳壽志三國，而時之作史者，遂不知有漢。如王沈之魏書，魚豢之魏略，孔衍之魏尙書，孫盛之魏春秋，郭頒之魏晉世語，皆是也。獨習鑿齒不肯帝魏，而撰漢晉春秋，謂若以魏語代王之德，則不足語靖難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敍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於是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而公道始申。惜其書久亡，其目五十四卷，徒見諸唐藝文志而已。以司馬溫公撰通鑑，居洛十五

年成書三百五十四卷。而又有劉貢父、劉道原、范淳父爲之襄贊。卒不能自拔於陳壽諸人之外。卽歐陽永叔論正統。仍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而蘇子瞻又作正統論以駁望之。非不往復明確。然未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自是承其謬者逾九百年。至廣漢張敬夫、撰經世紀年。始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其下。廬陵蕭常、撰續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迄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成帝紀年表列傳。而吳魏皆別爲載記。然後千百年是非之公。蓋然復正。此皆前乎紫陽而以章武接建安者也。

仲達奸過魏武

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懿恬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爲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翦除之而後已。而懿固恬然無恙也。則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有懿更能玩弄操。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爲第一。曹爽乳臭小兒。乃欲班門弄斧。真可笑也。夏禮谷云。

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宰相房元齡等修。卷首題太宗御撰。貞觀中。太宗以何法盛等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

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尊之、元齡、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今太宗御製集、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故曰制旨、而總題其書曰御撰、四庫、簡明目錄曰、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工文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以駢體爲譏、猶未中其根株之說也。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中姓名相同者、視諸史爲較多、李仁卿謂有四王沈、一見列傳第九卷、一見文苑傳、一爲劉聰中常侍、一爲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三孫秀、一權弟匡之孫、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奔晉、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一見潘岳傳、一伏波將軍孫秀、卽勸周處謂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三劉允、一爲江州刺史、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一輿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三王鑒、一見列傳四十一卷、一爲劉聰尙書令、一爲苻堅將、救袁瑾於壽春者、三張茂、一爲涼州牧張軌之子、實之弟也、一見丁潭傳、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號會稽三康、一見石季龍傳、二張華、一見列傳第六卷、一見慕容德傳、時姚興拘慕容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二徐邈、一與宣帝同時、一見簡文宣鄭太后傳、二韓壽、一賈充壻、一慕容廆別駕、二王渾、一見列傳十二卷、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卽戎之父也、二李陽、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嘗與爭麻池、相毆擊者、一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溫嶠

軍食盡。陽說陶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二胡威。一見良吏傳。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畱尙鎮姑熟。二孫登。一見隱逸傳。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註老子。行於世。仕尙書郎。二解系。一見列傳三十卷。一見陶璜傳。九真太守董元勇將。二王興。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衛王興入殿。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興乃收倫。一成都王穎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興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被執。其黨斬興降。二劉毅。一見列傳十五卷。一見五十五卷。二王愷。一見外戚傳。恂之弟。卽與石崇競侈靡者。一見會稽王道子傳。二王濬。一見列傳十二卷。一見王鑒傳。鑒之父也。三王修。一濛之子。善隸書。爲琅邪王文學。一見石勒傳。一劉裕畱子義真守長安。使王修。王鎮惡。沈田子輔之。二王祥。一見列傳第三卷。一季龍子。二劉裕。一元海子。封齊王。後爲呼延攸所殺。一討桓元者。二王瑜。一爲李勢中書監。一含之子也。二盧志。一欽之從孫。見欽傳。一爲劉聰弟。又太師。爲聰所誅。二劉宣。一元海從祖。元海卽王位。皆宣之謀。一見劉聰傳。二劉宏。一見列傳三十六卷。一挾左道惑衆。見張實傳。二王衍。一見列傳十三卷。一石鑒時爲侍中。二王敦。一見列傳六十八卷。一見李特傳。二周撫。一訪之子。破范贄。斬蕭敬文者。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者。二王皮。一劉聰時爲大將軍。一秦丞相猛之子。二文鴛。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一見段匹碑傳。二張駿。一涼州牧。卽軌之孫。實之子也。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二王遐。一見外戚傳。卽簡順皇后之父。一睢陵公祚。

曾孫仕至鬱林太守。二高柔。一宣帝時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一見王浚傳。二王濟。一見列傳十二卷。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二段勤。一鮮卑人。初附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於釋幕。始降。一常山樹根下得瑤璧。儁遣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二郭敬。一見石勒傳。一見苻健傳。二王述。一洪之孫。承之子。坦之父。一遐之從子也。二郭文。一見隱逸傳。一見呂光傳。二王澄。一字道深。京陵公。渾之子。驃騎濟之弟。一字平子。平北將軍。乂之子。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荊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爲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爲恭帝。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見廿二史劄記。

晉書五行志

敬齋古今註曰。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

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晉官品占田之制

傅莫菴曰。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占四十五頃。第三品占四十頃。第四品占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唐宋猶有官品限田之法。

晉不徙戎之憾

溫陵黃遠公。謂徙戎之議。郭欽言於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移邊地。惜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於惠帝之朝。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豈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復事乎。使羊祜尙存。必有說以處此。當不至五胡之亂如此其甚矣。

王導非純臣

楊升菴曰。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蓋非朝夕。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瓘言於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全。導之於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兇孽。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

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瓘。終也不能如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旣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己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曾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茂宏。駕疴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曾若思之峯峽。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於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如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又曰。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叛。導懼。勸帝大赦。首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

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用併及之。按唐人有言。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而晉書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提挈三世。始終一心。宜稱仲父。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疎。以致物情解體。轉以激變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何以爲史筆哉。

以牛繼馬之誣

晉書元帝紀。三國時。張掖郡水湧。寶石負圖。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深忌牛氏。會有將牛金者。懿以鳩酒斃之。至是。恭王妃夏侯氏適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帝。夏醴谷曰。牛繼馬後。晉元與呂贏並稱。非其實也。當時晉屬正統。元魏爲割據。魏收作魏書。欲以正統屬魏。而黜東晉。故傅會沈約宋書。爲牛吏夏妃之說。以蠱之耳。夫邯鄲姬歸異人。期始生政。其爲嬴氏明矣。乃六國忠憤遺臣。從而呂之。直痛恨無道秦耳。晉何辜哉。按唐元行沖。謂元魏昭成帝名韃。繼晉受命。斯卽以牛繼馬之應。其說似近。正可從。行沖著魏典三十卷。楊升菴曰。今通鑒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

祖逖劉琨陶侃溫嶠

周伯仁新亭流涕時。王茂宏之語非不壯也。然自是而後。諸公從容江左。未聞舉北伐之師者。祖士雅以司州一主簿。請命出師。申討賊之大義。遂乃信孚羣盜。威懾驕虜。挈河以南地。復還晉土。材略偉矣。使朝廷獎其忠勤。寄以專閫之任。則恢復之功。旦夕可期。乃國難方興。主威已奪。功之不成。天也。劉越石鎮并

州。撫循勞徠。流民安輯。當七州俱陷之餘。仗義孤城。力爲楮柱。讀其疏。至聰勸不梟。臣無歸志之語。慷慨激烈。發人壯志。與祖士雅渡江繫楫。誓清中原。無以異也。乃因段末柸之間。卒致困斃。亦可悲已。陶士行值清談廢事之時。能以恭勤砥柱中流。風習爲之一變。在鎮四十餘年。功績甚著。獨其處蘇峻之亂。見義不勇。向非溫太真以大義激之。必不能戎服登舟。以赴君父之難也。此固不能爲賢者諱。溫太真僞結王敦。實具苦心。其以手板擊錢鳳幘。妙用尤爲不測。至一定王敦之難。再定蘇峻之難。洒泣登舟。直以身任安危之意。其與陶侃書所云。事濟則臣主同祚。不濟則灰身以謝先帝。義氣凜凜。使人激發。絕裾之罪。或可從未減與。見讀史提要錄。

陶潛傳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乃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齎酒半道要之。潛便引酌野亭。宏出與相見。潛亦不避。歡宴窮日。宏要之還治。遂乘藍輿至州。言笑賞適。恬如也。元牟獻之曰。名暉。蜀陵陽人。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逆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王宏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宏爲吏部尙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媿。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

一王宏哉漁洋司寇謂此論前人所未發。

淵明非陶侃曾孫

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詞。夫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於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於服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考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偕九人。附見於侃傳。若茂亦侃子。則旣見於潛傳。又嘗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反不見於侃傳何也。或又以命子詩一篇。詳述長沙勳德。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勳業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也。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於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辨而知者矣。見洪稗存更生齋集。

蠡勺編卷十一

兩晉雲擾諸國

唐太宗晉書載記序云。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先是自烏孫以四至。至安息諸國。皆畏匈奴而輕漢。甘露三年。呼韓來朝。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塞願永為藩蔽。并禦北虜。事下公卿。議皆以為不可。許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令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自單于入居西河。種類益東。并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自單于入居西河。種類益衆。皆居晉陽。郭欽騰牋於武帝。太康二年。郭欽疏言。宜及平吳之。江統獻策於惠王。水照九年。江統預知。以晉時朝。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咸寧五年。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淵字元海。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永嘉二年。劉淵僭帝。以其子聰為龍驤將軍。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晉之禍。夷居中。中原劉淵一倡。并雍四起。自長。胡人利我艱虞。分鑿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水興元年。陽稱帝。子和嗣弟聰弒之。自立。遂攻晉。弒懷愍。子榮嗣。斬準。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石勒。羯也。大興二。冀之族弟劉曜盡殺斬氏。自立。改號趙。子熙嗣。為石虎所滅。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石勒。羯也。大興二。上黨子宏嗣。石虎弒之。盡殺勒種。而自立。遷於鄴。子世。張氏先據河西。張軌。安定夷也。仕晉。據河西。追寶嗣。兄暹弒之。弟鑒復弒暹。自立。時石祗又僭帝於襄國。張氏先據河西。張軌。安定夷也。仕晉。據河西。追寶嗣。兄暹弒之。弟鑒復弒暹。自立。時石祗又僭帝於襄國。

子實嗣弟茂體之臨終囑其姪駿世守忠順駿立有勸稱王者駿不聽子重華嗣曠是歲自石勒後三十
 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而自立改號魏為慕容儼所滅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
 前秦蒲洪氏也以譏改姓苻稱三秦王子健嗣據長安僭帝苻登僭帝於隴山姚興弑之苻崇又僭帝於滻
 中為乞伏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王遷龍城子儁嗣苻登僭帝於隴山姚興弑之苻崇又僭帝於滻
 乾歸所滅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王遷龍城子儁嗣苻登僭帝於隴山姚興弑之苻崇又僭帝於滻
 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垂僭帝於中山子寶嗣慕容麟弑之慕容盛殺麟自立盛
 又遇弑而立垂子熙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慕容冲亦魏子也太元十年僭帝於阿房韓延弑之推
 馮跋弑之高雲篡焉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慕容冲亦魏子也太元十年僭帝於阿房韓延弑之推
 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城弟乾歸稱秦王遇弑子熾嗣熾未繼之為叔連定所滅後一年慕
 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涼呂光略陽氏也初臣苻堅天元十二年自稱天王據姑臧傳
 滅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慕容德亦魏子也隆安二年稱燕王尋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
 南涼秃髮烏孤鮮卑別種初臣呂光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據廣武段業據張掖稱北涼沮渠蒙遜盧水
 隆安元年起兵推段業為涼州牧尋弑之遷後三年李元盛據敦煌稱西涼李嵩龍西人也段業之臣隆
 姑臧自稱西河王子牧健嗣為拓跋燾所滅後三年李元盛據敦煌稱西涼李嵩龍西人也段業之臣隆
 子欲嗣弟恂繼之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譙縱見列傳之後二年
 為沮渠蒙遜所滅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譙縱見列傳之後二年
 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勃勃亦匈奴也初事姚興義熙三年稱天王於朔方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
 龍稱北燕馮跋弑慕容熙又殺高雲自立為北燕跋卒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材華

彝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僭竊諸國。端緒紛煩。惟唐太宗皇帝序言得其大要。用刺記之各紀本末。為明哲也。

雲擾諸君多文學

晉載記。僭偽諸君。非中國人。亦多文學者。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為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即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即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乃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堅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為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

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龜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賦詠。王尙、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見甌北劄記。

慕容恪王景略

慕容恪近乎王。王景略近乎霸。恪頗得諸葛孔明意。景略已不亞龐士元矣。當六朝時。英雄輩出。在南則桓溫、劉裕。在北則劉淵、石勒、苻洪、姚襄、慕容垂、拓跋珪、高歡、宇文泰。皆有蓋世之才。而不善用之。卒之弑君篡國。塗毒生靈。無所不至。惟此二人者。爲能自愛其才。而以劉淵、石勒諸人之所爲爲恥。故建功立名。酬其夙志。亦庶幾始終皎然。無復瑕類者。恪身分尤高。託孤寄命。大節不可奪。其諸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景略差覺發揚蹈厲。唐宋而後。如姚元之、張乖崖。猶爲近之。

慕容廆張茂段匹碑

高沙夏氏曰。晉之渡江也。國勢如累卵。幽、并、青、兗、雍、豫。皆爲敵所據。衣冠華胄。相率投降。各鎮亦擁兵自固。坐視陸沈。未聞有勤王之舉。惟前燕慕容廆在遼左。前涼張茂在涼州。皆開關萬里。浮海越山。稟承正

朔不改初節。段匹磾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後爲石虎所執。挫抑百端。終不見屈。秉持晉節。以至見殺。此三人者。忠貞之志。可貫金石。中土士對此。不當愧死耶。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本紀列傳七十卷。志三十卷。齊太子家令吳興沈約。於永明中。兼著作郎。奉勅撰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有上及太康者。上及黃初者。更有上及永平者。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獨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實甚矣。甌北趙氏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闕。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之所補也。自註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鄙濩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其於爰本稍有去。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可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本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帝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以爲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之所刪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

此之易也。自註徐爰傳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宜力爲功臣之斷于
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爲斷詔曰項籍聖公續緣二漢前
史已有爰例桓元傳宜在宋典餘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爲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爲
如爰議是可見爰舊本體例也宋諱乃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爲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
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於此而推之。自註何尙之何偃之父也乃偃傳在五十九
道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
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孤城憲悉力拒守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
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
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檀道濟
等不敢救乃陷於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
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
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
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於妃妃以告濬遂

促成元凶劬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疏漏。而八志中卻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見陔餘叢考。

宋高祖晉之曹操

劉寄奴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爲當世所推。真一世之雄也。討桓元。破盧循。滅燕滅秦。皆自專征伐。不待詔命。雖功業燦著。而無君之心。行道皆知之矣。魏崔浩曰。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德宗晉安帝字也。後果令王韶之縊安帝於東堂。恭帝雖立。未幾。篡廢之爲零陵王。以兵守之。復置之死地而後已。則操懿之奸亦未至此甚者。

諒闇生子

宋文帝卽位後。生元凶劬。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劬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旣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劬焉。見宋書二凶傳。徐健菴曰。服內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稍有人心者。莫不以爲不可。唐律居父母喪生子者徒一年而明太祖乃獨去之。論者謂商之帝辛。宋之元凶劬。明之武宗。皆服內所生。故終至悖戾而傾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古固有之。要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於名教。并且貽禍於邦家。亦可爲世之殷鑒矣。明祖因己之多欲。反詆古禮爲不情。見孝慈錄序於是律文亦刪去之。而世之蕩軼禮法者。益放縱而不可禁矣。公羊子論喪娶。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愚於服

內生子亦云。

齊書

會南豐上南齊書表言八紀十一志。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中分禮二天文二州郡二故云十一。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亦言五十九卷。而梁書子顯本傳稱六十卷。豈子顯嘗爲自序附入後乃削之耶。先是建元二年置史館命檀超江淹掌其職。功未就而超卒。淹乃撰成之。是齊舊有國史也。又有豫章熊囊著齊典。吳興沈約著齊紀。吳均著齊春秋。俱見各本傳。則子顯之書亦本諸家之舊成之耳。子顯豫章王嶷之孫。史稱其恃才傲物。卒諡曰驕。其自序有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唐勒宋玉梁之嚴鄒。嚴安鄒陽前漢梁孝王客。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故南豐謂子顯之於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體益下。況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也哉。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

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見陔餘叢考。

齊書類敍法

趙耘崧曰：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櫟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十二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敍，尤爲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敍數人，如褚澄傳敍其精於醫，而因敍徐嗣醫術更精於澄。韓靈敏傳敍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覩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尙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尙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又曰：類敍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敍當時清名之士，紀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敍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敍李傕、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敍閻柔、鮮於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敍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稽康等。衛覬傳後，敍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敍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此本古法也。齊

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滕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并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遜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通鑑無鬱林紀年

李敬齋曰。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鬱廢之。鬱即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鬱林改元隆昌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鬱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鬱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鬱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海陵改元延興於十一月。鬱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鬱志耳。然槩諸子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鬱志。而置踰年之君於無人之地。寧不爲史筆之累哉。

梁書文倣班馬

梁書五十六卷。貞觀三年。姚思廉原名簡以字行受詔與魏徵共撰。先是。思廉之父察。爲梁史官。嘗修梁陳二史未成。以屬思廉。至是。乃推父意。又采謝朓。顧野王等諸書。成二書。以卒父業。徵惟著總論而已。趙甌北劄

記。謂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尙駢儷。卽序事之文。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敍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敍鍾離之戰。康絢傳。敍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潔。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廉父子爲不可及也。世知六朝之後。古文自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隋之間哉。史稱察至孝。有人偷鑿。學藝優博。操行清修。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梁書編傳失檢

趙甌北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敍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卽敍於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爲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爲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爲帝者。而以其子係之。已屬位置失宜。旣係之於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敍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敍入。總爲太祖九王。乃以其沒於齊朝。遂不爲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

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爲太祖五王。懿陽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爲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於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爲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礙也。姚思廉修梁書時，已朝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韋叡六朝之冠

南史普通元年，梁車騎將軍韋叡卒，諡曰嚴。楊氏慎曰：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謂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而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陳書隱諱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卷。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父察，爲梁陳史官，錄二代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又未就而察死，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始上之。趙甌北曰：陳書於武帝之進

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仿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特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卽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自註見南史本紀旣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卽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自註南史昌傳謂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爲宣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於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盜。殞於車中。亦隱約其辭。不見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劉師知爲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遶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自註見南史此則師知弑逆之罪。上通於天。何得曲爲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敍其議大行靈前。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衍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爲迴護耶。又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畱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著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於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於陳武。書中并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於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於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於陳。當

其不仕寶應。尙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於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協同官於陳。入隋。又與蒞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贍狗。而爲之立佳傳也。南史於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勸寶應書。又無識之甚矣。

陳高祖政尙寬簡

鄭元慶芷畦曰。陳霸先以疎逖外臣。三年之內。輒遷梁祚。寧有殊智巧哉。直以義師討賊。急君父之難。庶幾有慷慨風烈耳。且誓不殺一人以代梁。故子孫入隋。亦不遭誅戮。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此也。改玉以來。又能奉身儉約。爲政寬簡。具倜儻服衆之才。明孤虛遁甲之術。過舉甚少。惟不任宰相。萬幾之衆。獨委其事之武夫五六人。刑政百未一舉。躬蹈捨身。而致絕嗣。位歸兄子。事佛何益。其亦梁武之儔與。

南北史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崇賢館學士鄴人李延壽撰。延壽父大師。隋渤海郡主簿。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諸史詳略訾美失實。思擬吳越春秋編年刊正。未就而卒。延壽旣數與論撰。乃追成先志。以馬遷體例。總序八代。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二百四十四年。又四十四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爲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凡一百一十七年。作本紀十。列

傳七十。爲南史。唐書本傳。稱其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原書遠甚。其進表略云。北朝自魏而降。南朝自宋以還。史牒之同異繁多。非修明何以示勸。臣幸生景運。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一十六年。鳩遺逸以廣異聞。編別代共爲部秩。雖疎野遠慙先哲。而披求所得。竊謂詳盡焉。故是書刪繁補闕。兼綜條貫。卓有可稱。倘更去其襍祥。談嘲諸瑣屑。而復采各書之志。以分入其中。斯爲完史矣。

北魏

北魏。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傳至毛始大。毛傳二十七世。至什翼犍。會苻秦來伐。部落分散。犍孫拓跋珪。北方謂土爲拓。謂后曰跋。因以爲氏。至孝文帝宏。又改爲元氏。復自立爲代王。遷都平城。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僭稱道武皇帝。廟號世祖。改國號曰魏。百度修舉。衣冠文物之盛。煥乎可觀。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同屬快舉。然坑之亦太過。孝文時。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既使游僧不得自由。又可隱杜姦究。此可爲後世法。傳十三世。計一百五十年。至後廢帝朗。以疎遠。遜之高歡。歡立孝文帝宏之孫修。尋爲歡所逼。奔依宇文泰。自是魏土裂而爲二。宇文泰奉孝武帝即修。又入長安。是爲西魏。高歡別立孝靜帝。名善。見。都鄴。是爲東魏。其後西魏禪於周。東魏禪於齊。與江左數世易主。若出一轍。蓋東魏一世止十七年。自修出奔。歡立善。見於洛陽。篤好文學。從容沈雅。究無補於敗亡。既禪位高洋。未幾被弑。時梁大寶元年也。西魏三世。計二十二年。自修出奔。軍國大事悉歸宇文泰。泰弑修而立

寶炬凡十七年傳欽凡二年及廓凡三年復爲宇文泰所弑。卽爲宇文覺所滅。時陳永定元年也。

高允清介

夏醴谷曰。高允好切諫。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後乃爲中書令。魏主親幸其第。惟草屣數間。布被縑袍。廚中鹽菜而已。清介之節。爲游雅所推。其薦舉賢才。無閒新舊。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元魏諸臣。當以允爲第一。南朝亦無其匹。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處尤不可及。郭公積笏滿牀。吾不以彼易此矣。

崔浩國書

崔浩奉詔撰國書。成三十卷。高允嘗謂其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是浩之作史。亦如魏收之所爲矣。不僅暴揚國惡也。時太史令闕滿。郗諂皆諂事浩。請立石以彰直筆。於是北人無不忿恚。舉相譖浩。以爲暴揚國惡。浩被族誅。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族。高允亦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爲。入請赦允。及允見上。自言浩所領事。總裁而已。其閒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欲誅之。太子爲解。允又曰。臣罪當族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宥其生耳。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半舫夏氏曰。載筆記言。固當據事直書。以存史體。然誼關君父。詎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直播其惡而無所忌者。不幾以證父攘羊爲董狐耶。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世不以爲諛也。浩但知賣直。其嬰滅族宜矣。至允不受太子指導。直任其罪。且云著述臣多於浩。眞人情所

難。其後魏主復謂太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者矣。夫太武不嫌其忿而轉爲數千人幸，固不失爲賢主。若允則惟不自恤其死，乃能救人之死，仁人之言，所全顧不大哉。

北齊

北齊高洋，懷朔人也。其七世祖隱，爲晉元菟太守。因世居之，父歡。神武帝稱仕魏，誅爾朱氏，執國柄。兄澄，追稱文，爲盜所殺。洋卽遷魏祚。宣帝稱文因三方鼎峙，繕城郭，修甲兵。宇文泰見其軍容整肅，歎曰：高歡不死矣。僭位後，自矜功業，沈湎酣歌，未幾暴卒。帝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爲幾年天子？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後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命邢邵爲其子制名，擬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死，兒其不能立乎？此天也。他日，謂弟演曰：奪時勿殺，殷立。廢帝稱不一，年演果殺之自立。孝昭帝稱止兩載，遇暴疾，傳弟湛。廢帝稱武湛因彗星見，傳子緯。後主稱縱侈敗度，邊塵告急，挈嬖竄身，國事付之幼子恆。幼主稱周師追迫，卒赤其族。北齊起於高歡，盛於高澄，南洋篡魏，傳六世，僅二十八年，并於北周，而北齊亡。

始用士人爲縣令

後主緯天統二年丙戌，綱目書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游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北齊後主

後主緯為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與陳之奈何帝相彷彿。陳後主窮極奢侈。蔣山叅鳥鼓翼而稱奈何帝。又宮婢封郡君。奇矣。馬稱儀同。雞號開府。則更出人意表。迨平陽已陷。馮淑妃請更獵一圍。禽荒色荒。兼而有之。為周所滅。不亦宜乎。

北周

北周宇文覺代郡人。其始祖葛烏兔。有孫普回。得黃帝玉璽。建國號宇文。北俗謂天子為宇文。又因以為氏。十三世生泰。仕魏。進封周王。僭追稱文帝。子覺嗣位。年十五。從兄護移魏祚授之。僭稱孝閔帝。自恃強果。欲圖殺護。卒為護弑。護既弑。覺立。覺之庶兄毓。僭稱明帝。而大權仍總於護。毓苦護逼。當易簣時。舍子立弟邕。僭稱武帝。邕遂能誅護。報兄讐。以正王法。而又尊儒術。斥異端。省妃嬪。崇節儉。武帝智深勇沈。屬精圖治。既親率六軍。儉蓋懸用。生聚教訓。之法。每飯不忘齊也。數年之間。平齊土而擒高緯。亦英主也。子贇為世子時。已多失德。及嗣位。僭稱宣帝。極意逞志。自號天元皇帝。兇暴弗堪。傅子闡。僭稱靜帝。僅七歲。后父楊堅廢之為介公。尋弑之。宣帝崩。劉昉等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及堅索符璽。其正色呵之大節凜然。按之儀之推弟也。自宇文泰握魏柄二十餘載。至子覺僭位未久。兄弟被弑。歷五世。止二十五年。族滅于隋。

北周制度近古

讀史提要錄曰。北周制度頗近古。蘇綽亦閒世異才。其請作府兵。復官制。皆井井有條。今之論府兵者。咸以爲李唐之制。唐書。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兵散於府。耕於野。而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不知始於綽所建議也。農隙講武。猶有三代遺意。

宇文護自衛

夏氏之蓉曰。宇文泰駕馭英雄。致有遠略。及臨死。託孤宇文護。遂致二子被殺。幸立武帝。能除之耳。蓋宇文泰之爲賊。與高歡不同。歡明目張膽。公然作賊。泰卻藏頭露尾。猶若顧畏名義。未弒君之先。泰正也。歡於歡矣。至護則純任竊直。殊不似有篡奪之心。使護而欲篡。當日自可以不立覺。即立覺之後。亦自可以不立毓立邕。其所以迭弒二君者。正恐我不圖。人人將圖我。自衛之計爾。

西魏北周不建號

西魏拓跋氏。自廢帝欽及恭帝廓。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稱天王。但紀元年二年。不設號。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禪代之後。亦因之。至明帝毓三年。用崔宣猷奏。乃從之。建號武成。是自魏末壬申。梁祖承聖元年。至周初己卯。陳高祖永無年號者。凡八年也。

蠡勺編卷十二

隋書

唐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後將何傳焉？高祖以爲然，乃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部主事魏徵、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給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撰，歷年弗就，罷之。太宗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乃以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趙宏智等同撰，書成，貞觀十年，上之。鄭樵通志略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諸書是也。然亦隨其所長而授之，未嘗奪人以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之徒，博通古今，于李之徒，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而隋書尤詳明也。

隋書十志

隋書八十五卷。唐秘書監魏徵、顏師古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蓋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魏文貞以南北齊梁陳魏周各朝之掌故。或闕而不書。或書而不詳。故僅述之。而獨編入隋書者。位置之體宜附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劼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尙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周隋。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天律文

隋處周陳之異

隋文篡周滅陳。撫有華夏。以周書考之。凡周文帝、節閔帝、明帝、武帝、宣帝子孫。以次誅殺殆盡。其宗室內。惟宇文洛以疎屬年幼。得封介國公。以為隋賓。未幾。又斃之。于是宇文氏之宗族略無在者。至于陳。不惟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慎。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于宇文氏則盡殄之。于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以婦翁之輔政。遂安坐而換帝位。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迴等之起兵匡復者。時尉遲迴、宇文貴、石慈、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皆稱匡復周室。不

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爲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敍用。由是並爲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無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固天道之不爽者。且切運將終。殺氣漸滅也。其後隋煬子孫亦無遺種。惟齊王暕。後歸于唐。官尙衣奉御。楊氏僅延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與周同姓。陳有一遺腹子。愨隨蕭太后入突厥。非同宗之字。文化及以斃之。天道好還。豈不顯然可據哉。見趙陝北割記。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寧紀年。而煬帝之被弑。轉書于義寧二年之內。陽湖趙氏以爲天下共主。一日尙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爲南北朝結局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如出一轍。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手宇文化及以報之。蓋堅篡周之初。卽盡滅宇文氏之族。此特爲李唐驅除難耳。亦南北朝一大結局也。

竇建德有王者度

王阮亭曰。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夏醴谷曰。煬帝被弒。赫然與師擒化。獨伸大義。高祖太宗有愧色矣。漢高爲義帝發喪。不過假此以動人心。隋兩世爲天下主。煬固不道。文之澤猶在人。建德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此言較漢高之告諸侯。誠僞不可同年語也。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願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願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李密每失事機

大業十三年。密攻東都。入其郛。移檄郡縣。數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書罪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語。明年。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忽又奉表降隋。高沙夏氏曰。與前數罪之檄。不自相矛盾乎。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洪客才氣不在李衛公下。知神器有歸。卽深藏不見。自處尤高。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于無成。天下遂爲唐有。

徐文遠相時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性方正。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唐創業起居注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藝文志作三卷。工部尙書晉陽温大雅撰。所載自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陳振孫謂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爲明白洞達也。愚按阿摩罪浮于桀。使唐之君臣早聲其大逆不道。而舉兵討之。以快天下之人心。庶幾乎自毫之載矣。乃不倡弔伐之義師。而狙篡竊之故智。必立幼君。加殊禮。然後取焉。使一代之興。名義之正。且不得如漢高。此昔人所以謂有撥亂之才。而無反身之學者也。惜哉。

新舊唐書

長洲沈文愨公曰。撰唐書者本非一家。刪吳兢舊本而成者。出于韋述。至石晉時。因韋述本增損之。爲舊唐書。宋仁宗朝。奉詔刪定。名新唐書。二書之成。皆不能無失也。舊書繁略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澂之死難。而概之以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概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

而列之隱逸。一楊朝晟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爲紕繆。宋時更修。宜矣。而新書于魏慕之相。志以爲十一年。傳以爲十五年。陸晏洪之將。紀以爲陸晏洪。傳以爲陸景洪。膠東王道彥等。紀以爲降封郡公。傳以爲降封縣公。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二十一人。此亦牴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于五代。干戈文氣卑陋之時。其采擇推考。援據難于精確。新書之成。共十有七年。而歐陽修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歐公詳改。歐以宋公爲前輩。竟不易一字。夫是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書藝文志之雜

李仁卿曰。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困稱陳雷風俗傳三卷。困稱漢人。後以避難改姓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與。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

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元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元真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夫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靜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乎、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城王文簡曰、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按巨川學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君建、昭宗幸華、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又李商隱爲黨人所惡、乃李宗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爲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爲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新書告成之難

王阮亭司寇古夫于亭雜錄曰、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周少卿、張尙書、余尙書爲纂修、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趙龍圖、疑、宋集賢、次、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曆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外補、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

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曆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

唐書糾繆

宋仁宗慶曆間。嘗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唐史。久而未就。至和初。復命翰林學士歐陽修撰紀志。端明殿學士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曾公亮提舉其事。閱十七年而成。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增志三。增表四。共二百二十五卷。論者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固不足傳。而新書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略。猶未失爲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焉。聞置局時。同僚卽相約曰。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其始立之法已鄰非善。故唐子西、劉器之皆嘗詆之。而成都吳縝遂撰糾繆二十卷。序言其失有八。因摘謬誤者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于朝。詔聖元。年上之。又王明清揮塵錄。嘉祐中。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書成。乃指摘其瑕疵。是其意本欲洩憤懣之私。未必可盡云公是。然以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新書實不能無過求簡淨之失。當進呈時。仁宗卽有旨。謂舊唐書不可廢。乃其時敍列十七史之目。仍止收新書而無舊書。則以新書爲本朝所修。而景文文忠二公手筆。亦遠過天福諸賢也。

府兵原委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按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旣定。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衛六人。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所類反。與帥同。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悉上兵部更番給役。視遠近爲差。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此歷安史之亂。而彍騎爲藩鎮矣。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

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布列天下。故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所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見文獻通考。

節度使始末

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特使帶節者。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名官。自賀拔始。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制節度使矣。趙氏翼曰。唐中葉。每以數州爲一鎮。名方鎮及藩鎮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旣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于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旣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王侯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憂。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交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畱後。以邀命于朝。其始爲患者。祇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于藩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于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太宗念切賢臣

洪穉存曰。余讀新唐書馬周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魏徵傳。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尙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

篤終將相陪陵詔

册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祕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烏崧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按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觀此。則太宗之眷意功臣。益見矣。

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蓋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三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殆如夫子與賓牟賈論武樂所後號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謂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之類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半舫老人曰。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邳惲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于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譬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佐其變。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蓋高祖命徵爲太子洗馬。則爲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予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李衛公告獄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徵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

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僞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房杜相濟有成

漳浦藍玉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蒞醢間。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若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使天假之年。如晦四十六卒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平高麗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忿蓋蘇文之弑逆。銳欲討之。卒不能克。高宗時。蓋蘇文已死。乘其隙。遣李勣。薛仁貴。大舉滅之。收其城百七十有六。厥功偉矣。丹徒王夢。以爲受俘之日。當斬蓋蘇文子男建男。產于昭陵。以快太宗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蓋蘇文弑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藏。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蓋蘇文長子男生。姑念其有請兵嚮導。

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于遐邇矣。奈何利其封疆。覆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并列顯榮于中國。刑賞之義何居乎。蘇文親爲弑逆。罪通于天。男生雖有功于唐。亦不得而議減也。況男生兄弟相圖。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爲自救計耳。旣爲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爲唐室之功臣。免死足矣。他何及焉。

薛仁貴免死除名

讀史提要錄。薛仁貴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願以不卽重誅爲失刑。夫勝負兵家之常。倘一不捷。卽以棄干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陰岳忠武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按仁貴每戰必克。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而突厥入寇。召還。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稍盞見之。虜驚顧下拜。尋解遁去。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爲敵人所畏懼。卽國家之輕重繫焉。願輒爲罷棄。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長城爾。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卷。楊升

卷謂仁貴周易新註本義四卷。與此徵異。殆名將之能文者與。

蠡勺編卷十三

武后本紀之非

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沿史記漢書呂后例也。唐史館修撰沈既濟嘗有言曰。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耳。無遷鼎革命之事也。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天命未改。則武后安得立紀乎。宜范淳父撰唐鑒。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事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用既濟之言也。唐書不能有所裁酌。而立紀與中宗同卷。不幾民有二王乎。又直齋書錄。有唐則天實錄二十卷。題吳兢撰。陳振孫謂武氏罪大惡極。固不當復入唐廟。光武以呂后幾危社稷。不令配食高廟。特識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是武氏不應有實錄。而正史又何可有本紀也。又神龍元年。武氏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思善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毋亦以武氏不當合葬。故爲是委婉之詞與。

武后改月之謬

唐曆志。武后自永昌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

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是以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孔子有言曰。行夏之時。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猶未盡協敬天勤民之道也。而秦始皇二十六年。乃以十月爲歲首。事不師古。剛復自用。紫色蛙聲。後先一轍。

武曌狠于呂雉

夏醴谷曰。當高宗立武后時。褚遂良以死爭。其對上語。慷慨激烈。凄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立武后詔可謂廉恥盡喪。古今來寧有是事哉。蓋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殺一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略有圭角者。卽行剪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于死。皆僅也。世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爲何物矣。

綱目用武后紀年

癸辛雜志曰。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以爲唐已經亂。遂有嗣聖等二十四年之號。但于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而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

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周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也。

石淙倡和詩

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陽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巖。按金石文字記，尚有給事中闕徐彥伯、右玉鈐衛那將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朱竹垞檢討、武后是遊，新舊書本紀均未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又按別有秋日宴石淙序，張易之撰，闕年月，在石淙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當北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耶。見漁洋山人跋唐詩小補。

帝在房州

全紹衣曰：唐沈既濟駁吳兢史，兢撰則天實錄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范氏祖禹撰唐鑒，書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號並不用。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

諸侯之託于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密。予則謂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于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故中宗之廢也。當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當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

狄梁公亦邀天幸

藍氏鼎元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于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張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仁傑年七十一。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孫之翰論改元

孫之翰，名甫，蜀人，著有唐論。楊升菴稱其筆力在范祖禹之上。中宗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氏，迎相王入輔少帝。名重茂，中宗四子，爲韋氏所立。已而睿宗卽位。卽相王且，隆基爲皇太子。未踰年，卽改元景雲。之翰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論曰：古之人君繼體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剖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強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誠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奧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會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變。彼闕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張九齡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李長源近張子房

鄴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留侯同揆。柳玘稱兩京收復，泌謀居多，其功勝魯連、范蠡。至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皓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新書本傳亦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

人爾。漳浦藍玉霖曰：李泌，王佐才也。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僊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也。

將相廚食之侈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常例。其後乃至每遣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例。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爲相，始罷之。王文簡曰：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使商賈因以爲利，政體之謂何？贊皇固賢人，而裴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也？又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于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于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左右教坊

文獻通考言：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謂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已。開元二年，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雅錄云：梨園在光化門北。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

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夏醴谷謂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禍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睿眞沈后傳之謬

代宗沈后。德宗母也。陷賊。不知存亡。建中興元閒。屢求不獲。憲宗卽位。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久。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卽以其日爲忌。從之。乃先令造禕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毛西河曰。此亡于禮者之禮也。大抵魏晉六朝。多遭喪亂。故賀循。庾蔚輩。每彷彿曾子問。劇言變禮。在唐時。作通典者。專引其語。此特其一耳。緣代宗沈后。在天寶末。當安史之亂。流散洛陽。距憲宗卽位。已六十餘年。卽其子德宗大行時。亦在位二十一年。壽六十四而崩。猶未議及此禮。必又越順宗至憲宗。而始發哀迎廡。作主祔廟。原不可解。然約計其年。已逾八十。與庾氏中壽之語略合矣。乃唐史沈后傳。反云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並不知其年當從何數法。則荒唐殊甚。然且此時憲宗承順宗後。其所云大行皇帝啓攢者。順宗也。乃又云大行皇帝至孝。曾于建中時立奉迎使。遍訪太后。則建中係德宗年號。一似此大行不指順宗。指德宗者。天下有信史而大行皇帝尙不知誰屬者乎。

劉蕡策切過江都

漳浦藍氏曰。賈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概緩而不切。賈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尙盛。賈親見憲宗敬宗之旣。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賈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賈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賈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賈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唐年補錄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天福五年。詔戶部侍郎張昭遠。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及緯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緯念武宗之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以成此書。始會昌。終天祐。雖論次不無闕誤。而事迹粗存。實有補于史氏也。按唐之國史。藏興慶宮。本極詳備。唐書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安史之亂。悉遭焚逸。天寶而後。存者僅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耳。廣明亂後。愈益散亡。自高祖至代宗。尙有紀傳。德宗止存實錄。武宗以下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賴緯輯成是書。故會昌以後紀傳。多爲緯所補綴。是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爲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力爲著。而遐蒐博

采網羅遺軼，是書所係，尤非淺鮮。云按緯又有賈氏備史六卷，題漢諫議大夫賈緯撰，敍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晚唐氣節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并其人而薄之，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全謝山遐追山碑，謂晚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尙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荃、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昞之不屈于漢，皆不愧爲唐之貞士。

唐都會盛衰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瑋異錦，華清宮之香

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于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收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盧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簾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年。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亦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闕闕。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搆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于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黃巢等傳。甌北劄記。

唐餘錄

五季之亂。干戈倣擾。君臣易置如傳舍。然疑其典章制度泯而弗講矣。顧各朝咸有實錄可采。此開寶開薛居正等五代史所由援據而作也。然其書自金泰和而後。日就湮沒。體制義例。無所考見。惟寶元二年。

集賢院學士益都王皞子融。王沂公曾之弟當歐陽五代史記未出之日。撰唐餘雜史三十卷。上之。文獻通考有作六十卷紀有志有傳。又采諸家小說。做裴松之三國志註。附其下方。蓋五代之別史也。歐陽公不爲韓瞻眼立傳。附見建隆實錄。尙見譏于時。此則列諸忠義傳內。且表出宋代褒贈之典。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有易姓受命。王大節之句。後呂伯恭編文鑒制詔類卽以冠首蓋通之死在太祖未踐極之前。其人其事。自當爲五代之不可闕者。乃新舊史皆意存迴護。而不及此。甚矣史筆之難也。又建隆初。宰相王溥上所撰五代會要三十卷。此尤在薛史未修之先者。

梁唐晉漢周書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後人總括之名。監修者。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纂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悉依各朝實錄爲稿本。明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以爲繁猥失實。自加刊定。爲五代史記。藏于家。神宗熙寧五年。詔取付國子監。由是薛歐二史并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專用歐史。而薛史乃日就湮沒。寢而失傳。其散見于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及永樂大典者。皆割裂亂淆。無復見薛史篇第之舊。蓋歐史重書法。薛史重敘事。不可相無人咸惜之。幸遇我朝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諸書。甄錄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令四五百年亡軼之薛史。一旦復爲完書。得列正史。以成二十三史之數。誠漢唐以來稽古右文未有

之盛事。其嘉惠士林之恩。固深且重。而薛盧扈張劉李諸臣。亦當拜舞于地下矣。豈不休哉。參趙臨北劉記

五代史記

歐陽子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文獻通考七十五卷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

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以歸于要也。竹垞五代史記註序然惟過求高簡。而又欲采

證極博。則未免有語焉弗詳。似轉鄰于舛誤脫漏之處。如朱友謙殺程全暉。紀與傳不相符。鄭道與李振善。振遠謫。遠往視之。兩傳不相符。氏叔琮。李彥威。

止事一朝。不入梁臣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降于唐。不入雜傳。而入唐臣傳。又如高平之戰。清

流鬪之戰。六合之戰。楚州之役。迎鑿江口之捷。皆宋太祖助望最著者。薛史于周紀大書之。而歐史不書

之。觀徐無黨註中所引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鑿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固所

採用者。其修唐書時。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皆羅之為考訂。而宋初績學之士所紀五代事者。已無慮十

餘種。如范質五代通錄。王溥五代會要。王子融唐餘錄。鄭向開皇紀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補錄。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歷。其出自各國者。有錢儼吳越備史。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之類。罔不參互而甄綜之。其心力亦綦勤也已。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該。過焉

雖于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皆略焉勿書。宜其來毋乃太簡之謂。然文筆

峻潔。合追史記。楊升菴曰。譽歐史者。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習氣。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非篤論也。史記之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之司馬相

如。東方朔輩之文。以為植幹也。五代史所載文章。有是乎。况筆力不及乎。又以春秋書法。寓褒貶于紀傳之中。即未必盡不謬于聖人。要可為

後世作史者法矣。徐無黨五代史記凡例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于未封正建國之前。

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勰已稱漢而劉昫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略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于理通事見而已

五代史記有可議

歐陽五代史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畱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于唐臣又不入于死節傳亦屬疎漏劉景岩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幾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亦不當入雜傳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通鑿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齋牖聞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之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有可議者見陔餘叢考

沙陀亦唐末之賊

晉王之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父朱邪赤心爲唐振武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破黃巢復京師拜

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夏禮谷曰：黃巢爲流賊，朱溫爲不流之賊，要其爲賊則一也。雖然，沙陀獨非賊乎？李國昌曰：斷不以一子負國家，其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愜，卽父子同反。此時若非北討沙陀，賊巢之禍未至若是也。後朝廷播遷，使討賊自贖，沙陀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畱連忻代間，爲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唐在大中之時，國勢猶盛，特逆巢爲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西平一輩人，未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鎮碌碌，使沙陀獨專收復之勳，又全不爲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蕃屏外肆，流離蕩析，蔑有寧宇，以訖于亡，而胡氏范氏屢以忠義許之，得毋爲一二美言所賣耶？

劉知遠殺李從益

五代之主，惟劉知遠得國爲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躬爲篡逆者少異耳。然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唐明宗第三子王淑妃曰：何不畱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瀉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曾爲明宗臣子，無嫌無逼，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日促，見五代史闕文。

郭雀兒殺趙童子

五代史補曰：高祖卽周或歐薛二史俱稱太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曰：樞密太尉威爲樞密副使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犯，皆殺之。居人數千家，賴以

保全其致金帛于門爲酬謝者積若邱陵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乃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閒識趙氏當爲天子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此與黠檢作天子同一徵應也周世宗從書囊中得黠檢作天子五字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宋祖代之惟趙童子以無辜受戮爲可惜已

王朴言至宋乃驗

藍玉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瞭如指掌倥偬戰伐之間定律曆興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乃年五十四卒而世宗亦中道而崩其後宋興定欽天曆作大晟樂皆用之不能易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皇哉按朴本傳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勸贈侍中而明文恪鑿震澤紀聞又名震澤長語謂王朴忤旨大祖命斬于市臨死作詩行刑者復命上問朴死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坐死考周世宗六年爲戊午越恭帝己未至庚申乃宋太祖建隆元年何文恪之失實若此

吳越世家

五代史記吳越世家謂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魚雞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子元瓘嗣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之殆盡。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謂此吾帑中物者是也。而司馬溫公撰通鑑。多本薛史。不主是說。且謂宏佐年十四嗣位。溫恭禮士。嘗問倉吏蓄積幾何。吏以可支十年對。佐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彼此懸異。可疑也。按鏐夙好在玉帶名馬。改所居城爲衣錦軍。嘗賜錢八千萬貫于新昌石城寺。鑿佛像。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至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時人指此爲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則其他之侈靡而不恤其民者可知。乃胡致堂讀史管見。言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後作史。遂誣其祖以重斂。是以歐公爲魏收一輩人矣。尙足辨哉。又朱子嘗言。致堂是書。謫嶺表所作。時無一冊文字隨行。多出憶記云。

綱目書劉仁贍

讀史提要錄。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絕。固守不降。斬其愛子以明大義。其子崇諫諜出降。仁贍斬之。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爲書以降。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世宗命昇至帳前。嗟歎久之。褒其軍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卒。嗚呼。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仁贍實未嘗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得其實矣。按歐公五代史。既特列之死節傳。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若此乎。

後蜀石經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云。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尙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謂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本紀。釗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正書。本紀。正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而所書周易者。亦多出一楊鈞也。又毋昭裔傳。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立黌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楊升庵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孟詵乃表章諸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今之戒石銘。亦詠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蠡勺編卷十四

宋史新編

元世祖中統至元之間。卽詔修遼宋金三史。至仁宗延祐。文宗天曆。又屢詔修之。固已再三采綴。而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先於宋。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各爲一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書成。雖紀傳表志。屢次編排。粗有成緒。然以如許卷帙。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一十五卷。凡七百四十七卷。不及三年告竣。則其中之牽率潦草可知。而又集挽強負重之人。俾以司南董之任。其漫無體要。理固然也。故其時周以立即欲改修。而未能。其孫叙嘗思續成先志。於明正統間。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成就緒矣。而又略焉弗詳。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編。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年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其義例可謂綦嚴也已。同時王維儉損仲。亦嘗刪宋史蕪穢。爲宋史記一書。聞已沈於汴水。幸吳興潘昭度得副本。朱竹垞檢討曾鈔存焉。未審較柯氏新編何如也。

吳越納土

葉石林曰。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舟輿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此恩我何可負。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高沙夏氏曰。燕雲十六州淪陷朔漠。以時勢論之。所當取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力未衰。不因此時并力北方。爲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不足爲勁敵。所當費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梁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爲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孝章皇后之殯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革。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豐城

熊氏尙文讀史日記曰。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殯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開出一語。何耶。

崇政殿說書

吳氏曾曰。王荊公作賈魏公神道碑。謂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以公爲之。然傅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據傅簡公所言。則是職之設。不始於仁宗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置耶。

宮觀使

朱供奉竹垞曰。宋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相。臣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至元豐。乃再定官制。按葉少蘊石林燕語。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變。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神宗患四方士大夫

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職。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荆公意，以處異論者，而荆公首以觀使居鍾山八年。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高宗南渡，特改洞霄宮爲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自建炎迄咸淳，得百一十餘人。始楊時中立，終馬廷賢翔仲。竹垞謂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至自殺，有朱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也。

韓范用兵

鶴林玉露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遂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

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宋曾文瑩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說。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懿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神宗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溫公日記一卷。凡朝廷政事。臣僚與夫聞見雜事。皆記之。紹聖中。章惇請重修。蔡卞亦言神宗實錄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卽詔蔡卞。林希等重修。舊文以墨書。新修以朱書。刪改以黃書。其增改刪易處。又有籤貼。由是初修之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貶官。蓋卞爲王安石壻。專以安石日錄爲主。介甫熙寧日錄四十卷。說者謂宋朝禍亂萌於此書。而復摠以宿憤。陳瓘

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此也。司諫延平陳瓌撰四明尊堯集一卷專徽宗時又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坐此職管台州提舉者蔡京編修者蔡卞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盡泯舊錄之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在禁中見其書爲元祐諸家子孫道之。師成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臣子孫如范溫秦湛之輩諸人曰此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靖康之難有得其書攜之渡江者初欽宗時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紹興四年隆祐太后爲帝言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誣罔建炎之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其何以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錄事多失實宜命趙鼎監修范祖禹之子冲以宗正少卿兼史職刊定冲乃爲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乃備朱墨黃三書以明示去取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名辨謗錄并以昭慈遺旨。卽隆祐太后高宗聖語繫之哲錄之末

道學傳

古無道學之稱言道學者乃宋時宵小攻擊程朱所指之名目也淳熙中朱子爲林栗所劾博士葉適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紹熙初廷試王介對策亦言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道學之名以一網去之而宋史乃創立道學傳自謂推崇宋儒以高出於漢唐儒林之上而未知實以當時之所薄者名之也豈亦如後漢之傳黨錮意乎不然儒以道得民幾見有儒而不本於道者哉

青苗錢

通鑿集覽。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趙耘崧謂其名實始於唐。通鑿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闕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例。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浩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故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然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而旤天下也。

流民圖

夏醴谷曰。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值大旱。俠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寢。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

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者。蹇諤之節。宜大加褒擢。乃竟爲呂惠卿輩所構。獲罪遠謫。帝之盡於羣邪。顛倒錮蔽。政如膏肓之疾。不可瘳也。

元祐棄邊

宋自熙寧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旣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旣。亦有以也。師雄用撰元祐分疆錄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師雄字景叔。京兆人。治平二年進士。官直龍圖閣學士。

元祐黨籍

朱檢討跋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曰。徽宗所書。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宋史徽宗紀作百有二十人。旣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附麗添入。凡三百有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筭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

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其後紹興間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內珪執政十六年無所建自時號三旨宰相謂輒曰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也自九十七人外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在三百內共一百有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有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不可詳者四人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足以榮之而已按龔頤正書久佚明海忠介公瑞嘗作黨人碑考一卷其搜羅甚富云又張溟雲谷雜記載李仲寧工刻字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以姦人名之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士哉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事與安民相類而世鮮知者

崇寧鑄鼎

丹鉛錄言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鼎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

南騫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張柔直譎諫

張翬。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蔡京當國。延爲子弟師。忽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翬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京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翬。斂容問計。翬曰。宜亟引老成耆德。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北狩行錄

明錢抑之士升曰。南燼錄所紀徽欽二宗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懿錄。厚誣以還宿怨。歐陽探入正史。遂以妄爲真。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惟蔡儻北狩行錄可證其誣。今記其略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寺。體有袒裼者。太上命姜諤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幹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鬻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冒

頓石勒德光之強。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嚮得春秋一部。謂儻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鈎纂而編節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郟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爲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爲先。各宜杜門省事。宰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幹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回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請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畱。嘗讀李泌傳。令張瑋錄一通。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儻渡河詢虛實。李堇按打曷已。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儻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萃王植同儻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卽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儻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晷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

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蔡鋒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爲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乘昇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爲別集，鋒并錄之。按錢公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授修撰，崇正六年官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國變後七年卒。又攸條脩皆蔡京子，鋒未考。曹太尉勛亦著有北狩行錄，未審視鋒作何若爾。

僭立楚齊册文

宋相州岳氏珂程史曰：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予嘗得其二册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剟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金太祖弟晟僭稱太宗號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金阿骨打後改稱太祖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於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有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淪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從，戶禮切擇亦待也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

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處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殄，區宇大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畱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纒紱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界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誑，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

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昭慈太后手詔

世知宋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不知昭慈孟太后。亦難能而罕覯也。靖康初。瑤華宮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獲免。張邦昌僭立。既避位。尊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忠厚等迎康王於濟。降手書播告天下。有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祫。謂三靈之改卜。又曰。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緇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云云。康王卽位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曰。強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力拒之。帝恐生變。下詔禪位皇子。太后聽政。韓世忠妻梁氏令諭止之。俄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用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年五十九崩。諡昭慈聖獻皇太后。

劉豫事迹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譬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

爲爾。而其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朱錫鬯檢討跋劉豫事迹，稱一卷，不知誰氏所輯，按書錄解題，有偽齊錄二卷，不著撰人名氏，逆臣劉豫傳一卷，右從事楊堯弼等撰。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尙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

徽宗之喪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九年正月，問安使何薜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侍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志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雖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

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孟子謂親喪固所自盡。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尙可自勉耳。吳王夫差。不忘越讎。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變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

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胡公之疏。剴切詳明。有詔褒諭。而張浚譏之。宜尹氏起莘。謂浚平日罷和議。主恢復之說。自相矛盾。

金葬欽宗

陔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真。上方前宋會稽諸陵。寢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真如途。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掘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哀諸帝后。髡建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顛骨爲飲器。真如敗。飲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高宗母韋太后歸於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鄆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靈洛。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還諸陵梓宮歸宋。上命雄止之。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

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于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于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又孫氏暘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爲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于此。以空柩歸中國耳。觀此事之異同。則諸說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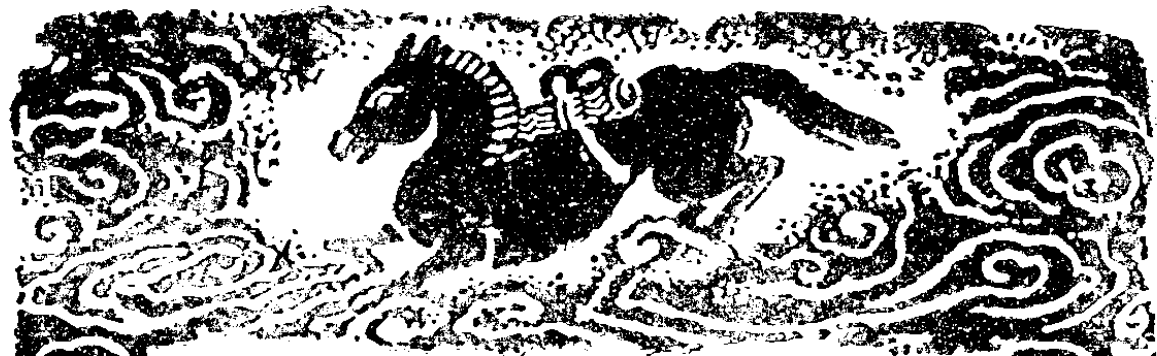
3
4
226

蠡

勺

編

三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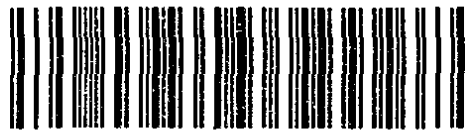
編初

著 潘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編 勺 蠡
(三)



3 0648 9649 5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十五

南宋書

明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錢士升、患宋史冗長，因集南渡後事蹟，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中興紀事本末諸書，而淹貫之，成南宋書六十八卷。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氏序而梓之，謂其於宋史中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如據蔡條北狩行錄，以開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

和議

趙甌北曰：宋史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事見謝枋得上畱丞相書，謂洪忠宣皓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誦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

085
112
2:227



3999

讎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進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也。夫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真義理也。宋遭金害。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旣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能必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粱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

弱而所值遼金元皆當勃興之運。天意所屬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存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譏。眞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南北宋任相之驗

讀史提要錄曰。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爲君子爲小人。及任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爲相。前後十六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隆至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迨哲宗朝。章惇爲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爲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爲相二十年。寧宗朝。史彌遠爲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道爲相十六年。故自崇寧以迄南渡。雖未必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與運會相乘除。卽治亂之機繫之矣。

陳遘非忠義

顧亭林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故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

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旣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讐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文山無黃冠歸故鄉語

鄭所南文丞相敘。忽必烈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是安有黃冠歸故鄉語。作宋史者不識文山心。殆遷就其詞爲之爾。

南都事略

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能。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邵學士晉涵聞而善之。蓋學士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謂南宋諸傳。

其稿創於袁桷。桷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桷著有清容集。乃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遼史

趙耘菘曰：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遼太祖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

遼卽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爲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叛之主。英風烈氣，矯矯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迨宋太平興國七年，隆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幘

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遼宗人多喜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名倍。見義宗傳。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為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即載書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平王隆先倍子。見義宗傳。亦博學能詩。有閨苑集。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畱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畱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畱工詩。重熙中。與義宗。真年號。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弩。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道宗。洪基年號。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與孟簡同。見文學傳。工文章。與宗命為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哩。舊稱耶律。禮慶履。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名隆緒。號統和。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海陵都燕

金自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詔造燕京宮室，而未果。至海陵王亮，乃遷都於燕。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爲？然是時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采，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蓋海陵弑熙宗室靡遺，兄弟親戚莫不殺其夫而奪其婦，其罪殆浮於桀紂者。吉凶之言，偶合天理耳。

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平湖陸稼書曰：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豳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豳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寧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

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起六月。止八月。秋稅起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陸稼書曰。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今有夏稅起正月者。求如金制。不可得焉。民奈何其不病哉。

金人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一卷。稱著作郎張師顏撰。陳氏振孫謂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閒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益證其妄。王文簡曰。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孰菴。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卽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卽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

立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卽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幘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諡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爲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貽誤後世不淺。又曰。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兀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立濰王允文。諡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弑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尙多。聊舉其大者。又曰。章宗時。宋韓侂胄啓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金元國號

三代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金太祖阿骨打。謂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

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金。然亦因其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爾。故亦稱元太祖鐵木真亦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初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

元史

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元起朔漢。史官不備。失於記述。其敘字

來始有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得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

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啟、曾魯、趙燠。凡十六人。明年二月丙寅。開局天界寺。秋八月癸酉。書

成。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惟順帝三十六年事蹟。無實錄可徵。復詔儀曹遣呂復、歐陽佑等

十二人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轆等。分行燕南北。凡詔令章疏及野史

碑碣。有涉蒙古書者。時東平王士默、曹州商企翁、同撰元祕書監志。用國書載詔旨公移。凡十一卷。譯而成文。畀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

三年二月乙丑。仍命濂、禕二臣為總裁。續成元史。纂修十五人。朱佑、貝瓊、朱世廉、王廉、王蘇、張孟兼、高遜

志、李懋、李汝、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趙燠。仍與焉。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今刊行本

七。志五十三。表六。傳九十七。統前後計之。卷數不皆符合。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時諸臣憚帝威嚴。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

加覆勘。故有先後失之倒置者。如列傳第三十卷。已載元末泰不華、余闕等死事諸臣。而開有彼此自相

岐互者。如峻都傳言其力戰死於交趾而有一人誤作兩傳。如九卷之雪不台。即八卷之速不台。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即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之類。一事分屬兩人者。如憲宗紀言征大里者。憲宗之類。鄭鼎傳謂征大里者。憲宗之類。餘以迫促脫漏。匆遽舛錯者。尤指不勝屈。宜其時朱佑卽撰拾遺。解縉又作正誤也。夫以龍門扶風廬陵涑水積十數年或二十年而後敢成之書。而以前後統計不出十三月成之。又何怪其疎略失當。草率貽譏也哉。噫。是不能無待於後之審訂而更定者已。

錢宮詹論元史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浦江義烏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

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是皆謬戾之顯者。

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其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陸清獻曰。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箴以加矣。

明宗文宗寧宗本紀

泰定帝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迎明宗於翁果察圖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或以爲文宗及雅

克特穆爾之弑逆也。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於廣西。即順帝舊名安歡帖穆爾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是明宗被害之迹。至此始一見。餘外紀傳絕無錯見其事者。吳興鄭芷畦謂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球，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比入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圖帖木爾，復襲位於上都。然臨終因讓，不傳己子，而傳寧宗。寧宗夭折，又傳順帝，攘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爲者。仁和沈梅村曰：因明宗暴殂，遂疑文宗有弑逆之事，天乎冤哉。且文宗果弑其兄，何以後日遺命必傳位於明宗之子，及寧宗又崩，而文宗之后仍不立其子，復迎寧宗之兄順帝而立之。是文宗心迹光明，昭如日月。順帝以疑似之言，撤其主，徙其后，且逐其子。至元六年六月，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於途。以怨報德，乃至此乎。

羊皮聖旨

元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遼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見丹鉛總錄。黃俞部千頃堂藏書有革書一種，紀正統北狩事甚詳，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如太祖開創之初。卽置扎魯忽赤。亦曰扎魯火赤。又作扎魯花赤。位最尊。在百司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其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達魯花赤。多色目人爲之。而漢人亦有官此者。名貴族者曰賽典赤。又曰札刺兒台。名知書通文義者曰必閣赤。名善射之尤者曰默爾傑。其宿衛掌服御事者曰速古兒赤。或曰溫都赤。佩囊韉侍左右者曰火兒赤。或作火而赤。名中書省椽曰玉典赤。亦曰怯里馬赤。名進酒者曰寶兒赤。亦曰博兒赤。或作博兒赤。至於軍名。則有探馬赤。哈刺赤。合必赤。舍兒別赤。昔寶赤。又世祖本紀。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

庚申外史

明初。權氏衡。元人。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略具。別撰庚申外史二卷。又名大事記。汪堯峯曰。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所謂根腳者。率皆生長富貴。鬻羶擁毳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鬻羶擁毳。飽食煥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問以兵刑。不知財賦。不知獻可替否。與利除病。不知彼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舍者。名位耳。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誼。男女裸逐。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是威福賞罰之枋。旁落倒置。上則豔妻煽處。主器弄權於內。次則建牙把鉞之

臣飛揚跋扈跳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怒人怨。幾何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稅。命宣撫十道。以效郵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驕惰又生。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爲後世笑。人謂元亡於盜賊。抑知元自亡也。彼揭竿爲難者。豈遂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

順帝本瀛國公子

陔餘叢考。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即宋恭帝伯顏入臨安。執之北。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元史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即和世球武宗長子。初鎮雲南。泰定帝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途生順帝。此符臺外集之說。宋遺民錄謂世祖妻以公主。世祖見金龍之兆。欲除之。公主以告。乃乞從釋生男。明宗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求爲子。并載其母歸。見程克勤遺民錄。及權衡庚申帝大事記。余應合尊太師詩。詩主宋遺民錄說。龍。元朝降封瀛國公。結有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之句。袁忠徹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即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常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撤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庚申外史。順帝因尙書高保哥言。文宗時作詔事。大怒。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救之。得免。是則順帝之非

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筮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名懿。麟賀班。是為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符臺外集。宋遺民錄。大事記諸書之說。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原委。所謂疑以傳疑也。又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時。六歲。二十五年。學佛土番時。十八。時延祐七年。順帝生時。瀛國年五十歲。按朱太史錫鬯跋高麗史曰。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閒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諡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禍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諡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觀此。則余應詩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洵非漫語矣。

蠡勺編卷十六

明史

趙甌北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時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績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又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狗隱。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也。卽如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彷彿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爲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

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戰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寧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十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中。否則僅一人而兼敘同事。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甚至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并入廷弼傳。袁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并入崇煥傳。此又編纂之得當者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旣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冗。乃以武臣附劉肇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旣按其尤異者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一見其名氏于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嘉靖中伏

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類敘於何孟春等傳若人各一傳，則不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載其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延祥六人，而所附小傳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閣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益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密也。

革中書省廢丞相

讀史提要錄曰：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故宵人間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風而靡哉。萬曆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稍振，迨其既歿，媒孽蜂起，綸扉之地，衆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惕焉，惟以避人言爲務，而璫禍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爲矣。

明代服制非古

洪武七年十一月，定服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

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按姜寶祕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適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爲此例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爲天子。臣雖不肖。忝居適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閩若璩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楠爲之子。則似無所出者。又曰。南太常寺志。懿文太子爲淑妃李氏所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不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讐。皆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爲之心動。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事。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矣。徐健庵曰。儀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歷代皆守之不變。豈有太子而服庶母者乎。輕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期服。期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杖期。宜太子之不肯服也。且非獨太子也。卽降而士庶人。服之以期。已爲重矣。何至加之以杖。然則太祖之制此禮。誠不可爲萬世則矣。

明代刑制非古

刑法有剋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此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

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之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太祖時。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詹同亦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帝深然之。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尙書夏祥斃杖下。是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又何怪後之流而愈甚者乎。

明代宗室之祿

寧都魏叔子曰。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鎮國將軍。鎮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爲鎮國中尉。鎮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使之財費皆厚贍。在太祖之爲是制。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子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光王守謙一人。後雖皇子寢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崇正時。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宗室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旣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之業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太祖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豈知其弊之至於此哉。

明代土司之制

朱竹垞曰。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狁。曰狔。曰獠。曰獠。曰獠。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武選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不靖。旋即削平。濺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

明代農商之別

洪武十四年。令農人得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爲近。十七年。復行科目。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詔令尤爲諄切。如聞權謹孝行。卽徵爲文華殿大學士。乃風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士習於以日靡矣。故自制科計之。狀元凡八十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鼎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

劉瑾免相，楊慎舒芬以爭大禮譴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賄不遂，拷掠以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汗頰。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明初功臣

高沙夏氏曰：太祖削平之功，常遇春十居八九，其不永年，幸也。宋穎二公，馮勝傳友德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後不良於死。況涼國公藍玉，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武寧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也。固宜開平跳盪蹕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李文忠、衛國鄧平、平耳、信國和，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能齟齬李太師之故，獨蒙寵渥，則尤其可怪者。

常忠武功高命舛

常開平王遇春與唐尉遲鄂公敬德，生同年月日，功同佐命，封同鄂國。然尉遲鄂公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築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賓客。凡十六年，以壽終。而開平自敗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與尉遲鄂公貴匹，助齊而食報或爽，何哉。

鄉兵僧兵

鄉兵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見元史。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及盧氏、永寧、靈寶、並

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真定之井陘曰螞蟬手。

善運石。遠者可百步。浙之義烏、溫處、善狼筈。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杈。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利刃在頂。長一尺。臨敵。遮蔽全身。刀槍不能入。真行伍。藩

籬間以叉槩。賊繼光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居前爲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也。以破倭。及

守薊門。最有名。粵東雜蠻、蛋、喜擊刺。習長脾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半。至閩之漳、泉、習鏢牌。與浙之鹽

徒、竈丁、又利水戰者。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則伏音大牛。伏牛學於少林。以禦礦盜者。又次爲五臺、五臺

之傳本楊氏。世所謂楊家槍者是也。

狼兵苗兵

居西南邊服者。蜀曰川兵。黔蒙氏。粵西岑氏、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最悍。然不易得。真狼也。其部署。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如一人歿。左右不夾擊者。駢斬。一伍赴敵。一隊不夾擊者。亦如之。此外則楚九溪曰苗兵。卽永順、保靖兵也。永爲上。有鉤鎌矛弩諸技。其法。每司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四重。餘皆後助。謹呼爲聲。若前者。卻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成化中。三廣公陶魯立賞罰法以勵之。土官以次遷職。宏治末。平思明。正德中。平蜀盜。永保兵力爲多。嘉靖中。倭亂。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王江涇之捷。永保兵尤力也。

通天詭寄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因命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丈尺四至。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

燕兵借名齊黃

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齊黃。固不能辭其咎。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關乎此也。夫以燕之強。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卽陰蓄亡命。修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清君側之名爲口實耳。假如建文當燕兵薄城時。竟以親王禮奉迎。設周公負扆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曲盡臣節而奉孺子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晉成御殿見蘇峻。梁武御殿見侯景。雖屬無可奈何。然公輔成王者。此時果作何措置。觀其卽位後。代周齊。岷相次罪廢。則燕王之狠戾猜深。亦可槩見。然則靖難之師。不盡由諸君召之。特假之以名。爲禍更速耳。見讀史提要錄。

篡字定燕王之罪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末減。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篡。而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

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醴谷謂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倡爲游言。俾都人士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弑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爲此篇。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徐王府賓輔史賓。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鑒。字明古。成化閒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表墓。止言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

遜國

吾學編。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成祖至金川門。大內火。帝遜位。壬申。葬建文皇帝。或曰。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滇南。入京師。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客座贅語曰。建文帝壬午遜位。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然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髮髯。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漸弛。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且靖難兵至日。爬梳搜捕無遺。誰敢指后屍。誑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旣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革除

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并兄嫂之徽號。且革除之。其心跡復何能揜耶。顧氏不欲暴其先君之過。而為是迴護之說耳。至福王南渡時。始追上憲宗讓皇帝廟號。並褒郵靖難殉節訪臣。

仁宗不出建庶人

夏禮谷曰。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年已五十七矣。噫。此仁宗之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鋼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絕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即位之後。即宜出之。繫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敷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嘗赦建文時諸人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憐。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堯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是即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內書堂

三代以下。宦官之禍。惟宋為差少。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句任守忠故也。頃填空頭敕。得旨後即日押行。明太祖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夷。十三年。遣李達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繫尙書夏元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宣德初。立內書堂。以劉翀為修撰。授內使書。此時設有援舊制以沮之。成祖為高帝子。其法之壞已如此。

者縱未必卽見聽納。亦或少知斂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膺上眷者。輒陵轢九卿。了無顧忌。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內書堂階之厲耳。

三楊不去王振

夏氏之蓉曰。英宗卽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時三楊秉政。東楊榮。西楊溥。清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旣幼冲。仿韓魏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況太皇太后旣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猝而戮之。機與勢更無捷於此者。乃跪爲乞命。養此大慙。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爲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薰祿位。志怵禍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復辟

寄傲軒讀書續筆曰。見濟死。羣臣請立東宮。見濟。景帝子。東宮卽沂王也。英宗子。名見深。景泰不許。蓋其時帝已不豫。固欲以此位還英宗矣。英宗復辟。皇嗣非見深而誰。此其所以不許羣臣之微意也。英宗不察其心。乘人於疾病而奪之。遷西內。削尊號。加惡諡。雙槐歲鈔。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抑何寡情至此也。按鄭王薨。葬祭如親王。諡曰戾。按諡法。不悔前過曰戾。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請增高南城。鎔鐵灌鎖。帝怒其疏閒骨肉。謫戍鐵嶺衛。視唐肅宗父子閒。其心更可白。諸行路。乃弟非珍臂。兄則操戈。死者有知。不知異日何以相見地下。

東陽不當被訾議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李東陽祖道。欬歔。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夏醴谷曰。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顧命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劉健謝遷不當去。劉謝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瑾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橫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一線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第云保全善類。比於陳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對山救我一語。何其哀切動人。若坐視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然對山一生只做得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填曲子之日也。

王文成將略

高沙夏氏曰。有明將略。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泖時。驅三五千市人。以爲兵。用一二書生。以爲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然。措畫安閒。防禦周匝。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中。變化出奇。所以爲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之鄱湖。俟上親遇戰。而後奏凱。軍旅重事。幾同兒戲。文成之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所不得已也夫。

潘孔修勸行通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修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書卽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趨者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略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爲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衰經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成說禮部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經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內矣

蠡勺編卷十七

大禮

陽湖趙氏曰。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衆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無怪張璁等之伺間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於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漢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世宗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二年此二說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說之至當爾。豈篤論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是非定矣。毛西河曰。執政大臣先譏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嫡弟。否則同父之庶弟。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

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如周匡王無子，傳弟定王之類。殷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河宣甲無弟，然後傳子祖乙之類。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向使大臣略知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禮長子不爲人後。若後君則非嫡長，不可。奈河誤解，兄終弟及而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孫而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隨於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西河有夏醴谷曰：與獻大禮，楊蔣之泥。一在不許與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也。辨定大禮議甚明哲。

一在立崇仁王子爲興獻嗣，是真謂父子可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皇稱宗配享上帝，則悖禮之大者。夫正德爲帝，興獻復爲帝，是兩帝也。旣崇其廟號，則主將何立？入七廟數乎？身未爲帝而入廟稱帝，古無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觀德之實，是虛名也。兩者無一可。張璉等本以干進意涉於諛，當諸賢竄逐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罪人，亦經術之蠹賊也。至楊慎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忠蓋有餘，然近於激矣。

廷杖

嘉靖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帝怒，戊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凡二百二十人自是衣冠喪氣，璫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王氏文治曰：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殺不可辱。臣子有罪，貶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笞擊從事者。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爲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爲廷杖之法。

著爲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爲甚。蓋緣君相深惡。言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嘗閱魏叔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襍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月。乃愈。嗟乎。以此笞奴隸。猶酷況士大夫。初無大過。而但以洩其私恨者乎。又或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此固石勒高歡之所不肯爲也。吳氏曰。明時譴怒忠良。惟成祖世宗爲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之忠臣。則皆吾臣。而思蓋於我也。乃諫而罪者十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哉。

東林氣節

高沙夏氏曰。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驟得重名。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中而後。徧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爲事。庶幾乎鷺湖鹿洞之亞矣。乃一轉入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爲名。豈非恨事。又曰。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爲國實出一片血誠。楊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東林理學。以順端文憲成爲首。而鄭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諸公。繼之。氣節在熹宗時。以楊忠烈澹。左忠毅光斗爲首。而趙忠毅南星。高忠憲攀龍。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諸公繼之。在思宗時。以盧宗烈象昇。范文貞景文爲首。而倪文正元璐。金忠節鉉。馬文忠世奇。劉文正理順。諸公繼之。其有所守不墜。喪節末路者。不當屬東林之列。

復社何爲。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爲大幸。嗚呼。此心何可令東林前輩見也。故東林爲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爲周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海忠介子孫

海忠介公無子。人多惜之。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孝孫皆公孫也。將焚。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去。鈕玉樵謂崇正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據綱鑑輯略。天啟元年八月。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是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曆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卽祖述耶。見香山黃文學瑞谷粵小記。

熊經略被刑

鮎埼亭集言倉橋陳氏有秋曹日錄一書。不著名氏。其人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諸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廷弼事最怪。其言曰。襄愍旣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夜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

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而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乃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賊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顛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首歸葬。以消此冤案而已。古多有兵解之說。出自神仙家。其言荒誕不足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也。

打事件

天啟時。魏忠賢秉筆領東廠。專以酷虐鉗中外。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卽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甚而廠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

袁督師殺毛文龍

督師袁崇煥初受事。卽以毛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州不宜輕舉。

之奏。及貽書朝士。謂文龍鎮江之捷。目爲奇功。乃實奇禍。蓋深斥其激怒我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見開國方略卷之八。

黃太沖白冤

明熹廟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餘姚黃忠端尊素。遭羅織。死詔獄。思宗卽位。忠端長子宗羲。字太沖。攜鐵椎。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陰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正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宗羲出所袖鐵椎椎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羲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質。宗羲卽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辭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鐵椎椎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內。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椎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羲在京師。歐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

崇正遺錄

北平王霜皋、諱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奔淮南、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憤野史誣罔、奮筆作崇正遺錄一卷、其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卽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其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

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異時史筆或有取焉。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徵遺書。有司錄其副上史館。

懿安皇后之誣

甲申之變。朝野相傳。懿安皇后不死。朱竹垞謂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而蔣良騏東華錄。又有順治五年閏四月。天津妖婦假稱明天啟后。同黨王禮。張大保。制王印。令旗伏誅之語。讀者疑之。嘗記丹陽人賀天士。紀內侍王永壽言。熹宗時。有京師小家女任氏。貌麗而心狡。魏忠賢嚮之以進。立爲貴妃。素見惡於張后。甲申三月。后聞變。自經。永壽目覩其死。任氏盛粧見賊。給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信之。遂擁去。未幾。賊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懼京師不可留。乃攜之數百里外。據此。則天津妖婦。其爲任氏無疑者。第亂離之際。野史所載。傳聞多訛耳。崇正十七年。卷。京師陷。太監王永壽奔告於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見朱竹垞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南都防亂揭

崇正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

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鉞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桂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餘姚黃忠端公長子宗義。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鉞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義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之難。赧王立國。大鉞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義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郝彪、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宗義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宗營。

傳疑錄

汪堯峯題其仲弟摺九傳疑錄。謂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王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者。非是。旣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癍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者。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諡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線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

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斥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旣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措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

牧遊生知兵

牧遊生姓堵氏。其父禱於三茅山。夢神畀以牧牛兒而生。因小字曰牧一。後又自號牧遊生。嘗挾冊爲里塾師。年三十餘。舉孝廉。崇正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率鄉勇破山賊蕭相宇。又破醴陵燕子窩賊。皆斬其渠。中外稱知兵。甲申。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旣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名一功者。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纒纒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我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徵召李赤心等於藤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索紙

筆草遺疏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絨，義興人。一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軍。見邵子湘青門籬稟。

明季門戶之局

呂晚村曰：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誑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蓋自熹宗時，閣禍蔓延，正人刳屠殆盡，思陵之世，一二僅存，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見所撰平涼隆德令費彥芳墓誌。

明季貪墨之風

明自太祖痛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尙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慎之。迨萬安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爲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簾載囊裹，不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築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爲之。盜安得起，嗚呼！天下應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之間，眞目論也。

通鑒不尙奇節

汪鈍庵曰。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揚子雲獨譏之。司馬文正公之為人。豈子雲比哉。而所撰通鑒。不尙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則亦已矣。至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甲子紀年也。而通鑒不載。夫子雲曲學之士。溫公好之。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註。又作潛虛以擬之。是其不取原與淵明。得非平時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耶。至綱目於元嘉四年。乃大書晉徵士陶潛卒。以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爲晉全人也。

綱目書死節之別

二九居集曰。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予之。所以著爲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忠之烈也。漢十一人。劉崇、程義、劉快、傅燮、耿种、章昊、孟晉十五人。周處、劉沈、稱紹、譙辛賓、段匹碑、譙王丞、卞壹。唐十四人。盧奕、顏杲卿、張興、張巡、許遠、段秀實、蔡駁。曹魏王經、孫吳張悌、西涼掌據。後秦姚平、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鞏廷美。孟蜀趙崇溥。各一人。苻秦王亮、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曠、沈峻。各三人。後唐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而婦人惟苻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攷其事。知其人。書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

莽迎漢大夫襲勝爲太子師友。祭酒魏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謚爲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此與春秋書孔父仇牧苟息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兗州刺史金尙。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武后殺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閒。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真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早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真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真卿在朝。希烈安得而殺之。四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爲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留。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追贈矣。事蹟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敬業。殺之。君子以爲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與兵討逆。不克見殺。斯漢霍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湖州刺史陳叔慎起兵敗死。與夫漢巨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南宋中書監袁粲。尙書令劉乘。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越王貞。瑯琊王沖。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衆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亂賊於方盛。扶國祚於將顛。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

史筆偶殊。而謂其微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善爲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大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史者。當攷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綱目黜更始

高沙夏氏曰。更始雖孱懦。然故舂陵戴侯之曾孫。遣兵誅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更始在位二年。赤眉奉劉盆子攻長安。更始未及降。蕭王秀已卽位。鄴南詔封更始爲淮陽王。乃義帝見弑於項藉。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尙非篤論。

尹氏發明多迴護

周氏密曰。綱目一書。朱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閒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抑過矣。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喝字之譌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已甚。尹氏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其實通鑑失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尙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帝。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

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同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邱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又綱目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但不當從而爲之說耳。

王止庵論讀史

掖縣王茂才爾膺字襄哉。一號泡齋。其論讀史曰。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炯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詔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者。

史筆之謬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蠡勺編卷十八

國朝班爵之始

我朝自太祖乙卯明萬曆四十年既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录額真，五牛录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八旗。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五日一視朝，凡有聽斷，先經扎爾固齊，然後奏聞。天命五年三月明泰昌元年分總兵官品為三等，副將、遊擊亦如之。衆牛录額真俱為防禦官，每牛录下設千總四員，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卽位。改明年為天聰元年。設八大臣為八固山額真。總理一切事務，與貝勒坐講，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凡事皆聽稽察。又設十六大臣佐理國政。審斷訟獄，不令出兵駐防。又設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仍審理詞訟。天聰五年，設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設承政、參政、啟心郎。天聰九年八月，設蒙古都統八旗，各一員，下設副都統、參領各一員。四月，上尊號，改明年為崇德元年。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衙門設滿州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五等。順治五年九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各一員，六年四月，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十年六月，設內三院。祕書、宏文、國史。漢官大學士各三員，十五年七月，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侍讀學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祕書、宏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為殿閣大

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設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其餘學士亦正五品。內閣。滿字稱爲多里吉衙門。翰林院。滿字稱爲筆帖黑衙門。其侍讀學士以下數員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着查例。詳議具奏。六部。滿漢尙書。俱作正二品。滿字仍稱阿里哈昂邦。侍郎俱作正三品。滿仍稱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滿稱一齊蝦喇哈番。漢字稱爲郎中。俱正五品。副理官。滿稱愛惜喇庫哈番。漢稱員外員。從五品。額者庫哈番。漢字稱爲主事。正六品。司務添設滿官。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滿字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里飛拜察喇昂邦。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拜察喇昂邦。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達飛拜察喇昂邦。正四品。監察御史。滿稱察賑拖喇哈番。正七品。須略改爲司務。添設滿員。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滿稱阿里飛哈分布勒哈番。正三品。左通政。滿稱喀思戶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右通政。滿稱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左參議。滿稱哈思戶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右參議。滿稱一齊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正五品。經略改爲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大理寺卿。滿稱阿里哈布。漢稱卿。正三品。少卿。滿稱一爾希哈番。正四品。寺丞。滿稱惜喇脉哈番。正五品。寺正。滿稱一齊蝦庫。正六品。寺副。稱愛惜喇庫。從六品。評事。稱額者庫。正七品。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這改定官名。通行傳諭各衙門。啟心郎。原因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而設。令宗人府啟心郎仍照舊。其餘部院啟心郎俱着裁去。其

太常寺等衙門官名品級著并詳議畫一具奏。

國朝冠服之制

大清通禮。皇帝冬朝冠。薰貂爲之。自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四飾東珠如其數。上銜大珍珠一。夏朝冠。織玉草或藤竹絲爲之。緣石青片金二層。上綴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有五。後綴舍林。飾東珠七。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爲之。明黃緞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袞服。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團龍四。兩肩前後各一。其章。左日月。前後萬壽篆文。閒以五色雲。朝服。色用明黃。惟南郊祈穀。雩祭用藍。朝日用紅。夕月用月白。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五。衽正龍一。襞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閒以五色雲。下幅八寶平水。十一月朔至上元。用緣貂。朝服。其制。披領及裳皆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襞積行龍六。列十二章。均在衣。閒以五色雲。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惟祀天以青金石爲飾。祀地球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綠松石。雜飾惟其宜。條皆明黃色。朝帶之制二。皆明黃色。其一龍文金圓版四。飾紅寶石或藍寶石及綠松石。每具銜東珠五圍珍珠二十。左右佩帨。淺藍及白各一。下廣而銳。中約縷金圓結。飾寶如版。圍珠

各三十。佩囊文繡。燧觸刀削結佩。惟其宜。條皆明黃色。其二。龍文金方版四。其飾。祀天用青金石。祀地用黃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銜東珠五。佩帔及條。惟圓丘用純青。餘如圓版。朝帶之制。中約圓結如版。飾銜東珠各四。佩囊純石青。左臚右削。並從版色。吉服冠。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龍袍。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閒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吉服朝珠。珍寶隨所御。吉服帶。用明黃色。鏤金版四。方圓。惟便銜以珠玉雜寶。惟宜。左右佩帔。純白。下直而齊。中約金結如版。飾餘如朝帶。常服冠。紅絨結頂。常服褂。色用石青。花文隨所御。常服袍。色及花文隨所御。裾左右開。常服帶。如吉服。雨冠。雨衣。雨裳。皆用明黃色。氍及羽緞油綢。惟其時。皇后冬朝冠。薰貂爲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三。珍珠各十有七。上銜大東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有一。後金翟一。飾貓睛石一。珍珠十有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條二。末綴寶石。青緞爲帶。夏朝冠。青絨爲之。餘如冬朝冠。金約鏤金雲十有三。飾東珠各一。閒以青金石。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有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八。末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一等東珠各二。朝褂之制三。皆石青色。片金緣。其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下通襍積。四層。

相開。上爲正龍各四。下爲萬福萬壽。其二。繡文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其三。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中無襞積。下幅八寶平水。領後皆垂明黃條。其飾珠寶惟宜。朝袍之制三。皆明黃色。其一。披領及袖皆石青片金加貂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金龍九。閒以五色雲。中無襞積。下幅八寶平水。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袖相接處。行龍各二。其二。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前後正龍各一。兩肩行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其三。領補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中無襞積。裾後開。餘如貂緣。朝袍之制。領後垂明黃條。飾珠寶惟宜。領約縷金爲之。飾東珠十有一。閒以珊瑚。兩端垂明黃條二。中各貫以珊瑚。末綴綠松石各二。朝珠三盤。東珠一。珊瑚二。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珠寶雜飾惟宜。條皆明黃色。采帨綠色。繡文爲五穀豐登。佩箴管繫裘之屬。條皆明黃色。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織金壽字緞。下石青行龍縠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頂用東珠。龍褂之制二。皆石青色。其一。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袖端行龍各二。其二。制亦如之。惟下幅及袖端不施章采。龍袍之制三。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其一。繡文金龍九。閒以五色雲。福壽文采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其二。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領袖及裾均如前制。其三。制亦如之。惟下幅不施章采。吉服朝珠一盤。珍

寶隨所御。條皆明黃色。

文武品官冠服

文一品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鶴及四爪正蟒。朝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兩肩前後正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襃積。裳行蟒八。緣貂。朝服之制。披領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端罩。貂皮爲之。藍緞裏。朝珠。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朝帶。用石青或藍。鏤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紅寶石一。佩帨。下廣而銳。吉服冠。頂用珊瑚。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繡九蟒。吉服帶。佩帨。下直而齊。版飾及佩惟宜。雨冠。雨衣及裳。均用紅色。坐褥。冬狼皮。夏用紅褐。武一品補服。前後繡麒麟。餘皆如文一品。文二品冬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貂尾。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珊瑚。補服。前後繡錦雞。朝帶。鏤金圓版。每四具飾紅寶石一。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雨冠。紅色。雨衣。雨裳。青色。惟各省督撫均得用紅色。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紅褐緣。阜褐。餘俱如文一品。武二品補服。前後繡獅。餘皆如文二品。文三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補服。前後繡孔雀。朝帶。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藍寶石。坐褥。冬用貉皮。夏用阜褐緣。紅褐。餘皆如文二品。武三品冬朝冠。薰貂爲之。補服。前後繡豹。餘皆如文三品。惟無緣貂。朝服及端罩。一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狔獠猴爲之。間以貂皮。

月白緞裏。餘皆如武三品。雨冠用大紅色。雨衣青色。文四品冬朝冠。薰貂爲之。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補服前後繡雁。朝帶銀銜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繡八蟒。皆四爪。雨冠紅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青色。四品以下在內廷行走。及講官。雨冠皆紅色。坐褥冬用山羊皮。夏用阜布。餘皆如文三品。武四品補服前後繡虎。餘皆如文四品。二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赤豹皮爲之。素紅緞裏。朝服剪絨緣。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欄行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襃積。領袖俱石青縹緞。冬夏皆用之。餘皆如武四品。雨冠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皆用紅色。雨衣雨裳御前侍衛用紅色。其餘侍衛各從其品。四品以上及御前侍衛。從官衣服織文均得用蟒。文五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晶。補服前後繡白鸚。朝服片金緣。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欄行蟒各一。中有襃積。領袖俱石青縹緞。冬夏皆用之。朝帶銀銜素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水晶。坐褥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氈。餘皆如文四品。武五品補服前後繡熊。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三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黃狐皮爲之。月白緞裏。朝服剪絨緣。如文五品朝服之制。餘皆如武五品。文六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硃磬。補服前後繡鸞。朝帶銀銜玳瑁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硃磬。坐褥冬用黑羊皮。夏用黑縷色布。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五品以下惟京堂。及朝珠。六品以下惟禮部主事。司務。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太常寺博士。典簿。國子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太常寺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壇廟執事。殿廷侍儀。得用朝珠。武六品補服前後繡彪。餘皆如文六品。藍翎侍衛戴藍翎。端罩朝服朝珠均如三等侍衛。餘皆如武六品。雨冠紅色青緣。

雨衣。青色。文七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補服。前後繡鵞鷖。朝帶。素銀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繡五蟒。皆四爪。雨冠。青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紅色。坐褥。冬用鹿皮。夏用灰色布。餘皆如文六品。武七品補服。制如武六品。餘皆如文七品。文八品朝冠。鏤花陰文金頂。無飾。補服。前後繡鸕鶿。朝服。色用石青雲緞。無蟒。領袖皆青倭緞。中有襞積。冬夏皆用之。朝帶。銀銜明羊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陰文金頂。坐褥。冬用麂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七品。武八品補服。前後繡犀牛。餘皆如文八品。文九品朝冠。鏤花陽文金頂。補服。前後繡練雀。朝帶。銀銜烏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陽文金頂。坐褥。冬用獾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八品。武九品補服。前後繡海馬。餘皆如文九品。未入流冠服。制如文九品。雨冠。青色。紅綠。雨衣。青色。凡文武候補候選官。頂帶均與現任同。七品以上。得用諸花繒。八品九品。用雜花。及素繒。舉人視七品。貢監生員視八品。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監察御史。直省按察使及各道。補服均前後繡獬豸。其都察院都事。經歷。筆帖式。及按察使。經歷。照磨等官。俱照本身品級。不得用獬豸補服。

命婦冠服

一品命婦冬朝冠。薰貂爲之。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前綴金簪三。飾以珠寶。護領條用石青色。金約青緞爲之。中綴鏤金火燄。飾珍珠一。左右金龍鳳各一。後垂青緞帶二。紅片金裏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雲銜珠各二。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緣。繡文。前行蟒二。後行蟒一。領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袍。

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前後正蟒各一。兩肩行蟒各一。襟行蟒四。中無襃積。披領行蟒二。袖端正蟒各一。袖相接處行蟒各二。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領約鑲金爲之。飾紅藍小寶石五。兩端垂石青條二。中各貫珊瑚。末綴珊瑚各二。朝珠三盤。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采悅。月白色。不繡花文。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緞。下石青行蟒。縹緞。皆正幅。有襃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薰貂爲之。頂用珊瑚。吉服褂。色用石青。繡花八團。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九蟒。皆四爪。二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珊瑚。吉服冠。頂鑲花珊瑚。餘皆如一品命婦。三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如二品命婦。四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朝袍。片金緣。繡文。前後行蟒各二。中無襃積。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裙。片金緣。上用綠緞。下石青行蟒。縹緞。皆正幅。有襃積。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八蟒。皆四爪。餘皆如三品命婦。五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晶。吉服冠。頂用水晶。餘皆如四品命婦。六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一。上銜硨磲。吉服冠。頂用硨磲。餘皆如五品命婦。七品命婦朝冠。頂鑲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五蟒。皆四爪。餘皆如六品命婦。他若品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受封者。冠服得如所封之品。本身加級受封。冠服均從本任。惟致仕後得照所封之品服用。其京外革職畱任之員。

得照原品頂帶服用。其有因公革職未追封誥者，祇許服用原官頂帶。

士民吏役冠服

會試中式、貢士、朝冠、鏤花金頂。上銜金三枝。九葉。狀元、金頂上銜水晶。授職後，各視其品。舉人、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金雀。公服袍。青紬爲之。藍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八品朝帶。吉服冠。頂銀座。上銜素金。貢生、吉服冠。鏤花金頂。餘皆如舉人。監生、吉服冠。素銀頂。餘皆如貢生。生員、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銀雀。公服袍。藍紬爲之。青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九品朝帶。吉服冠。制如監生。外郎、耆老冠。頂以錫。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絨。纓大結。考職、吏員在籍，止用頂帽。不得僭用補服。內外各衙門供事書吏，非年滿考職者，不得僭用金頂。奴僕優伶、皂隸，許用繭紬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紡絲紬絹緞紗綾羅，各種細毛及石青色衣，俱不得服用。冬帽用染騷鼠狐貉獺皮，不得用貂。

鹵簿儀仗

漢官儀：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爲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宋延祐後，始著爲圖。我朝法駕鹵簿，前列導象四，民尉二十八人。次寶象五，民尉八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靜鞭四，民尉十四人。治儀正一人。次前部大樂，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金口角四，和聲署史十二人。次革輅，駕馬四，民尉三十二人。木輅，駕馬六，民尉三十二人。象輅，駕馬八，民尉三十四人。金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玉輅，

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饒歌大樂。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鉦四。角二十四。龍鼓二十四。龍篴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二。龍鼓二十四。紅鐙六。署史四十八人。民尉百八十八人。冠軍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引仗六。御仗六。吾仗六。立瓜臥瓜各六。星鉞各六。出警入蹕旗各一。民尉六十七人。五色金龍小旗二十。民尉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翠華旗二。金鼓旗二。門旗八。日月旗各一。五雲旗五。五雷旗五。八風旗八。甘雨旗四。民尉七十二人。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嶽旗五。四瀆旗四。神武。朱雀。青龍。白虎旗各一。民尉九十二人。天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黃熊。白澤。角端。遊麟。彩豹。振鷲。鳴鳶。赤鳥。華蟲。黃鶴。白雉。雲鶴。孔雀。儀鳳。翔鸞旗各一。民尉四十人。次五色龍纛二十。次前鋒纛八。護軍纛八。驍騎纛二十四。民尉百二十人。雲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黃麾四。儀鎗。鑿。四。金節四。進善。納言。敷文。振武。褒功。懷遠。行慶。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節。旌各二。民尉五十六人。龍頭旛四。豹尾旛四。絳引旛四。信旛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長壽幢四。民尉六十四人。雲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鸞鳳赤方扇八。雉尾扇八。孔雀扇八。單龍赤團扇八。單龍黃團扇八。雙龍赤團扇八。雙龍黃團扇八。壽字黃扇八。民尉百二十八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赤素方纛四。紫素方纛四。五色花纛十。閒以五色九龍纛十。民尉八十四人。九龍黃蓋十。紫芝蓋二。翠華蓋二。九龍曲柄黃蓋四。民尉八十四人。整儀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戟四。親軍八人。戈四。親軍八人。豹尾槍

二十護軍四十人。弓矢二十。儀刀二十。親軍各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四人。次仗馬十。護軍二十人。冠軍使。雲麾使二人。次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盃盤一。金盃一。金合二。金鎧二。拂二。立夏陳列。處暑收。旗尉二十二。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九龍曲柄黃華蓋一。執蓋武備院掌蓋司蓋四人。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鑪二。執鑪侍衛二人。金輦在中。左右奉輦鑾儀使二人。扶輦冠軍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旗尉二十八人。後扈佩刀大臣二人。豹尾班執槍佩儀刀侍衛各十人。佩弓矢侍衛十人。領侍衛內大臣一人。侍衛班領二人。後管宗人府王公二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鋒護軍統領一人。給事中。御史二人。各部郎中。員外郎四人。侍衛班領一人。署侍衛班領一人。侍衛什長二人。次黃龍大纛二。領侍衛內大臣一人。內大臣散秩大臣並用。司籛侍衛什長二人。建纛親軍四人。佩鳴螺親軍六人。凡職事官均采服。親軍護軍。旗尉。民尉。各服其服。

皇后儀駕鹵簿。大儀輿一乘。民尉三十四人。儀輿二乘。旗尉十二人。黃輿二乘。民尉三十四人。次五色龍鳳旗十。旗尉二十人。臥瓜四。立瓜四。旗尉十二人。吾伎四。旗尉六人。次黃赤二色龍鳳扇八。雉尾扇八。旗尉三十二人。次赤素方纒四。五色四季花纒四。旗尉二十八人。五色九鳳纒十。旗尉二十人。次金節二。旗尉四人。次拂二。立夏陳列。處暑收。香鑪二。金合二。盃盤一。盃一。瓶二。金倚一。方几一。旗尉二十二。次黃色九鳳曲蓋一。旗尉二人。鳳輿一乘。旗尉八人。凡擎執旗尉。民尉。各服其服。皆內監充。

大駕鹵簿圖

休寧汪文端公大駕鹵簿圖記序曰。鹵簿之名。沿于西漢。所稱千乘萬騎。屬車九九。其螭略蕤綬。邛僂容。裔之盛。槩可想見。自時厥後。代有損益。我朝參用前代舊式。視昔特爲簡省。制詔有司。博考成規。不昭鉅典。一器一名。必本之于經。參之于史。驗之物象。徵之度數。綜往古之豐儀。折衷以皇朝之隆軌。品章儀具。文質得中。更定大駕鹵簿爲法。駕鹵簿爲變。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爲大駕鹵簿。南郊用之。命內苑供奉諸臣圖寫裝潢。各成巨帙。復合繪南郊大駕鹵簿橫卷。凡輦輅變和旗旛戈戟。旌幢麾蓋之設。羽儀導從。警御環衛。章服車騎之容。莫不臚于細素。傳以丹青。臣承命爲之記。竊惟蔚宗始志車服。江左備圖鹵簿。至宋而景德。天聖。屢圖仗衛。延祐一圖。尙藏祕府。然開寶大駕。多至萬有一千餘人。後乃增至二萬餘人。過于繁縟。則著大觀而示尊極。誠莫盛于今日矣。謹稽首颺言卷端。而件繫其名物人數如左云。

京職儀衛

京官一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四。用清漢文書銜。旗槍八。金黃棍二。二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三。旗槍六。金黃棍二。三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二。旗槍六。金黃棍二。四品。杏黃繖一。青扇二。灑以金。旗槍四。五品以下。青扇一。以上儀衛。出京用以導從。常日在京。一品。前引二。後從八。二品。前引二。

後從六三品前引二後從四四品無前引後從二人五品以下後從一人滿洲官惟親郡王大學士六部
 尚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在
 京乘四人輿出京昇夫八輿頂用銀幃蓋用阜四品以下文職昇夫二出京四輿頂以錫願乘馬者聽四
 品以上得繫繁纓凡文武大臣因事入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

直省品官儀衛

直省文職總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劍金黃棍桐棍皮槊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
 旗八巡撫杏黃繖青扇獸劍金黃棍桐棍皮槊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八二品以上大臣陸見到
京入景運門內許帶從
 官一布政司按察司杏黃繖青扇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六各道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槊
 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知府同府倅藍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槊各二肅靜牌二青旗四知州知縣並
 同縣佐藍繖一桐棍二教職藍繖一雜職竹版二河道漕運總督視總督學政鹽政織造暨各欽差官三
 品以上視巡撫四品以下視兩司督撫輿夫八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輿夫四雜職乘馬餘同京官三品以
 上得用引馬欽差官三品以上輿夫八武職三品仍不得用直省武職提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
 翎刀獸劍刑杖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總兵官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大刀獸劍迴避牌肅靜
 牌旗槍各二青旗八副將杏黃繖一青扇二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六參將遊擊都司杏黃繖

青扇、各一。桐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守備、減牌、餘視都司。各省駐防將軍、視都統。副都統以下官、均與京職同。武職均乘馬。將軍、提督、總兵官、年逾七十、不能常乘馬者、聽其奏聞請旨。二品以上、得用引馬。

命婦儀衛

一品命婦、車輿、阜蓋、四角綠緣、綠幃、阜幃、輿用銀頂。二品命婦、阜蓋、不緣飾、綠幃、阜幃。三品命婦、阜幃、餘視二品。四品命婦、青幃、餘視三品。輿用錫頂。五品以下命婦、均青蓋、餘視四品。自二品以上命婦、用繒、餘均用布。凡儀衛皆從其夫。

蠡勺編卷十九

禁內侍入班行禮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宦寺，特供灑掃耳，從不敢與朝臣齒。明末亂任廠衛，遂貽杜勳、閻思印邊，永清等開門迎賊之禍。我國家痛絕中官廠衛，錢糧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乃者頒詔大典，賜宴廷臣，突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敕下禮部，朝賀不許內監入班行禮。二年十二月，禮部亦言：內監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于禮未合，嗣後槩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從之。

恩卹前明諸王

順治三年，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入廣州，執紹武，殺故明藩王十五人于東校場。惟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六王，避地惠州。七年，廣州圍急，有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誘執六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殺之。凡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盡殺焉。八年閏二月，上諭兵部：故明諸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萬幾，務期萬姓得所，豈獨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起送來京，分別蓄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體輸稅當差。爾明宗

室亦宜悔禍革心。仰體朝廷愛惜生全之意。於戲。章皇帝仁育義正之心上。符湯武而二三逋播之臣。蒼黃反覆。猶欲務翦焉。以爲快。果何面目以立于寬大之朝乎哉。

平定三藩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亦降。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吳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總兵。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于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遂降于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仲明道卒。子繼茂襲廣東平。與可喜共鎮其地。後繼茂移駐福建。卒。子精忠襲。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于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稱三藩。三桂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平水西安氏。功最多。進封親王。令統所部鎮滇黔。久乃驕蹇。蓄異志。精忠亦桀黠不法。大爲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守藩服。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適可喜疏請乞骸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遏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于是十一月。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事聞。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荊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尙書莫洛

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塔孫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常德降。澧州、長沙俱降。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于廣西。三月，賊兵陷岳州。耿精忠亦以是月反。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親至常澧督戰。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故終獲戡定也。先是京師有楊起隆者，市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州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卽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于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蘖。起隆尋亦捕得，伏誅。未幾察哈爾又蠢動，立命大學士圖海及其未發殲之。于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患。然穀城懷慶饒州官兵多背叛，餘于徽州湖口彭澤池州皆有賊竊發。上以賊渠三桂也，渠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攻岳州，又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彭泰副之，專攻岳。其餘以貝勒洞鄂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則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剿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來降。至是，從莫洛進寧羌，忽反，兵攻莫洛，戕之。遂回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僞劄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

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多響應。十五年春，上以洞鄂等屯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往莅師。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下。輔臣懼，率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揚名、王好問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略定。耿精忠旣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溫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得過。而陸路有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于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僞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于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觀望，屢奉詔趣督，始進兵。旣而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溫州爲曾養性踞守，迄不下。會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僞將軍馬九玉于衢河西，敗僞總兵林福于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僞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寧相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僞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于是閩浙亦定。初三桂欲由秦蜀入犯，及王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乃力保湖南拒守。又使僞將軍高節圍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于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肇將軍舒恕于省城，恕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贛州。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

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僞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一面當之。至是。迎于韶。尙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父爵。之信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以瓊州降。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而廣東粗定。耿精忠。樹下。徐朝弼等。首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以凌遲誅。三桂旣失援。勢漸孤。乃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十七年。征南將軍穆占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諸處賊。乃盡銳逼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于礮。以竹篋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也。冬。我軍分泊舟師于香爐峽。立營于九貴山。以斷賊長沙衡州路。賊困乏食。十八年正月。遂復岳州。由是賊始震恐。多棄城遁。我師由長沙入衡州。所向輒克。勒爾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所過松滋枝江宜都皆下。并復澧州。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蓋三桂孫世璠已僭卽僞位于雲南矣。上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之師也。傅宏烈莽依圖旣平廣西。命莽依圖卽由南寧進雲南。傅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十九年。馬承蔭又給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于是命駐守潮州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尙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援宜章。援韶州。援梧州。皆託故不行。三桂死。

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于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歿，乃命賴塔爲大將軍，取雲南。此山，粵入滇之師也。趙良棟偕王進寶圖海定蜀。良棟復龍安，復成都，敗胡國柱于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山，蜀入滇之師也。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并復貴陽。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敗僞將軍何繼祖于石門坎，遂復安籠所。會僞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于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大敗其衆，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會于曲靖，整隊合進。屯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世璠遣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濠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寧、馬湖諸處。又嗾潭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至是危急，調諸賊回救。上預敕諸將，各路追躡，令弗得至省城。馬寶遁于楚雄，衆盡潰。與僞將軍巴養元偕降。上命械寶至京，磔之。十月十八，彰泰等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城內勢蹙，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僞將軍線絨等開門降，遂擒僞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

璠屍傳首京師。夏國相竄于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爲三桂壻，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于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僞文武官皆降。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億萬年丕丕基于此矣。又福王名由松，福王常洵子。甲申國變，南中府部等官迎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四月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卽位，稱明年爲宏光元年。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熾孫，其父器盛先死，王于崇正五年襲爵。順治乙酉，僭卽位于福州，以布政司署爲行宮，改元隆武。丙戌二月，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欲往江右。八月，乃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與曾妃同斬于汀州。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初封衡陽王，以順治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卽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庚寅正月，王避滇寇奔梧州，留馬吉祥、李元允守肇慶。壬辰，孫可望遷王於安隆所。丙申，李定國護王遷雲南。己亥，王入緬。辛丑，緬人執王歸于王師。故福王、唐王、永明王亦稱三藩。先是唐王聿鍵被執于汀州，其弟聿錡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驥等奉王監國，僭位于廣州，改元紹武。青浦楊陸榮采南氏嘗探劫灰浮海等書，成三藩紀事本末四卷，自序曰：闖賊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然興師，逆賊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翦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

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不正位號爲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聖朝之取天下于闔，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旣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尹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仗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

伐西藏

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永寧副將岳鍾琪征之。鍾琪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鍾琪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相與匍伏降，無梗

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鍾琪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鍾琪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仁皇帝嘉之遷鍾琪四川提督駐松潘。

破青海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撫遠大將軍陝督年羹堯召四川提督岳鍾琪會謀鍾琪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虐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鍾琪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鍾琪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鍾琪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慶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我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鍾琪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鍾琪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

月卽發。大將軍以其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鍾琪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人。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鍾琪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鍾琪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鍾琪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毳毼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鍾琪乃班師。是役也。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鍾琪公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輶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征廓爾喀

廓爾喀。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卽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後藏極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活佛。號曰達賴喇嘛。相傳如來後身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往生處。其大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卽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僞不可知。而準噶爾。喀爾喀。及各蒙古萬餘里夷人皆尊信之。

爲佛教大宗。後藏亦有活佛。號曰班禪。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夷亦崇奉惟謹。此二藏本不隸中國。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爲帝師。明成祖時。有哈立麻。冊爲大寶法王。皆未嘗待以屬禮也。入我朝。始內附。爲我外藩。康熙末。爲準噶爾所竊據。以大兵克復之。先嘗有藏王主國事。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不軌。爲我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誅。遂不復立王。以國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于是以教主兼國王事。尤倚天朝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會喇特納巴都爾。突入後藏。拆殿上金瓦。及掠寶器而去。兩藏教主所居皆鑄金爲殿瓦。凡寶座梁柱欄檻悉嵌珠玉寶石。不啻華嚴樓閣。七寶裝成者。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班禪及達賴喇嘛飛章馳奏。上以地遠。不欲用兵。將遣人諭解之。而賊又盤踞聶拉木。絨轄。擦木。瑪噶轄爾甲等處肆擾。告急之奏狎至。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川督惠齡。爲參贊大臣。調集滿漢官兵及蜀省屯土番兵備征勦。其饋餉。則命大學士川督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將軍等由青海至後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偕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剽襲後路。福海二公與賊戰于擦木。戰于瑪噶轄爾甲。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佔後藏城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于噶多普。福公分前隊爲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公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相持。福公卽從間道衝賊營。海公又繞山出賊營之上。與福公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

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公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聲威。于是舉國洶懼。遣人來乞降。福公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喇特納巴都爾益震懾。遣人再乞降。先歸丹津班珠爾之屍。以其首禍也。獻還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莫第馬達特塔巴等。覲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不可數計。高宗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奉詔班師。是役也。用兵在二萬餘里之外。成功于一年之間。將厲死綏。士懷挾纊。良由聖天子睿謨廣運。洞燭事機。轉餉調兵。信賞必罰。用能成此大勳也。猗與盛哉。

平臺灣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卽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爲兪大猷所逐。遁入臺灣。以地皆土番。不樂居。遂殺番取血固舟。入占城。天啟中。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崇正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儼荷蘭紅毛夷。我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取臺灣。名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爲東寧。改縣爲州。南北路及澎湖。增安撫司三。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

乃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餘里。東則層巒疊嶂，生番所居，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俗日淫侈，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吏不能止。至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乃解散。自是民狃于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爲城外無名屍，誑往驗，甫出城，卽被殺，并胥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因以酒肉誘番，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民由是益輕官吏，而番亦銜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民林爽文，恃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久恣爲盜賊囊橐，而閩廣閒故有所謂天地會者，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衆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于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禽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愾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命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挺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

廷理等率兵固守城，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爽文本漳人，當械圍之後，恐泉人不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爲泉人倡。志賢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禽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間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理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卽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殄賊，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莅任，卽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卽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兵三千以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時賊雖猖獗，勢力未大。各村民俱未爲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慮兵少不敵，甫交綏卽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終不敢犯。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官兵從鄰省調至。又守風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爲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六月中，連日夕

攻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遊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爲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矣。貴林及遊擊楊起鄰、都司杭富等皆戕于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賊又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凡百餘戰。幸不大。然饑疲不能支。時藍元枚已歿。常青催恆瑞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兩路赴援。各兵五六千。俱以賊盛不得進。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預于六月中調陝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統兵并發。聲言十萬。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五千先至。有旨當往鹿港進。會颶風。守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謂真十萬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于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卽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遂麾兵入。沿路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卽以是日抵嘉義城。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泣下。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遂遁歸大理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旣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賊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上就高岸壘石爲陡牆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

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
十三年正月四日。爽文潛出覓食。遂禽之。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爽文同逆。而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
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于十六日至牛庄。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
官軍連蹙之于大武壠。大目峯。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
遼阻。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于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
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禽而戮者千餘。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西陲拓地之遠

西陲準噶爾番。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西北兩路常駐重兵備堵。勦如
康熙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爲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尙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之類。迨額爾德尼招之捷。雍正十年。噶爾丹策零爲額駙策凌所追。至額爾德尼招限大水。我兵乘勢蹙之。殺賊萬餘人。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敵始乞和。高宗皇帝御極之初。旋與之定邊界。通市易。乃寢兵不用。乾隆四年。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乃盡撤西北兩路兵。然聘使往來。仍用鈞禮。猶未得爲臣服之也。至乾隆二十三年。靖回部。并戡定準夷。則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之。蓋天欲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高宗先天不違。後天奉若。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旣偃甲息戈。而卽疆以周索。計屯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墾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

之伊犁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州兵三千。挈家往駐。室處而兼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輒倍收。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登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戊己校尉。唐之四鎮北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回部卽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闊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爐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甍。他可類推也。統計自伊犁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非我高宗皇帝智勇天錫。烏能廓清蕩定。以拓此一統無外之模如是哉。

蠡勺編卷二十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源羅氏謂其大父孝俛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略皆無之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

天官疾醫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駸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佗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旣煩名稱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女元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秦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出書於李筌謂得之驪山老嫗然文獻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為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為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十三卷音晉郭璞為之註。皆信為夏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為先秦時人撰。余謂此書真偽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真也。海外南經至海內經十三篇。偽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即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即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真而遂忘其偽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偽而并疑其真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模稜兩端。真與偽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四庫目錄。謂是書為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為句股之祖。其推步即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彝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

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為一卷其餘悉合為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宋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唐藝文志有張邱建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也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略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相傳為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蔣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鬻子

陳直齋言鬻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又言鬻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漢藝文志云鬻熊爲文王師。封於楚。爲始祖。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贗售僞也。明末錢塘楊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珪本之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菴謂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隋唐志俱作十九卷。凡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燮絜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

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細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峻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然尙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澀。真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目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尙惜其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護評。惟以爲經。故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愨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譏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改，而又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弼州怪其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奭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詣行又相懸絕。豈所誤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

穆存曰。晏子春秋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耳。宋葉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繆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繆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誤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

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曰。莊子之鷓鴣。列子之六鼈。其語大若此。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凡三十四篇。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己。卽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瓌璋。而連犽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爲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苟以爲實。則蛙鼈競長。螭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爲真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駟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乃是書守虛篇。

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駟同。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爲周平王故其序遂謂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爲周平王時人可乎況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雋爲己家臣子華子性閎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

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徽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魏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其爲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敍孔穿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升菴所見。是爲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乘。趙人。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絀曾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爲平原君。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略。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

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墨子與禽子。即滑釐翟弟子聞其風而悅之。而爲之太過。已之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胈。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之爲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尙同。其道太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爲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高似孫子略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卽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臾聲相近。今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卽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爲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強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

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子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闕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堯機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于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臯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莊老而益之以五蠹六藝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九家不列其名氏即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棄沈沒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亢倉子鶡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曰萬歷間士大夫好撰偽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鄆道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

以爲號之語。抑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依劉向說。且二百餘年。殊未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歸震川謂荀子十三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漢黃門蜀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敍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

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成。世以爲卽成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併。爲殘闕也。曾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舛牾。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擅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

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一

方言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晉郭璞註。首題輜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抱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槩。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於威。陵之於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旣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

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稗存曰：序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撰。或作充、子任。上虞人。仕爲州從事。著書八十五篇。今佚其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以爲談助。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陳直齋亦謂自王朗傳之時。以爲不。惲子居曰。吾友張皋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苟卿子爲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逕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強則易入於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哀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爲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爲尸。謂公

尊近天子。嫌於受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爲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爲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爲玉皇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爲土木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晁公武以爲成帝時人。陳振孫以爲順帝時人。而四庫簡明目錄以爲三國時人。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舛誤。我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祖望序曰。安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祇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陽堯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當有弱。黑澀。洛。康。沱。諸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卽所幸存者。亦多脫譌。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

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蒼萃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爲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爲澆水，宛谿或以潔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東樵宛谿甚矣稽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代興，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字秀川，又號真一於廣政丁未，蜀孟昶廣政丁未是年後漢高祖駕卽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分作十九章而爲之註，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朱紫陽朱子別撰考異一卷，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舛誤尤多，乃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并存之。故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

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者耳。

世說新語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爲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按休甯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胡翁見甕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唐志作五卷直齋陳氏謂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通事史無所考房杜論禮樂事書。關子明專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爲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義大夫龔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宋仁宗年號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敷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

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即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內府。而闕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尙書。秀水朱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語麗十卷。語對一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既已失傳。即修文殿御覽。今亦亡之。凡三百六十卷。其齊尙書左僕射范陽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爲古今類書之首。又云。珽行事奸險。毋乃盜竊略爲己功耶。編略者。梁徐僧權所撰也。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入閩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臺卿卽公瞻之叔父也。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

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流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閣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尊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聞達。輕觸屏辰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馬融善之令妻女皆習焉而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歷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闡迺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甯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鑿別本頒示中外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敍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元年爲通典二百卷。宋真宗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載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

龔氏鼎臣曰。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困學紀聞言。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穎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略。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略。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略。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史之文。然而詆史遷。非班固。至敍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賊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爲證。陽湖惲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賊也。此如任意決事。不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尙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載之後。懸人以受賊。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賊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待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

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賊。失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喜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專以挾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

虎鈴經

虎鈴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內闕寶沈鶴首。鶉火鶉尾四篇。宋許洞撰。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奧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探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鈴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飛鸞。長虹。重複八卦。四陣。及飛猿寨圖。爲洞自創之新法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略運籌決策科。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十卷。集百卷。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蓋數學也。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爲是乎？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共四卷。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吾邑林孝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時詔以陳氏小學集註頒學宮，而集解罕有傳者。伯桐曰：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尙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舊唐書經籍志以訓詁小學分二門，抑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考載於經部，猶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於孝經也。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言正行，先入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爲，勢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鍾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爲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今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日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日。一月假使禫祭得卜在二。十七月後一句。則是間一月而禫非間月矣。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鑑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命館臣恭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嗣後或行或不行。連年不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橧服慈母斬衰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爲府縣門役。翦髮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玉之屬。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曠近之。益無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爲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絕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曾萬錢。雖肉食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者。

三字經

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矣。今童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宋人入元不仕。中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琅邪王相。字晉升。號訕菴者。從而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三種。共七百卷。中有蒙訓一卷。未嘗有三字經也。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億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所撰也。文殊。又。馴雅。童子多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琅邪本改不知禮為不知義。所當識為所當執。識某名為識某文。君臣也為君臣義。曰哀樂為曰哀懼。乃七情為七情具。與絲竹為絲與竹。至曾元為元曾。弟則恭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為小學終。乃孔伋為子思筆。我姬公為我周公。著六典為著六官。當詠諷為當諷詠。稱盛治為盛世。猶苦學為猶苦卓。彼晚成為彼既成。且聰明為且聰敏。當少成為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欲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強此更畫蛇添足。垂於後為裕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為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為跋尾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倣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興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如丁字即以為祖丁。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言匣即

以爲僞。夫邃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桓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博訪遐搜，且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鈎摹古器銘辭，爲之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爲粉本，而摭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證，固非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作板本，爲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摹印，廣爲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了，蓋亦刻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嘗云：明隆萬後，刻書潦草，爲載籍一厄。今是書并薛尚功姓氏不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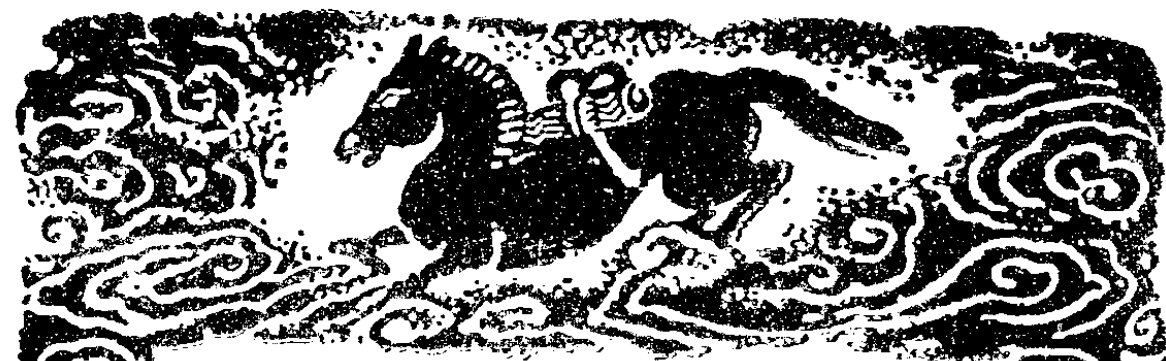
3
4
227

蠡

勺

編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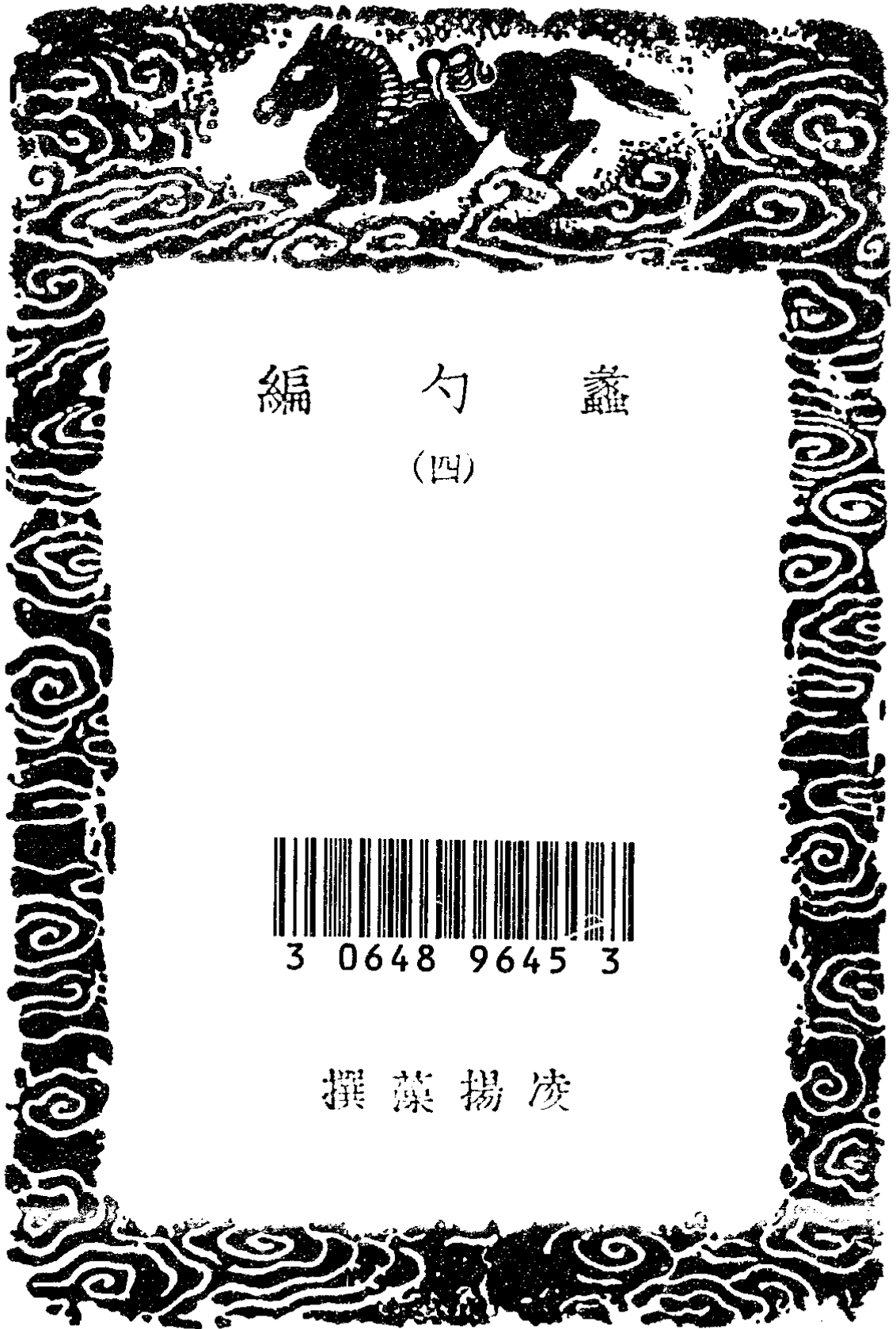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編 勺 蠶
(四)



3 0648 9645 3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二十一

楚辭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
宋玉作九辨。招魂。按招魂亦屈子作。招魂。自招也。大招。招懷王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
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續為九思。附之。宋祕書郎黃伯思長容曰。屈宋諸騷。皆書
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若些。只。羌。蹇。紛。侘。僚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
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荳。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為之註。其
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
天問。可謂高世絕識矣。洪慶善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惟于九章悲回風。
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悲回風。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
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為策。按薛符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

083
114
2228



2091

盟、楚禍所始也。則黃棘為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閩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為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閩風，指西海，陟陸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為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為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帝嚳命咸黑歌九摺，歌之名九始此其後禹有九德，九夏，啟有九辨，九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蓋九者，如幽詩之九罭，非必九篇也。強合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十一篇，并湘夫人于湘君，并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并合者，至少司命，疑即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註以為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言以簫爲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畱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實、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卽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瘐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

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不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畱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畱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竹垞所謂風幕之文。代人悲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慊乎己之志。而自棄之者不少與。

嵇中散集

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晉書本傳：銍縣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稽與稽字體相近，爲不忘會稽之意。文獻通考作取稽，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四庫目錄謂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

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于元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衛將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畱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尙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

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衆手，不免漏略，乃重爲補苴，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啓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斯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爲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又蒐羅逸作，合爲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安石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爲山東人。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讀書縣南之匡山。或謂匡廬，非也。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爲採訪

使蘇許公所薦。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游江南池州。會稽。而畱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旣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僿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爲定本。至祕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容。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得在祕閣。及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

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王文簡曰。據坡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尙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乎。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壻李漢輯。其序言。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實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蒲田方崧卿增考。刻之南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于是與大顛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僞徒妄撰。假韓公名以尊其道。猶懷素假太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見與孟道書。今請之

者再三而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使其既與習熟，少變其說，尙近人情。今未之見而輒欲聞其道，不可曉也。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文章齊名，稿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詩格條直，中皆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澀，故張爲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爲元輕白俗，未可爲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謂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開實爲之先導。開第開寶六年進士，歷知常潤二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八郡，以卒。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

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子。文中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億。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諄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穎濱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今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為左司諫。又為淮東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鋟板。為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題江十朋撰。蓋依託也。頗多外說。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寧查慎行初白。又以牧仲所刻徽暗。乃重為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

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爲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強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始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尙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旣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

惜費。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眞贋錯出。其最誤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況爲胡氏壻。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僞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漫不加察。亦并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略。王漁洋曰。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

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為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潛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亥上元收卷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翱吳思齊評合刻最工其甲乙選中二百八十人此錄前矛六十卷題為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糊名也。其後施愚山刻之清江。吳時冕刻之真州。又有江西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

了伯倫。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七賢論。遠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能之耶。

閒居賦

夏禮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墜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爲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爲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蓄利。亡身辱親。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曌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爲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故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爲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敬業擒所養似己者斬之。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卽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憶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爲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所歸。大有生氣。故班氏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儻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爲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剄。歎其節烈。不知皆齷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旣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

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洒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為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邵氏博聞見後錄東坡先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號軫石選貢生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為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為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正間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記言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漁洋謂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為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于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而考證甚疎

每爲人欺多此類。

蠶勺編

卷二十二

三七六

蠡勺編卷二十三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坊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敍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筆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慨慷。足爲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絕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敍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

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爲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章本孫樵耳。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宿皆相望于窮者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準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洪文簡奏疏所本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羣臣。其楫權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洪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舵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璿對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宋汪彥章爲

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沈文懋謂此是黃巢即位時語。皆孟子所謂無是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浮溪集云。四六偶儷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十卷。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時以爲工。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按我朝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嘗輯宋人四六。爲藝林傳誦。所著恩餘堂集經進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天子所至。曰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汜布濩之。十二時不翼而飛。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謂神。奉三無私。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申。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朝饗夕殮。或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當太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熟嚴太僕虞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略涉傳記。贍于文詞。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弄。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選。書表牋啓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札。好事者掇拾綴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之士尤好之。蓋牋啓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文。而尺牘則闕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射洪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綿邈而陳則骯髒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弗聞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而勅勒歌乃爲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鷄鳴曰。賢妃傲畏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虵歌

龍虵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爲介子推事。晉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虵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虵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虵入穴。皆有處所。一虵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綿上山。一則舟之僑事。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虵耆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葉榮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

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僞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飭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袁絜齋。亦謂古人詩。猶頽之自鳴。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眷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自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邈。獨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故謂之百一。一文選註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爲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璩。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云云。然則璩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留之。蓋存百

篇之一耳。因卽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密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鄒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于盃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穎川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敍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鷓鴣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

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昭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太白送賀監詩曰。鑿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鷺。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鷺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鷺。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鷺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鷺。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鷺。皆承此謬。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揚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長史許君。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漂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晉昇平五年卒。歲在辛酉。後二年。即興甯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唐張懷瓘誤。以為逸少書。初未嘗攷之也。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鷺。不知穀何以知其為劉姓也。然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鷺羣亦復歸也之語。無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喜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真。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

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溫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城蠶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嘗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燭，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旣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剗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

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剏始之功偉矣。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相之句。宋吳氏曾曰：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

赤壁詩

陸放翁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之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子蒼：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赤壁矣。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壁爲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合屬嘉魚。黃州之山，則名赤嶼，亦名赤鼻。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九僧詩

王新城曰：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詩凡四百七首，有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克序。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畫句也。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字昭句也。今具載集中。

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誌云。昔傳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樞大歷十子。稍窮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順德談用修樵。著一枕亭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簾中搜出者。其詩曰。吾儒讀詩書。仁義其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真士。士不媿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何者爲足恃。有宋三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芳名炳青史。紹興十八年元卷以朱子列第五甲九十名。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以狀元爲文天祥。二甲第一名爲謝枋。第十七名爲陸秀夫。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明中葉。理學真君子。盈廷尙詭隨。視之等僕婢。不朽在其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覽之恭敬起。同榜者何人。臭味通蘭芷。

昭代詩派

洪穉存編修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正。商邱宋尙書塾。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

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靡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濶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不得不自關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註，以爲博雅。犛軒碣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真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曰：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爲十九門。而各釋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是唐集之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菴樂府集。爲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

焉。上起陶唐。下迄五代。網羅賅博。其解題敘述源流尤爲詳備。至鄭漁仲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鏡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刪詩。得詩得聲者。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子弟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之渭城一曲。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于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始太白憶秦娥。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真、希、元輩亦皆爲之。故陸放翁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靡。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

至崇正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寄吳漢槎詞

吳漢槎兆騫，以科場事謫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卽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闋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死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酒杯，魍魎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會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畱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貞觀字華峯，號梁汾。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積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商家林店題壁詞

蘇藍田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篷圍住，小於場屋，一角

紅旗書會試。轅上壓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嚼完麵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中我亦同馳逐。笑年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竟不中。豈非清福。若論大挑挑一等。這太爺滋味都嫌俗。挑二等也拘束。觀此已足爲邯鄲枕上人作一服清涼散矣。宋牧仲先生篤廊二筆。言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嘗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諠。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爲痛哭流涕也。

蠡勺編卷二十四

倒用成語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者甚多。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裳衣、衡縱、斯蠡、下上、羊牛、甥舅、孫子、京周、鼎鼎、息偃之類皆是也。按漢溧陽長潘乾碑用蒸黎作黎蒸，董仲舒賢良策用勉強作強勉，昌黎詩用玲瓏作瓏玲，參差作差參，元黃晉卿、王仲謀輩亦以窮兵爲兵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卽孟子亦有子父子母之語，蓋古自有其法。若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用於陵作陵於，則不可通矣。

反用字義

楊升庵曰：古文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

兩韻連押

漢曹全碑銘末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風，謂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

各押也。鈍根老人曰：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焦仲卿妻詩：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兩遺字兩由字皆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若重用韻，則不可枚舉。日知錄言之詳矣。

偶句

海鹽朱笠亭云：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然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開其漸。齊梁而後，子山集中最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饒歌見白鱗，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瓜，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不一而足。唐代剋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與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直夫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諸對，載在困學紀聞。荆公殺青生白，飛瓊弄玉，帶眼琴心，三甲六丁，洪駒父青奴，黃嬾及銀鹿，金瓠諸對，載在雪浪齋日記。山谷格五，朝三管城子，孔方兄諸對，載在冷齋夜話。放翁手版，肩輿溫券，熱官酒聖，錢愚虎頭，雞肋竹郎，木客箝紙尾，摸床稜，空虛腹，壘塊胸，老學究，病維摩，乞米帖，借車詩，麴道士，楮先生，子午谷，丁卯橋，一彈指，三折肱，百柄葉，雙鉤帖，烈士壯心，狂奴故態，下澤乘車，上方請劍，長劍拄頤，短衣掩脛，百錢拄杖，一錡隨身，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諸對，載在後山詩話。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更若少陵自天，當

暑之對，皆經語。荆公一水護田，兩山排闥，皆漢人語。阿蘭若、宰堵波，皆梵語。翠碧、黃鸝，皆鳥名。又兼四色。晉公垂手、綏聲，皆樂府名。黃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皆歇後語。

集句

晉傅咸毛詩一篇，爲集句之始。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後來，文人因難。適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諷人罔極。有覲面目。後來文人，因難見巧，往往有清切浚泊，如天衣無縫者。甚至有從經史中成語摘爲佳對者，亦筆墨遊戲之一端也。然大雅猶且弗取。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器皿肴藪，悉假貸于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是貢父東坡皆不以是體爲貴矣。時惟荆公晚年喜爲集句，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之類，有多至百韻者。文文山集杜詩，亦至二百首。我朝華亭黃唐堂中允，有香屑集，皆集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四庫提要，謂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五言長律中，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纒纒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有疊韻不已，至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嘉慶十四年，我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先諭羣臣曰：近年慶典，諸臣所進，每集用文選各書成

語而恭集御製詩文者尤多。究非正裁。況進呈文字。當華實並茂。如古人頌不忘規者。庶合對揚之義。嗣後宜歸體要。毋仍習佻巧。致失脩辭立誠之旨。見邸報。

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爲部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自一矩。下自一乏。矩、夔、秩、然、不可紊也。自平水劉淵、併爲一百七韻。即今世所行者。已乖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略。且謂韻學起于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及半徵、半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卽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異之士。日惟向龍龕手鑿。搜真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象之音聲。效見溪羣疑之反切。舉一世而入于浮屠氏之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部之舊。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詰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剏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今韻非沈約本

毗陵邵子湘氏著古今韻略於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間有增字則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其說見于所自言者頗詳略曰世以今韻爲梁沈約氏書非也沈撰四聲一卷已久亡矣約所撰四聲見譜隋藝文志至唐四庫書目載不蓋已亡之矣繼之者隋陸法言氏陸撰四聲切韻亦亡嗣是唐孫愐氏而孫所撰唐韻五卷亦亡今韻書之存者廣韻宋祥符間所脩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脩也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官者也毛晃氏仍禮部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部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氏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遞增字寔以多禮部韻初纔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尙不足當集韻四之一也最後陰時夫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稱爲沈韻或指爲平水韻皆是書也然則今本固非沈韻較劉韻又少三千字並非劉韻可知也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襲舛承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串字平聲

串音釧物相連貫也與穿讀去聲通前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卽貫串作去聲讀惟宋富文忠過邵堯夫詩云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用平聲此字書所未收者見康節外紀

十字平聲

老學庵筆記曰。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誑。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耳。然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量以道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誑矣。

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啓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成清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願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槎蘖。卽槎蘖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又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遂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卽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

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纒，僅義同也。然而纒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纒，則查可察矣。高陽惘然謝而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資治文字。

委蛇字變體最多

金石存載漢衛尉衡方碑，有夙夜惟寅，禕隋在公語，隋卽隋，禕隋卽委蛇也。隸釋云：見韓詩內傳，跋引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透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移，九曰透她，十曰蟻蛇，十一曰遡池，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兔園賦作裴穆，博雅，隄陔，險也。文選薛註，周道威夷，險也。則隄陔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尙有蟻她，蟻隄，她隄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尙考之未盡也。

以廿爲念

楊升庵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而誤之。唐開耀二年開業寺碑陰，在元氏縣封龍山，多宋人題名，有云：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期，金石文字記，謂以廿爲念，始見于此。

古文奇字

野客叢書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也。又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亦謂之八體。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世言史籀變古文爲大篆。李斯變籀爲小篆。程邈變篆而爲隸。王次仲割隸篆爲八分。而楊文憲慎不謂然也。其言曰。水經註載齊地掘古冢。得石槨。上有八分書。驗其文。乃太公三世孫。或以爲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若夫小篆。則五帝以來皆有之。蓋書契旣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用各不同耳。如禹刻峒嶼。則用科斗。宣王石鼓。則用籀書。此傳世文字也。至用之民庶。媒妁昏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無異。余

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自秦始也。故今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二語本于路史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彖。聖作丕。盡作尽。是也。由此推之。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也。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又曰。贊皇山吉日癸巳周穆王書。乃是小篆。宣王石鼓。卻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高談雄辨。可驚四筵。但恐此陳晦伯者見之。又當作正楊篇耳。

漢隸之失

今本六經三史。多爲漢人隸書所誤。大都合數字以歸一字。問有分一字爲二字者。如槃之與盤。罍之與壘。幹之與榦。是也。然分者尙少。不如合者之多。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淮人張弼力臣。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一書。其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裏抱之裏。則不從心。而裏袖之裏。又別焉。溷用之者。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麀字。其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字。故借而爲烟燼。又借燼而爲縕。若氤氳乃俗字。而縕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鷗。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鷗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者也。論和字曰。唱咏當用咏。酥平當用酥。其論段字曰。段字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謬。論華字曰。

古作𦍋。通作𦍋。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憂字曰：憂者，行之和也。憇，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纆之纆，省而爲累。非積桑之桑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合。若草，則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音烈。雲气也。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塵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以爲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𠂇乃弓之橫體。引弓射雋。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望字曰：朔望之望，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捋字曰：盛土于裡之謂捋。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草于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遙書作黻。皆誤也。論憇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憇。是憇行之意也。若德，則升也。非憇也。其正定者，大略如此。

眞書

朱檢討彝尊曰：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眞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眞也。然洪

適以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宏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竇泉鑿古文通作泉。註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別構異體字

三國志註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故其時碑版多雜用變體別構字。金石文字記。記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曰。此碑字多別構。如蔑爲藎。蔽爲藜。菊爲藜。寔爲寔。箕子爲箕子。往爲住。厥爲厥。適爲適。顛爲巔。辛爲亲。因爲回。梓爲梓。翽爲翽。曳爲曳。芙蓉爲扶容。葩爲葩。漂搖爲漂颺。慮爲慮。螭爲螭。裔爲裔。帶爲帶。訴爲訴。雛爲雛。瀏爲瀏。俯爲俯。爲闔闔。騁虞爲騁虞。隨爲隨。轡爲轡。吸爲歛。闕爲闕。睇爲睇。不可勝紀。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艸。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慕，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息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于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璇，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爾。然明嘉靖十三年，建史宧門于重華殿西，門額以史爲史，以宧爲宧，左右小門曰龍歷，以龍爲龍，皆世宗所自製而手書也。則不獨武墨之墨，劉龔之龔爲然已。

諸自製國書

寄傲軒讀書三筆曰：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國書。契丹字則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而成，凡三千餘言。夏蕃書爲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分。女直字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乃古紳仿漢人楷書，因契丹字體製爲之，其小字未詳爲誰作也。元蒙古新字僅千餘，世祖時，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爲宗。

劉表張飛皆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註載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又涪陵有張飛刁斗銘。飛所書。其文字甚工。張士環詩所謂人間刁斗見銀鉤者。是也。按吾郡粵秀山麓關侯廟。有桓侯草書碑。筆甚飛舞。萬歷己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劉繼文立石。未審何處摹來重勒者。

唐太宗書

李氏綽尙書故實。貞觀十四年。太宗自寫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畱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宴于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淳化閣帖久失真

宋太宗游意翰墨。購古帝王名卿墨本。命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但欲備晉宋

間名跡。遂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都爲十卷。鏤板藏禁中。是其初已不能不失真也。故董道詆之。謂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米元章辨別其僞。已得大要。至黃伯思撰刊誤二卷。釐剔益精。惟當時珍惜特甚。必大臣登二府者乃得賜。其後並寢不復賜焉。元豐中。嘉王請于神宗。借板模拂幾百本。然後流布稍衆。而歐陽永叔時。卽謂板已被焚。舊本不易得。幸其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及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說者謂希白善書。其本頗勝。而後人更以棗木傳刻。流行于世。吾不知其去廬山面目又幾何矣。

右軍小楷帖

休甯汪文端公曰。昔人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于拘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皆唐人鉤摹倣倣。非復山陰故物。卽如蘭亭。傳刻多至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爲古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古之士。迂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宣和畫譜

汪堯峯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于賞鑒。

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殿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真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贋各半耶。

中麓畫品

章邱李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其略曰：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沫，倪雲林如凡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而濟南王貽上尙書，以爲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可爲定論也。

書畫肥瘦之辨

丹鉛錄記方遜志曰：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之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眉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

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愚謂書畫之肥瘦。如文質之不可偏廢。其輕重損益。固宜規矩而神明之。然大約以骨爲幹而肉爲附。若二者不能無偏勝。則舍癡肥而取瘦硬也。

印章

朱錫鬯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元末諸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又壽山石產田中者最佳。大洞所產亞于田石。今所用者皆出芙蓉岩。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而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奸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印。輒摩挲鉤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

蠡勺編卷二十五

名教

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公曰。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洪稚存曰。孝經言揚名于後世。論語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又曰。好名之弊。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乎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

流品

六朝最重流品。宋書。蔡興宗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往詣王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敷謝淪而敷乃移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梁書有宦者張僧胤候羊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然士大夫之榮爲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予陟之不可謂非盛事也顧甯人自謂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于宵人詩字頌于輿皂至于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士氣

陸清獻公曰虞周之養士也教之于未用之先而策之于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于中而止自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尙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漢之弊崇獎高尙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逮及其矯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于正何如養之使漸歸于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于雜何如養之使漸底于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于下砥礪廢隅者百不得一而剗方爲圓者比比

爾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爲尙者。今且以貪鄙爲尙矣。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于今也。

士習

後村雜著。或問。士之貴于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于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于人者士也。工之事止于宮室器用。其志在于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于農工商賈也。雖然。此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于修齊治平之道。高可以至于聖賢。次亦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異此矣。庸夫豎子。自其首于制舉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華。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里。日營營于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尊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卑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于田野。工必無以自安于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于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無工。則宮室無自而成。器用無自而出。而士之所爲必不可無者安在乎。問其修于身者。蔑如也。問其講貫于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于斯世斯民者。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于天下。而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士貴于農工商賈。吾不信也。

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而以爲并賤于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有易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尙寡。且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豈足爲吾道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于貨財。其心險于居貯。其利倍于鉤校。其爲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訓。盡壞于讀書。談藝貌法趨利之徒。而天下之農工商賈。亦且更千百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于農工而并賤于商賈者。此也。

古今取士

王禹卿曰。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日貴。今之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日賤。又謂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也。伊尹就湯。不嫌于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畔君從賊。惑世殃民者。大半出于名流。致使海內靡然望風而假。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爲治哉。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爲治。吾恐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內弮羶行。外襮美聲。視鹿鹿于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

士君子，士君子之貴賤，視乎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爲治，下之所以致身，必于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之。乃爲切要，不刊之論。徒于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者，皆末也。

經義取士

朱竹垞曰：五經垂世，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註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第一場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構昧之見，樹今酌古，謂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松軒隨筆曰：近日四書文，蓋無題不備，蠅頭縮錄，祕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欲杜僞而取真，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其說似屬可行。卽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爲先，而作僞宜防，要必以經文爲重，庶真才得以自見，而遴才者亦易于鑒別矣。

諸生

宋氏俊柳亭詩話云：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爲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于詩。諸生日萬盈，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續大雅，稚子記諸生。

生監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甄別士子巾服，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命制生員襦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阜緣，阜條，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洪熙中，帝問衣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貢監

明制，府州縣學諸生，必入國學，乃可得官，不入不能得也。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資曰例監。其初，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又於會試下第舉人，令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監。後並設爲定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翰林院考試經義，判語中式者，一入監，而勳臣子弟亦多以廕入監。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勳戚爭以入監爲榮。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之別

同一貢監，而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之不同。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而已。資格所拘，英才多滯，故於常貢之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即今拔貢恩貢者，國有慶典，以常貢充

之。而其次卽爲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倣也。

廩增附學之別

漢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唐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太學。增廣生員。是弟子員及增廣之名。始見于漢唐。而無附生之名。又無別爲廩生之名也。自明永樂而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宣德五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于是乎有生員而不廩食者。正統十二年。又有軍民子弟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而附生之名由是以始。

廩生餼糧

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千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以滇黔用兵。裁充軍餉。康熙二十四年六月。都御史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戶部左侍郎蔣宏道。亦力請復之。部議准其支三分之一。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在國子監。歙縣吳麟潭。宛爲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正。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本朝制科。始于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于朝。伐石鳩工。豎之。又令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于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見知新錄。按竹垞太史跋。

語謂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卽命立石北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正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于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周延儒奉勅撰文。乃立石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鑒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不師舊典。相視淺輕。易代以來。儼踣遺佚者過半。然則吳司成搜索之力。詎不偉哉。

博學宏辭科

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唐志謂漢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其來遠矣。故唐時于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之。曰制舉。四方才德高蹈幽隱莫不兼取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皆臨時所著之名目也。因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如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皆此類然其意固專重策論。宋承唐制。略有增損。謂之大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仍未嘗有宏博之名。自哲宗紹聖乙亥始。詔曰。宏辭科不試制誥。止于表檄。露布。誠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徽宗大觀中。改曰辭學兼茂科。去誠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爲九種。四題。而二題以歷代故事。及高宗紹興初。乃名曰博學宏辭科。復益以詔。贊。檄。爲十二種。三日試六題。各一古。一今。遂爲定制。南渡而後。號稱得人。迨甯宗嘉定戊辰。以

遠時相不喜此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者。如題是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實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題是因民常而施教。實則地官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中固隱數目字。使疑誤之類。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供指摘。故中選者日少。而非非常之才。又復置諸閒散矣。我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讀卷者。相國李公蔚、杜公立德、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藹。掄才之典。莫大于是。得人之慶。亦莫盛于是。乾隆丙辰鴻博科。一等五名。二等十名。皆授館職。武進劉綸爲之冠。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四人。閱卷者。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二相公、少宰邵公基。

武科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有長墜弓射步射筒射。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故事。而未及行。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射。而以策爲去留。以弓爲高下。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不果行。宏治六年。定六歲一行。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乃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其後條罷條復。至萬歷三十八年。始定會試之額。

武科廷對

趙雲崧謂通鑿。宋熙甯六年。初策武舉之士。紹聖四年。又御集賢殿策武舉。然文獻通考。慶歷六年。已舉

行之雖皆親試。要亦如天聖故事耳。未足據爲廷對也。至孝宗時。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賜武舉出身。此則武科廷對之始。惟引試無定期。又不聞數舉。故旣廢之後。歷元而明。莫或紀載。迨崇正四年辛未。中允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至于今踵行之。遂爲武科殿試之例。

特奏

今之欽賜。古之特奏也。王氏林燕翼貽謀錄。宋開寶二年三月。詔禮部貢士凡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非有特恩。終成廢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景德二年三月。因賜李迪等進士及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景祐元年正月。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

女神童女學士

李氏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

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又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庶和。呼女學士。祕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宮內稱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若陳後主選宮人有文學如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此衰季之朝窮極奢侈之所爲。不足道。

俸祿

沈氏赤然曰。俸祿之制。惟漢爲最優。唐自開元以後。無事屢加。失之太濫。宋初折支。多因後唐。開寶中。始減州縣而增其俸。太宗雍熙中。復詔令俸錢皆實給。嘉祐。元豐。制又屢更。至崇甯間。則又濫矣。南渡後。京官減三之一。而小吏俸增于前。猶不失爲調劑之法。元則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而實輸之于民。此法之極弊者也。至明洪武所定百官祿米之數。一品月俸止八十七石。其餘以次遞減。至五石而止。已薄于前代矣。其後乃以鈔折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每貫僅直錢三四文。尋以鈔少。又以布折鈔。布一疋當鈔二百貫。是以三四百錢之布代二十石之米矣。夫農之下者。猶足食五人。今如明制。雖官至極品。一月俸米僅易錢一千二三百文。不足給一身飭粥。何以責其飭篋。篋卻苞苴乎。無怪明季賊吏之多而鄉紳之橫也。

入粟補官

前朝姜南叔明半村野人閒談曰。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宋真宗年號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卽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宏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籍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自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假年冒籍

容齋四筆云。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新城王文簡。謂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而今日尤甚。有減至十餘年。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者。又陔餘叢考。言唐時已有赴他郡取解者。然其人籍貫或不必改。從取解之地。惟宋冒籍之禁最密。天禧二年。福州人周總。值詔下。赴鄉薦不及。遂認譙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總父聞之。寄以詩。有直須焚却蓼莪篇之句。總鬱鬱以卒。按宋劉荀明本釋。稱李潛君行。其子欲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求仕君而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有中表應舉。不以實年。介夫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足見前人立

心不苟如此。

衝繁疲難

州縣向例有繁簡兩調。雍正間金鉞任廣西布政使。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從之。今直省所行自茲始。

吏胥

德清許宗彥周生曰。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間。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洪稚存曰。官之累民者少。吏胥之累民者多。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姓名一入卯簿。則呼之爲公人。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亦畏之。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

家不止。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辱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于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由單款式

康熙二十四年。戶部尙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上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徒甯趙吉士恆夫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爲勺。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俄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于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命下公卿議。吉士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缺。于官司簿書。永絕奸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鑿諸棗梨。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益庭莫能難也。

明代以來丁口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民數共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宏治四年。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口。萬歷六年。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橫雲山人明史稿曰。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顛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數反增于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踪。理或然也。國朝順治九年。天下民數共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康熙五十三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乾隆四十年。至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口。較康熙五十三年增十五倍有奇。而殊方異域。耕屯游牧。共戴生成者。且無算也。陸稼書靈壽志論曰。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于洪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檠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

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王夢樓曰。古之爲民者。四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也。自先王之澤旣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士已非復古之士矣。競趨淫巧。爭相壟斷。亦非復古之工商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于今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媿于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抑又甚者。古之時。尊重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朝廷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于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天地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巧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禮義。佐天子以治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也。天下苟無農。何取乎士與工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

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奈之何使之爲窮民而無告也。吾用愛農之無媿于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爲三代以下之農也。

蠡勺編卷二十六

治河

王述庵曰。虞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泲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爲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種食。魏晉六朝。以至遼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運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爲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腴悉歸蕪沒也。趙甌北曰。元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于河間。爲患凡七八年。脫脫任賈魯治之。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旣潰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之也。夫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于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

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稽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年年堵築。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脩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于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旣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或又謂挽使北流。將不利于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于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于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邁行。

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

海運

保昌胡給諫定曰。海運之利。興于大禹。盛于李唐。而莫備于元代。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餘萬石。禹貢言揚州貢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千古海運所自防也。第其時由江而出海。由海而北。以入淮。所行不過千餘里。唐時范陽盧龍之軍。仰食東南。其糧運南由吳會。北達渤海。數千里之遠。一輩可杭。邊軍百萬。馬騰士飽。故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然其時都于關中。漕粟以給京師。必由河渭。其由海而達者。不過給薊北諸軍而已。元都于燕。其初運糧之道。亦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黃河逆水至中瀦。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及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自浙西不旬日達京師。大收海運之利。雖其時曾于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每歲河運不過數十萬石。其歲漕三百餘萬石。多從海運。明洪武年間。會通河淤塞。永樂初。復開會通舊河。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至今因之。蓋以河內爲平穩也。然考元史。豔稱海運爲良法。明臣邱濬亦稱海運爲良。便訪求海運道里。其由大江出海者。約十六七更路。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可到五條沙。由五條沙約二十餘更路。可抵天津。其由黃河出海者。至山東膠州入口。有河二百八十里。經高密縣至海倉鎮。復由海倉鎮出海。約五六更路。可抵天津。其間無剝殘之費。無挨次之守。且海船每船所載。加倍于河船。上可以節

國用下可以紓民力。似于漕政不無裨益。如以海運爲險。意外之虞。內河亦或有之。不獨海運爲然也。又元虞文靖集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崔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埝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徵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仁和沈氏亦然。謂使伯生之議果行。數年之後。畿輔盡爲沃野。誠百世之利也。惜乎未有行之者。

西北水利

大興劉繼莊獻廷曰。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潴。無道可行。此則近日治河過之使不得北者助之厲也。德清胡氏渭曰。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過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乃治漕也。設會通河。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渤海。斯不煩人力也。

東南水利

平湖陸清獻公曰。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周耳。蓋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當不至于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于邡。邡。單。而明莫詳于夏。原。吉。邡。單。主于築隄捍田。而單。鏐。主于滌源濬流。邡。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鏐。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邡。而緩則宜從鏐。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于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

粵東水利

吾邑方孝廉恆泰曰。粵東水分三江。東自河源。出虎門。入于海。無論已。北江源自梅嶺。南過樂昌。又南過連州。至三水。會西江。出虎門。入于海。西江經流。源于滇。過于黔。至粵西潯州。名爲右江。其勢寔大。併發源貴陽之左江于中江。兼併發源都勻之中江于右江。而三江合。其勢愈大。由是下梧州。爲牂牁。出羚羊。分流爲二。東流至三水。會北江。出虎門。入于海。南流出大蘆。經西樵。復分爲二。一過新會。出厓門。入于海。一下甘竹。出焦門。入于海。此粵東水路之大概情形也。向因海口寬。河面闊。故無水患。嗣漸民利淤積。日望海變桑田。于是就沙尾築石角以阻淤沙。未幾見魚游矣。未幾見鶴立矣。東以斥鹵報。西以工築陞。增一

頃沙田。卽減一頃。河面田愈多。河愈窄。沙愈滯。水愈高。近水村庄。不得不築基圍。以自衛。圍築遇漲。而奔駛益緊。漲大逢潮。而冲激尤橫。潮與漲敵。而堅圍潰矣。水退復業。僅仍修固基圍。恐不足恃。自應究其致患之所以然也。現在北江之蘆包。及南岸之橫江沙。雷公沙。佛山沙腰等處。潮落則涸枯。水漲則互塞。有此一阻。以蓄其力。遂挾懷襄之勢。宜挑挖深之。工不煩而利甚溥。斯小弊之尙易除也。至若沿海沙田。早經陞科給照者。毋庸議已。卽千百處圖積淤沙之木椿石壩。皆民利藪。姑無論難于押拆。縱拆而轉眼復然。又烏能禁而長守耶。此大弊之不能除也。惟有亟亟禁止。不准報墾報陞。或者補牢未晚。縱有稅。但子母接生。非賴椿石積成者。亦不准承墾。三年一丈。稅有溢出。田沒入官。庶幾沙棍無由瞞混。且知不准墾陞。積淤無益。自不致石壩年增一年。河道日蹙一日矣。然下游仍不能如前寬闊。以通暢其流。得無從上游圖之。使分疏。使決注乎北江。自北而南。直趨入海。無可疏。亦無可決。西江由西而東。入肇慶界。有羅定江。新興江。俱從南北注焉。羅定江發源處稍高。難使轉注。不若新興江發源平坦。較易爲力。計從新興河頭。陸行至陽春之黃泥灣。不過三十餘里。通衢大道。間有小岡阜。儘可鑿而通之。使水轉行南注。徑出陽春。歸大洋。則西江之水。從而分洩。以殺其勢。更於新興江口分水。使之六分東流。四分南流。不漲不涸。功德與水而俱遠矣。聞廣東新語。載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知先曾疏通。後乃閉塞。果疏鑿至黃泥灣。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全省之利也。陶三廣公會開之。旋爲無識者阻。功敗垂成。至今遺憾。乾隆間。康公

茂園精風鑑。以輿圖元武之方水相錯。則盜風熾。任高廉觀察時。請開黃泥灣。未果。嗣屏藩東粵。又欲興舉。旋他陞。仍未果。卷合存焉。是前人已多議及者。況南販免盤駁之勞。米穀有接濟之便。西場運鹽。節省糜費。利有不可悉數者。皆捍禦水患利外之利也。或恐添一海口。又增一盜賊門徑。可于黃泥灣出口處。添建砲臺。撥弁守之。與高雷廉三郡聲勢聯絡。于海防更爲周密。若慮私鹽私貨進口。添設海關鹽關。查禁透漏。亦易定防範章程也。遵古宜今。有利無弊。惟是開數十里河道。恐有礙田園廬墓之處。必賴賢有司剴切勸諭。厚售其值。使無怨咨。至于經費浩繁。無難籌畫。思每次基圍修復。不下十餘萬金。一遇水災。蕩爲烏有。今疏其上游。昏墊永免。有不欣然捐輸樂助者乎。其間賢能之士。隨其鄉俗。或按畝。或量簽。剋期定可匯集。況照成案分別獎勵。有力者更恐不先矣。相機展布。事必易行。行必有效。明如觀火也。

任地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變而不可復。秦之法。豈能過于古與。抑春秋以來。古法寢壞。履畝稅莫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與。漢氏之興。因陋就簡。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煙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至盡除之。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三年。除民田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未幾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與。苟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

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爲極盛，戶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勻給天下民田。鄭漁仲言井田之發已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從南安世奏行均田之法，如露田、桑田、麻田之類。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如永業田、職分田、公廩田之類。其已然之效，于是可觀矣。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故平湖陸氏謂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蔣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卽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于地，卽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溝田

康熙十年，遼陽靳文襄公巡撫安徽，時皖屬頻旱，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旣上補救三疏，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旣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

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士。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于田五尺。溝低于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而適滇閩變作。故未舉行。

鹽政

吳廣文蘭修曰。鹺政之日壞也。淮揚爲最。長蘆次之。兩浙又次之。兩廣爲後。以廣引八十一萬四千餘道。歲不及額故也。惟淮鹽重弊。厥有二端。而私梟與鄰私不與焉。正引包額。三百四十斤。而淮南棚至五百餘斤。淮北多至二三百斤。是謂商私。官船舊載。大者三千引。小者千餘引。今則大者七八百引。小者二三百引。商私之外。皆爲夾帶。是謂船私。夫一船之載。引居其一。私倍其三。船私鬻于途。商私積于岸。無引之鹽日銷。有課之引日滯。上負府帑四千餘萬。論者顧切切焉。私梟鄰私之是議。是急手足之疾而忘心腹之患也。然而積重難返。奈何。曰。太上變易之。其次補救之。改埠歸場。就場定額。先餉則有同關市之征。貯倉則參用常平之法。此變易之說也。權其輕重。度其緩急。節費以恤商。因法以便民。此補救之說也。補救

則易爲力。變易則難爲功。杜千萬人之口而任之。合數十人之力而舉之。其利可以百世矣。淮人蕭梅生曰。改埠歸場。就場徵課。財用足而訟獄清。斯經國之遠猷。平世之大法也。是時言官亦上此議。特派大臣前往會勘。格于衆論而止。非常之舉。會有其時乎。

銅政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言定興王芥子太岳官雲南布政使。憫銅政之弊。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大畧謂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至雍正初。始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茲硃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皆數倍于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掎。尅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尙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採辦之難。此其一也。滇銅自乾隆四五年以來。歲產六七百萬觔。乾隆三十八九年。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至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不可缺。而江南江西以外。尙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求之益衆。責之益急。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採辦之難。此其二也。硃民皆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亦有開硃無成。虛費工本。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頃定議。每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然工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不下巨萬之值。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採辦之難。此其三也。小廠收買。渙散莫紀。合計數十小廠之銅。比二三大廠不能半。則大廠安得不困。採辦之難。

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非十萬匹頭不辦。今司運之官，既皆增價僱募，然不免以人易畜，里民每籴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其有已效于昔而可試行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以集牛馬也。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踊之氣，銅卽不增，亦斷無減。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地僻人少，林木蔚萃，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有事半功倍者。誠于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雖有不成者，寡矣。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而瀘州旋收旋兌，畧不停息，則終無儲備之日，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儲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啓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

令運何爲而遲哉。

錢鑄年號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淮陰吳山夫金石存載齊公刀銘。齊公者太公也。其時尚爲刀形。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三字曰齊公貨。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稻芒書也。後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是皆錢文之所由始矣。顧亭林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曰四銖。其後去四銖一邊。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通行之術也。舊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其文乃給事中歐陽詢所書。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及下。先右及左。又自上及右。回環讀之。於義皆通。馬永卿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檄文德皇后。招一甲。述。故錢上有招文。熙寧中。劉斧撰青瑣集。則謂事出明皇楊妃。何不考之甚也。其末。昭宗有天祐錢。五代晉有天福錢。宋太祖乾德間所鑄。仍不載年號。而曰宋通元寶。至太宗鑄錢。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皆以年號元寶爲文。惟仁宗年號寶元。乃改鑄皇宋通寶。以不欲用兩元字兩寶字也。自後錢文皆曰通寶。歷代因之。而無不鑄年號者。

華亭義米

順治六年六月，戶部議覆江甯巡撫王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十餘石，幫賠役累，優卹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粵海米舶

梅州吳石華曰：廣東幅員二千里，瀕海諸縣，土壤膏沃，厥田上上，其餘山谿間錯，厥田中下，生齒繁庶，食常不足，桂柳潯梧諸郡，歲浮江而東下者，凡數百艘，或歲歉，諸郡閉糴，則市價頓起，皇然如不可終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大饑，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于小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舶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乙卯，與嘉慶十一年丙寅，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夷船，既免船鈔，止准空船出口，由是米舶不復至。謹按小呂宋在臺灣之南，本名巒哩喇，轄于呂宋，故名，其去呂宋甚遠，一在南洋，一在西洋也。地平土美，芟草布穀，不耕而穫，稻米一石直銀三四錢，其至廣州不過六七日，又無船鈔之征，豈不甚利，然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無貨物之載，有風濤之險，宜其不復來也。各國夷船運米者，均由小呂宋裝載。今上御極之四年甲申，總督阮元奏言：各米船照舊免輸船鈔，仍准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鈔，有贏無絀，似于裕課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得旨俞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

米舶有二種。大者約載四千餘石，小者千餘石。夫裕民食者，補救于荒年，孰若綢繆于豐歲。即使家給人足，而歲增十餘萬石，市價益平，倉儲愈實，羣黎百姓食德而不知，所謂無赫赫之名而其利周于百世者也。然而法久弊生，索費漸多，則來者日少。是在善後者嚴以剔之，良法美意，庶恃以勿替也。夫又曰：此篇作于道光七年，自後驗米開艙，漸增規費，而米舶少矣。十一年辛卯歲歉，中丞朱公桂楨會同制府關部出示，如員弁書役等再敢需索，畱難許載米船戶，即赴本衙門具稟，嚴提重治。于是連檣繼至，米價頓減。張鳳曹曰：至海米舶向來者已少，甚矣胥役之爲蠹也。若依洋米例一律奉行，則閭閻幸甚。

蠡勺編卷二十七

姓氏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唐張曲江公撰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趙氏彥衛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日知錄云。姓氏之稱。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媯。禹之姒。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也。于諡。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也。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史記者。所以有

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邾、晉、應、韓之分是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尙數十家聚族居焉。考北齊寺碑題名亦多相里氏。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汾陽小相里之北。碑云。顯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仕堯爲大理官。至殷。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于相城。時人遂

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會長以爲異。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爲朱。訛爺爲邪。唐末朱邪赤心爲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咸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卽克用之父也。

郭姓號之轉聲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號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郭號之古文也蔡中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略。謂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號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號氏無聞。惟著郭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苗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識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後漢黨錮傳。符融。其先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姓符。故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之

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卅，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趨從者便耳。至顏元孫干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三字姓

万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万紐于瑾。万，讀若萬，金石錄，金石齊有前軍都督右武侯乙速孤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壹斗眷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

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見陳正敏避齋閒覽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僞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是後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歐公跋楊震碑陰，謂賈伯綺，劉顯祖，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僕固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疑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字三字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叉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澍，字季，萊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卽論語中管仲，曾皙，皆是。人習不覺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

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公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草自勉性緩而以弦自厲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閩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籛者號曰四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媪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離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鬻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尙遺朴略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

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其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見蔡邕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與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觀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而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

之。

生諱家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故曲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初諱樹已。後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衆。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謬。古本作問不違也。曾閃朱旗北斗閑。古本作北斗殷也。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按翱父諱楚。金非今茲之今。此或諱耳。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徵不言在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彊。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云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敍。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隲。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說之。首曰。君諱弋。字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

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鏗，即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即居易父李翱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王父母則不諱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荀偃禮稱平公爲曾臣彪，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五服爲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爲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二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宜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共父刊二程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似當爲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爲猶父。蓋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盧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尙書，與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尙書，請回贈其祖。詔不許納官。而贈僮爲尙書禮部郎中。此後世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尙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官。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尙有差別。我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

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蔭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慟哭縉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網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然則惟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勾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見西河文集。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宋王氏祿燕翼詒謀錄曰：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人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文正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之母。指側室之子言。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于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大明

陽文忠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王沂公會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按本生祖父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遇當追贈。奏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尙書。劉總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尙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

貴不敢加親之誤

邵氏博聞見後錄。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即今地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呂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韓氏如璜曰。先儒謂父無爵。若以己爵加之。是欲尊親而反卑之爾。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人子以其身貴。而馳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

誥敕

陽湖趙氏曰。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填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

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擴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屬誥敕房中書職掌。崇正初。追恤被魏閣所害諸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爲侵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爲之。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諡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諡。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支允堅異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譏父。臣譏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諡號滄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時皆從真卿議。獨袁倬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以下多言臣諡。王文簡曰。諡法。漢制雜見于白虎

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又臣乃得謚。自姚廣孝。胡廣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至邱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畱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

以一字爲貴也。京鏗諡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諡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諡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尙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諡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本朝賜諡。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諡。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諡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諡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

特諡私諡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子野以令望。特賜諡貞子。陶宏景賜諡貞白先生。劉瓛賜諡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諡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諡。而出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諡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諡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畱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其諡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諡之始也。然私諡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曰。私諡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諡惠。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諡。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諡

顧夢麟中菴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納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媯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諡宣。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温母諡敬。南史。駱文牙母諡恭。此婦人有諡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關壯侯諡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諡關羽曰壯繆侯。按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諡。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朝定諡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諡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

諡當稱忠武爲是。見丹鉛錄。

明季諡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曆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皆構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天慶宮。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孝孺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冢。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神者耶。然視唐元宗稱上清弟子。宋徽宗稱教主道君。則已開其先矣。

蠡勺編卷二十八

漢學

掖縣王爾疇止庵曰。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蓋荀虞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偽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屏曰。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

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燕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臚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道學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衰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

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爲僞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燹。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材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龕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廳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餒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尙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爲吏十五年中。歲乞身。老于濂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濂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城僧佛駄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爲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瞻雲寺。吾邑張司馬維屏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爲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遇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爲賢。此其所以爲賢與。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珦。官南南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異之。與之言。知其爲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卽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太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

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朱子之學所得。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爲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爲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既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沒。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爲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灃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數年而徧。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訾。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尙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鷺湖之會。深誣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耐議。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誣陸如楊墨。噫。亦冤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齟齬陽明。且及象山。目爲異端。密化范明徵雪厓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尊德性而略問學。是踐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爲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旣得于心。而成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爲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爲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虜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燦燦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衛道之力

百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詳見遼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冶。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爲程子之說。可

與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平湖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滄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鑿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

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槩。縷繩尺。與聖人之教同一轍。惟兢兢然。子子然。甯言之實。而不敢高。甯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冉有幸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得爲高第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于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鑿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勤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傳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勤止見而恫之。以爲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至于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勤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

子也。朱竹垞曰：王莽作金匱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爾。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歿，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耶？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豁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潯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聖門之猥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爲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慍。又知府張瓚謁見，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綴錄，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愨跋語，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惲氏敬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猥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猥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已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猥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欲然也，又以

爭訟爲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爲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爲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爲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泠泠。蓋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白沙出處合于道

惲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篋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壞。

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

碧玉非聘白沙者

惲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搨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語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刻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纆。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則駟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纆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裸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

之。先生既薨。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畱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旣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旣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旣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奮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仲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慎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卒。

慎獨圖說

慎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慎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慎獨之效也。其第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于明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慎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慎獨。

錢子仁論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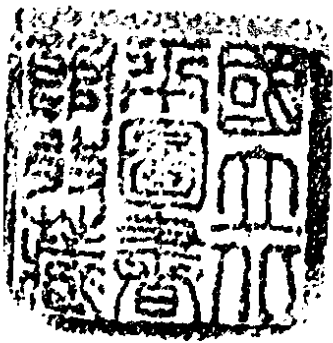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

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廣濟金會公檢討曰：姚江之徒，龍谿、緒山諸子，假醇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湯蕩、浪浪，此豈姚江逆料所能及哉。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

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





3

4

228

蠡

勺

編

五



成集書叢

編初

音 鴻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編 勺 蠡
(五)



3 0648 9641 2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二十九

孔聖諡號

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或言褒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宗。貞觀十一年，尊為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進諡文宣王。宋真宗幸曲阜，尊孔林，謂近臣曰：唐褒先聖為王，朕欲加諡為帝，何如？或以為不可，遂增至聖文宣王。見東都事略儒林傳序。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為大成殿。我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更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以張文光言，改諡至聖先師孔子。

避孔聖諱

廿二史劄記云：金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孔聖世襲

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羨為

083
112

2229

蠡勺編 卷二十九

四七五



3999

宗聖侯。邑百戶。晉世祖太始三年。改封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襲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至和二年。納祖無擇之言。改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為衍聖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證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見東都事略本傳。明因之。秩正二品。永樂二年。加一品金織衣。其服織金麒麟袍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自是以為常。

孔廟百石卒史

漢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金石文字記云。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註。卒史秩百石。是也。自水經註為後人改作百夫吏卒。監本三國志。及今本杜氏通典。亦作百戶吏卒。而山東通志。闕里志。俱譌為百戶卒史矣。康熙甲子。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首問漢碑所在。時孔東唐尙任。以明經為講書官。後戶部郎中。引上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尙任指是碑。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立於元年。今尙文字完好。百石卒史字凡四見。皆明白。無誤。即史長孔子廟後碑。亦有守廟百石孔讚語。今謂之百戶碑。上問何為百戶碑。尙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句以掌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

觀此知魯人亦譌爲百戶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爲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路曾點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采其議。并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爲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蔑兄弟也。公冶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尤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溪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從祀以周輔成爲首。至于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爲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陸文安。張宣公。蔡文正。眞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眞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甯壬子。文定生熙甯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宣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眞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前

輩也。今永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視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為先達。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可乎。至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乃列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為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故邵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位次圖。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為先師。時孔庭配食。左邱明二人。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第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程張朱六儒。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于愿中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超升于七十二賢之例。援彼證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增者。尙有顏何、秦冉、顏涿聚、牧皮、縣亶、孔璇、薛邦、孺悲八人。嘉靖九年。罷秦冉、顏何。雍正二年。復秦冉、顏何。增祀縣亶、牧皮。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而誤黜。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鄭元。以身殉經。衛道而未議祀。斷宜補者。顏芝、孔鮒、尹焞三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焞。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隨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為僭為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贊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禱讓以求福祚者。女巫妖覘。倡優鼓舞。媒狎特甚。至獻文帝宏。即位始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云。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選。禱祈鼓舞耳。酒脯之祭。固從民便也。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惟擇堂宇。選日為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橫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列兩廡。儼貨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長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朝。東廡。儼貨季、岐伯、伯高、少師、雷公、伊尹、淳于意、華化、皇甫謐、巢元方、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

見大清通禮 歲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先醫。以太醫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願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尙書牛諒曰。三皇開天元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特領之于醫。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義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于是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卽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爲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卿金德瑛。奉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媧氏陵前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爲求嗣之神。等諸淫祀。竊思斷齋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

樂誅兇。豈當陽爲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角龍顏之肖。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黷褻私祈。概行禁絕。仰符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蠲潔烝嘗之典。事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張子曰。上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是天。鄭鏞曰。以其氣之精浩。曰昊天。以其位乎上。曰上帝。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尙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爲天皇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爲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耶銜其次女幼時一日于中庭忽大驚怖家人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康吉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設而魁星果何所職邪足博一笑近亦有改魁爲奎者然李仁卿古今黠謂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大豕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按孝經援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俞頤效象宋均註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壁二星九度文獻通考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圖書集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爲女仙之宗者由列子及汲冢周書啓之也考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武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爲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壽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載其服物居處備極都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狗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爲世有邂逅相遇者當深避之不遑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構葺。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爲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醫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人傳爲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閒。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曰。余戍伊犁。所過鎮堡城戍。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劍賜之封濟順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卽張仙諱惡子祈子者恆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由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周禮大宗伯以樞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卽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壩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巔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菴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

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爲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尙書官侍讀時，撰諭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涓州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文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閭于八九月命巫禳火，皆以祀華光神。神白皙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蓋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西則爲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爲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爲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卽燦燦之謂也。況艮爲少男，介居西北。先天艮在西北正爲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爲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爲也。道家言神姓陳，爲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與。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卽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齋慕容儷、梁

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日爲誕辰。粵東省會向稱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毛西河曰。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七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卽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古無合祭。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合金錢爲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爲神爲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

爲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漢書張安世及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祠而有司因循觀望不果行皇祐中用蘇頌議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著爲令其後高宗紹興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建且恥踵其事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卽時而修舉楹桷成毀旣不勝其煩難而胙蠶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比祀抑亦孝子仁人之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茨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變原曰君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諡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滿甘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邱文莊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達禮者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

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爲非古，故于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想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播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爲古墓祭之切證。閻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爲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爲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卽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啓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已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無忌，皆與戶守冢。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六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

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埽、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邱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戶、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蠡勺編卷三十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爲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矣。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襲越不已甚乎。沈文懋編國朝詩別裁集。誤諸王名次。雜羣臣中。高宗皇帝命內廷翰林重校。移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凜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屬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于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氏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魯公爲禮儀使。意此禮卽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

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尙條貫闕如。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遭喪不祭

徐健庵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

禘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于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己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爲喪。祭亦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凡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

人者。覩顏居具瞻之位而不肯去。又況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肖者。固不必言。卽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詔意必欲起公。再下。再力辭。未至切責。公復抗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覩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家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旣廢。家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士濂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

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夷禮

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河。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心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爲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疑衰布裳。旣葬除之。至于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親矣。乃并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爲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經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為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為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為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為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僞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為舉主。故吏為舊君。治民為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為制服耶。抑有之而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為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關諸高弟為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氏紹炳曰。人子于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剝染之日。業告絕于祖禰矣。為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拊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勝國士大

夫多託于名義。髡髮以出世者。身後或有是事故。柴氏有是言也。況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貪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人戀戀不舍哉。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制服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尙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于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如斬衰期功總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庵曰。二氏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爲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類。固甚盛心也。第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觀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此條入之。豈不尤爲度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教之一端也。

度牒

趙崧崧曰。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

所利而買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為僧。每人納二絹。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為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賜僧道官

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賜玉清觀道士王知遠為太中大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慧明為歙州刺史。唐善括蒼人三世為道士。夫以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是開元二十年。相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宮。元宗又以為銀青光祿大夫。其視收集仙殿為集賢院時。大不侔矣。及代宗以胡僧不空為特進大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遂為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此本容齊三筆。然當以後魏沙門法果。封輔國宜城子。加侯。為浮屠封爵之始。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後以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南漢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者有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玉堂仙掖中此禿可謂破天荒矣

張真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邵氏見聞錄謂順帝時人善以符治病百二十三歲卒唐天寶間號正一靖應真人而子孫未有賜號者通考言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邱文莊公謂此張氏賜號之始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爲靈應冲和真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賀卽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寇謙之嘗言繼道陵爲天師故世俗稱入師元時亦號真人耳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真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并革真人止稱提點萬歷初復之俗至稱爲三天扶教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卹吏部題查正一真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卽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聖祖睿見可云邁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白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絕地通天之間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禴禘。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後世寢失此意。以感召之舉。徒望之愚婦人。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孔廟之祭。亦進倡優。典禮陵夷。于斯爲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闖入宮禁。宋元嘉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劭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蠶。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上。覺劭乃弑帝。見宋書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身。呼後主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尋致亡國。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羲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

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旣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大西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有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歷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始以方物獻。并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廩賜第。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旣屬不經。然旣稱神仙。自能神舉。安得遺骨。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不報。會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誤。徐宮保光啟篤信之。借宣武門內首善書院作歷局。天啟元年。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

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因毀先聖，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其教乃沾染中土，栗主燔經籍于堂中，陪其碑。至是改爲天主堂，而書院遂廢。

毀淫祠

魏武帝爲濟南相，毀劉章廟。及秉大政，普加翦除。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儉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奸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蠡勺編卷三十一

古算器

丹鉛錄云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曆志言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爲四羈。餘圓爲四庇。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籀黑籀。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珠算

梅徵君文鼎曰。珠算之興。苦無稽據。似亦起于明初耳。何者。歸除歌括最爲簡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澁。蓋卽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爲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考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吳氏省闈曰。欽天監曆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卽起是時。又嘗見他書。元統初。元順帝造大統曆。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卽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卽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

楊損以算術選吏

唐闕史載青州楊尙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採於輿論而升陟之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重選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羣跣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音杖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視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儕類則胎伏而退以其類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黃鐘之異

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宛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以其人論則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鐘至濁今試次管吹之管長則清管短則濁黃鐘不宜獨清也意呂氏以三寸九分者爲黃鐘之宮蓋月令中央之律與子月黃鐘九寸者不同李文利輩或誤用耳

納音

瑞桂堂資暇錄曰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一六火音二七土音

五十。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由起也。沈梅村謂以頻年曆日考之。信然。如壬子、癸丑、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也。木有自然之音。故納音卽從木。甲寅、乙卯、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假土而爲音。故納音不屬土而屬水。丙辰、丁巳、其數二十有二。二者、火也。土假火而爲音。故納音不屬火而屬土。餘皆可類推矣。

唐人明律

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審諦之。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指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潯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翻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又唐有安浼者。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浼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浼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浼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蕤。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蕤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蕤

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況。況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太初四分三統曆

三代以前。曆無定法。兩漢之曆。張蒼主顓頊曆。唐都。洛下閎。司馬遷等。作太初曆。初用夏正。歆向父子作三統曆。章帝時。行四分曆。而當日所推美者。莫過於太初。四分。由今觀之。未有疎於二曆者也。周末冬至日已在南斗。而太初猶起牽牛。四分不知歲差。百餘年後。必差一日。漢人惡得爲知曆哉。敬齋古今註曰。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於後世。至于章帝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

者深可恨也。

西曆

崇正時曆法益疎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卽以崇正元年戊辰爲曆元。名曰崇正曆。其法視大統曆爲密。國朝因之。曆日益精。蓋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渾地。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而恆星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繫宮度於星宿。西法繫宮度於節氣。中法平分一歲爲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爲春秋分。而餘氣各以日行遲疾加減之。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恆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根極理要。迥出前賢之上。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疎密差。太陽有不同心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蒙氣差。日食有三差。又有外三差。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亦皆振古所未聞也。梅氏叢書曰。遠國能言曆術者。多在西域。蓋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卽今登萊海隅之地也。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皆濱大海。故以爲限。和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不可更北。故以爲限。獨和仲宅西。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旣無大海之阻。又氣候畧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唐虞聲教四訖。和仲旣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卽有以開其知覺之

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也吾邑張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至萬曆聞復還中國非至是而始行于中國也今畧舉數端證之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洋曆所言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合而周髀算經漢趙君卿已爲之註二也立天元一法利瑪竇不得其解而宋秦九韶元李冶皆能言之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其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卽中國里差之法是里差之法實爲西法所自出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也是尤爲中國流傳至西之明證六也且用西法者第取其測算之精而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于子之善也紀月于望何如紀于朔之善也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而中法固在西法之前者也

三元九宮民曆

曆日內所歷男女九宮以上元爲中元傳誤已久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欽天監奉旨悉依星曆考原更改以康熙二十一年甲子爲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乾隆九年起四宮下元甲子嘉慶九年起七宮

句股

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以成蓋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而爲二五

角者可分而爲三。六角者可分而爲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平而角宜。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三度一。以古乘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餘姚黃梨洲。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梨洲著有授時曆故。測圓要義。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曆。世驚以爲不傳之祕。不知梨洲實開之也。

測天

李仁卿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定論否。前漢律曆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箕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疎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

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旣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黃道赤道

沈存中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開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

用赤緯黑緯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經星非有定位

葉氏秉敬曰：二十八宿爲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鶉鳥昏見南方，故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爲南方之宿，而角亢氐房心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昂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爲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爾。若夏時，則角亢等蒼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元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前朱鳥，又爲夏時之右白虎，秋時之後元武，冬時之左青龍矣。且井鬼七星，雖是春時昏中之星，然只是昏時一刻在南，夜半則轉而西，旦則轉而北，午則轉而東，昏時則又歸于南，由此觀之，則昏時之前朱鳥，又爲夜半之右白虎，旦之後元武，午之左青龍矣。此其轉移頃刻易位，故謂之權立識號，則可謂之分定方位，則不可也。

經星之度不齊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最闊者爲東井，三十四度，其次爲南井，二十五度，最狹者爲觜，一度，其次爲鬼，二度。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所可記者，星耳，故取相當之星以爲

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星名

袁坤儀曰。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傅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考之鄭夾漈嘗論傅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至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亦曰天馬。意後人以其人善主馬而名之。曰王良。推之造父、奚仲之屬可知矣。

分野

婺源汪雙池曰。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闕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人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青浦胡廷佩曰。漢書地理志。某星分野。分去聲。今人誤讀平。非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去聲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

又有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僖三十年杜註。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註。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註。出齊之分野。陸德明並音扶問反。又漢地理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記天官書註。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偶拈數則。分非平聲信矣。又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以分野對陰晴。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風月晉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入于丁。按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星。見于其位。南粵之星。多于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皆古所未有。方恐者曰。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白諸星。于南極甚近。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一卷。或卽此等星。

客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韓昌黎謂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得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其殆老子星與。然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出無時。其

居無定。忽見忽沒。不可推算。寓于星辰之間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羣史書客星。鮮以爲吉者。世稱嚴子陵。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考通鑑。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有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溫星之類與。

孛彗長星之別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櫛槍。郭璞註曰。亦謂之孛。是申須、公羊、杜預、郭璞皆以彗孛爲一星。而不然也。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者。或十丈。或三丈二丈者。大率孛彗爲除舊布新及火災。長星則兆兵革。

荷邏侯星

德清許駕部宗彥曰。西士彌納和爲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攷歲差。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卽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

星、月星、荷邏侯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侯星與。

火星徵應

葉氏適題姚令威西溪集。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火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後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不智于人。當智于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于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余觀其以易肥遁爲飛遁。引註說文。不若僉以辨孟子。不若是愬。尤非寡見淺聞所能到也。豈獨智于天而已哉。康熙十七年。大兵討吳逆。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上言。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與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其地則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必至之應也。蓋火退鬼金。則火能燦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必矣。未幾雲貴平。因讀水心題跋。而並綴之。

比食

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比食之理。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亦有之。皆史家之誤。石氏介謂天道至遠。不可執交會之度而強求。似經文斷不容輕議者。然則宣十七年食當在五月乙亥朔。而經書六月癸卯。襄二十七年食當在十一月乙亥朔。而經書十二月。且宣十七年六月朔爲甲辰。固無癸卯。襄二十七年七月。經有辛巳。十二月又安得有乙亥耶。

諸方節氣

順治元年七月。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請所有應用諸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又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若節氣之時日不具。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回回舊曆。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槩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增數頁於篇首。從之。

定歲

曆家定歲首之法。以九年之曆爲準。括九十七月半。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四十八週。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而月之大小。則以朔日干支求之。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卽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其正二十四氣。日則天干三。地支七。時則隔八相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也。亥見巳。七數也。卽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而未時交也。若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置閏

猶賢錄曰。古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之書閏。皆在歲末。文公六年。哀公五年。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言閏卽歲終可知。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魯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數爲葑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葑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葑首也。按今法則以月無中氣謂之閏。陳氏曰。古曆十九歲爲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于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

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周禮冬官匠人疏。夏至日在南陸。躔于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陽盛陰消。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晝長。冬至日在北陸。躔于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陰盛陽消。天卑一萬五千里。故晝短。春分日在西陸。躔于婁。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然亦關乎地之遠近。坤輿外紀。莫斯科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唐書骨利幹傳。骨利國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而東方已明。又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晝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見康熙三十一年實錄。又職方外記。言北極有烏魚國。半年無日。其地去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巖。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去北陸甚遠。日行北陸。而爲地氣所障也。見大雲山房雜說。

六更十更四更

稼軒褚氏雜說。宋藝祖問國祚于陳希夷。有寒在五更頭之語。因命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至二十一點。卽轉六更。謂之蝦蟇更。然宋人周遵道豹隱紀談。言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蟇更。此卽六更也。外方謂之攢點更。初無二十一點。卽轉六更之說。按陰時夫韻府羣玉。宮漏有六更。君王得

晏起。謂出開元遺事。而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張蠙詩云。蝦蟇更促海濤寒。似六更非未始也。又南夷如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其計海道亦然。故風帆所至。有曰七更可達。八更可達者。有曰五十更六十更可達者。蓋海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云。又真臘國分一夜爲四更。吾粵海塘亦四更而天即明。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不足信。然究莫得其所自始。

選擇宜忌

梅定九曆學疑問補曰。曆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曆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閱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尊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異俗。愈出愈支。六十于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惑世誣民。莫此爲甚。朱竹垞羊石山題壁曰。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者鮮矣。今官曆宜忌。本于選擇曆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曆者。初無一字及于選擇。又如羅計

四餘。郭守敬曆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趨。然官曆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涉論。不能止也。今若一切刪去。祇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至意。復視于今日。豈不快哉。

蠡勺編卷三十二

崑崙山

水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別有崑崙也。按明史。賓童龍國有崑崙山。截然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海曰崑崙洋。是卽海外之崑崙乎。又張騫至大秦烏遲國。西海之濱。亦有小崑崙。

北嶽

亭林集北嶽辨曰。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秦室。於嵩高。南嶽潛山。於潛。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註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巡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

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絕曠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瀛。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瀛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收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尙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馬文升疏謂恆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恆山於眞定府曲陽縣云，似未曾見十七史者。

塗山

傅莫菴曰：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在壽春縣東北，今濠州地。史記稱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載塗山之歌，應劭則云在永興，永興，今蕭山地。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其處皆有禹跡。然考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山塗山詩，皆指在

濠州似當以杜註爲準。

華不注

成公二年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胡傳讀不如卜。非也。蓋不芳無切。與柎通。花萼跗也。詩常棣箋。不當作柎。陸璣詩疏作跗。東哲補亡詩。白華絳跗。作跗。皆同。花之蒂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丹鉛錄謂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言。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比以芙蓉。亦可爲華不之一證也。

東蒙

放翁老學庵筆記。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顯與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粵嶽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爲南嶽。屈華夫乃直推羅浮爲南嶽。謂北嶽在渾源。爲天地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爲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彼以爲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遂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且署其所

居曰南嶽草堂。嘉慶間，吾友黃子實數游羅浮。一日，憬然曰：羅浮，粵望也，可稱粵嶽。乃卽浮山絕頂西蜀唐閩戎文才所建羅浮君祠，易以石而式廓之，名粵嶽祠。汀州伊墨卿詩所云誰能開闢洪荒後，肇錫羅浮粵嶽名者是也。南城曾賓谷方伯爲之記，謂羅浮靈勝，具載圖經，然未尊之爲嶽也。是未見華夫香山先生之說者。黃君培芳卽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岳峙，峯浦圻以魚岳列嶂。矧茲羅浮，作鎮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黃君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爲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云。愚按：粵宅南隩，殆南徼也。故合宇內言之曰南嶽，以長海外言之曰粵嶽。夫南嶽之祀於瀟霍久矣，而欲以羅浮奪之，有競心焉。孰若粵嶽之安於無爭而愈足見其尊也。雖謂粵嶽之稱當於南嶽可也。

東樵

羅浮一名東樵。以與西樵相望而言。高三千六百丈，袤五百里，峯巒四百三十有二。其谿澗川源不可勝紀。鄒師正所以謂逸處海上，非逸世高蹈希仙慕道之流不能到。到亦未易徧覽者此也。陽湖惲氏敬曰：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真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北氣峭蒨，如杭之龍井。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龍眠龍井之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於

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於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奇。羅山二百里有奇。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愚者往往爲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閒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澹之境。幽隩澗朗之趣。如遇諸心目之間。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最。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

西樵

陳獨漉謂西樵方十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凡山知名而小者。莫西樵若也。然所在皆水。麗於水而有巖洞。崖壁可觀者。得二三十境。山小而富泉石。亦莫西樵若也。按圖經。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峯皆內向。大小相屬。隱於削成之中。若芙蕖之未開然者。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太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十。其飛泉之散於諸峯間。乍合乍分。或臥或立。凡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飛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羣峯迴合。有白沙書院。瀑布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

二在天峯左右。曰左天泉、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谿。有二亭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口者。作三級。逶迤而下。冰轟雪吼。倒射青冥。其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爲九曲溪。下流披瀉壁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從空細下。石薄巖虛。琮琤相應。其在碧玉洞者。擘崖而出。橫直無定。勢餘氣散。爲煙霧冥濛數十丈。望之若飛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碧玉巖之瀑爲最。有陳中州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十字勒石上。翁潭溪粵東金石略所未收者。蓋是山固多泉。飛泉外。其迸出石閒者。或仄或涌。爲乳爲湯。大瀾小淪。無不極其變怪。盤舞噴薄。響振一山。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爲湖。或築壘爲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鳴犬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歷亂。遊者往往迷路。

五嶺

史記張耳傳。秦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水經注曰。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也。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今大庾在南雄府北。騎田、都龐。在韶州府及連州北湖廣之境。餘二嶺屬廣西。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庚嶺古名蜜嶺。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卽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有臘嶺。爲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

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考史者謂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左思蜀都賦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宏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景。而嶠南之山。亦多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瀆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冷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漣谿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萊、烏巒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居庸關

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州之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魏書謂之下口。見常景傳北齊書謂之夏口。見文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註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莫不傷心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徑。居庸其第八徑也。關之設不知始於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

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三國志謂之西關。魏書謂之軍都關。唐書謂之納款關。通典謂古居庸關，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元皇慶元年，始改爲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爲絕險。然遼之亡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亡也，冶鐵鋼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道，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降。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闕也，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人心去也。

八達嶺

八達嶺有城，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凡一關必有南口，北二口爲羽翼。口外五里曰盆道，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言盆道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爲北路。蓋盆道者，八達嶺之藩籬，而八達嶺又居庸關之藩籬也。盆道兩山崢嶸，若犬牙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卽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爲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

北口嘗至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全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卽盆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

唐公山

潭溪西北山之近而高者。曰獅子嶺。以形肖得名。上有宋屯田使張德雄及其馬氏夫人墓。頂平多石。可坐數十人。下爲唐公山。旁注小澗。曰唐公水。昔言漢布山令唐頌葬處。延祐中耕者得斷石尺許。上下破裂。皆漫漶。好事者強指爲唐公碑。愚十三世祖濬玄公曰。唐公斷碑。余兒時聞諸儲南先生。謂縱極磨滅。而字畫樸勁。疑出初唐。斷非近代人手筆。惟以助伐姓氏。歲月都無所考。遂不甚貴惜。舊時人亦但以故老相傳。及山與水皆以唐公名。姑實之耳。

佛閣岡

佛閣岡去廣州治西北十五里。陳沙門拘那羅陀焚身處也。陀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止廣州。光泰二年。入北嶺山。今名北嶺告衆入滅。道俗挽留。遂歸王園寺。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化去。弟子焚其肉身於此岡。後有人見其趺坐於別山之陽。因號其地曰佛嶺。

石屋山

餘姚邵以貫得魯。甲申國難時。爲頭陀。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與邵近。至是來同居潭上園。相與讀謝

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豹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峯峯有吾二人履齒，於是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膺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矣。

石照洞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微，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閒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洞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七古詩一章，正用其事，見能改齋漫錄。

桃源洞

一統志：湖廣常德府，秦曰黔中，漢曰武陵，領縣四，桃源、漢沅南地，屬武陵。然自淵明記外，其事不見於他

說。梁任安爲武陵記。亦第祖述淵明語。卽武陵志亦止載桃源詩。而不及記。是可知此老曠懷高寄。故託辭示意。而爲蒙莊之寓言。非必實有其地也。唐舒元輿桃源畫記。乃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故後之好事者。遂飾而揭諸石。曰桃源洞。不亦謬乎。

金牛驛

宋吳氏曾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此事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置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莫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風峪

曝書亭集風峪石刻佛經記云。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旣久。虺蝎居之。雖好游者。弗敢入焉。金石文字記。謂北齊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大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風谷卽風峪。北

人讀谷爲裕，俗并加山作峪耳。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註謂風谷當作嵐谷，唐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

丹陽

博雅錄云：楚鬻熊始封丹陽，其地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晉元帝遂移治於建康，而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理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俱與今潤州之丹陽無涉。

吳會

吳會、吳郡會稽也。三國吳志宗室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恆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惠安郡，今讀爲都會之會者，誤矣。

江西

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爲今之六合縣，歷陽爲今之州。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三國吳志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可證也。至豫章之名江西。

是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西耳。

厓州

粵小記曰。今之厓州。乃古之儋耳西南隅地。唐改爲振州。宋始改爲厓州。又改爲吉陽軍。明復爲厓州。本朝因之。非古之珠厓也。古之珠厓。卽今之瓊山縣。然南漢時亦有厓州。卽今之澄邁縣屬地。見十國春秋。

日南郡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乎。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又漢書。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問日南人應向北看日。對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爲門。金城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南越志曰。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燕薊之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水經注亦云然。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邱爲名。按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樂記有封黃帝

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顧寧人謂張氏之說爲長。然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云。南燕國。疏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則又何也。世本及地理志言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

廣州城北諸山

黎太僕遂球西湖雜記。謂廣州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此殆如古銅器。湖山則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斐襲文罽。蓋飾珞玉。安得不佳。城北諸山。如纔出土器。非不真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余家潭溪。面白雲之陰。每當暝色初曉。晚陰生涼。清光滿簾。在我几席。幃簾間。颯然具有秋意。竊謂昔人。以西湖比西子。必洗妝理衣。乃見姣好。何如此波斯女。粗頭亂服。嫣然見人。正以滌除脂粉之爲潔也。

息壤

史記秦本紀。甘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拔之。一曰。息壤。全土也。路史。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言寺東北陬之地。隆然負埽。甃而起。廣四步。高尺五寸。夷之。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黃梅喻石農文。鑿有至荊州尋息壤瘞處詩云。息壤傳自山海經。又

復見之溟洪錄。羅泌路史語具詳。自岷至荆禹功篤。頗憂汎濫在萬世。埋之洪荒鎮以屋。倨旁刻上迫視難。非金非石非土木。後來發掘致雷雨。謂此可已旱魃酷。張南山松心日錄曰。據詩言。則息壤在荊州。續荊州志。息壤在博而余前年在楚北。聞人言漢川修隄。於漢水中見一物。大如屋。其質非金石。亦非土木。識者云是息壤。然則息壤不止一處耶。抑今漢川縣本古荊州地耶。

蠡勺編卷三十三

河源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也。其言得之。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據古圖經。遂名河所出爲崑崙耳。按元史地理志。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勿可逼視。方七八十里。登高下瞰。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譯言星宿也。今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河源也。按滿洲七十一號椿園著西域聞見錄。又云。星宿海在賀卜諾爾之地。自關展西至和闐。四五百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四五百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也。渺無人煙。閒有道途。非絕壁卽泥淖。直峯橫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不可以千萬計。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潑洄渟滯。旋轉而伏。其東北皆峻嶺。凡數百里。始見黃水一綫。自山下涌出。東北流入中國。是爲黃河。其言與上諸說異。而地名亦復不同也。姑錄之。以俟世之更能窮其境者。

黃河九曲

河圖絳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關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陘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見丹鉛錄。

九河故道

陸清獻讀南皮縣志。謂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卽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岸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鈎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岸高丈餘。中闊里許。境內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卽覆鬴。王莽河卽馬頰。銀鈎河卽鈎盤。其言鑿鑿。蓋亦土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又不載前人之議論以爲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漢河隄尉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

達詩允猶翁河註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先於酈道元其言可據也。

滹沱河

清獻公滹沱河辨云漢書地理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樞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于海蓋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閒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於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旣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閒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永定河

輿地記唐立銀州集韻陝西白狄地北周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圖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更是名唐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皆指此康熙三十七年以渾河泛濫因改河道于固安縣

北直隸順天府地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修理。告成。賜名永定河。盡反銀州圖水意也。

三河

宋吳氏曾曰。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堯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為河東郡。河東縣為理所。自註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為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為河內郡。河內縣為理所。自註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為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為河南府。河南縣為理所。自註古郊地本朝隸西京。為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小學紺珠以黃河所支河。湟中河為三河。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水經注。五湖謂長塘湖、射貴湖、太湖、上湖、瀟湖也。又曰。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張勃吳錄曰。五湖即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然虞仲翔謂太湖東通長洲。淞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稟成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而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吳人總謂之五湖。范蠡乘舟入五湖。即太湖也。歸氏震川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之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世俗或以洞庭、彭蠡、青草、雲夢、巴邱當之。誤矣。

北海西海

新安江氏羣經補義曰。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沾外之勃海。猶是九河下之口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北海。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誇張乎。

祀北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卽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卽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卽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

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嶽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得旨。允行。

西江

西江有三。其一爲灘。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匯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匯灘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故惟曰西江。是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亦曰牂牁江。昔人謂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峒嶼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洋。牂牁者。黔中兩山。西江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厓門之口爲終。然則牂牁亦西之岷山也。按牂牁江卽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爲大。繇填阿述羅雄徑廣西泗城田州。乃至東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其趨海之道。又苦爲羚羊峽所束咽。靈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聞故老言。馬伏

波平定貳側，築隄於其國，使交水不爲粵患。自是交人恆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爲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滙，如漓，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云。

牂牁江

楚庭稗珠錄，莊躋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於岸，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楸船處，名其地爲牂牁。黔書謂夜郎今之桐梓，且蘭今之遵義，則牂牁江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湄潭，雅安入思南城之巴江，其地有牂牁城舊址，以辨牂牁不通番禺，其說似矣，而不知非也。水經注，莊躋泝沅伐夜郎，逕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而漢武開夜郎，立初郡，今思南、平越、遵義、鎮遠、黎平、靖州、都勻，皆牂牁舊履，而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同番禺。古番禺城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交州移治於此，吳分交州爲廣州，亦治於此，今城西北三十里，而於沙灣紫泥港是也。然唐蒙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則爲今之石門，其去廣州紫泥港又幾八十里也。蓋江以郡名，卽今之盤江是也。盤江有二源，一出雲南之曲靖，名右江，一出貴州之都勻，名左江，俱經廣西，至鬱林州，合至封川，入廣東界，東赴番禺，入於海。人知都勻之河爲盤江之源，而不知古州三卻屯乃盤江之源也。卻當爲郎，形之誤也。屯當爲豚，音之訛也。漢時女子滄於豚水，三節大竹流入，足閒破之，得男，遂雄濮氏，竹爲姓。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帝立其三子爲侯，死配父。

廟。今楊老黃絲驛。尙有竹二郎竹三郎祠。而金竹貴竹以命厥司。由是以推。則三卻屯。古三郎之豚水也。今自黔入粵者。由三卻屯發權。二甸內外。可到廣東。此其證矣。夜郎自王。不知漢大。其封域周楚蜀黔三州之境。北且至於施南。乃以桐梓一縣當之。而烏江之水入於四川。歸於蜀江。與沅江源流隔絕。亦非莊躡入滇之道矣。

昆明池

全謝山曰。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躡之後。世爲國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鑿。唐武德四年。昆瀾遣使內附。昆瀾卽昆明也。時有西瀾河蠻。東瀾河蠻。通名昆瀾。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未有移也。昆明尙在其西南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昆明名。誤矣。且滇王未嘗得罪。漢無故而欲伐之。無是理也。漢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必不可信之說也。及讀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瀾川。漢武帝象其形。

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瀾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無疑焉。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龍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甯。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西洱。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募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然昔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況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耶。又唐雋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惟昆明。則昆明之險可知也。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蕪。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通典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抑知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又子瞻謂南詔有西洱河。卽牂牁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瀾。昆瀾分而爲東西瀾。瀾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牁。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故耳。

三曲江

能改齋漫錄曰。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曲江隄州。卽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餌節伍子之山句。今胥山在蘇州。

五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會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隄障水。人號曰蘇隄。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隄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又燕京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潑。環湖十里。荷蒲菱芡。與沙禽水鳥。出沒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趙恆夫謂昔人贈坡公詩。我公到處有西湖。指杭州。潁州。惠州也。而此獨不傳。豈非未得其人哉。見寄園寄所寄。是四西湖。又粵西西湖。在桂林府西郭。淳熙戊戌。廖重能。詹體仁。張敬夫。泛舟西湖北牖洞。吾邑張南山司馬桂游日記。謂宋時隱山六洞。在西湖上。風景之佳。遊蹤之盛。擬諸杭之西湖。是則五西湖矣。

巴江以字名

吳虎臣曰。宋之間送道士使蜀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李遠送人入蜀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作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按杜佑通典。破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謂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考唐人有巴字江賦。乃知山形似巴者非也。

贛江以字名

唐韻。贛縣名。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因以爲名。在南康郡。王文簡十八灘記。贛縣城北。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髡髡。郭璞曰。鳧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神仙島

澄海姚天健行軒神仙島詩引云。近我郡有海舶。風飄至仙臺國之神仙島。詢屬日本地方。離三千餘里。東去弱水不遠。島中人俱祠徐福爲始祖。皆當時所攜童男女後裔。相傳不計世代。從未有中夏人至其地。俗通漢書。尤工秦篆。善歌詠。尤喜讀韓文。臨行。自國王及羣臣。皆有詩詞贈送。大意咸仰中華文化遠被之盛。按外國記云。周詳泛海落綜。見一嶼。上有三千餘家。傳是童男女之後。俗似吳人。所記與此略同。又行軒東漂曲引云。乙亥季冬。姪舉先從姪業先輩由上海航海回籍。遭巨風。越十五晝夜。漂至薩摩國。

之寶島。詢其地。爲日本所屬。西離日本二千餘里。東離仙臺一千餘里。去弱水不遠。島中民居僅百餘家。爲姪等結茅以居。供給備至。閱半載。至丙子六月。護送至薩摩國。由日本歷兩月到長崎。自註即東洋地附銅商船回浙江。此亦與神仙島事略同。以是知徐福非方外者流。蓋隱君子託求仙以避秦者也。世誤傳日本爲徐福後。不知神仙島乃其正派也。

五谿

五谿之名各書不同。而以雄谿、楠谿、無谿、會谿、辰谿爲是。沅水出且蘭。爲旁溝。東行二千餘里。入洞庭。所匯諸谿。峒之水甚衆。而惟此五谿爲大。故以名之。五谿之入沅也。無水最居上流。字或作濩。作澗。故今鎮遠稱澗水。次則楠谿。其上流則柱水。水經注所謂沅水東合柱水。水導源柱谿是也。柱谿卽今天柱縣。其志云。楠水東流。界在楚黔之交。不詳。楠水之源。別稱西江。源於鬼拈寨脚。下合北江。北江源於新溪。下合清水江。清水江源於黔屬苗界。不知幾千里。由岔處至托口。合渠水。至黔陽縣。入沅。若然。則清水江卽楠谿也。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爲沅水之源。殊爲謬誤。夫沅江踞黔陽之上。已匯無谿、熊谿、龍谿諸水。流漸巨矣。而清水江始從黔陽入之。不得以爲沅水之經流。故斷以此江爲楠水無疑。自是而下。爲會同之洪江。則雄谿之所入也。志稱其名凡九。曰朗。一作郎。或作狼。曰澗。曰雄。曰辰。曰龍。曰斂。曰桂。曰武。曰西。而雄爲衆水之會。若如所云。則朗澗八水俱會於雄。此尤非也。但沅水至此而大。故湘湖大鵬可以至此。而此上則難行。

矣。自是而辰谿源出三山谷，其入沅處謂之辰谿口。又東爲西谿，今辰州城西之水是也。水經注云：西水導源故武陵之充縣，西源山東流，逕無陽，遷陵，西陽故縣，又東逕沅陵，入沅。

潭溪

潭溪源從鬱水下石門，至沈香浦，分流而東。其一遶鳳皇岡，逕獅子嶺，凡三里，達海口，一迤而北，十餘里，由蜆江轉環窖，合白沙湖諸水，出石井橋，逕唐公水，趨海口，匯而成潭，以南達珠江。今小汶支流，蹟多淤澱，若瑣屑而不足科。然昔人投九節蒲於甘溪，後得諸靈洲，投盃九眼井，乃自石門浮出，以是知其舊悉海渚也。獨念番禺爲治最古，而北郭諸大姓多始宋元，無五季以上者，所在墳墓亦然。蓋南海僭僞時所立苑囿，不可悉數。在城西者有華林園，在城北者有芳華園、芳春園，而郡志言昌華苑在荔枝灣，廣四十里，袤五十里。以道里計之，吾鄉鄰當在域內。想其時棄田廬，毀閭巷，以自養者，曾莫知其所屆，宜乎三唐氏族不少，概見也。又劉氏興亡錄云：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僞少主迎六軍於城北，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雖苑囿亦化爲荆棘，坵墟颺颺，狐兔之藪矣。負郭百里，豈復覩有寧宇耶？然潭溪自吾宗聚族以前，已歷譚氏。舊名潭溪，見吾先考樞鳴公淳熙廢鐘歌序。里門鄉約亭，又立於淳熙二年，則鄉之始其在南宋乎。

硯坑

羚羊峽距肇慶城東三十里，硯坑凡十有一，在北岸曰阿婆坑，曰白婆墳，石質黝，色不鮮。曰梅花坑，在峽外，其南

岸、則巖仔坑、其石質叩之冷然、久磨能滑新坑、石細潤而微青朝天巖、石堅不滑古塔巖、石比朝天巖、無屏風背、在古塔後、宣德巖、在屏風下、石如老坑、在巖仔坑、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聞稱之也、石以水巖為上、亦巖、今不可得、老坑、在巖仔坑、東、飛鼠巖、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聞稱之也、見竹垞說、硯、今不可得、吳石華曰、端石高下、在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為石、融者為水、端州之質、則石也、而性水故弗及、

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洞獨美何也。曰、泉脈之所注也。石堅而性腴、泉清而性潤。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為石也。老坑最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月而後涸、其泉脈可知矣。

硯洲

墨硯洲在羚羊峽下。宋包孝肅摘硯處。檀默齋曰。孝肅去郡日。載一硯。猶棄之於江。初疑其制行太過。而公卒棄之者。其亦有激而出於是與。宋英宗治平四年。遣魏太監重開梅花坑。開鑿中空。崩閉數百人。太監死焉。明萬曆二十八年。遣太監李鳳開水坑。即今所謂老坑也。石工入之者。必裸其身。盤盛豨膏。然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稍一縱步。即墮其中。流開坑必先引水。彌月。石未見面。已費千金。疲民力。傷地脈。以應悉索之供。或以充包苴竿牘之用。其辱此石也甚矣。孝肅所以激而棄之也。與不然。張承吉祐自海解職。載羅浮石筍。未聞以此玷其清操也。

蠡勺編卷三十四

黃金臺

齊東野語曰。王文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詔燕臺。然史記止言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太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太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後見水經註。謂固安縣有黃金臺。著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

者蓋如此也。

普救寺

池北偶談曰。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幔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三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宏教寺

都城西山宏教寺。傳是正德閒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干戚錢鏹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朱竹垞曰。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宏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

羅永庵

白雲山在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帝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金璠記云。帝之遜蹤無定。未有寧居。至中間之結廬。則以滇之鶴慶浪穹始。以黔之金筑終。其初入黔也。瘴雨蠻烟。深林密箐。帝惟望白雲而行。先登唐帽山。覺撼動不能居。次至列生天臺。亦不堪卓錫。遙見白雲起于東南。跡之。至羅永寨。其白雲籠罩處。一山巍然。方廣百畝。俯瞰萬山。拱若禁衛。喜曰。吾托足處也。結茆名羅永庵。二三伴侶。蕭然于中。虎豹不侵。苗獠不近。時聽梵音。閒聞吟咏。忽去忽來。莫定蹤跡。其閱楞嚴四律。及錫杖一絕。順甯人謂羅永庵之詩。爲僞作。皆題于此庵者。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爲建廟。獨田招僧肖像而祀焉。廟之遺跡。簷下有井。深不二尺。四季澄清。跪取始得。因名跪井。廟門雙杉。大三十圍。傳帝手植。餘如望天硯。帝每登此。以望神京。棋盤山。以會仙侶。白驃死此。墳冢巍然。高平檀默齋曰。明初。金筑安撫司只稱名。如密定保珠得堦得珠。皆名也。至金鏞始氏。金子孫承之。金璠卽鏞之後也。鏞以正統初承襲。則帝之隱此。暨入都。皆所目擊。其立廟置田。確有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謂帝崩于火。何哉。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永和出海訪建文蹤跡。永和以重利誘諸番。故三年以後。相率來朝。如建文帝果闔宮自焚。文帝何必有內監之遣。然則致身錄。從亡隨筆諸書。縱不足信。而實錄皆脩于永樂之後。又可信其必無曲筆乎。建文帝無出亡事。已見卷十五。其字定燕王之罪。及遜國條。而默齋又指陳鑿鑿如此。故兩錄之以存疑。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見鈕玉樵粵觚。

拽梯郎君祠

顧氏炎武曰。予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東方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畀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礮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而爲之立祠焉。

繡鎧臺

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師征播。萬曆中。平播。置遵義。平越二府。時正少年。神姿明秀。慷

慨知書。恂恂儒雅。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鋒陷陣。所向披靡。故播之奏功。書伐宜最。嘗誓衆此臺。侍女數千百人。繡鎧弓刀。鮮明奪目。以此進退。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爲繡甲軍。臺之得名。亦以此也。其始出。已能如此。厥後馳驅王命。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敗衄。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雖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谿峒女子。奇哉。

根青閣

楚庭稗珠錄。吳江鈕玉樵。瑋令高明。簿書之暇。不廢筆墨。其觚牘一書。則成于此時也。故其序有鷓鴣啼處。朱旗錦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及宮逢鬪。穀得虎說于荒江。語習嫺隅。成魚吟于蠻府之句。時康熙庚辰三月之望也。方是時。潘稼堂尙棉村。先後俱來。玉樵館之根青閣。根青閣者。以踞青玉山之根而名。卽今之大士閣是也。爲宇三間。面南開敞。城郭山水。盡列几前。最爲佳勝。文人仙吏。迭相唱酬。想見一時盛事。後有俗令楊某。更有題署。假供慈雲。天下韻事。敗于此輩。事遂湮沒。至於今。無人知所謂根青閣者。故特表而出之。

黃帝陵

朱竹垞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覽謂在上郡。地理志謂是上郡同陽縣。括地志謂在寧州羅州縣。今平谷有黃帝陵。人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旣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徐健庵

曰。軒轅陵在橋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媯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祭黃帝冢。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寧。泰常七年九月。幸灑南。遂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太武帝神鼎元年八月。東幸廣寧。以太牢祭黃帝。此媯州之橋山也。郭景純註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複見。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殊方。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爲是。必以魏書爲非。然黃帝旣都涿鹿。安在媯州之不可營葬也乎。

商均冢

傅莫庵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鳴條。河南安邑地。今安邑有鳴條陌。帝紀。河中又有舜冢。是已。自竹書紀。郡國志。有舜葬蒼梧之言。漢儒遂以爲信。至鄭康成欲改鳴條爲南夷。以實其說。亦荒唐甚矣。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帝子叔均之所葬也。九疑山記亦云。商均窆其陰。叔均卽商均也。是舜陵實在安邑。而蒼梧爲商均之冢無疑。路史辨之甚晰。

禹穴

圖經言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取石爲窆。故今禹廟東南小阜有石。崇五尺。覆之以亭。云禹穴窆石。

也。石初無字。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始題字刻之。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不誣者矣。而楊用修乃謂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耳。蓋蜀之石泉禹生之地。乃禹穴也。按子長自言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下卽接以闕九疑。浮于沅湘。皆南游之所至。然後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迨旣仕爲郎中。乃奉使西征巴蜀。豈有于上會稽而下一路皆南游景況。而獨綴一語以言巴蜀者乎。且永建之去子長。止百餘年耳。時已刻字于石。記禹穴。不可謂後人不知其解者爲之也。大抵禹穴爲禹發石得金簡玉字之跡。出于黃帝中經。其真僞不可知。而要其崩于會稽。葬于會稽。固理之可信者。吳越春秋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居于秦餘。春秋祀禹墓于會稽。劉更生諫起昌陵疏。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何待二千餘年之後。至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碑小篆書。字方二尺許。升庵外集。謂得之安宜喬氏之宣于蜀者。彼言又有正書二字。大准陰吳玉搢。謂其書法不佳。斷非爲古刻云。然後禹穴始著于世耶。然則石泉之禹穴。正作僞者藉石狙爲禹生地。遂欲并爭其勝焉耳。乃反指會稽之禹穴爲誤。不亦可笑也哉。

湯墓

湯墓。晉杜預謂在薄城中。魏王泰謂在偃師縣東。皆非確據也。漢劉向告成帝時。尙云殷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始得之于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

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也。宋太祖乾德四年。著爲祀典。迄今遵之。

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吳虎臣曰。余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齊四王冢

顧寧人曰。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水經註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予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于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于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于威、宣二王之舊。吾以是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志。周厲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于虢。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此襄王之孝也。

漢高祖祖墓

大雲山房雜記曰。寧都民多立祠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八十里爲漢高祖祖墓。故祀之。此言鄙野。無故實。地志之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註。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梁而豐。較然可數。于寧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甯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惟五代漢劉知遠號高祖。南漢劉龔亦號高祖。十國春秋載劉龔之祖自上蔡徙閩。或寧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未可知與。

霸陵

王氏懋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史索琳傳。不能無疑也。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自索琳傳至此。見敬齋古金甌。僕觀此說。以謂武帝

固應如是多藏。已見于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閒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有違治命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節儉而無隙。嬴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閒。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沈白等所言。則霸陵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呂冢

朱竹垞曰。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宏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旣長偉。疑卽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塚。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

鍾山壙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句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

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唐開元中。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鞏縣尉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十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六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南漢康陵

新城王文簡書劉龔冢碑後。崇正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地奮而成穴。耕者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忘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筓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朱竹垞述陳元孝語。謂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筓而坐者。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人。以白金鑄鑄者。地皆金蠶珠貝。旁一鏡。光燭穴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耕者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丈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五年。竹垞集作

元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五國故事斲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鋼之堅不可啓光天乃斲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巖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也楚庭稗珠曰皇華紀聞碑文撰人作盧應初按州志番禹志俱作盧應勅遂疑南漢諸臣有盧膺而無應初耳要亦字之誤也古人表奏必署名而此碑但署姓豈僞偽之亂制耶據此則讀盧字爲句應勅撰又爲句矣

宋永福陵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曰永福潘楫元廣州鄉賢傳見馬南寶傳帝舟次于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于礪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香山馬南寶家僞爲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

明十二陵

明惟太祖孝陵在鳳陽自荆塗淮濠之間發祥其脈綿亘由南而北山勢盤迴如鳳展翼故曰鳳陽誠東

南最勝。一代本根之地也。餘自成祖長陵以下十二陵。皆在昌平州。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曰：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西北六里至長陵。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成祖神功聖德碑。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祿恩。凡五空。享殿亦曰祿恩。凡九間。他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碑。以金書曰：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鳳陽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長陵之右。天壽山西峯之下。爲仁宗獻陵。左天壽山東峯之下。爲宣宗景陵。皆制度狹樸。僅及長陵五之一。順亭林曰：度獻陵最樸。景陵次之。蓋仁宗遺詔。山陵務從儉約也。最壯麗者。世宗永陵。在長陵東南三里。名十八道嶺。亦名陽翠嶺。其殿十一間。純以錦石鋪之。距昭陵北一里。名大峪山。爲神宗定陵。全燬于賊。距長陵西南四里。名文峪山。爲穆宗昭陵。距泰陵西南二里。名金嶺山。爲武宗康陵。明樓皆爲賊所焚。英宗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憲宗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簾簾之屬猶有存者。孝宗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北二里。殿上止存御座案榻。及承塵五色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光宗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熹宗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德陵之東南。蓋井者。內入斜也。葬時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諸陵皆有神宮監。以司灑掃。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以獻。又昌平山

水記先是世宗孝潔陳皇后初葬曰悼陵世宗崩遷祔永陵其封兆猶稱悼陵悼陵之東距西山口一里爲鹿馬山有懷宗田貴妃墓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懷宗及周皇后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蓬藿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其規制曾不及東西井之闕深也此則不與十二陵之內者

明景帝陵

成化時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郕王有功社稷然當上皇復辟石亨徐有貞輩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以太后制廢之仍爲郕王未幾薨諡曰戾毀其所營壽陵而葬金山與殍殤諸王公主墳塋相屬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始改諡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故亭林昌平山水記言景帝及皇后汪氏之葬不在十二陵內別在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間門內有碑亭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宗皆嘗謁焉

婁妃墓

鉛山蔣心餘曰前明寧庶人婁妃沉江後南昌人私葬之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蔡書存先生述朱赤谷老人言婁妃有墓在南昌城外隆興觀側今廢矣碑跌尙存惜無能復之者予乃告青原方伯遣

吏訪得其處。遂立碑表識之。越三日。有鍾某來謁方伯曰。某本上饒婁氏裔。妃卽某先世祖姑也。因避逆藩禍。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明末。宗室子弟鬻妃墓地爲郡守陳公建生祠。守憫焉。索地券。益官牒一紙。給某家世守之。戒勿更售。鼎革時。冢漸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漕倉。以有妃墓。故虛其間數丈。今市兒各構屋實之耳。乃探懷中牒以獻。則朱墨符篆居然前代物也。予時撰南昌志。以地屬新建。故祠墓篇例不得載。乃紀其事。參雜志中。見忠雅堂集。

五妃墓

五妃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故明寧靖王術桂之姬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墓也。明亡。寧靖挈眷依僞鄭以居。康熙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王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越日。寧靖死。乾隆十一年。方司馬邦基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并刻詩其下。其最佳者。張侍御涓詩云。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見六黃門臺海采風圖考。

王壓墳

順治庚寅。耿尙雨王兵過清湖。村民誤以爲寇。礮斃一卒。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冊爲名。誘村民入祖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于村西紅泥壑。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于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余門人龍之虬清湖道中詩曰。紅泥壑草綠茫茫。八尺高墳

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私說兩藩王見吾邑黃匯仁鄉曲雜記。

姜貞毅衣冠冢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邱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柩合葬于宣而葬給事之衣冠于父母墓左新城王司寇曰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壟願遠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己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于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于君臣之義厚而于父母之恩薄也予讀思穎詩每致憾于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以質諸知禮者。

蠡勺編卷三十五

顏十三經義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始頒行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後賈公彥又撰周禮儀禮疏。宋史李玉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既已頒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修。望詔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不著姓名。或曰唐徐彥也。

治易當主象數

上元文學程廷祚。字蘇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吾邑張南山。本惠半農說。謂治易當以象爲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于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于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卽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卽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衆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士敬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朱可亭曰。同人同也。辨則不同矣。惟有不同。而後有同。若无不同。又何同之有乎。禮運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此說出自老莊。漢儒摭入禮經。非聖人之言也。良楛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半農易說曰。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從貝爲續。古文早作甲者。開其始。故象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无初有終。

若濡有愠

韓城王文端公杰。著惺園易說。其解夬九二爻辭曰。若濡有愠。言已若爲所濡。不能無愠。究之事過而心跡自明。所謂其要无咎也。蓋公拜東閣大學士。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頰倖倖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附。致政時。睿皇帝製詩送之。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亦足以見公生平。

矣。

三正

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蘇氏亦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說皆非也。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蓋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所未聞。董生謂舜紹堯。改正朔。然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江都之言。亦未可深信。葉氏秉敬曰。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爲歲首。此三說也。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于以十一月爲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爲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爲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爲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耶。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移作立夏以後之節氣中氣耶。若依彼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正月。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以孔子所書春

王正月爲準。正月而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爲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于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

洪惟罔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子承天命。諸侯承王命。此天命王命之分也。言今武庚已承王命爲殷侯。奉殷祭祀。乃又暗奸天命。顯逆主命。便是自絕其祀也。蓋此二句緊接上文。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數句。命卽命爲殷侯之命。罔卽罔念作狂之罔。此爾罔不知。與詩彼昏不知。語意正同。惟其昏罔不知。王命之當敬。大惟天命之是圖。只顧目前。不計其後。遂致覆宗絕祀。亦弗念及。此真昏罔無知之極也。蓋寅念卽下文克念作聖。弗永寅念卽下文罔念作狂。夫武庚旣蠢動。圖天之命。亦生于弗永寅念。寅敬也。永遠也。言不知永遠敬念其祀。一念之肆。天命是圖。孟子善利之間。舜蹠遂分。可不信哉。此節上承殷侯等句。下開惟帝降格于夏數節。斷指武庚言。不當如蔡傳以奄插入。淆亂理脈也。

王釋冕反喪服

東坡蘇氏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引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受顛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今康王旣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

此南昌姜曾濬泉曰東坡所引孔子之語實本于曾子問考曾子問開卷一章卽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太祝裨冕執束帛命毋哭告曰某之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祝山川考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服而著冕玉藻裨冕註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裨冕華于麻冕蟻裳多矣夫君薨世子生太祝告殯服之三日命名太宰諸臣又皆服之若夫世子初卽位主喪視世子初生太史諸臣承天子臨終之命告于嗣王嗣王承君父之訓以正其始視告殯以世子生其事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如謂君薨子生可以裨冕告殯而嗣王親承册命御見羣臣其事之重且大者不可服冕有是理乎蘇氏只知援照將冠子服喪服而冠以譏康王之非不知比附裨冕而告世子生實爲天子之禮是東坡讀曾子問舍其大而舉其小也卽以冠論天子與庶人異亦有可考者家語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厥袞職由此觀之康王君臣皆冕服而御册命正本于成王服袞冕而見諸侯東坡謂周公在必不爲此豈竟漫無所考乎夫周公攝政成王始加元服服厥袞冕朝祖廟見諸侯在武王旣葬之後孔子尙不以爲非召公作相康王君臣麻冕蟻裳受册命見諸侯在成王未葬之前蘇氏獨譏其非禮是豈東坡之知禮反出于周公召公成王康王孔子曾子之上耶昔朱子答潘子善書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是亦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

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王之命，以告嗣王。韓愈順宗實錄，其事可考。又答余正甫書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朱子援古今以證服冕，最爲確論。但又云：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猶未免惑于東坡成說而存兩可之見也。故九峯作傳，悉用蘇言。陳櫟解書，並存朱語，皆不能斷歸一是。甚哉大禮之難言也久矣。又曰：予爲此解，中引家語，或謂家語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不足爲據。或又謂大戴禮公冠篇述孝昭冠辭，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譙周五經然否論，謂成王十五已除喪，周公冠之。按周公作儀禮，士冠禮一切冠醮之辭，皆四言體，與詩經同。家語冠辭之體，亦與之合。若大戴記成王之辭，僅僅五句，首句五字，中三句各三字，末句四字，長短參差，與儀禮冠辭體例不同。又附載孝昭冠辭，共十二句，多七言長句，不過其中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穉免之幼志，偶同家語，而字句多少又殊。安見爲肅竊之耶？許叔重五經異義，謂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正是喪服冠與家語合。家語冠辭與儀禮合，烏可以偶同孝昭冠辭四字，遂斷爲竊？又烏可以大戴禮之略而舍家語之詳哉？況會子問、伊訓、韓文，皆著明吉服卽位，爲歷朝大禮。東坡旣援會子問因喪不冠之語，不知援國君生子裨服而見世子之文，反議召公非禮，獨不思本文固明言王釋冕反喪服，可見王先服喪服，以盡子道，繼而卽位受命，又服冕服，盡君道，旋釋冕服，仍反喪服，以全子道而終喪，其卽位服冕者，權也。釋冕而反喪服，權而不失其

正仍歸之于常也。經文如此明顯，東坡議之固非。先儒多爲所惑，其故何也？因世人過貶家語，故附論之。

關雎五章

朱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姜汝念謂舊本作五章朱子答劉珣書亦論及此乃傳仍作三章何也考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一興體其求之不得四句爲第三章則賦體也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以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以興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此全詩義例也若四五章合爲一章則是旣以荇菜興琴瑟友又以荇菜興鐘鼓樂一章之中興而又興八句之內取興有兩凡三百篇無此義例也當從五章之說爲長

北堂

衛風伯兮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蓋婦人專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見舅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相次而行亦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旣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階自阼階是也其不從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闔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側階者北堂下之階以其在北而北向曰北階以其在東西房之北則無之曰側階婦人升降多由于此故俗稱母爲北堂也

無衣

秦哀公因申包胥故而作無衣之詩。見于左傳甚顯。而詩傳不引。殆爲變風終于陳靈之說所惑。姜氏曾曰。定公四年。栢舉之戰。吳敗楚師。庚辰。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云云。哀公曰。子姑就館。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謝。秦師乃出。考春秋賦詩有二體。一自作。一述古。如七子賦詩。及歌詩不類。皆述古人之詩。以見志也。至因事而新作者。如賦載馳。賦碩人。賦清人。賦黃鳥。及此賦無衣。左傳載之詳矣。卽就秦風論。黃鳥詩傳云。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辨說云。此序最爲有據。不過據左傳耳。夫同一秦風。同一左傳。文公六年傳可信。而定公四年傳獨不可信乎。國人之賦詩可憑。而哀公之賦詩獨不可憑乎。今且卽其辭析言之。所稱之子。卽包胥也。與左傳子姑就館之子同。所稱之王。卽昭王也。當時惟吳楚僭王。詩三稱王。正合時事。所稱之仇。卽吳仇也。同仇云者。蓋與楚師同報父兄暴骨。妻君妻。妻大夫妻。妻楚王母之仇也。此指以班處宮言。然左氏謂以尊卑班次居王。大謬不然。沈文。與大夫之宮耳。公穀譏以宮爲室。且以室爲妻。愨公辨之最習。與師二字。與如秦乞師。秦師乃出。以秦師至等師字。互相照應矣。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云者。蓋曰子之王興師于先。與吳人戰。我卽修我甲兵戈矛等器。相助破吳以復仇也。此與子蒲子虎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又天然關會矣。觀其與子同仇。同袍。同澤。偕作。同裳。偕行。何其言之親洽。許

之切至也。蓋哀公初聞包胥之辭，有若鄰于君疆場之患，懼之以害，逮吳未定，君其取分，又款之以利，想哀公之心已動，觀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可知其意矣。又感包胥忠烈，立依庭牆而哭，至于七日之久，其悲哀之聲，顛連之狀，真令聞者傷心，見者酸鼻。且爾時十有八國同侵楚，又同盟而秦皆不與，正秦楚和親之時，見吳滅楚國，班居王宮，殘其廟社，雖楚人不共戴天之仇，秦獨無感激乎？是以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或謂此王指先生，然子者，對面相稱之辭，仇者，必有如父兄君上朋友之仇，方可云也。夫民思戰鬪，或可平居稱述先王，亦可若謂思周之盛時而念同仇，不知盛時之王，倒載干戈，四海永清，豈有未報之仇，待後人修戈矛與同報耶？所指之王，果何名？所言之仇，果何事？由或說思之，全無着落，失詩旨矣。或曰：春秋書楚子削其王也，詩之王指楚，何以不刪耶？曰：孔子未嘗刪詩，前人有言之者，且春秋孔子作，故可削楚之王，詩非孔子作，何能禁秦人之不稱楚王乎？又春秋時乞師及興師救人，其賦詩見志，未見引此詩者，其詩晚出，爲哀公所作，更可見矣。秦誓係于尙書五十八篇之末，無衣作于春秋二百十八年之間，是書終于秦，詩亦終于秦矣。又劉向新序節士篇，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闔閭內傳，秦桓公哀公誤作桓耳爲賦無衣之詩，皆與左傳合，可以互證。

鳴鳩

陽湖惲氏曰：鳴鳩、鳴鳩也。鳴鳩、鵲鵲、鵲鵲、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紆焉，如鸚鵡，其鳴多聲。

聲二十四嘲。故曰鳴鳩。黃鸝十二嘯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鴈鳩之詩大矣哉。

魯春秋當始伯禽

江氏永曰。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氏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左傳之左別解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卽以官爲氏。史有左右。江慎修疑邱明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皆經生敍述傳聞。未嘗見國史也。按程伊川謂傳無邱明字。不可考。鄭漁仲謂其人必在趙襄子之後。距孔子之沒七八十年。郝京山謂其書出三晉詞人之手。反有借義公穀者。而上蔡張沐仲誠。至謂孔門弟子採雜史所序。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而附傳于左。故

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佐經而傳。故取名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閱史時所筆。如今之批評。並載以爲傳焉爾。似未覩漁仲京山之說者。

諸侯用六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衆仲之對。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杜氏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左傳。與隆同。襄公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見左傳杜解補正。

會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南昌姜懷哲謂齊桓五霸最盛。召陵之盟。止書八國。以敬王之季世。劉子能合十有八國之諸侯。同侵荆楚。何其盛也。蓋劉子克定內難。復辟于周。楚納子朝。故侵之。胡氏曰。書侵。陋之也。然則齊桓侵蔡。亦陋之乎。不知潛師掠境曰侵。用奇兵也。是時諸侯侵楚。不聞楚出兵應敵。下書蔡公孫姓。姓音生。見集韻。帥師滅沈。不聞楚出兵以救沈。三月侵楚之。

諸侯。五月又盟于皋鼬。得志于楚。故尋盟也。七月書劉卷卒。書楚人圍蔡于其後。可見前之侵楚滅沈。楚不敢較者。以劉子能合十八國之師。勢不能敵也。其卒之後。書楚圍蔡。可見諸侯不能復合。因無劉子故也。故春秋又書葬劉文公。其卒其葬。皆書于冊。蓋詳錄時賢。以見其身之存亡。關世之盛衰。衛彪奚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殆有天意耶。觀春秋詳載劉子及諸侯序爵。則侵楚實美之。非陋之也。又按自隱四年會潛。至哀十三年會黃池。凡九十七會。王人主會惟此。列會之衆亦惟此。是春秋之會未有盛于此者。使天假之年。則劉子復合諸侯。南制楚。東服吳。有餘力矣。東周又何難爲耶。向輯春秋咫聞鈔。收高安朱文端公說。猶謂書侵爲貶晉人。以見王綱之不復振。而劉子與東諸侯無能爲也。得姜氏此論。乃心開目明。用亟錄之。

溝防之善

冬官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註謂以淤泥淫液之使厚。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執。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執。則其土易崩。爲溝者必因水執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執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激蓄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執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執也。

儀禮脫誤

崑山顧氏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監刻矣。萬曆中北監本江慎修曰。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長曰能御矣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康成曰。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平湖陸清獻稱其說不可易。謂集說指御車甚謬。按葉夢得亦謂大夫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對。少儀問國君之子。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亦執御乎。

孔子少孤章

羣經補義檀弓孔子少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漢孫字遂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比部。著有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于郈曼父之母。爲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

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邾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惟邾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當在問于邾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邾曼父者。意其爲邾人也。殯邾大夫而邾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見于母母拜之

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註。援賈疏以釋。又引呂氏云。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申斯須之敬。復以王氏。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體。故禮之異于衆子。爲的。又疏義云。冠禮薦脯于廟。冠者奉脯出闈。時母在廟門外。故先見而拜之。儀禮明云。母拜受。原是拜脯之自廟來。非拜子也。然脯醢所以體子。而子自徹。非歸胙之比。何必拜受。且兄弟亦拜之。烏在其爲脯醢也。玩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謂之與爲禮。則是子拜于母。而母答拜之。非母先拜也。吾師馮耒廬先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責于冠者重也。蓋古人童子拜跪。尊者不爲答禮。至冠始與爲禮。其

爲答拜無疑矣。

別序孝經

博雅錄高麗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補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不言越王孝經新義皇靈孝經也。

宋高宗真草孝經

宋高宗書真草孝經殘碑。舊在廣州府學。今廢爲井牀。嘉慶十八年。修省志。採訪者得之。始移置明倫堂東序。按高宗御書諸經。俱刊石太學。玉海載紹興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寫孝經詩書篇章。宣示宰執。此言孝經而未言真草。相問之。孝經七年九月戊寅。賜向子禔御書真草孝經。九年六月辛丑。秦檜乞以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于後。上婉辭。檜再三請。乃從之。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此則真草孝經刻石之可據者矣。蓋高宗嘗以真草御書賜曹勛。見松隱文集又嘗書楹中散養生論。行楷真草相間。見非州山人稿生平蓋好用此法。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賜秦檜真草孝經。當時守臣晁謙之刻之郡學。至元時。已經火不全。至國初。則更無有。故朱垞經義考。並湖州學常州學諸刻。皆云未見。據王昶金石萃編。今杭州學所存者。左壁易書詩中庸論語孟子。共三十八碑。右壁左傳。四十九碑。于是疑孝經爲易經之訛。不知洪邁御書閣記。已言有孝經。可據。今吾粵尙存此石。雖殘闕。愈可寶也。碑凡五層。層五十二行。行約十

字或十一字九字不等。真先草後。兩行相閒。上兩角闕泐如圭。以慮虜尺度之。高五尺八寸。廣六尺一寸。經中敬字避寫作欽。恭字避寫作謙。上自本也二字起。下至廣要道章章目止。新通志曰。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別爲石。今已亡。每章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然。與釋文閒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匪懈誤刻匪解。灾害誤刻災害。續莫誤刻續焉之類。得此刻。尙足正之。或謂第五層之末已刻廣要道目。則正文不當另在他石。考光堯石經中庸僅一石。孝經以字計。僅千七百有奇。較中庸尤少。此碑每層五十二行。一層可容二百七十餘字。廣要道章以下。計七百有十餘字。更加三層。則全經可具。卽年月跋語皆可臚列矣。然則此實半截碑耳。或因欲爲井牀。椎鑿令其方正。未可知也。至碑之立。不能定爲何時。然玉海旣云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當時秦檜勢燄顯赫。守臣承順意旨。惟恐後時。此可想而知。總之。此石在今日爲絕無而僅有。不獨顧亭林石經考缺載。卽竹垞、覃溪、竹汀諸先生。皆親至粵。而皆未得見。物之顯晦。信有時乎。見譜荔軒筆記。

接輿楚狂之名

顧麟士云。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彊名之以紀其人。王草堂謂論語只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又云。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閻氏釋地。江氏圖考。皆遵用之。姜樟圃曰。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爲主。先儒稱是莊子手定之文。接輿之名。一見逍遙

遊。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等語。再見人閒世。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等辭。三見應帝王。有肩吾見狂接輿。及接輿曰是欺德也等言。均在內篇。若以論語歌辭六句。莊子演之爲疑。蓋莊子楚人。記之宜詳。孔門聞歌。略記大概。亦情勢之自然者。且二十八句何嘗不用韻乎。況以接輿爲人名。不獨莊子。亦不始莊子。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夫范雎魏人。以接輿箕子並數于秦廷。屈子以接輿桑扈伍子比干。援爲同侶。是天下皆知接輿之名也。莊不足信。豈國策楚辭亦皆不足信耶。至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謂接輿姓陸名通。抑知自齊宣王封少子季達于平陸。其後始以陸爲氏。當接輿時。無陸姓也。

仲子崔復讎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凜凜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譔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賸之亂。衛人于魘遂殺之。左傳作孟魘子崔旣長。欲報父仇。魘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決戰。其日。魘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賸之亂。衛人狐黶。史記作魘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魘知之。于城西

決戰。蟹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已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復有孝子。並垂不朽也。但子路之死。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辛酉閏月。必歲暮。明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卽孔子卒。此兩引皆言子崔既長。似于歲月猶有疑義焉。

武城有越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武城魯北境。去吳越數千里。越雖并吳。亦無由寇魯。傳莫庵謂竹書紀年。貞定王五年。於越徙都琅琊。越絕書亦云。句踐徙都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或由越徙琅琊之後。與武城密邇。故致寇耶。然考琅琊山在青州諸城縣。秦始皇甯此三月。有琅琊城。漢琅琊郡治此。蓋係齊地。至山海經所云。琅琊臺在勃海間。句踐必不離江淮吳越而僻治于此。大抵秦以前事。紀載多失傳。較難究詰。

子思臣穆公之疑

傅氏學沆曰。淳于髡謂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按史記。伯魚年五十歲。子思年六十二歲。孔子二十而生伯魚。當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子思之年已約略二十矣。自是歷哀公十一年。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嗣位之元年。合計七十年。據史公所記子思之死。三十餘年矣。何緣尙有臣穆公之時。然髡去子思不遠。又不應妄指地下陳人以禦口給。此疑至今未釋也。

鶉周燕燕乙

爾雅釋鳥。鶉周、燕燕、乙。說文解鶉字曰：周燕也。從隹，從艸，象其冠也。罔聲。通雅曰：說文失爾雅句讀，誤以周燕解鶉字，而陸璣則云：鶉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惟孫舍人謂鶉周、燕燕、乙，一物三名，是鶉周亦燕名矣。而景純不取，故其註亦曰：子鶉鳥出蜀中，而註燕燕則云：一名玄鳥，齊人呼之，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如詩言燕燕子飛，漢書童謠言燕燕尾涎涎也。由是邢疏亦以鶉周爲子鶉鳥，格物總論亦謂杜鵑一名鶉周，而顧野王玉篇則又曰：卽布穀也。衆說紛紜，要當以孫氏爲正。

經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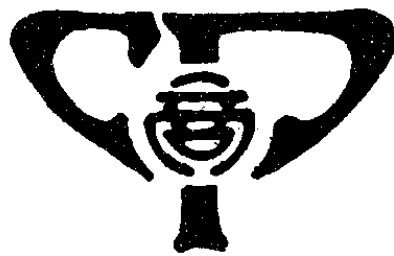
朱竹垞曰：大戴禮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在宋曾列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傅氏學沆曰：漢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莽書比孝經，呂不韋書稱禮記，此千古經厄。

經稗

經稗六卷，建安鄭方坤蒞薊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稗爲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

乃特筆于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見四庫提要愚之藝文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





3
4
229

游蠡

勺
戲
編(六)
錄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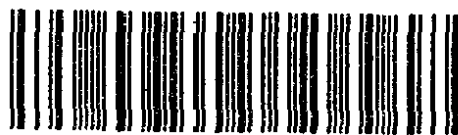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玉

行發館書印務商



編 勺 蠡
(六)



3 0648 9637 0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茶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舐筆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歧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真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3999

083
112
25230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曆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大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曠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

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卿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竦動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禍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爲高陽酒徒以死，未爲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實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擬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真經國遠謀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百二十人。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銜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鬪。是矣。變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變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日月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諸陽傅氏學沆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戾。皇統盡於哀平。而文景之澤未艾。天故生發以延後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張純并欲舉春陵四廟而廢之。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鷓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真過論矣。蓋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犢鰲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與。

宋行都南北內

程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陬。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浮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開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顛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熇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畱洩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烏亦。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

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顛骨復葬故陵

博雅錄云。楊璉真珈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顛骨爲飲器。真珈敗。其貨入籍於官。顛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犬年羊月鬼戰山南。爲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黜之。平遙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歛以厲民與。此真得設官爲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賊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賕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紊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雁山曰。關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爲最。顧舊志不書程濟事。韓五泉獨痛其闕略。見五泉自序。按建文遜國一事。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爲僞書。不足據。鄭曉今言云。金川門開。天竺僧溥洽。爲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囚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卽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正同。是知帝卽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爲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削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講寺記。則云公當永樂閒。爲同列所閒。下獄。兩公身事長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程濟事。不爲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略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山據史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四村集。乞吳文定寬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不知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故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鑿以處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溥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足信亦明矣。今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碧谿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翹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始語翹。翹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翹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選舉愆期

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覺。同和削籍爲民。鳴陽譏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蔡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覘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卹明代遺忠。予諡入祠。以昭軫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專謚通謚。各爲分冊。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奏進。御製詩篇。弁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梁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疑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

而棄之。越三日，鞠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自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鈔？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出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妃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妃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

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鞠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史閣部孫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博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爲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國朝詩人徵略。歎南山先得我心。用刺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點竄。乃先生所手定。旣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敍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鬯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後世何

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卽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乃許。其疏略曰。臣因篤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塵薦牘。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鬻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乃臺司郡邑。絡繹遣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

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求君父。查例。門無次丁。聽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子德將往雁門。其紀別詩有弟從母側來。再拜投一綽。又云。兄言勳門戶。弟言慎車馬。而此言獨子。想爾時弟亦喪矣。故云然。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養。母叨沐優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長洲沈文愨公曰。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

湯文正毀淫詞疏

河南湯潛菴先生。以康熙丙寅撫吳。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聖賢等廟。禁婦女不得入寺院。勒石上方山。吳俗一變。其疏曰。竊以吳中之俗。尙氣質而重文章。閨閣詩書。以氣節相高。固天下所未有矣。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人好爲冶遊。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目以爲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此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義明。則爭訟息。固吳下之急務也。然此皆

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異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遝。經年罔閒。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報必豐。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蕩民志。耗民財。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敗壞民俗若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並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和。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臣敢懇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寤當醒。人心旣正。風俗可淳矣。

崑山耆年會

柳南隨筆云。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於徐氏之遂初園。舉人錢陸燦。年八十三。御史盛符升。八十。檢討尤侗。七十七。贊善黃與堅。七十五。尙書王日藻。七十二。提學僉事何棟。七十。舉人孫陽。六十九。按察使許纘。六十八。尙書徐乾學。六十四。洗馬周金然。六十四。中允徐秉義。六十二。諭德秦松齡。五十八。以齒序坐。各賦七言律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

張文和爲子辭一甲

乾隆丁巳。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直廬辦事。帝命內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未蒙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靄。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純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後五年。諸城劉文正公。官左都御史。亦奏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之。奉旨如所請。然則文和所謂家世受恩無所不極其至。殆實出於知足惡盈之心。以爲言者。

詹事府沿革

王文簡蠶尾續文曰。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

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朋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尙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尙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註，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戶刑二部官屬

香祖筆記：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爲十五司。

比部

唐時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傅氏學沆謂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

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而太尉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山堂考索云：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今財賦不關刑部久矣，而猶稱曰比部，誤也。

畱中

復齋漫錄謂臣僚文字畱中之始，本於蘇頲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畱中披覽。葉榮甫曰：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畱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閔、旦、胥。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也。爲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畱中不下。是畱中漢已有之，謂本於蘇頲，誤矣。

起居注

傅莫菴曰：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始易以近侍之人。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至隋開皇，所謂起居注之職，凡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見野客叢書。

行在所

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傅莫菴曰：按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

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皆曰行在所。

出仕外國

永樂九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言。其國長吏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察度。洪武五年始通中國。察度。傳武寧。武寧。傳思紹。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爲國相兼左長史致仕。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爪哇自劉宋元嘉時已通中國。其宣德七年貢表。末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國朝順治十三年。土魯番始入貢。其康熙十二年貢表。末書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順治十七年。俄羅斯入貢。其表末亦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皆書年之罕見者。又土魯番表文。援引比例。多用外國事。略云。恭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又云。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亦運事之新奇者。康熙九年四月。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其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來使譯文以進。

琉球遣子弟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焜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新城王文簡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聲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

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揖、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揖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命禮部賜宴結賞，如貢使例。

安南入覲

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互相吞噬。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奪之。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閒，黎維祁敏關求內附，朝廷已遣忠銳、福郡王總督兩粵，將議討。時無錫孫春臺、永清爲廣西巡撫，密陳曰：黎阮相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懾天威，可以折筮使也。五十三年，阮惠果悔罪，陳乞效職貢。且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上嘉之，賜名光平。命山莊筵宴之日，得用所賜殊等頂翎服色，而詣京朝賀。仍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按唐大中三年，吐蕃來歸，上御延禧樓觀之，解辮賜冠帶，皆抃舞呼萬歲。薛逢詩所謂衣服初迴左袵難者是也。胡越一家，古今同轍。

臺灣記略

王文簡曰：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畱偏師駐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古城。道乾既

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猶云頭目也。引倭會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爲倚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卽今鳳山縣界也。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土城。卽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卽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開謀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壕鏡寓番

唐設結好使於廣州。漸有番人立戶。然不過畱寓海濱灣泊之地。宋天聖後。益夥。乃立番坊。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船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提舉。迨正德中。始有番人私築室於灣澳。以便交易。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綱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尋徙諸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乃復移之香山縣南虎跳門外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土人亦利其房租。佛郎機遂得混入。築室建城。櫛比相望。雄踞海畔。若一國然。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閩僦奇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旣築城。雜番蠧聚。至萬餘衆。閩粵鉅商。視爲利藪。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耀。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而不問。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尙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願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後之。居三

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今大西洋人居此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云。

英咭喇犯澳

嘉慶十三年七月。英咭喇兵頭都路厘。率千人。駕戰艦。經達香山澳。挾逐西洋人。奪壕鏡居之。聲言粵中大吏許其分估西洋船額。辭甚蹇傲。制軍遣知廣州府事福明往諭。都路厘與明爭禮。各不相下。嘗領番兵百人。詭服持械。至廣州城下。迫見制軍。制軍拒不納。仍令明等與會於十三行。都路厘桀驁不屈。制軍益堅壁自固。水陸戎嚴。礮石之聲。晨夕不絕者四閱月。乃命嚴禁內地。不許運出薪米。斷其日食。都路厘令兩舸薄魚珠。主客相持。官軍四集。人心惶恐。後得俞旨。自度無所得利。乃稍退出。旋復搜括在澳諸番。責賠兵餉。始遠去。先是罷職欽天監副西洋人劉思永。寓廣州者近二十年。言語飲食。幾同土著。賄賂資緣。狡黠叵測。人謂都路厘之來。由思永引。將欲效嘉靖中海澄人李錦誘和蘭奪澎湖故事。乃獲之。爲山縣彭昭。所獲而復令免脫。故莫能窮究本源。十四年春。上命百齡來制兩粵。未下車。卽巡視沿海礮臺。引夷商喇佛等詰責之。乃具結略曰。舊歲英咭喇兵丁來澳。因佛喇西屢欺西洋人物。其國王趨逐於味喇堅地方。我們孟呀。以兵頭都路厘聞其欲來犯澳。將英咭喇市易阻隔。不及稟知國王。卽就近來澳防護。並無他意。屢求見前任制臺。總不准見。後報謝。復不見納。嗣奉大皇帝俞旨。不許在澳。都路厘卽退回。但

都路厘不先稟明。卽行登岸。實屬冒昧。幸天恩浩蕩。僅予驅逐。感激無地。喇等已將本末馳稟國王。必將治都路厘專擅之罪。至傳言喇等欲分佔西洋船額。實無此心。嗣後倘有訛言。仍懇准見。俾得上達。喇等卽當稟知國王。斷不許兵船再擾。云云。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咭喇國夷商喇佛等稟結。五月二十日。奉旨議覆。嗣後各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合卽依限回國。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人民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同知辦理。

市舶

明吳元年。置市舶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七年。泉州寧波廣東俱罷。永樂元年。復置。命內官提督之。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寧波二司。惟存廣東市舶。

官商

國初。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其資本盡屬官商。康熙初。王文靖公熙。疏請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貨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徇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爲甲令。

官妓

官妓卽漢世官婢之遺。唐宋皆有官妓。至明初。猶有十四樓之設。後總憲顧佐奏除之。丹徒王禹卿曰。秦

始皇刻石會稽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成。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
乘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其正民厲俗之意。不憚諄復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
時。乃有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爲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含氣肖
形。爲天地所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爲妓。此何等事。而官使爲之。剝削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禽獸
之域。著爲令甲。以變天汨民。於爲民父母之道。何居焉。其有愧於暴秦也多矣。

蠡勺編卷三十八

古籍多後人所屬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珠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等郡縣。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修春秋。而經書孔某卒、世本、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撰。而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撰。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及梁夫人嬪。此皆後人所屬。非本文也。見博雅錄。

六帖白樸

文公談苑。人言白樂天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諸瓶。乃倒取之。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王阮亭司寇曰。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唐制。帖經者。掩其兩端。微露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又王氏懋野客叢書。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之句。註言。白樂天于翰林中。專取舊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重于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載此書。每訪弗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

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會真記

瞿宗吉云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複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殆癡人前說夢也東坡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殆亦以爲張氏按會真記言張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金聖歎據白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謂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其爲微之無疑者以事悖於義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又金石文字記有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給事郎秦貫撰大中十二年立顧甯人曰此卽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辯會真記之誣而誌墓之功爲不細矣按會真記崔母鄭言崔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于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考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至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崔年當七十五而誌溢一歲豈立石者爲十三年而金石文字記之或誤與然要不可謂之誣矣又聖歎謂鄭恆之名見于西廂傳奇原屬烏有世見墓誌名氏偶與之合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噫世豈有名氏偶與烏有合而時代年歲亦與之俱合者乎輟耕錄曰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據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

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

碧雲駝

葉石林避暑錄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駝一卷，爲梅聖俞撰，皆力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所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夫君子成人之美，即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者也。泰喜作僞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學錄，皆用私喜怒誣讎前人，最後作碧雲駝，假名聖俞，○駝，旋毛馬名，世以旋毛爲醜，因取以名書。此豈特累諸公，又將誣聖俞。歐陽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作者不知何許人，託之李淳風。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攝，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巳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閒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

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見程史

武備志

武備志防風茅元儀輯內奇門元覽二卷遁甲經纂三卷大六壬直指一卷大六壬軍帳賦一卷大六壬兵帳鉤元一卷大六壬兵占一卷占選擇一卷占厭禳一卷太乙廟算二卷太乙陰陽遁六卷共一十九卷合名之曰武備志鈔本無序例余從南海招心齋司馬插架見之

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爲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郟註郟國今琅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邠人籍稻註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爲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潘子真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而左遷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平生踪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爲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爲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爲故事而

不知其失也。

陶詩題甲子之誣

博雅錄曰。秦淮海謂陶潛自以祖侃。侃爲澗明族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檄。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述。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張爾公曰。陶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凡八十餘日。而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晉始禪宋。不容于晉。未禪宋前所作詩。便只題甲子。以自取異。恐所題甲子十二首。亦偶記一時之事耳。按陶詩題甲子之說。始傅會于文選五臣之註。後仍襲遂爲詩家典故。得爾公是辨。知少游博雅之士。亦墮雲霧中也。

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于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騁于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途。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于文。犬羊之鞞而已。自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也。蓋韓柳皆嘗從事于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負絕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

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會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

中晚唐詩主客圖

高密李懷民，名憲，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其言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嶮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予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註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也。見能改齋漫錄。

韓碑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

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韓碑。詩目爲聖相。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周。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詩人言語大。不得爲義山諱之矣。

題宣和畫扇詩

岳氏珂曰。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翫。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首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竄。但一慟而已。

明史雜詠

烏程嚴刺史遂成。著海珊詩鈔外。有明史雜詠四卷。凡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共一百八十二首。其詠劉學士三吾一章。中云。早知天命有所歸。金陵城上燕南飛。不如當時不力諫。無用喪師五十萬。指李景隆言。十族九族免塗炭。指方孝孺等言。四庫提要謂太祖欲立燕王。爲三吾所沮。遂釀靖難之禍。不爲無見。

盛青樓入蜀詩

王蘭泉曰。吳縣盛庭堅。著青樓詩鈔。以入蜀諸作爲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爲比。不知少陵由秦階。

經桔柏渡而至劍關。新城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寧羌。陸路不同。若青樓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卽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卽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按轡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并爲一談。正如屈蚊之蟲。方隅之限。宜見笑於通人也。

周希甫函谷關詩

聽松廬詩話曰。老子賢而隱于吏者也。後人惑於神仙。奉爲道教之祖。長沙周有聲希甫函谷關詩云。老聃古隱君。意不在著書。脫不遇尹喜。應知一字無。紫氣果何祥。得無近誕迂。後來夢金人。相率祖其誣。咄哉關尹子。實爲此禍樞。此詩一掃荒誕之言。可云卓識。

詠雲詩

詠雲詩。如王荆公句云。誰依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美之也。又宋人句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責之也。汪東山句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恩。勉之也。陳狷亭句云。卻怪紛紛頻出岫。不曾行雨竟空還。諷之也。用意不同。各有其妙。

論語詩大學詩

尤西堂檢討嘗作論語詩三十首。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爲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闕

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烏鬚藥詩

烏鬚藥前人集中罕見佳詠德清徐方虎倬夔村集有走筆謝談未菴惠烏鬚藥詩云妙藥封題百感生欲教鶴浴變烏黥拔心草已經霜萎半死桐難向日榮對鏡只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赭休將混沌娥眉畫畱得天眞此數莖亦饒風趣

鮑辛浦詩癖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鈺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卽知浙江長興縣旣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敏達公督浙治尙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于是辛浦黽勉束筆皮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頌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彙亞谷叢書竝行於世

歇後語本於葩經

太末葉敬君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侏儒之隱言。市井之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曰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推敲。而百代文士。剝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法哉。

以屬對服遼使

宋岳氏珂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質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屬對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敗。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辭舌。不敢復言。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張南山曰。王東溲柳南隨筆。謂落鳳坡出三國演義。王新城弔龐士元詩。不當著之于題。又謂雨絲風片出牡丹亭曲。新城不常用之于詩。予謂士人既以落鳳坡名其地。卽以之著題。從其實耳。兩絲風片用于秦淮絕句。亦未足爲病。然其謂小說詞曲不可入詩文。則誠篤論也。如生瑜生亮之語。亦出演義。人習而不察者多矣。

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傅青主論書

陽曲傅山青主。堅苦持氣節。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天下大定。始稍稍與世接。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亦不工。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

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非止言書也。

犇麤字說

相州岳亦齋曰。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蹟微省。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于是浸閭。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書札可覘靜躁

晦菴題跋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本畫火

蜀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

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偈云：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燄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見博雅錄。

彈碁

王右丞詩：不學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按顏氏家訓云：梁朝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是坐彈碁謂坐碁子方褥也。以爲對坐手談者誤。

蠡勺編卷三十九

今人爲聖賢易

譜荔軒筆記譚虞琛字寶川羅定州歲貢生少孤事母黎朝夕不離側母卒合門二日不舉火哀感行路逾年以毀卒先是州牧李華庭屢步行訪之稱爲真儒虞琛常言古人爲聖賢難今人爲聖賢易古人知行並進今則經傳中無理不闡不患不知患不行耳

姓上冠子字

毛西河曰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辭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官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何休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然國語吳使王孫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也古人偶爾稱謂原無定解全謝山曰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爲子朱子猶王孫駱與雒古通用稱范蠡爲子范子是平輩相推重之辭非必師弟也

子寶本姓干

傅莫菴曰。干于本二姓。干古寒切。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國有干鑾。晉代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作邗。周武王子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有將軍于楚。望出東海河南。自晉書改干寶爲于寶。二姓遂混。按宋楊誠齋與同舍談及干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干寶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是後世韻書以干作于久矣。

老泉是子瞻別號

葉少蘊石林燕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東坡畫竹。亦用老泉居士硃文印。則老泉乃子瞻號矣。按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諸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推恩贈外祖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以總貴。贈工部尙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亦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此曠典也。

甥舅知名

朱斐瞻曰。古來豪傑。血氣稟受。耳目濡染。父子祖孫。繼美者多矣。至于甥舅之間。焜耀史冊者。如楊惲。太

史公之甥也。杜鄴、張敞之甥也。杜林、張柏松之甥也。羊祜、蔡中郎之甥也。卞壺、張華之甥也。何無忌、劉牢之之甥也。尉遲迴、宇文泰之甥也。李衛公靖、韓禽虎之甥也。韋丹、顏魯公之甥也。韓持國兄弟、蘇才翁子美、皆王魏公之甥也。徐師川、洪駒父、皆黃山谷之甥也。曾文清、孔毅父之甥也。而呂成公兄弟、又文清之甥也。吳思齊、陳同甫之甥也。吳萊、方韶卿之甥也。王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也。胡長孺、徐世隆之甥也。祝允明、徐武功之甥也。其他未及記憶者尙夥。

處士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處士之名始此。漢郃陽令曹全碑陰。列縣三老等出財者五十餘人。中有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皮氏縣人。姓岐。名茂。字孝才也。特超上一列書之。說者謂處士德行可尊之人。不使與吏掾屬也。杜牧之送薛處士序曰。處士者。有大智而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木石爲伍。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觀通鑑綱目。于宋元嘉四年。大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獨得爲晉全人也。夫豈易言哉。

信士

古者出財布施曰義士。後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邳博季長二百之文。今則曰信士。顧甯人謂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作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蒼頡

楊升菴曰。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為是。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準作衛覬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顛金針八分書也。蒼頡廟在利陽亭南。漢延熹五年。御史大夫孫爽奉劉明府之命。為之。有碑。殘泐甚。見趙明誠金石錄。

桐江釣臺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為嚴瀨。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為釣臺云爾。見施愚山侍講釣臺記。

端州硯

葉氏夢得曰。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硯。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元宗甲申三載正月。改年為載。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硯遂不敢復出。非原父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為硯計者。硯但論美惡。誠可為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硯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硯。則許敬宗真贗亦未可知。然好惡。

之惑如此。彼爲硯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銅雀硯

升庵外集：銅雀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池北偶談：據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曰：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耳。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塗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河鼓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荷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演之間，遂易何爲河，而前漢天文志又分河鼓牽牛爲二星，失之遠矣。見懶真子。

嫦娥

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儀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註。音穢。船作俄。集韻穢。牛何切。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又後漢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與王充論衡同。是又以嫦娥爲羿妻本名也。

花信風

仁和姜南叔明曰。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于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于丑。地氣臨于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梅花。終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寒食雨

三衢葉氏秉敬曰。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言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爲寒食。于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夫左傳言介子與母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之曰介山而已。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如劉向新序之所云耶。蓋禁火之說。實本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殆周制也。與荆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二說皆可信。若介子推事。流俗妄傳。君子不取也。

兔葵燕麥

詩人多用兔葵燕麥字。本草曰。兔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鉤嶼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今方藥中多用之。而燕麥則不然。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故古樂府曰。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無用也。二物並稱。何性之相懸若此。而屈華夫先生自代北入京記。乃謂舊廣武城外店旁有土窰。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至鴛鴦灤鎮朔樓。又謂其地多沙米燕麥之植。抑又何也。

稱黔首不始于秦

禮記祭義。孔子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集說。馮氏謂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南昌姜汝念曰。書稱黎民於變時雍。說者曰。黎黑也。謂黑首之民也。黔亦黑也。稱黔首。猶之稱黎民也。戰國趙策。惠公謂襄王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是趙國亦明明稱黔首矣。安見夫子時之必不稱黔首乎。馮氏考古疎略。而集說引之。何也。

奉佛不始漢明帝

傅氏學沆曰。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是武帝之世已有佛矣。又劉向列仙傳序。稱得仙者四百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魏志西戎傳。稱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隋書經籍志。亦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成哀之世並有佛經。特崇尚其教。自明帝始爾。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博雅錄曰。梨園演劇色以十人爲度。此有所自也。高麗樂志。載元文宗二十七年。文宗在位五年。無二十七年也。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弟子十人。南曲始于元。則十人亦確遵元制矣。又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則旦色三人亦本于此。蓋古之優人。以諧謔供人主嬉笑。不過

如葬馬漆城李天下十五郎之類而已。自樂府流爲北曲，而金源氏始以一人登場，倚絃索而唱。至北曲轉爲南音，于是有傅粉施朱者，曰正旦、副旦、貼旦、茶旦、外旦、小旦、卜旦。有祿額褲靴者，曰正末、副末、冲末、砌末。則又有外，有孤，有細酸，有孛老，有祇從，雜常，邦老。扮賊者曰邦老其曲之高者，有海鹽、崑山、太倉、蘇州、松江。下者，則有弋陽、義烏、徽州、樂平。其變調，有石臺、太平。于是有關玉馬、白荆、魏良輔、梁伯龍、陳太聲、湯義仍、沈詞隱之徒，倚聲度曲。其指授，則有南九宮譜、南曲全譜、南詞韻選。唱曲當知正吳編、曲律等書。自是羯鼓銀箏，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是亦積漸使然也。按程史，崇寧初，旣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饗宣聖廟，肇鼎坐像。故夷堅支乙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蔡卞爲荆公婿，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愜也。其後朝論亦頗疑于禮文，遇事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耳。國初舊制，堯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其位，尙可考也。觀此記優

人所戲。則梨園諸色人數。北宋之末已然。不始元文宗時也。

小山大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集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大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云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皆誤矣。

八仙

世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蜀孟昶生日。有道士張素卿送八仙圖。則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瓚也。

八寶

宋徽宗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故陳氏書錄解題典故類。有大觀二年八寶記一卷。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右詞滿江紅、世傳以爲朱文公作、後讀鶴林玉露、有舉以問文公者、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菴云。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已則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見程史。

婦人七出

嘉定錢曉徵宮詹曰、家語婦人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家室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

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于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則聖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于舅姑，讒間于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于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于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平南王像

香山黃瑞谷曰：余於番禺郭翁家，曾見尙平南王像。面貌猙獠，兩頰高聳，環目短髯，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是時尙未設頂。鷹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勃勃也。郭翁之祖卽王塔官總鎮，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影

像與堦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羊城雙門底道全李公書院。卽郭總鎮故居。事蹟別見李安溪集中。

古今不數見之戰

黃遠公曰。天下三分。係於赤壁一戰。故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暨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元敗苻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雀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溫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厄兀朮于京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有關於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者不知此。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罔識來歷。徒喜一場熱鬧耳。

蠡勺編卷四十

古以右爲尊

王氏懋曰。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故貶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馴至今日。凡國家班次。與鄉黨齒序之類。亦未嘗以左爲尊者。至于官職名號。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又往往先左而後右。初不可以一槩論也。白樂天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

古今物產不常

羅氏大經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言標有梅。又言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迨宋。則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與蘭之類。無不歌詠。而梅之清香玉色。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庸而今瑰異。或昔瑰異

而今凡庸且如古人之祭。炳蕭酌鬱，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何嘗有香。在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唐已前未有聞也。自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卉。于是舒元與爲之賦，李太白諸人爲之詩。至宋之前，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矣。宋歐陽永叔牡丹譜一卷，我朝鈕玉樵著牡丹述，至百四十三種。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自後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外者。朱竹垞曰：世之品荔枝，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東園之下等是也。粵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精好者，僅比亦鄉曲之論也。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縈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卽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句漏令，句漏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產然也。巴印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嶺南有雁始于唐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

史從之見唐會要

痘疹始于唐末

痘疹方書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洪穉存曰天地之氣薄而後有痘疹蓋自唐末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痘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

吉貝涵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鷲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演繁露唐虞王傳亦稱古貝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

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史紹通鑿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熟時，其皮四裂，中縫出如綿，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無射大鐘

能改齋漫錄曰：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乃作此賦。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隋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淳熙廢鐘

先府君樞鳴公淳熙廢鐘歌序言：吾里潭溪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圍作沉綠色，周以雷紋，寶光

可鑿。頂紐高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鑄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迪功郎、王府典膳、象州司戶、里人譚鳴治鑄造。永充供養。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寶也。乾隆甲申，鄉人銷毀之。更造新鐘，予止之。弗克及。姑紀以歌之。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歌曰：鄉亭榕翳風日暄，蒲牢屈曲眠高原。陰森寶氣生廟垣，頂紐髣髴蛟螭蟠。古苔四匝沉綠痕，剝蝕瑟縮銀泥溫。蝸涎蠅篆蒙肩跟，昔人供養誠惟敦。淳熙乙未字可捫，歲閱五百綏黎元。鎮壓饕餮蚩尤魂，胡然弃置蒿蓼根。鯨鑿羅躑聲暗吞，瓦釜鐵鐸諷朝昏。龍蛇之蟄身固存，偃蹇尙可輝乾坤。伊誰遽起雷霆燉，頓令躍冶深煩冤。矜新厭故勢莫援，後此孰得尋其源。陋儒眼豆奚足論。

大將軍礮

古所云礮，皆以機發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蓋出此。元用西域砲攻蔡州城，始用火。至明，遂爲行軍要器。成祖平交阯，得其神機鎗砲，置神機營領之。嘉靖中，得佛郎機法，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其腹，發百餘丈。最利水戰，架以蜈蚣船，所向無不糜者。令造之，發各邊用，謂之大將軍。萬曆末，大西洋船至，復得巨銃。

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位號。遣官祭之。我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國造礮自此始。康熙十五年。紅毛國進蟠腸鳥鎗。上命翰林侍講戴梓。做造十鎗。賚其使。上又謂梓曰。法瑯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梓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冲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上命梓造。八日成。上大悅。卽封砲威遠將軍。鑄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勒。以三炮墜其營。遂捷。

黃屋左纛

古者車皆立乘。惟婦人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之。至漢制乘輿。乃爲坐乘。車蓋用翠羽。黃其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揆。末建太常十二旒。駕六馬。施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髦牛尾。大如斗。置左駢軛上。所謂左纛也。

金銀魚袋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賜紫者。金魚袋。賜緋者。銀魚袋。惟宋亦然。蓋古之鞶制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小囊。盛帨巾者。宋禮志。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顧雜傳言李淳風有江中鯉魚之識。爲唐受命之符。故高祖初受禪。卽罷隋竹使符。班銀莧符。旋又改銀莧符爲銅魚符。以應其兆。始則用袋盛魚。後乃以魚飾袋。是若以袋

爲因符而有，而未知其所從來者遠也。第其製爲稍異耳。

鐵券

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洪武初，太祖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損益之。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五分，一侯三等，廣一尺九寸，高一尺五寸五分，一伯二等，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馬文淵又于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于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于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于馬氏也。見赤雅。

指南車

指南車，周公所作。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云記者虛說，無其器。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之。其制設木人于車上，手指南，然機數

不精，猶須人力。宋順帝昇明末，命范陽祖沖之再造，其制精巧，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俱見宋書禮志。

如律令

漢人公移及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後漢書、東觀餘論所載檄文，未多作如律令三字，或作急急如律令五字。張道陵漢人，故符籙中承用之。李濟翁資暇錄謂令當讀作零律令，雷邊捷鬼。周穆王時人，死為雷部小鬼，見于寶搜神記。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若讀去聲，作律法之發號施令，則誤矣。按程大昌據風俗通論謂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正做官府制度為之，不必鑿以為雷鬼也。

寓錢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至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是亦備物之意。今則用寓錢楮鏹，以交鬼神，賄賂公行，雖幽明無以異。其孰有甚于此者。吾知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吐之矣。故唐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惟錢鄧州，若水不燒楮鏹，斯能不隨流俗為轉移者。宋史王嗣宗病，家人私焚紙錢以祈福，嗣宗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又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王伯厚謂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不自五代始也。然封演見聞記謂紙錢蔡

倫所造。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古埋帛。今則燒之。按倫製紙。以易竹簡。縑帛耳。未必卽爲寓錢所自始。然云魏晉以來有其事。亦理之可信者。是又不自開元始矣。

食蛙

南人食蛙。見韓昌南食及答柳州食蝦蟇詩。宋葉榮甫謂西北人未始不食之也。東方朔傳。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憂。師古註。鼃卽蛙字。人亦取而食之。又周禮秋官蠃氏註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設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註云。羔菟鼃。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

揣摩

春官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也。人見戰國策有簡練以爲揣摩之語。輒訓揣摩作量度。摩作研究。失之矣。

陽秋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謂春秋爲陽秋。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季野字孫盛。晉春秋曰。晉陽秋。安帝太后李氏崩。尙書祠部郎徐廣議曰。陽秋之義。母從子貴。若葛立方韻語。陽秋之類。以易世而避其名。則惑矣。

煉銀化金

倭人每浮舶至粵市。楚中白鉛歸以煎煉。每百斤得銀十八兩。其餘滓成黑鉛。仍售中國。銀鉛非出于倭也。但其術不傳。卽爐火家亦不解耳。又史記正義。安息國。其人多巧。能化銀爲金。

埋鐵制木

唐元和中。柔道茂善。太一遁甲。所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此可以悟埋鐵之理。

埋木生煙

天啟六年十月辛酉。南京西華門內有烟無火。禮臣往視。乃舊宮材木。瘞土中久。煙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滅。

白衣冠

孔仲達曰。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性曰。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不齋則用白布矣。朱子亦謂古人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用皮弁。皮弁絕白。自今言之。則凶矣。然屈華夫宗周遊記。言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尙白。故以白爲常服。遇慶賀。亦皆麻葛巾白。

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于巾上耳。

白打

韋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曰。白打。蹴鞠戲也。蹴鞠譜。每人兩踢。名打二。曳開大踢。名白打。蓋寒食蹴鞠見劉向別錄。猶古今藝術圖。言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之類耳。閑分白打錢。則出錢賞賚。以博歡笑。若景龍四年清明。上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可證也。楊用修謂打錢戲名。己未深悉其義。而周櫟園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如昔人以不持寸鐵爲白戰。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亦未免好奇之過。

不認親

崇正時。北方小民製幘。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鬼彈

世人詈人。輒曰鬼彈。干寶搜神記。言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惟十一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俗號爲鬼彈。謂中人輒害也。又水經註。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有鬼彈飛丸以礮礮句。

都都

六黃門居魯臺海采風圖考。巡使按年巡歷南北二路。撫賞番黎。士女歡迎馬前。有跪獻都都者。張侍御涓詩云。爭迎使節共歡呼。驄馬前頭衆婦趨。首頂糍盤陳野食。大官曾未識都都。按都都猶內地糍團也。

伽南香

黎魏曾筆記。伽南出日本支國東浦寨。甚不易得。取時必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僂。國之專政者僂音鳥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值。次下者聽別售。今中國所有皆非真者。按郎瑛七修類稿言奇藍香出占城等國。他書多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後得其國所賜書物錄之于橐。乃知作奇藍二字。恐謂梵書僧伽藍衆園也。譯云園。取生植義。夷俗多依佛氏教。則此香當作伽藍。乃是紛紛記錄。都無確據也。

龍涎香

龍涎香傳爲鯨魚精液泡水面。凝爲涎。能止心氣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爲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刺國。其國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遍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

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贗。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真。許畱用。自後夷舶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和香焚之。翠烟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閒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嚙入。久卽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焙鴨

順德黎景升暹。著上寮翁傳。謂翁忘其姓名。業焙鴨。嘗言其法曰。始集卵五六百爲一筐。置之土墟。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筐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虛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床策亦籍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滅之。通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于左右者。欲和而羣。其耳目必專。無外分。若是者。雛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論者謂其得相道云。

種羊

姚桐壽樂郊私語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而畱其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數子羊。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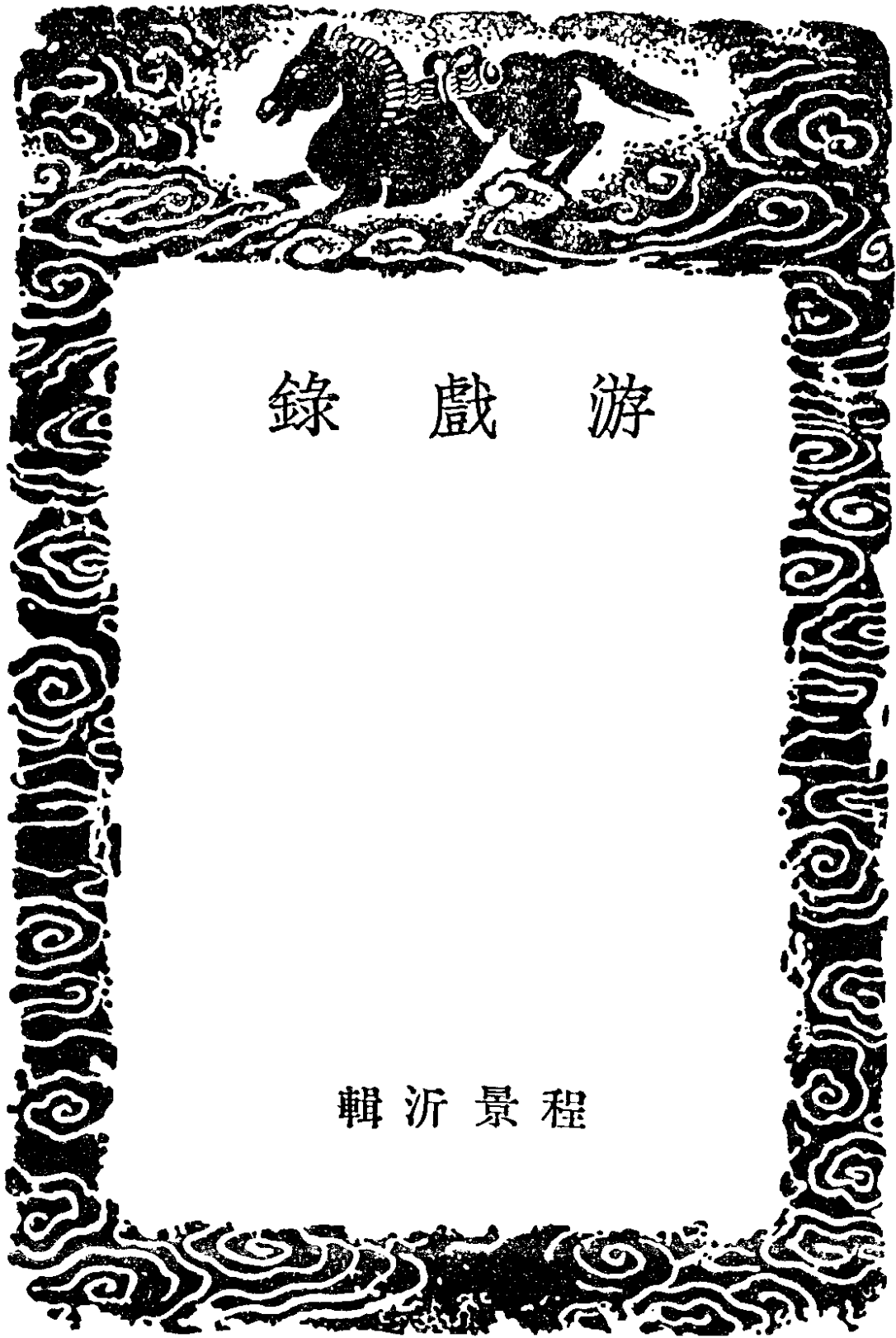
宜男草

人多以萱爲宜男。其說見于風土記。又梁徐勉萱草花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然南方草木狀曰。水蔥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卽此。非鹿葱也。蓋水蔥生水中。如葱。亦名翠管。又羣芳譜曰。鹿葱色頗類萱。然各自一種。本草注。萱卽今之鹿葱。亦誤。

一品妃

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薜蘿。淺紫色。新安汪洪度詠一品妃詩。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

右蠡勺編四十卷。國朝番禺凌揚藻撰。按揚藻字藥洲。諸生所著有嶺海詩鈔、海雅堂詩文集。俱生前手自授梓。此編則其讀書隨筆劄記。或采擇先哲著述。或紀錄同時師友講論之言。或斷以己意。題曰蠡勺編。不自滿假之意也。晚年依類編次。裝裱成帙。藏之於家。有目錄而無序跋。惟三十五卷。引鄭蒞鄉經稗。言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則著書之意可見矣。然經稗專采說經之語。此編則搜羅四部。博觀約取。尤爲其難也。先生終身著述。耄期不倦。據文集。尙有所撰四書紀疑錄、柱楣菴記、羣居課試、析疑集。今未可得見。先假錄此編付梓。以爲遺書之一種焉。同治二年癸亥仲春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游 戲 錄

程 景 沂 輯

本館據續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游戲錄上

新安程景沂菽園輯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靈仙雜記

凡地生葭葦菰蒲。其下皆有伏泉。有蟻壤者亦然。心略

令少睡者。枕空胡盧臥。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虎鈴經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濡。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酉陽雜俎

紙昏而不染墨。用雨點螺磨三四十下。其病去矣。文房寶飾

以竹梢甘露和天南星漬紙。一宿裁之。刀去如飛。同上

以小吉加月建。登明下爲天醫方。可於此避病。千金翼

凡門栗木爲關者。夜可以遠盜。從容錄

入山念婆娑演底。則百怪皆不敢近。山居要訣

五月五日齋戒。看桑下有兔葵者。至午時至桑下。呪曰。繫黎乎。俱當蘇婆訶。呪畢。乃以手摩桑陰一遍。口

齧兔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措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浣手。後有蛇蝎咬傷者。以此手摩之。卽愈。古

今錄驗

懸虎鼻於門上。週一年。取燒作屑。令婦飲之。一月中便有孕。生貴子。勿令人知。泄則不驗。勿令婦見。類書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禹功記

重五日午時。有雨。急斫一竹竿。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獺肝爲丸。治心腹塊聚等症。金門歲節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則不蠹。七修類聚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尙未及泉。或得泉不佳。後見一術士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

明朗。于盆內視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癸辛雜志續集

初造筮。每管中入荻根細砂一豆許。遇吹時。飛砂于中。激揚聲愈清澈。近世樂工未有知之者。惜夫集

通天犀中有白紋如絲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走。名駭雞犀。刻爲魚形。持入水。輒開。抱樸子

五月五日。埋蜻蛉頭于戶內。可化青珠。博物志

八月十五夜。豔妝女子。手下顰粟子。明年花盛。花譜

胡葱汁。煮水中白石如芋。名石羹。可食。或地榆根亦可。方士新書

九月一日。食蠶。損壽宜禁。月令

三月三日。啄木鳥以丹沙大青拌肉飼之。一年取腦和雄黃半錢。作十九丸。每日向東水服一九。久能變形。怒則如神鬼。喜則如常人也。後靈機要

飲酒嚼雞舌香。則量廣。酒中事

雨水日有雨。夫婦各飲一椀。入房即得孕。留青集

五月五日取蟬蛸。陰乾爲末。用兵死人血丸。置衣領中。云令人畏服。峒嶼書

七月丑日取富家田宅內土泥竈。大富勿令人知。留青集

日曬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吉。侯鯖錄

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斂深淵。默漆五字。置牀帳間。即除。存餘堂詩話

用柿蒂四五個。同蟹煮。色青不變。以枇杷核內仁煮蛤蜊。去丁。致富奇書

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燈上。可避飛蛾。二老堂雜志

髓血畫圈。蚊蟲聚入。或早間開一路。即從開處飛去。壺仙神隱

執棗一枚。呪曰。吾有棗一枚。一心歸大道。優他或優降。或劈火燒之。念七遍。吹棗上。與病瘡人食之。即愈。

峒嶼神書

以狗肝和土泥竈。令婦女孝順。物類志

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手參棋訣

婺女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有一星。名縮朗。男子於冬至夜候

而祭之。得好智慧。

夏衣生黴點。梅葉煎湯洗之。即去。格物志

食鴛鴦羹。令夫婦相愛。又五月五日。收鴟鳩脚脛骨帶之。男左女右。夫婦各一。亦能令夫婦相愛。本草綱目

紗緞黑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復黑如新。嶺南雜記

胡麻飼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又可得三十歲。好事集

五酉日。以白雞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黑犬皮毛燒灰揚之。風立止。感應志

取亭部中土泥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困。鼠不食稻。塞穴百日。鼠皆絕去。陰陽雜書

端午日。以豬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樟煙熏之。此狗能制鬼。靈麻砂

以芝蔴楷碎。順風撒去。雖羣蛙百千聒耳。一時寂響。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山谷集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

無憎疾。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稗史

林林夫夫。山王之名。人入山。百步之外呼之。則能却百邪。搜神異記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澆。布以灰。後漢書

柑橘桃梨之類。七八分熟時。帶枝插蘿蔔或芋中。仍用紙或乾穰草包護。藏新缸內。勿通風。來年取食如

新翠芳譜

橘見鼠。其果實多。涅髮經

桃膠用桑木灰漬過服之。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抱朴子

戊子日。取東行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耳目聰明。

七月七日。采蓮花七分。八月八日。采藕根八分。九月九日。采蓮實九分。陰乾搗細。煉密爲丸。服之。令人不老。常氏日錄

梅將開時。平旦摘半開花帶蒂。置瓶中。每兩用炒鹽一兩。灑之。不可用手觸壞。以厚紙密封。置陰處。次年取時。先置蜜于盞內。然後取花二三朵。滾湯一泡。花瓣自開。香美異常。多能鄙事。

榧養素羹。味更甜美。豬油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物類相感志

八月初。收棗入錫餅。封口懸井中。寒冬取出。如初從樹摘者。金齋退食筆記

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輟耕錄

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同上

安息香。蟹黃。松鼠等。分爲末。夜靜時燒之。其鼠自來。不得打殺。以物盛放遠方。不復還矣。壙仙神隱

以胡桃東南劈之。書券字。置雞棲下。則夜鳴不止。故甌瓦書契字。置之牆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卽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南天燭葉。漬水浸米。九蒸九曬。米瘦如芝蔴。一石止如一斗。以涼水泡之。頃刻成飯。古今祕苑

正旦燒鵲巢灰。撒門內。辟盜。洞天錄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爲害。產書

地戶方可避難。其訣云。用時支上加月建。建除滿平一順流。定執破危相接去。成收開閉掌中週。除危定開爲地戶。此方有難宜來遊。遁甲演義

取鵝腦雌雄各一。道中燒之。丙寅日入酒中飲。令人相思。高誘注萬畢術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癢。汗漫錄

生薑擦燈碗。不生暈。鹽入燈。可省油。爆炭入鹽少許。卽止。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七修類稿

雞豆一斗。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至冬。同上

墨汚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墨汚衣。用杏仁半夏鮮白果搗爛揉之。少時卽去。同上

取春牛土撒簷下。辟蝨。碎錄

五月戊辰日。以豬首祀竈。所求如意。以臘月醃豬耳懸梁上。令人豐足。圖纂

敲兩耳鐺。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歿。是夜必夢見之。事略

以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於有金寶處。卽知金銀銅鐵鉛玉。龜蛇妖怪。故謂靈液。凡遇橫生倒產。切勿驚惶。口中念無上至聖化生佛百遍。兒之手足。卽便縮入。石室秘錄

銅青塗木。入水不腐。抱樸子

書櫥中安麝香木瓜。令蠹蟲不出。五月溼生。書籍不舒展者。必生蟲也。五月十五以後。七月二十以前。必

須三度舒而卷之。須要時時于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曝書令色暍熱。生蟲彌速。陰雨潤氣。尤須避之。慎書如此。則數百年矣。四民月令

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効。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粒。女吞二七枚。竟年無病也。又正月元旦。面東。以蠶水吞赤小豆三七枚。一年無諸疾。又七月立秋日。面西。以井華水吞赤豆七枚。一秋不犯痢疾。五行書

人凡偷啖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是七次。可日中視鬼。東軒述異記

鹿角菜五錢。泡湯候冷。用以刷髮。光澤可鑑。

以鐵浸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即見。物理小識

武備志

白礬十觔。皮硝五觔。梔子四觔。爲末。入水五斗。熬四五沸。製在篷索上。以防火燃。及雨濡。戰船用之。武備志

凡熏衣。以沸湯一大甌。置熏籠下。以所熏衣覆之。令潤氣通徹。貴香入衣。難散也。然后于湯爐中燒香餅子一枚。以灰蓋定。或用銀葉撲子。尤妙。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煙得所熏訖。疊衣隔宿衣之。數日不散。香譜

七月中暑者。用竹葉一握。山梔十枚。煎湯去渣。下米煮粥。候熟。用鹽花點之。進一二七。即愈。法天生意

取松木鋸斷。置庭陰不見日處。離地尺許。以石架定。日以洗面湯澆之。十餘日。即生蘼菹。燻肺食之。甚美。此小鄉嬾種蘼菹法也。山居服食

藏橘橙法。鋪乾松毛中。收不近酒處。多不壞。多聽鄙事

生人髮掛果樹上。鳥鵲不敢偷食。羣芳譜

元旦端午雞鳴時。以火照諸果樹。無蟲。且結子繁盛。同上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塗面。光白潤如玉。家塾事親

醃肉滾汁。徹去浮油。乘熱入餅。折梅插之。可結實。鯽魚湯亦可。物理小識

五月五日。用熨斗燒棗一枚。置牀下。辟狗蚤。羣芳譜

食龜肉。令人入水不沉。備譜

凡骨鯁者。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

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又寫鳥飛龍下。盆化丹丘八字。亦佳。西談餘

重五日午時。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柱牆。辟蚊蟲。寫義方二字。倒貼柱腳上。辟蚊蛾諸蟲。

冬至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通陽氣。終歲五臟流通。名神仙洗頭法。留青集

臘水用淨甕盛。遇時果出。用銅青研細末。與果同入臘水收貯。顏色如新。凡梅李桃杏枇杷林禽菱梨橙

橘橄欖葶薺等。皆可收藏。同上

斷筋須續者。取旋覆根絞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朝野僉載

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印。兩腎相對。有符篆九道者。尤佳。以十一二月。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日

子時。而北。向子位。刮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神書

重五日午時。以燈心草蘸油。向太陽呪曰。天上金雞啄蚊子腦髓液。七遍訖。置潔淨處。每夜。以此燈草點火。蚊自遠避。山居要訣

新杉木煎水。泡斑魚肺。自然脹大異常。物理小識

黏官窰器皿。用雞子清調勻。糝石灰。捉清另放。以青竹燒取竹瀝。將雞子清與竹瀝對停。熬和成膏。黏官窰破處。用繩縛緊。放湯內煮一二沸。放於陰處。三五日去繩索。其牢固異常。且無損痕。看出。墨娘小錄

月季花謝結子時。卽忙摘去。勿令存留。花則常開。謂之閹月季。同上

種牡丹芍藥。須要洗去根上原泥。用好陳酒洗淨。以乾泥培之。卽以陳酒澆其根。不惟易活。花且姣豔可人。同上

用通草丸實豬肉拌裹。與鴉雀吞之。則腹脹不能飛矣。同上

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烏雞子一枚。有事可隱形。蚬樓神書

牛膽塗熱釜。釜卽鳴。牛胆塗桂。莫知其誰。注言能變亂人形也。淮南子萬畢術

降香截二寸長。劈作薄片。江茶水煮一二沸。其油盡去。燒之不爆。香乘

川椒黃柏煎水。蘸毫上。藏筆不蛀。硫黃水亦可。筆經

降香和樺皮同燒。空中則有鶴至。古今祕苑

鹽中加白礬少許。拌糟糟茄。則不變色。米甕置蟹殼。則蟲不生。醉蟹入吳茱萸。則不沙。物理小識

枯荷葉用蜜塗之。日久生小蟲食葉。但剩葉上筋脈曬乾爲末。合諸香。時入少許焚之。其煙盤結不散。以筋畫之。便成字篆。大可賞玩。古今祕苑

以熟艾和墨收藏。置乾燥處。則墨常潤。且不蒸。墨譜

用淨瓦一片。於窰內燒微紅。安平地上。焙沈香一片。以瓶罩定。約香氣盡。速傾滾水入瓶。密封。久而飲之。彌佳。癩仙神隱

以方柿百枚。用礬灰一升。湯調。浸一宿。卽不澀。若要稍遲。則停湯冷浸之。墨娥小錄

搗佛手柑浸汁。洗葛苧衣。其色如新。格物外編

七月初七日。取蜘蛛一枚。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不忘。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焦氏筆乘

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於冬至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農桑輯要

重五日午時。取鼈甲一片。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聰明。

芙蓉未開。隔夜以靛青水調紙。蘸花蕊上。以紙裹蕊口。花開成碧色。五色皆可染。種樹書

梔子帶花。移則活。種竹。埋死猫于下。其竹尤盛。海棠花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糖水澆根下。立庵種
棘能辟霜。花果植棘園中。則茂。同上

催花法。馬糞浸水。前一日澆之。三四日開者。次日盡開。同上

竈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田家五行

木賊草同象牙入水煮多時。牙即軟。可任意雕刻。工竣。以甘草水煮。復硬。格物外篇

慈石懸井中。亡人自反。注以亡人衣裹慈石懸井中。逃人自反也。淮南萬畢術

琥珀拾芥。翡翠屑金。

荷莖塞鼠穴。自去。

石青堅不可破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巖樓瑣事

正月初一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瓶秤水。視其轉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月令通纂

以桐木刻人形。投井中。則燕來巢。桐譜

社日飲酒一杯。能治聾耳。雲級七籤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樹上。不生刺毛蟲。瑣碎錄

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雲級七籤

七月十六日。剪指甲燒灰服之。能滅九蟲三尸。同上

八月一日。以絹囊承取柏樹下露。如珠子。取拭兩目。明爽無疾。述仙記

七月七日。取螢火十四枚。撚白髮自黑。常氏目錄

夏至淘井。可去瘟疫。家塾事親。

元日掛雞于門庭。百神畏之。荆楚記。

百部根燒煙薰壁。蝨即除。邇仙神隱。

金魚盆內生蝨。以磚浸人尿內。久之。取出候乾。投盆內。即除。食以雞子黃。則不孕。花鏡。

元日五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家塾事親。

盆覆寒食飯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酉陽雜俎。

五日五更。使一人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的。答云。扇蚊子。凡七問七答。乃已。一夏。竟無蚊子。事親書。

淮安王五日取蠅虎製豆。豆自踊起。擊青蠅。漢書。

杜羔妻趙氏。每歲午日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取少許入酒令飲。即歡然。津逮祕書。

五月一日。屬錢財。宜進財。不宜出財。神樞。

種竹。以麥拌土。寘根下。雖盛夏亦生。二老堂雜誌。

五日采萱花作菹。利胸膈。風土記。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著母臥薦下。勿令人知。酉陽雜俎。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同上。

旦起勿開目洗面。令人目薺失明。饒淚。千金方。

凡行立坐。勿背日。吉。勿面北坐。欲行常存魁綱在頭上。所向皆吉。黃帝雜忌。

凡出門見犬過橋大吉。田家雜錄。

凡各種水一器更酌而稱之。輕者爲上。秦西水法。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煎。至甘可爲洗心糖。幽燕異記。

凡書冊以竹漆爲糊。逐頁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白氏金鏡。

羊膏均搽薄錢上。入水面卽浮。响樓神書。

避兵呪曰。唵阿遊。噠利野婆呵。日誦數十百遍。可以避刀兵之厄。姑蘇盧仁彥夢中神授。值明季鼎革。一

門獲全。神呪志。

牡丹皮甘松香各一兩爲末。洗衣。最後澤水入一錢。令衣香。俗事方。

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杵九百觔土覆坎。深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可以遠盜。同上。

有夢不須說。但以淨水東嚙。念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珠玉。卽无咎矣。茅亭客話。

燂炭一觔。鉛粉六兩。研和燒香時。將一撮安在爐內火上。然後將降檀插入。爐火常旺。終日不滅。名曰爐

中金。香箋。

游戲錄下

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朝野僉載

端午日午時。焚鵲巢。疾病者。疾立愈。同上

牛膽塗紙上。陰乾。投池塘中。則蛙不鳴。蚺螭神書

禳疫法。于太歲宮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卽除。神仙傳

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墨子祕要

正月十日沐浴。令人齒堅。寅日燒白髮。吉。雲笈七籤

三月三日。採桃花浸酒飲之。除百病。益顏色。法天生意

滾水入瓶。插花。緊塞瓶口。則不憔悴。凡草本皆然。卽牡丹亦可用此法。花史

三月三日雞鳴時。以隔宿炊冷湯。洗瓶口及鍋灶飯籬。一應廚物。則無百蟲遊走爲害。濟世仁術

插荷花法。採時將亂髮纏定折處。以泥封其竅。先入瓶中。至底後。灌水不令入竅。竅中進水則易敗。冬月

插梅花。用白爐肉汁去浮油。入瓶。則萼盡開。且結實。遵生八箋

清明前二日。收螺螄浸水。至清明日。以螺水洒牆壁等處。可絕蜒蚰。山居四要

入山念儀方二字以却蛇。念儀康二字以却虎。念林兵二字以却百邪。入山至山腳。先退數十步。方上山。

山精無犯。酉陽雜俎

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冰。物理小識

製葵牋。以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火熨之。光滑綠色。山家以充詩牋。山家清事

狼畏圈。人遇狼解帶作圈。輒去。物理小識

凡草木經牛啖必茂。經羊啖多枯。故諺云。牛食如澆。羊食如燒。客退紀聞

燒雄雞入酒飲。所求必得。物理小識

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染新筆藏之。則不蛀。洞天筆錄

以好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之。蚊蚋自去。蚰蟻神書

寒水石將燈心煎過。蘸之。可于水上點燈。同上

龍骨蛇骨等分相和。懸戶上。百日出之。屋上。露三日爲末。丸如桐子大。納酒樽中。立化成龍。跳躍不已。同上

先吃甘蔗數片。次吃生杏仁一枚。覺爛。吐于地土。甘蔗渣真如米粉矣。物理小識

欲往人家有所求請。默持赤小荳二七枚。置中戶土。令人不見知。所求無不立回。鄙吝之心。蚰蟻神書

滿日默取三家井水作酒。大富招財。蚰蟻神書

陂塘溪港。人所資而忽竭。泉源井地。衆所仰而忽涸。取燕去毛。麻油煮熟。于兩石或兩磚之間。縛令密。投

于枯涸之處。須臾風雷。水泛溢如故。同上

取燕子一個。打死去毛。以竹刀開作片。新瓦土焙乾爲末。蜜丸。擲三四九水中。魚卽來聚。可以大獲。甘澤新書

琴絃舊則聲闌。以新桑葉揩之。輒復如新。東坡全集

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棉裹浸胡麻油。和豬脂。納銅鑑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廢棉罽鑑口。瀉之。四民月令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雖遠亦飛來。人取子母血塗錢時。先將錢埋東行牆下。三日開之。然後塗血。市物先用子。子卽歸母。用母。母卽歸子。如此輪用。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其錢不還。窮神祕苑

山蜘蛛絲垂如匹布。翦以貼金瘡。其血立止。酉陽雜俎

用不經水羊脂。擦在所剪紙人腳上。置水面。自走。酒上亦可。但要厚紙爲妙。甘澤新書

以鯉魚胆一個。雄黃十分。攪勻。塗紙候乾。翦如魚樣。放水盆內。其魚卽自遊動。以沒藥一塊。團團揩在茶盞口上。斟酒過沿。一分不溢。甘澤新書

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治脾泄由虛寒者如神。稽神錄

祛瘡神呪云。勃瘡勃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炁。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瘡發時誦之卽愈。廣異記

亭部地上土塗灶。水火盜賊不來。塗屋四角。鼠不食蠶。五行雜書

辟狐精法。取鵝頭懸戶上。患者呪伊祁熟肉。卽不來。夷堅外志

於四壁柱上用倒流水研墨。書龍字貼之。辟蛇。癩仙神隱

浮萍羌活爲末。燒之。蚊蟲自死。同上

百部根燒煙薰壁。蝨卽死。同上

每月辰日塞鼠穴。則自無鼠。寅日亦效。同上

魚鱗在人胸中。令人眼中見空花不一。以醋乘飢療之。北夢瑣言

久嗽紅梅葉泡湯服。盜汗。甘蔗皮煎湯服。復性梯航

五月五日。或七月七日。取楊柳中蟲如小指者。自然汁調輕粉。塗紙上。陰乾。剪作蝴蝶。任意著懷中。得人

暖氣卽活。開懷竟飛去。一法。將蟻螬自然汁調輕粉。塗紙。剪作蝶。見日卽飛。吻嚙神書

凡禽鳥翅足折者。餒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卽愈。焦氏筆乘

九月九日。採茱萸置牀廚。可辟蝨。物理小識

凡人溺死。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趙潛養疴漫筆

赤白檀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草木子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同上

五月五日。探鵲巢中兩小石。號鵲枕。婦人佩之。可爲媚藥。投荒錄

石榴花堪作胭脂。北戶錄

金魚得白楊皮不生蝨。物類相感志

金貓辟鼠方。椿樹葉冬青葉絲瓜梗葉等分爲末。每四季燒煙燻于堂中。其鼠自遠。一年燒四次。壽世保元

煎葉本湯。以布刷器皿桌上。則蠅自遠。小知錄

枇杷核研爲細末。洗霏蒸衣。則斑點自去。同上

九月念三日。煎桑葉湯。洗眼二三次。一年明目無患。千金方

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蚊自去。神仙權隱

初上燈時。執燈草呪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護衆生離煩惱。一氣呪九遍。然後將草置燈盞上點之。諸蟲不入。古今祕苑

果樹有蠹蟲者。以芫花納孔中。卽除。或以百部納之。同上

桐油污衣。荳渣洗之。同上

胡桃殼燒灰。收藏針則不銹。同上

鴛本田鼠食蠶。月月氣而化。亦食蠶。月月色而死。故養鶴鶉至蠶月。當避月色。又云。食秋露而鬪。鶴鶉

秋社日。清晨用埴器收百草頭露。磨濃墨。治百病。田家五行

伏內庚日。采青蒿懸門庭。可辟邪。月令通纂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癸辛雜說輯集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同上

子日取束引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聰明。聖惠方

甌帶懸戶上。止小兒夜啼。子母祕錄

蘿蔔根飼馬。馬肥。馬經

食諸骨鯁久不出。以阜角末少許吹鼻中。得嚏鯁出。野人傳說

食噎取土嗅之。卽止。同上

凡生乳蛾。頭頂上有血泡。用銀針挑破。易愈。醫書輯要

蟹爪尖炙灰醋調敷。無名腫毒。初起卽消。復性梯航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樂聖居睡鄉小識

雞鳴時扣齒三十六遍。舌抵上齶。待津滿漱而嚥之。口誦四海神名。止鬼辟邪祛疾。東海神名阿明。南海

神祝良。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禹強。

欲客去。撒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已墮編

子時面熱。主夫婦和合。開元占經

治難產。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爲丸。滾水或酒吞下。醫書

婦人有娠。蠅抱其鼻。茶烟閣體物集注

焚蒼朮可以辟邪鬼。類編

早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摩額上至頂。滿二九止。名存泥丸。太平御覽

難產。密以淨紙書本州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卽產。百選一方

正月十五日。夫婦共于富家局會所。盜取燈盞。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醫說

薏苡葉煎湯。浴初生嬰兒。一生少病。瑣言錄

婦人妊孕未滿三月。著聾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視影而去。勿反顧。勿令聾見。必生男。異苑

七月七日。吞赤豆七顆。竟年無疾。章氏月錄

朱蟹。女子佩之。有媚色。本草拾遺

龍虱。婦人食之。貌美。能媚男子。閩小說

鹿葱。佩之。懷娠。婦人必生男。風土記

脂麻油浸涎出。婦人用梳頭。沐髮去虱。家塾事親

子日沐髮。令人愛。論衡

六月六日。婦人沐髮。則不膩。野獲編

采素馨花。壓油澤髮。甚香滑。閩閩事宜

油手鹽洗可代肥皂物類相感志

梧桐皮漬汁可塗髮紺寒亭集

紫茉莉子有白粉可傅面草木譜

素馨花蒸油取液爲面脂頭澤能長髮潤肌粵東筆記

婦人上唇有黑子子多孖生玉芝常談薈

海上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故出洋舟必候風熟乃可行不爾至洋中卒然風改則茫茫不知所向矣奉使高麗圖經

藏鹽置阜莢一枚于內則無滷

寫土字手心內下船無恐怖續事物感應錄

綠荳作枕能去頭風同上

絕虎頭于龍湫可以致雨瘞龜板于棗根可以召雷物類相感志

口誦儀康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澤不逢蛇同上

雄黃畫作蜈蚣藏身辟蛇

置鰻骨于衣箱書櫃中則蠹魚蛀蟲斷絕上閉日泥飾屋宇蚊蠅不入續物類相感志

魚池渾投田螺于中則清同上

見捕魚鳥者默念南無寶勝如來十聲。魚鳥卽脫。見垂釣布網。默念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翼宿值日掛帳無蚊。山居要訣

棗同燈心煮。盡去皮。山查和水煇炭同盛。過時色不變。物類相感續志

柏樹取鹽汁洒之。易生苔蘚。齊民要術

牡丹用龜尿調顏色。點花心內。花開五色。

建蘭葉浸油潤髮。黑而不落。續粧樓記

生雞初到家。以溫水洗腳。放去。則不走。

犬疥。蛇皮。燒灰和粥。與食。卽差。

貓癩。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卽愈。

金魚鱗目間生膜。則病。以菖蒲浸缸內。久之自消。金魚譜

埋婦人髮于灶前。令婦人安夫家。

如值火災。急將飯甑覆井上。卽息。

洗魚。滴生油一二點。則不涎。留青采珍集

夏月。魚肉內安香油。則不臭。

曬肉須抹油。不引蠅子。采珍集

用鹽洗猪膽則不臭。采珍集

好香油浸鱗魚。雖盛夏。則經月不變。同上

米囤內安松毛。可辟米蟲。

菊花曬乾爲末。每暑月煮肉。抄一匙煮之。可半月不壞。留青采珍集

百部秦艽爲末。入竹籠。燒煙熏衣。去虱。物類相感續志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野人傳說

被偷之日。齋戒。手持七錢。黃昏于灶廟呪禱。賊必獲。物類

鐵釜銹。阜莢水洗之。如刮。小知錄

蒜汁描金畫碗入罌。永不復脫。物理小識

生瓜。熬骨刺之。經宿則熟。同上

天氣極寒。花椒煎湯作硯水。寫字則不凍。物類相感續志

手指凍裂。白芨磨塗。野人傳說

丁香一兩。川椒六十粒爲末。絹袋盛佩。可辟汗氣。閩閩事宜

入山帶龜。深山無人處不迷。三叉口將龜放路。依龜而行。山居要訣

嗅臘梅花。生鼻痔。物理小識

天門冬曬乾。同蜜和九日。用洗面。黑者令白。閨閣事宜。

食蒜令口臭。用生姜棗子同食。則止食帳。

松子仁油不可食。攤竹紙上焙之。如新煮銀杏栗子。用油紙隔在內。則皮易脫。日影射黃酒罈。久之。其酒必壞。物理小識。

人參易蛀。見風日尤易蛀。惟納新磁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

山查和水焯炭同盛。過時色不變。味不壞。

種牡丹之法。以其子用細土拌白。敷末種之。則旺。或揀茂盛者一叢。去其土。視有根者劈之。或一二枝爲一窠。用輕粉加硫黃少許。碾爲末。和黃土。將劈根處擦勻。方置窠中。翠芳譜。

日未出及日已沒。下醬。不引蠅子。研芥子入荳醬。不生蟲。

臘月內。雪水將燈草浸過。曬乾收用。則無飛蛾撲燈。甚驗。

下有人參。上有紫氣。證斗威儀。

新藕沸湯焯過。候冷。漉出控乾。用蜜十兩。燉火煎。令琥珀色。放冷收之。多能鄙事。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月令通考。

十一月內。將橘樹根寬作盤。澆大糞三次。至春。用水澆三次。花實必茂。多能鄙事。

九月二十日。雞三唱時沐浴。令人辟兵。法天生意。

梔子折枝。槌碎其根。實以白鹽。則花色插瓶可久而不改。羣芳譜

白覆盆子榨汁。日塗長髮不落。同上

紫芹子作角。以鏡向旁敲之。則子自發。婦人帶之。與夫婦和。千金月令

月暈主風。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占驗新書

二月社日清明。六畜大旺。黃帝占

夏至日暈。主有水。便民圖纂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溼地。羅勒乃生。羅勒一名蘭香。博物志

初霜後。即收梨于屋下。掘作深窖。坑底無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使得經夏。齊民要術

果木久不實者。以祭社餘酒洒之。則繁茂。遜齋問覽

薺菜花布席下。可辟蟲及蚊蛾。美芳譜

正月一日。日未出時。反斧斑駁椎棗樹。名曰嫁棗。棗乃盛。齊民要術

三月中。取爛楮木一名構木及葉于地埋之。常以泔澆之。令溼。兩三日生菌。四時要類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依地而上也。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即淨字義。中國向無淨字。皆作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同上

服食勿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女仙程偉妻口訣

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千金月令

三月三日采柳絮可愈瘡四時月令

藉姑三月三日采可療飢農政全書

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梨汁塗之令不皴齊民要術

除夕夜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乾淳歲時記

秋分清旦南望有素赤黃雲者是南極真人上皇赤帝三素雲也存禮密祝三見雲鑿白日昇天七雲箋

立秋日人未起汲井水長幼飲之却病常氏目錄

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風雲如羣羊者卽有雨師曠占

茆塘內春初雨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田家雜占

樺皮一片包側柏葉一枝燒煙熏油盃內成烟以手抹在鬚鬢上卽黑多能鄙事

硯受墨漬汚以麩炭磨洗則石色如新矣墨池編

木日造麪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

麻則不生時日雜忌

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遇亢璧二宿值日則免眉公筆記

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浸良久則蟲自內出乃可食山家清供

青魚枕骨蒸取乾。可以代珀琥。磨服治心腹痛。唐本草

烏目生吞之。令人見諸魅。子母祕錄

行舟如遇大風浪起。卽以左手掌中畫一土字。搯之。風浪卽止。萬法歸宗

女膝穴在足後跟。牙槽風。鍼之可愈。說邪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

歸去。攬菖微言

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倒放。不宜見日。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快雪堂漫錄

匾豆五月開花。主水。藕花開在夏至前。主水。農政全書

正月未日。以蘆荳火照井廁中。百鬼皆走。荆楚記

春初掘藕節藕頭。著泥中種之。當年著花。種樹書

黃白二菊。各披去一邊皮。用麻皮札合。其花半白半黃。同上

硯水慮凍。少著鹽。可解。暖姝由筆

鼻中隔間穴。名山源。亦曰鬼井。以手捏之。可辟鬼邪。真詮

以水燒滾入瓦罈。扎好口。沉井底。次早取出。雖六月亦成冰。客中閒譚

壓桑條溼土則爛。燥土易生。桑譜

移諸般花果。俱忌南風火日。花鏡

蓮花一葉書人字。難產。吞卽易生。羣芳譜

菊生莠蟲。以死蟹釀水澆之。則蟲不生。又能肥花。菊譜

菊喜新土。每年換之。則易發。同上

牡菊燒灰撒地上。止蛙。暱

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農政全書

六月六日。清晨汲井水。以白鹽淘水中。用新鍋復煎作鹽。擦牙畢。吐手心洗眼。日日如此。到老夜能細書。

便民圖纂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禽經

棗和桂心。白瓜仁。松樹皮爲丸。久服之。令人身香。打棗譜

船神名馮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五行書

己丑日卯時。竈神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羣碎錄

月建前三位爲玉帳。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正月建寅巳爲玉帳。通甲演義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風俗通

用雞鵝毛。缸盛。投韭菜一把。或枇杷核。則毛盡爛。用以澆菊。易茂。羣芳譜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記事珠

屈大母指著四小指內抱之。積習不止。眠時亦不復開。令人不覺魅。聖濟

八月初一日。取草頭露調朱砂。點小兒額。去百病。名天灸。風俗通

埋石四隅。家無鬼。萬畢術

拔劍倚門。兒不夜驚。同上

凡種樹宜望前。望後少實。種樹書

凡石韞玉。但夜將石映燈看之。內有光明。如初出日。便知有玉。墨娥小識

清明日。書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十四字于楹壁。如此。夏月無青蟲撲火之擾。熙朝樂事

壬子冬。余養疴小娜。嬛屏絕人事。日臥起一榻。藥鎗之外。惟書卷消遣光陰。偶翻閱有得。則隨手摘

錄。久而成帙。不忍拋棄。顏之曰遊戲錄。知不足當大雅君子一晒也。我園自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蠡勺編及其其他一種
六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二一九四

海



83
4
230